武俠世界



$2.00

719

· 特別介紹 ·



新穎俠義長篇連載 **七代劍** 秦紅·著



秦紅君爲東南亞名武俠小說家，其作品均具古代偵探性質，曲折離奇，波譎雲幻，情節緊湊，高潮迭起。是篇「七代劍」爲秦君繼「半世英雄」後精心巨鑄，由是期起在本刊連載，請參閱內文第19頁。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一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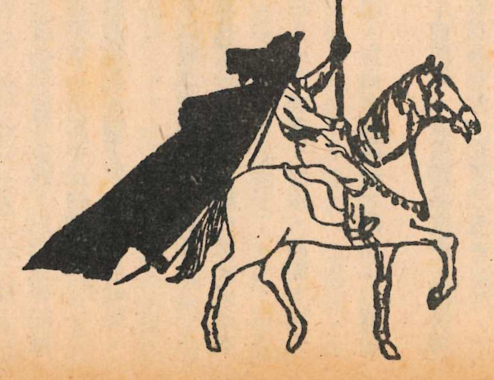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1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秦　紅　著

千乘萬騎一劍香（第1集） 3.50
（第2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00
一劍破天荒（第1集）…… 3.00
（第2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1.80
鐵鞋萬里征（1-2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60
虎　膽（第1集）…… 3.00
（第2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4.00
武林牢（全3集）每集 3.00
戒　刀（1-2集）每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4.00
蹄印天下（1-2集）每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3.20
傀儡俠（第1集）…… 3.00
（2-3集）每集 3.40
（第4集）…… 4.00
過關刀（1-2集）每集 3.00
過關刀（第3集）…… 4.30
飛鳳驚龍（第1集）…… 3.00
（第2集）…… 3.00
（第3集大結局） 2.70
金獅吼（1-3集）每集 3.00
（第4集大結局）…… 2.60
千古英雄人物（第1集）… 3.00
（第2集）… 3.00
（第3集）… 3.00
（第4集）… 1.80





每一章都令你感到滿意
橋段奇詭
新派武俠小說
情節緊湊
秦紅名作
每一篇能令你熱血沸騰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一月完俠情新派奇情中篇創作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黑店（一）



千里奔波苦　人情世態涼

鵝毛雪在呼號的北風裏被捲得翻天亂舞，整整的一天，這條路上沒有見到半個人影子了。

天色開始黑壓了下來，風雪停了，一望無垠的白色世界裏。這時却出現了二個小黑點蠕蠕的移動着。

那二個小黑點，一高一矮，正是一老一少兩個人。

老的年紀約莫已經六十開外，單瘦的體形支撐着一顆臉上山陵起伏，飽經憂患的白髮蒼頭，看上去已是精疲力竭，搖搖欲倒了。

小的年紀只有十二三歲，一樣的精瘦和疲憊，只是他年紀雖小，一雙眼睛却隱隱放射着堅毅不拔，不屈不撓的神光。

兩人彼此撐扶着，踏着鬆脫的雪花，脚下發生沙沙的響聲，一步一停的東張西望着。

這時候，他們眞要找一處可以避風雪的地方過夜了。

矇矓的雪光裏，前面路上看見了一片樹林，樹林旁邊似是有着幾間草屋。

那年輕童子喜上眉梢，叫道：「王老爹，你看，前面有戶人家了。」

那老年人精神一振，抬起頭，拚命向前望去，問道：「眞的麼？」

他老眼昏花，只見前面一片白茫茫，將信將疑之中，精神却是振作起來了，脚下加勁，跌跌撞撞突然加快了速度。

漸漸……那老年人也看清了當前景物，長長的舒了一口氣，道：「上天可憐，總算找到宿頭了。」

兩人漸走漸近，已經走到了那幾間茅屋之前，屋前插着一面布幡，迎風飄蕩，獵獵作响。

大門緊關着，那年輕童子走上前去正要抬手拍門，那老年人忽然輕叫一聲，道：「秋兒，且慢叫門，布幡上寫的有字，先看看寫的是什麼字？」

那年輕童子縮回拍門的手，轉身走向布幡，拉住布幡一角，望了一眼，道：「布幡上只有兩個字。」

「什麼字？」

那年輕童子平平淡淡的道：「黑店！」

「黑店！」那老年人臉色一變，幾乎大叫了起來，張大着眼睛，緊張到了極點，身子不由的退後了一步。

那年輕童子似乎還不暸解什麼叫做「黑店」，愕然望着那老年人道：「王老爹，有什麼不對？」

那老年人左右張望了一下，壓低嗓子道：「你看看附近還有別的人家沒有？」

那年輕童子猶豫了一下，終於向四週轉了一趟，回到老人身旁，道：「附近左右已沒第二家人家了，這家黑店打着招牌，不正是供人住宿的地方麼，您老人家……。」他眞對老人的態度覺得奇怪。

那老年人搖頭嘆氣的截口道：「你知不知道什麼叫『黑店』……那是把住店的人殺了做人肉包子的地方，我們一住進去，明天就成了他們的肉餡子了。」

那年輕人被嚇得打了一個哆嗦，急急挨到那老人身邊，顫聲道：「這是眞的？」怕是怕，可是還有點不相信。

那老年人摟着那年輕童子，點了一點頭，道：「老爹跑了幾十年行商，見得多了，那會是假的，……走！我們快離開這裏吧！」拉着那年輕童子，正要悄悄的轉身離去。

可是，他們的談話，已經驚動了屋內的人，就在他們打算離開的時候，屋門忽然「依呀！」一聲，打了開來。

那老年人正與年輕人轉過身去，聽了開門之聲，却心不由己的回頭一望。

只見開門出來的是一個身穿布衣，年約十八九歲；背後梳着一條大辮子的大姑娘，一臉和氣的對着他們一笑。

那老年人暗暗的拉了少年童子一下，輕輕的道：「不管她說什麼，我們都不要理她，快走！」

兩人剛舉步走出兩步，背後响起那大姑娘又清又脆，銀鈴般的聲音道：「兩位老客可是要住店，請進來吧！」

那老年人緊拖着少年童子跑出去四五步，漫聲應道：「多謝姑娘美意，我們有要緊的事，還想多趕幾里地，回頭再來打擾貴店吧！」

那大姑娘「噗哧！」一笑道：「老客人，前面五十里內沒有第二家人家了，這樣天寒地凍，老客人露宿可受不了啊！」

前面沒有了宿頭，這店選的位置眞絕，老少兩人心裏雖害怕，仍不由得停下了身形，只是猶豫着沒有轉身回頭。

那大姑娘淸脆的聲音又飄過來道：「敝號不但酒菜遠近聞名，住的房間更是乾淨舒服，而且價錢也特別公道。」

那少年童子聽了她甜美的話聲，心裏也不知害怕了，忽然轉頭問道：「你們這裏是不是一家黑店？」

那大姑娘點頭道：「對，小字號就叫『黑店』！」

那少年童子接着問道：「是不是住店的人都要殺了做人肉包子……。」

話聲未了，却被老年人死死的拉了一把，把他的話打斷了。

可是那大姑娘已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一笑道：「那也不一定，像小兄弟你們麼，身上沒有四兩肉……。」

笑話未了，屋內又現出一個四十多歲的漢子出聲喝住那大姑娘，走到老少兩人面前，抱拳笑道：「老爺子，別聽她胡說八道，她是和小兄弟開玩笑，小店要眞是『黑店』，還能打着招牌麼？」

這話有道理，那老年人微微一怔，臉上疑慮驚懼之色一掃而光，老臉紅了一紅，「啊！啊……。」不好意思了。

那漢子再一抱拳，道了聲：「請！」

便把一老一少兩個人請進了「黑店」。

這家「黑店」雖然只有十來間房子，裏面倒眞是打掃得乾淨非常，纖塵不染，既暖和又舒服。

洗過熱水臉，喝了一杯熱茶，馬上燒刀子，鹵牛肉，紅燒蹄膀，饅頭，包子就送上來了，尤其那包子，餡子多得只冒油，拔開來香得叫人饞涎欲滴。

老少兩人早就餓得發慌，這時也不管它是人肉也好，猪肉也好，先吃了再說。

一頓飽餐之後，睡在暖和的厚棉被裏，來不及害怕和想心事，一落枕就睡得像死猪一樣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那少年人忽然被王老爹在身上揑了一把，痛得他從睡夢之中驚叫醒來。

他叫聲出口，王老爹一伸手掩着他嘴巴，輕聲道：「不要叫，輕輕起來，穿好衣服。」

那少年童子迷迷糊糊的應了一聲，翻身又睡着了。

王老爹急得又揑了他一下，先掩住他嘴巴，附在他耳邊叫道：「秋兒，秋兒，快醒來，我們要不偷偷逃走，可就眞要做他們的人肉餡子了。」

那少年童子嚇得一驚而醒，張大着眼睛，發着楞道：「什麼！他們眞要殺我們做人肉餡子？」

王老爹「吁！」的一聲，道：「小聲，快快穿衣服。」

那少年童子一面急急忙忙的穿衣服，一面忍不住問道：「王老爹，你不是做夢吧，我爲什麼聽不出什麼動靜。」

王老爹道：「胡說，什麼做夢，我剛才還聽見一陣呼喝聲，接着一聲凄厲的慘叫過後，才靜了下來，分明他們剛剛殺了一個人，現在只怕正在開膛破肚子。」

那少年童子嚇得面色一白，不敢做聲了，偬偬穿好衣服，摸索着下了床，走到門邊，輕輕拉開門閂，只覺一股奇寒刺骨的冷風迎面撲來，冷得他們打了一個冷噤！不敢向外走。

外面又起了風，呼！呼！呼！的好怕人！

王老爹咬了一咬牙關道：「孩子，咱們凍死在外面，總可得個全屍，何况還不一定凍死，走！」

王老爹下定了決心，一拉門，側着身子先走出門外，那少年童子緊跟在他身後，他們離開門口，沒走得二步，忽然吹來一股風力，吹得大門「嘭！」的一聲，發出一陣巨響。

王老爹一時大意，沒有事先想到這一點，當時嚇得臉色大變，拉着那少年童子三腳兩步的躱在一棵大樹之後。

可是，他們走過的雪地上，却又出現了兩行又深又大的脚印。

王老爹躱到樹後，望見了那兩行脚印，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頭皮只發麻。

幸好，過了一陣之後，不見屋內有人追了出來，王老爹暗暗吁了一口氣，道：「老天爺保佑。那聲門响，竟沒有驚動他們哩！秋兒，我們今天眞是命大……。」

話聲未了，就在他們身後，忽然有人接口道：「這裏野狼多得很，兩位這樣三更半夜跑出來，可別叫野狼撕了啊！快回去吧！」

看淸說話的人，原來又是那位大姑娘，她這時另外換了一身緊身衣服，手裏還握着一把冷氣射人的長劍，她說話的臉上雖然帶得有笑容，可是這時王老爹和那少年童子，被她手中劍光一照，已是嚇得魂飛魄散，那還有胆子向她臉上望去。

王老爹一拉那少年童子，撲地向雪地上一跪，哀求道：「姑娘，您是觀世音菩薩，請您饒了我們老少兩條蟻命，放了我們兩人吧，我們……。」

那大姑娘「噗哧！」一笑道：「老爺子請快起來，你眞把我們看成了開『黑店』的了。」

她不但口中說着，那隻沒有握劍的空手，先拉起了那少年童子。

王老爹從雪地上爬了起來，心裏還是七上八下，不敢眞的相信那大姑娘的話，可是，那大姑娘這樣一笑，他又說不出哀求告饒的話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那少年童子到底年紀輕不識厲害，那大姑娘的一笑，使他立時就胆子壯了起來，仰頭望着那大姑娘問道：「你們是不是剛才殺了一個人？」

那大姑娘「啊！」了一聲，明白了他們爲什麼逃走的原因，笑着點了點頭，道：「你們聽到了。」

那少年童子道：「你們爲什麼要殺人呢？你們不怕犯王法麼？」

那大姑娘偏着頭怔了一下，正不知如何解說之際，屋裏傳出呼聲道：「翠蓮，你們有話進來說吧，外面風雪大，可別凍壞了兩位客人。」

那大姑娘手中長劍一挽，道：「老爺子，你放心，請回到屋裏去吧！」口中說着，人已轉身携着那少年童子走到前面。

王老爹沒有選擇餘地，只好跟着那大姑娘身後走了回去。

昨天他們落店時，只見到兩個人，除了那大姑娘之外，就是另外那個四十多歲的漢子，這一回到屋內，只見屋內忽然多出來二個人。

那也是一老一少，老的年約五十左右，白面無鬚，文質彬彬的穿着一件藍布袍子，有點像鄉下秀才的樣子；小的年紀可比秋兒要大二三歲，白白胖胖，臉上笑盈盈，背上却揹着一把大寶劍，看了怪不順眼，也叫人心裏寒悚悚的直發毛。

王老爹皺着眉頭暗忖道：「小小年紀，就拿刀拿劍的，不是『黑店』是什麼？」想起來，雙腿就覺得有點發軟。

人家倒是很客氣，那文質彬彬的半百老人，迎着王老爹一笑，便從桌旁站了起來，那四十多歲的漢子，推開板凳，就請王老爹落座，口中連說：「老爺子，請坐，請坐。」

事到如今，王老爹只好硬着頭皮坐了下去。

王老爹坐在板凳上，心理直打鼓，也不知怎樣開口說話才好，幸好那半百老人微微一笑，先發話道：「在下楊天池，有請老丈見示上姓高名。」

這時，那四十多歲的漢子在一旁接口又道：「楊爺就是小號東主。」

王老爹欠腰一禮，道：「原來是楊掌櫃的，失敬！失敬！……小的姓王，草字來福，世居白莊，平日做販生意維生。」

楊天池目光微微一凝道：「可是萊陽附近的白莊？」

王老爹點頭道：「正是那裏，掌櫃的可曾去過？」

楊天池笑了笑，不置可否的目光落到那少年童子身上，道：「這位小哥是……？」話聲一頓，等着王老爹接話。

王老爹趕忙接口道：「這孩子是老漢的隣舍，他姓覃，叫覃少秋。」

楊天池目光中泛起一抹迷惘之色，道：「他是老丈隣舍？老丈在這種天氣帶着他……？」

王老爹當然聽得出楊天池話氣之中大覺怪異，當下長嘆一聲，道：「掌櫃的有所不知，這孩子自小就母子相依爲命，上個月死了娘，他娘臨終時千萬懇托小老兒把他送到南樂去，小老兒原也只是一個孤寡老頭子，所以就答應了他娘的請托，送他經過貴寶地，尙請掌櫃的念在我們一老一小……。」說着說着，他却打蛇隨棍上，抓住機會，又要請求饒命了。

楊天池一笑截口道：「老丈，你放心，你們老小兩條命是保住了。」

這句話說得甚是含蓄，王老爹當然聽不懂，但他已是心中大喜，離座長揖，道：「多謝掌櫃的大恩大德。」

人家是死心眼認定了他們開的是「黑店」，楊天池也就不多作解說，笑了笑，問道：「老丈送這位覃小哥到南樂去，不知要找什麼人？」

王老爹訕訕的笑道：「這個小老兒也說不上，秋兒他娘說，到了南樂，南樂有家三元棧，找到那家三元棧，就有人收留我們老小二人了。」

楊天池目光陡然一亮，道：「你們要找的，是『三元棧』！是不是也有一件證物？」

王老爹心頭一震，悶聲不敢說了。

楊天池道：「老丈，你放心，我們不會要你的證物。」

那大姑娘却接口一笑道：「眞要你的什麼東西，你還能不給麼？」

王老爹想了一想，覺得也是，自己的命都握在他們手裏，如果命都保不住，還能說什麼其他，心念一轉，慢慢伸手懷中取出一粒算盤子，放在桌上道：「她就交給老漢這粒算盤子，也不知管不管用？」

楊天池望了那算盤子一眼，點了一點頭道：「這就是了，老丈請收好這粒算盤子，不要失落了。」

王老爹收好那粒算盤子，楊天池向着他們一笑，拱手道：「老丈請回房好好安息，在下不打擾了。」

王老爹與覃少秋被那大姑娘送回房中，那大姑娘特別和善的摸了一摸覃少秋的頭，才笑着退出房去。

覃少秋心裏已是安然，倒頭就睡，片刻之間，就做了一個平地起飛的夢。

王老爹却總是放心不下，思前想後，瞪着眼睛盼天亮。

外面靜靜的，再沒有一點動靜，也沒有人前來向他們使薰香，拿他們去做人肉包了。

金鷄一啼，外面天亮了，王老爹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算是放下了一顆懸心，眞的渡過了這提心吊胆的一晚。

穿好衣服，叫起覃少秋，那大姑娘已提着一桶熱洗臉水在外面叫門了。

洗過臉出得房去，店中已不見了那掌櫃的和那小胖子，就只那四十多歲的漢子和那大姑娘招呼着他們。

因爲他們要趕長途，早上還是給他們準備得很豐盛，可是王老爹和覃少秋却不敢再吃肉包子了。

結賬的時候，那大姑娘只收了他們二十文大錢，眞是出奇的便宜，他們出了店，心裏還在想：「一定是這家黑店的人肉太多了，又見我們瘦骨伶仃，所以才放過了我們。」

一路上風停了，雪止了，偶然也可以遇上一二個行人了。

那一天，他們走了五十多里雪地，果然沒有見到第二家人家。

此後，他們草木無驚的一路平安到了南樂，找到了那家三元棧。

三元棧不小，生意更好，掌櫃的五十多歲了，手下請了二十多個伙計。

王老爹很有經驗，因爲反正要落店，於是先要了一間房間，洗盡了一身風霜，然後，才帶着覃少秋去找掌櫃的。

同樣的去求人，但這時看來就不顯得過份落魄了。

掌櫃的爲人很和氣，迎着王老爹欠腰道：「老客人，你有什麼吩咐？」

王老爹伸手懷中取出那粒算盤子，托在掌中，送到掌櫃的眼前，道：「老漢這件東西，不知掌櫃的認不認識？」

掌櫃的眨出一道疑訝的目光，愣楞了一下，忙又連連點頭，道：「認識！認識！老爺子，請裏面賜教。」

王老爹與覃少秋被請進一間私室，掌

櫃的要過那粒算盤子翻來覆去的仔細驗看了一遍，道：「請問老爺子，那來這粒『洗塵子』？」

王老爹聽得不由自己笑了自己一聲。心中暗忖道：「敢情，這還不是一粒算盤子了。」

笑了笑，撫着覃少秋的頭頂，道：「這原是他娘的東西。」

掌櫃的目光一轉，望着覃少秋，問道：「這位小哥……？」

王老爹接口道：「他姓覃，叫少秋，老漢姓王，我們是隔壁而居的隣舍，新近他娘死了，遺命要他持此……『洗塵子』來找掌櫃的，就可得到安身立命之所，我老漢見他孩子小，就陪他一道而來，掌櫃的既然知道這『洗塵子』，想必他娘的話不假了。」

一口氣把那掌櫃的想問的話說出了一大半，那掌櫃的默默的聽着，眼睛轉動間，已是隱隱現出了淚水，但他沉練地沒有任何表示。

當王老爹把話說完，那掌櫃的忽然伸手把覃少秋拉到身前，問道：「小哥，你娘姓什麼？叫什麼？你知不知道？」

覃少秋眨着眼睛，想了半天，才吞吞吐吐的道：「她……她……好像姓湯……叫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掌櫃的深深的吸了一口長氣，又問道：「你父親叫甚麼名字，你知不知道？」

覃少秋道：「我沒見過我爹，我娘也從來沒提過我爹……我……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父親的姓名，他已經到了引以爲羞的年紀了。

那掌櫃的忽然取出一副老花眼鏡戴上，雙手捧着覃少秋的頭，左看右看端詳了半天，道：「不錯，不錯，你眞是他的孩子。」

覃少秋一怔，說道：「你老人家認得我爹？」

掌櫃的收回目光，苦澀的抽動了一下臉上肌肉，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道：「老夫看着他長大的，當然認得他。」

覃少秋道：「他就是這裏人？」

掌櫃的點了一點頭，還來不及說話，覃少秋忽然臉色一變，跑回王老爹身旁，拉着王老爹，恨恨的道：「老爹，他丟着我們母子不顧，我不要找他，我們還是回去吧！」連拖帶拉，就要出去。

王老爹口裏「啊！啊！啊！」眼睛望向那掌櫃的，身子却不願就此離開。

掌櫃的也連連搖手道：「你別急，聽我說，你爹早就離開這裏，不知那裏去了，你娘也不是要你來投依他。」

覃少秋慢慢靜了下來，道：「那我娘的意思是……。」

掌櫃的道：「你外公。」

覃少秋大感意外的輕叫了一聲，道：「我外公！你老人家……。」

掌櫃的截口道：「老漢姓張。」

忽的，「唉！」的嘆了一聲，道：「你們爲甚麼不早來！」

王老爹訕訕的歉然道：「我們本來是要早來的，只因有很多事情，不料理清楚，也是不行，所以就擱了一個多月。」

張掌櫃話鋒一轉道：「兩位請就在小號住下，老漢就爲兩位安排去。」說着人已站了起來。

王老爹笑道：「老漢已經在貴店落了店了，一切多多拜托。」示意覃少秋，起身告退。

這時，覃少秋忽然發話問道：「張老爹，我外公是怎樣一個人？」

張掌櫃打着笑臉道：「你外公麼……你明天見了面就知道，恕老漢要賣個關子了。」

覃少秋心裏想：你這人才怪哩，這有甚麼不能告訴人的？皺了一皺眉頭，王老爹已是世故的拉着他告辭出來。

覃少秋蹩着一肚子氣，回到房中，問王老爹道：「老爹，你爲甚麼不讓我問下去？」

王老爹道：「秋兒，人家不願說，一定有原因，你這樣追問下去，就顯得沒禮貌了。」

覃少秋瞪着眼睛，道：「你們大人就是這樣古怪，我眞不懂？」

王老爹笑道：「你現在不懂，長大了就懂了，別放在心上了，大家都累了，我們到外面吃點東西去，早早休息吧。」

張掌櫃送走王老爹與覃少秋仰天凝思了一陣，接着一跺脚，道：「就這麼辦！」匆匆的吩咐了帳房幾句話，騎上一匹快馬，出了南樂飛馳而去。

南樂與大名之間，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小地方龍王廟，龍王廟並不出名，但提起龍王廟湯家堡，那就令人如雷貫耳，刮目相看了。

湯家堡老堡主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暗器名家，掌中二十七粒「洗塵子」，只要一出手，對方就等於到了鬼門關，除非他不想要你的命，否則，準死無疑。

張掌櫃這時快馬加鞭，目的地正是湯家堡，說穿了，他就是湯家堡的人。

南樂「三元棧」，大名「迎春樓」，一座客棧，一所酒樓，便是湯家堡的一耳一目，分設在一南一北。

張掌櫃一口氣疾馳了二十多里地，胯下奔馬，已是有點氣喘咻咻了，他微微一收水勒，把奔騰的快馬緩了下來，給牠一個喘息的機會。

這時，只見迎面路上，一陣蹄聲「的！的！」三騎快馬，風掣電閃般狂奔而到，眨眼間已到了近前。

張掌櫃一皺眉頭，那三四快馬已一陣

張掌櫃的正趕同堡裏，一見迎面馳來三騎，當中那公子正是老堡主的三公子湯恆昌，張掌櫃忙下馬欠身見禮。

嘶鳴，倏的停了下來，擋住了他去路。

張掌櫃翻身下馬，欠着腰，叫了一聲，道：「三爺，你到南樂去。」

三騎馬上三個人，當中那人年紀最輕，只有二十一二歲左右，他就是老堡主的三公子湯恆昌。

湯恆昌坐在馬背上揚着眉毛問道：「張建，天都黑了，你這時還趕到堡裏去做甚麼？」

張掌櫃見了這位三爺，暗嘆了一聲，心裏嘀咕了一陣，扯了一個謊道：「是大爺吩咐的一件事，小的替他辦好了，給他回信去。」

湯恆昌皮笑肉不笑的「哼！」了一聲道：「不巧得很，大哥有事到大名去了，你不要白跑這一趟，隨我回去吧！」

湯恆昌曉得這位三爺說出來的話，絕沒還價，因此毫不猶豫的上了馬，隨在湯恆昌身後，走着回頭路，但他却懶得問湯恆昌到南樂去有甚麼事。

四人四騎默默的走了一陣，湯恆昌忽然一帶馬頭，落到張掌櫃身邊，道：「聽說『三元棧』住進了一位姓覃的小客人，是不是？」

張掌櫃的頭皮一麻，道：「這，小的沒有注意……。」

湯恆昌冷冷的笑了一聲，說道：「你不是就爲了這位小客人，去向大哥報訊的吧！」

張掌櫃「啊！啊！」道：「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小的還不知道有一位姓覃的小客人哩！」

湯恆昌「哼！」的一聲，道：「不是就好，我想你該曉得我三爺的脾氣，最好別自找麻煩。」

張掌櫃在喉嚨裏面應了一聲，其實這一聲誰也聽不到，只是喉結骨那麼動了一動而已。

湯恆昌倒不理會他答不答話，自顧自的接着又道：「那小子的胆子倒不小，聽說他是冒充秀蘭的兒子，也想來分一份湯家的家財，看來他是財迷心竅，異想天開了。」

張掌櫃不敢答腔，但在心裏却暗自驚道：「秀蘭，秀蘭，也是你叫的麼，憑你這副德性，眞把老爺子一世英名，都糟塌了。」

湯恆昌說得高興，接着又道：「回到『三元棧』之後，你一切聽命行事，你知道不知道。」

張掌櫃只有點頭應了一聲：「小的知道。」

湯恆昌又橫眼望了望張掌櫃一眼，一帶馬頭，衝到前面去了。

×　×　×

王老爹見過張掌櫃後，心裏落實，倒頭就沉沉大睡，忽然，門外響起了敲門之聲，把他從睡夢之中驚了醒來，披衣下床，打開房門，見是張掌櫃到來，心裏原有的一點點不愉快，頓時化作一臉笑容道：「原來是掌櫃的……。」

張掌櫃不讓他把話說下去，截口道：「老漢內宅，有人想見見老爺子。」

王老爹滿口高興的連聲道：「好！好！好！我這就把秋兒叫醒來。」

「不用叫他了，就你一個人去好了。」

」抬頭望去，原來張掌櫃身後另外還有一個人，他接了話。

王老爹毫不多想，便扣好衣服，匆匆隨着張掌櫃穿堂入室，進了張掌櫃私第內宅。

張掌櫃的指着一個挑眉瞪眼，大剌剌的坐在上首的一個年輕人，替他介紹道：「這位是湯家堡湯三爺，老爺子的事，就在湯三爺身上了。」

王老爹雖不是江湖中人，因爲年輕時做販賣行商生意，也跑過不少地方，見過一些市面，一見湯恆昌這種神態，心裏就嘀咕了起來，怔了一怔，抱拳含笑道：「老漢王來福，見過湯三爺。」

湯恆昌眼睛一翻，盯了王老爹一眼，冷冷的道：「那孩子就是你老遠把他帶來的？」

湯恆昌不但態度無禮，說出來的話更沒有人味。

王老爹要不是上了年紀，能够自制，怕不當時就把肚皮氣炸了，他怔了一怔壓住怒火，笑笑地道：「正是老漢。」

湯恆昌道：「你和他有甚麼關係？」

王老爹望了望一旁的一張空椅子，湯恆昌視若無覩，一點反應也沒有，王老爹只好站着道：「說不上什麼關係，只是大家住在一起，做了十來年鄰舍。」

湯恆昌道：「你對他們身世來歷知道多少？」

王老爹道：「覃大娘自己從來不提，大家也就沒有多問。」

湯恆昌道：「你們見過覃大娘的丈夫沒有？」

「沒有，覃大娘來時只帶了秋兒，那時秋兒還半歲不到哩！」

湯恆昌道：「那麼你們憑什麼前來認親？」

王老爹投目向張掌櫃望去，他眞奇怪，難道張掌櫃沒有把話說明，可是張掌櫃把頭一轉，避開了他投過去的目光，幸好，那粒「洗塵子」還留在自己身上，未被張掌櫃取去，當下伸手取出「洗塵子」，送到湯恆昌身前道：「覃大娘有一件東西在這裏，請三爺過目。」

在人屋簷下，怎得不低頭，爲了覃少秋，王老爹心裏寫下了一百個「忍」字，慢慢習慣了湯恆昌的態度。

湯恆昌接過那粒「洗塵子」看也不看，冷笑一聲，便交給坐在他身邊的一個漢子道：「你仔細給我看一看。」

那漢子接過那粒「洗塵子」看了一眼，哈哈一笑道：「三爺，這是假的，原來是騙人的！」

湯恆昌冷笑一聲，瞪起雙目，道：「姓王的，你的胆子倒不小，敢來捋湯家堡的虎鬚，張掌櫃的，給我趕了出去！」

王老爹這時可再也忍捺不住了，大叫一聲，道：「你們……。」

他叫聲出口，那坐在湯恆昌身旁的漢子，一笑而起，閃身到了王老爹身前，一拍他肩頭道：「老丈，東西確是假的，也許你自己都不知道，我們也不怪你，你回房去吧！」說着，把那粒「洗塵子」還給了他。

王老爹本來張口要罵，但被那漢子在肩頭上拍下一掌之後，忽然舌頭一木，話就塞在喉嚨裏，說不出來了。

接着，張掌櫃走到他身旁，一拉他道：「老爺子，老漢送你回房。」伸手便推着他向外走去。

王老爹但覺那張掌櫃推他的力量其大無比，那能站身得住，這時，他身不由己，口不能言，兩眼縱然充滿了怒火，也毫無一點辦法。

王老爹被張掌櫃推着回到自己房中，張掌櫃望也不敢多望他一眼，丟下他帶上房門就跑了。

王老爹頹然倒在床上，老淚流滿了一床，口中却是哭都哭不出聲來。

那一晚，也不知王老爹是怎樣挨過去的？

第二天，覃少秋一覺醒來，只見王老爹在這一夜之間，突然又老了十幾二十歲，一雙眼睛陷下去一寸多深，臉上除了骨頭外，連半兩肉都沒有了。

覃少秋大驚說道：「王老爹，你怎樣了？」

王老爹唉聲嘆氣，口中是沒有半句話，他那能說得出啊！

正當覃少秋手足無措的時候，張掌櫃推房門走了進來，他手裏還提着一個小包裹，先放下包裹，附耳向王老爹說了幾句話，接着大聲說道：「老爺子，在下是抱歉得很，桌上有點小意思，請你帶着孩子還是回白莊去吧！」

話聲一落，低着頭回身就走。

覃少秋叫了一聲，追上張掌櫃道：「掌櫃的……。」

張掌櫃一推覃少秋，含着眼淚衝出房外。

「秋兒！」王老爹忽然支身起來，叫住了覃少秋。

覃少秋迷惑的楞了一陣，回身撲到王老爹懷中，大叫道：「老爹，這是怎樣一回事？昨天還說的好好的，今天怎樣全變了？」

王老爹道：「別多問，收拾收拾，我們回白莊去吧！」

覃少秋怔了一下，忽然向房外衝去，道：「不，我要向張掌櫃問個明白。」

他衝出房外，一不小心，一頭正衝在一個人肚皮上，他方待道歉，那人已是一笑道：「小鬼，你要不安份，就有得苦頭吃了。」

當胸一挺，把他凌空提了起來，向房內一甩。

覃少秋身子被甩回房內，口裏想叫，忽然叫不出聲來了，同時，一身也脫了力，想再向房外衝去，也不可能。

王老爹一震道：「秋兒，你怎樣？」

「沒有什麼？只是小毛病，上了路自已就會好的。」接話走進房中的，正是昨天晚上說他「洗塵子」是假的那人。

王老爹火氣一冒，道：「你……」

那人陰笑道：「小心禍從口出！」

王老爹早有張掌櫃耳語警告在先，再見了那人一臉凶像，心裏頓時涼下半截，未出口的話，就咽回去了。

「老爺子，外面替你老備得有一輛大車，你老請上車吧！」一連進來三個伙計，一個抱起了覃少秋，一個提起張掌櫃送來的那個小包，一個便來扶掺王老爹。

不由分說，把他們送上門前一輛篷車之上，車夫一聲吆喝，便趕着篷車出了南樂。

那輛篷車一直把王老爹和覃少秋送出二百里外的鄲城，大車回去了，覃少秋也能開口說話行走了。

當天，王老爹和覃少秋便住在靠城邊的客棧裏，這一切都是那送他們來的那車夫安置的，沒叫他們煩一點心。

那車夫走了之後，他們才發現張掌櫃送給他們的那小包裹裏面，竟然是十錠黃澄澄的金子。

每錠十兩，合起來就是一百兩。

覃少秋就是被那些金子照得開了口。

愕然大嚷道：「王老爹，你……你……你就爲了這些金子？」

王老爹楞着一雙老眼道：「這……這……我也不知道……。」

覃少秋叫道：「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吧！」

王老爹長聲一嘆，於是把自已所知道的告訴了覃少秋，接着，勸慰覃少秋道：「孩子，世間嫌貧愛富，不認親的事，自古以來就多得不得了，你也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你外公總算還有點良心，送了你一百両金子，你有了這一百両金子，你這一輩子也够用的了，男子漢大丈夫，不認這門親戚，又有什麼關係。」

王老爹只是市井小民，不能說他見錢眼開，他這些話也很有些世故道理了。

覃少秋在這一夜之間，似是突然成熟了，兩眼一凝，冷笑一聲，道：「不認就不認，誰希罕這門親戚，不過，我也不要這金子。」

王老爹一怔道：「這金子你也不要，豈不太可惜了。」

覃少秋搖頭道：「不要就不要，我娘帶着我沒有這些金子，還不也活下來了，現在我年紀也大了，也能做事了，自己還不能養活自己，那眞是活該……這些金子叫我看了惡心。」

王老爹望着那些金子，嘆了一口氣，道：「老爹眞叫這些金子耀花了眼睛，你說得對，這些金子來得不是味，男子大丈夫有本事就自己賺，沒本事喝西北風，也比用這些沒有人味的金子强。」

覃少秋皺了一皺眉頭道：「可是我們怎樣把它送回去呢？」

王老爹包起那些金子，道：「這個我有辦法，走，我們去找掌櫃的去。」王老爹到底出過遠門的人，有些見識。

兩人提着金子找上了掌櫃，王老爹先不提金子的事，笑向掌櫃的說道：「請問掌櫃的，貴寶號和南樂三元棧是有來往生意吧？」

那掌櫃的笑道：「三元棧和小號彼此都有個照應，老爹不就是三元棧送來的王老爹，有什麼事，但請吩咐就是。」

王老爹道：「小老兒有一包東西，請送給三元棧張掌櫃的，不知方不方便。」

那掌櫃的一笑道：「方便得很，老爹儘可放心，交給在下就是。」

王老爹慢慢解開小包，現出黃澄澄的金子，金子的光輝照得那掌櫃的一怔，不待王老爹開口，先吞了一口口水，忙道：「老爹，這……這責任太重大了，小號却負担不起。」

王老爹沉思了一下道：「貴地有鏢局子吧？」

那掌櫃的道：「有，有。」

王老爹道：「請鏢局子保送到南樂去，可不可以？」

那掌櫃的吁了一口氣，說道：「當然可以，這裏有家永通鏢局，老爹請等一等，在下就派人去請永通鏢局派人來和老爹接洽。」

王老爹搖手道：「不，老漢不想和永通鏢局打交道，不知請掌櫃的轉托他們方不方便？」

那掌櫃的沉吟了一下，道：「本來在規矩上，小號是說不過去，但小號與三元棧交情不同，又是你老爹的吩咐，小號只有勉爲其難了，不過，有請老爹給個手續，小號才便於出頭。」

王老爹道：「這個當然，老漢出一個委托條子給掌櫃的，同時也寫一封信給張掌櫃，這些費用，我老漢還得請張掌櫃出哩！」

笑了一笑，那掌櫃的道：「老爹說笑話了。」

馬上替王老爹取出文房四寶，王老爹讀書不多，由於經常在外面跑的關係，寫這些東西的常識還有，勉强的寫好了一份委托書和一封給張掌櫃的信。

那掌櫃的見王老爹眞要張掌櫃那邊付費，這才知道他不是說笑話了，心裏暗忖道：「有錢的人，就是這樣，算盤打得眞精。」

那掌櫃的見王老爹精打細算，收過王老爹的委托書和信後，不待王老爹開口，識趣的寫了一張收條給王老爹，書明收下王老爹十錠金子。

辦完這件事，兩人自認晦氣的白跑了這一趟，在這家客店住了一晚，兩人商量着，只好回到白莊去。

白莊人地都熟，到底比在外面流落要好謀生得多，尤其王老爹年紀大了，也不能在外面混世了。

離開鄲城，走了幾天，又回到了上次住的那家「黑店」門口。

路上的雪，早溶化了，今天的天氣很好，只是又是黃昏時候，除了再住進那家「黑店」別無選擇。

奇怪的是，今天沒有見到那寫着「黑店」二字的布招，不知是什麼原因。

老少兩人，在門口猶豫起來，抬起手叩門時，心裏是一百二十個不願意，舉了舉手，又放了下來……。

忽然，「依呀！」一聲，根本無需他們叫門，那門自己開了，又是那個大姑娘，望着他們笑得春花般道：「原來兩位回來了，歡迎！歡迎！請進！請進！」

他們硬着頭皮走了進去，只見那四十多歲的漢子，手上還帶着血漬，就聞聲跑到外廳來和他們相見。

那漢子熟絡得很，笑道：「二位放心，小號有個規矩，凡是回頭客，小號不但秋毫無犯，而且免費招待，臨走的時候，並且奉贈黃金十錠。」

他顯然是開玩笑，但他說到奉贈黃金十錠時，王老爹與覃少秋心弦都是一震，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未完）

「小李飛刀」第二代故事

古龍·文
盧令·圖

九月鷹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葛病爲維護丁靈琳，向孤峯天王施暗算，雖告得手，但他本身也被孤峯天王一掌拍中，丁靈琳爲鼓舞他的求生意志，願委身下嫁，但也只能振奮他短暫時間的精神，而不能挽救他的生命。葉開以佳人已屬沙叱利，唯有借酒向醉鄉行，一醉竟夕，醒來已紅日高懸，當他信步而行之際，巧與崔玉貞遇，立隨她返回幾天前他曾經在那裏養傷的地方，崔玉貞告訴他夜來發生的事，並告訴他葛病倒斃在郭定的屍體上，在崔玉貞以爲，葉開定會有什麼特殊的反應，但葉開沒有，反使崔玉貞眞感到意外——

＊＊＊＊＊＊＊＊＊＊＊＊＊＊＊＊＊＊＊＊＊＊

淚乾情不斷　人醉心不迷

但葉開却只是輕輕嘆了口氣，道：「我知道她一定會這麼樣做的。」

崔玉眞忍不住道：「你不怪她？」

葉開搖搖頭，道：「你若是她，我相信你一定也會這麼樣做的，因爲你們都是心地善良的女孩子，你們都寧願犧牲自己，也不忍看着別人受苦。」

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很溫柔，因爲他心裏只有愛和關切，並沒有嫉妬和埋怨。

崔玉眞當然知道，那是對誰的愛和關切。

她忍不住輕輕嘆息了一聲，垂下頭，道：「只可惜我不是她，我……」

葉開沒有讓她再說下去，已急着問道：「你走的時候，她還留在火窟裏？」

崔玉眞點點頭，勉强笑道：「但是你可以放心，她現在一定還好好的活着。」

葉開道：「因爲火窟裏並沒有她的屍首。」

崔玉眞道：「也因爲她是個善良的女孩子，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你們很快就會再見的。」

葉開轉過頭，不忍再看她的表情。

窗外陽光燦爛，春天彷彿已將來臨。

他忽然站起來，走過去，推開窗戶，喃喃道：「不管怎麼樣，現在我總算已確定了兩件事。」

崔玉眞在聽着。

葉開道：「不管那布達拉天王是什麼人，現在他一定已受了重傷，我已不難找到他。」

崔玉眞道：「你一定要去找他？」

葉開點點頭，道：「可是我還要先去找另外一個人。」

崔玉眞道：「找誰？」

葉開道：「去找那殺人的兇手！」

崔玉眞又咬起了嘴唇，道：「你……你現在就要去？」

葉開硬起了心腸，道：「我現在就要去，你……你可以在這裏等我，我會回來的。」

他的心並不太硬，他的聲音已嘶啞。

崔玉眞垂着頭，看着自己的脚尖，過了很久，忽然道：「你用不着回來了。」

「爲什麼？」

「因爲我……不會在這裏等你的。」

她的聲音也已嘶啞顫抖。

葉開還是忍不住回過了頭，又問道：「爲什麼？」

崔玉眞頭垂得更低，一字字道：「因爲我不是她，我……」

她沒有再說下去。

就只這一句話，已令她的心都碎了。

葉開的心裏也在刺痛。

「你要到那裏去？」

「我有很多地方可去，我也早就想到處去看看，到處去走走，將來……」

她勉强忍住了眼淚，作出了笑臉：「我說不定會找個老實的男人，嫁給他，替他生很多很多兒子，也說不定會開個小酒店，做一個當壚賣酒的老闆娘……」

她的心已碎成千千萬萬片，每說一個字，一片又碎成千千萬萬片。

葉開笑道：「到那時我一定會到你的酒店裏去大醉一場。」

他在笑，他不能不笑，因爲他生怕自己一停下來，眼淚就會流下。

崔玉眞微笑道：「到那時我一定會替你再熬一鍋鷄粥，有燕窩的鷄粥。」

她也在笑。

可是她笑的時候眼淚已淌下面頰……

×　×

陽光燦爛。

葉開大步走在陽光下。

他臉上雖然還有淚，可是他知道，眼淚就和鮮血一樣在陽光下很快就會乾的。

淚已乾了，血也已乾了！

淚痕是看不見的，可是鮮血留下來的痕跡，卻一定要用血淚才洗得淸。

「以牙還牙，以血還血！」

葉開一向都是在用「寬恕」來代替「報仇」，他的刀一向不是殺人的刀！

但是現在他心裏，竟也充滿了憤怒和仇恨！

他忽然發覺自己就像是個可笑的木偶，一直都被人用一根看不見的綫，提在手裏。

他不願再被人這麼樣愚弄下去，更不願再受人利用。

沒有人願意做木偶的！

無論誰的容忍，都有限度，葉開也一樣！

×　×

積雪的大地，已在陽光下露出光禿的黃土。

長安城外的大路上，泥濘已乾，卻還是看不見趕路的人。

沒有人願意在大年初二這一天趕路。

只有葉開！

他找了輛騾車，却找不到趕車的人。

可是他不在乎。

他就躺在這輛裝煤的木板車上，任憑拉車的騾子沿着大路往前走。

車上的煤渣子，刺得他全身都在發痛，可是他也不在乎。

拉車的騾子走得居然不慢，後面沒有人用鞭子抽牠，牠走得反而比平時帶勁。

騾子本就是這種脾氣的。

奇怪的是，這世上有很多人的脾氣，也跟騾子完全一樣。

葉開居然去買了包花生，躺在車上慢慢的剝着，剝一顆，拋起來，才用嘴接住，慢慢的咀嚼。

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在什麼時候養成的習慣，也許他還沒有忘記那個每在殺人前，一定要吃幾顆花生的劍客路小佳。

只可惜現在沒有酒，他忘了買酒。

大醉之後，第二天能喝幾杯「還魂酒」，立刻就會覺得舒服些。

他想到酒的時候，就看見一角靑布酒帘，從前面路旁的枯林裏斜斜挑出。

就算在大年初二，也並不是絕對沒有人想賺錢的。

葉開笑了，喃喃自語：「看來我的運氣已漸漸變好了。」

想喝酒的時候，立刻就可以有酒喝，這種運氣確實不錯。

他跳起來，將騾車趕入了道旁，慢慢的走入了那積雪的棗樹林。

樹林中果然有個小小的酒亭，還有七八個人動也不動的站在酒亭外，直着眼睛，張着嘴，就好像是一堆泥人。

其中有個人，頭上用白布包住，一看見葉開走過來，臉上就露出驚駭之色。

葉開却笑了。

他認得這個人，就是昨天晚上一定要找他拚刀子的土流氓。

「土豹子，土大哥。」

葉開忽然想起了別人稱呼他的名字，微笑着走過去道：「土大哥，你的酒也醒了？」

土豹子臉色發靑，想點點頭，可是脖子却似已發硬，整個人都好像硬得像乾泥巴。

不但是他，其餘的六七個人也一樣。

葉開微笑道：「挨揍的人沒有害怕，揍人的人爲什麼反而害怕了？是不是我的骨頭太硬，把各位的手打痛了？那就實在抱歉得很。」

他沒有猜錯，這些人的手果然全都又靑又腫。

一個人的武功若是能練到葉開這樣子，縱然在爛醉如泥的時候，也一樣有防身自衛的本領。

葉開笑道：「可是各位用不着害怕，我並不是來找你們麻煩的，能在垃圾堆上睡一晚上，也是蠻有趣的事，我正想好好的謝謝你們。」

他拍了拍土豹子的肩，道：「來，讓我請你們喝兩杯。」

土豹子臉上的表情却更恐懼。

葉開道：「你還怕什麼？」

土豹子終於道：「老大，我們已知道你有種，只不過我們怕的倒不是你。」

葉開怔住。

弄了半天，人家怕的原來並不是他。

葉開苦笑道：「你們怕的是什麼？」

土豹子苦笑道：「我們只怕你把我們頭上的東西碰下來，我們就眞的是死路一條了。」

葉開這才發現，這些人的頭頂上，全都端端正正的擺着一枚銅錢。

銅錢在太陽下閃着光，就像是黃金一樣。

「金錢幫！」

土豹子吐出口氣，道：「你既然也知道金錢幫的規矩，我就放心了。」

葉開眨了眨眼，道：「什麼規矩。」

其實他當然知道金錢幫的規矩。

這枚銅錢，就是他們的信符，他們若是把銅錢放在你頭上，你就連一動都不能動。

土豹子道：「你眞的不知道，只要你把我們頭上的銅錢，碰了下來，我們就得死，你也得死，我們大家，就全都是死路一條。」

葉開又笑了，搖着頭笑道：「那有這麼大的規矩？我不信。」

他忽然伸出手，把土豹子頭上的銅錢拿了下來，喃喃道：「這一文錢不知道能不能買杯酒喝。」

土豹子的人都已駭儍了，就像是忽然被人抽了一鞭子，兩條腿都已發軟，忽然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葉開却好像沒看見，又道：「一文錢

想必不够買酒的，幸好這裏還有。」

他身子忽然掠起，落下來時，六七個人頭頂的銅錢，就全都已到了他手裏。

這些人又駭儍了，他們這一輩子，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麼快的身手。

土豹子忽然跪在地上大叫：「這是他幹的，完全不關我們的事。」

葉開微笑道：「這本來就不關你們的事。」

他拈起幾顆花生，放在土豹子手裏：「你就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土豹子當然不知道。

葉開道：「這意思就是說，你們現在已可以站起來去喝酒了，隨便到那裏去都行，金錢幫的人若敢來找你們的麻煩，就叫他們來花生幫的幫主，就說花生幫的幫主，已接下了這趟子事。」

土豹子忍不住問道：「花……花生幫的幫主是誰？」

開葉指着自己的鼻子，說道：「就是我。」

土豹子也怔住。

突聽一個人冷冷道：「很好，那麼我們現在要找的就是你！」

×　×

冷冰冰的聲音，冷冰冰的口氣。

這個人也是冷冰冰的，蠟黃的臉，狼眼鷹鼻，臉上有條很薄的刀疤，使得他看來更是滿臉殺氣！

葉開却沒有看他的——葉開注意的，只不過是他的衣裳。

一身很扎眼的黃衣裳，在陽光下看來，也像是黃金一樣。

他就站在酒亭的石階上，還有三個人站在他身旁，穿的也都是同樣的衣裳。

葉開又在笑，道：「你們身上這套衣裳倒不錯，不知道能不能脫下來給我，我正好拿去給我那條騾子去穿上。」

黃衣人瞪着他，瞳孔已收縮，居然還能沉得住氣，冷冷道：「你知不知道本幫的規矩？」

葉開道：「剛才聽說。」

黃衣人道：「四十年來，江湖中從來也沒有人敢輕犯本幫的規矩，你知不知道是爲了什麼？」

葉開道：「你說爲什麼？」

黃衣人道：「只因爲無論誰敢犯本幫的規矩，就必死無疑。」

另一個黃衣人冷笑道：「無論你是花生幫的幫主也好，是瓜子幫的幫主也好，都一樣必死無疑。」

葉開嘆了口氣，道：「可是無論什麼規矩，遲早總是要被人犯一犯的，也就好像處女遲早總得嫁男人一樣。」

黃衣人對望了一眼，沉着臉，一步步走下石階，走過來。

四個人的腳步都很沉穩，尤其是那臉帶刀疤的大漢，兩旁太陽穴隱隱凸起，一雙手靑筋暴現。顯然是內功很深的武林高手。

葉開看着他的手，忽然道：「閣下莫非是練過大鷹爪力的。」

黃衣人冷笑。

葉開道：「看閣下臉上這條刀疤，莫非就是淮西的『鐵面鷹』？」

黃衣人冷笑道：「你眼力倒不錯。」

葉開忽然沉下臉，道：「你知不知道郭定是什麼人？」

鐵面鷹道：「好像聽說過。」

葉開道：「他是我的朋友。」

鐵面鷹道：「是你的朋友又如何？」

葉開道：「你知不知道，花生幫的規矩？」

鐵面鷹道：「什麼規矩？」

葉開道：「花生幫的規矩，就是不許別人殺我的朋友，否則……」

鐵面鷹道：「否則怎麼樣？」

葉開道：「就是這樣！」

他忽然出手，揮拳痛擊鐵面鷹的臉！

×　×

鐵面鷹並不是無名之輩，也不是無能之輩，他不但在淮西一帶的名頭極响，在江湖中也可以算是一等一的好手。

因爲他的確有眞功夫！

他的鷹爪力，的確得到過「鷹爪王」門下的眞傳，昔年曾在兵器譜上列名的「淮西大刀」，雖然一刀砍在他臉上，居然沒有砍死他。淮西大刀自己反而死在他的鷹爪功下。

「鐵面鷹」這名字，也正是因此而來的。

鷹爪快，鷹眼也快。

可是等他看到葉開揮拳，拳頭已痛擊在他鼻樑正中。

他並不覺得痛。

要能感覺到痛苦，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現在他只覺得眼前忽然一陣黑暗，忽然有無數顆金星，從眼前散開。

他並沒有立刻倒下去。

直等到已飛出去一丈多遠，撞在酒亭的門框上，他才倒下去。

他也沒有聽見自己臉上骨頭碎裂的聲音，可是別的人却全都聽得淸淸楚楚。

葉開看着他碎裂的臉，淡淡道：「原來他並不是眞的鐵面，原來他的臉也一樣可以打爛的。」

另外的三個黃衣人咬着牙，連看都沒有回頭去看他們的同伴。

寒光閃動間，三個人已同時亮出了兵双，一把刀，一口劍，一對判官筆。

三個人四件兵双，忽然間已全都向葉開身上招呼了過去。

兩招過後，葉開已發現這些人中武功最好的，並不是鐵面鷹，也不是判官筆的老者，而是個使劍的年靑人。

他的劍法迅急而犀利，變化很多，他用的劍也是精品。

十三招過後，葉開還是沒有出手。

他一出手就絕不落空。

×　×

現在他已出手，只聽一聲驚呼，一陣脅骨折斷聲，接着「格」的一响。

用判官筆的老者已被點住穴道，使刀的大漢手抱脅骨，倒在地上，一柄刀已被折成兩段。

只有使劍的年靑人沒有倒下，但臉上却已駭得全無血色。

葉開隨手將兩截斷刀丟掉，忽然問這年靑人：「你知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折斷他的刀！」

年靑人搖搖頭。

葉開淡淡道：「因爲他出手太陰毒，像他這種人，根本不配用刀。」

年青人緊握他的劍，忍不住問道：「你也用刀？」

葉開點點頭。

世上也許已沒有人比他更懂得用刀，也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刀的價值。

「我對刀一向很尊敬。」葉開道：「你若不尊敬你的刀，就根本不配用刀，你若尊敬你的刀，用的時候，就應該特別謹愼。」

年青人看着他，眼睛已不禁露出驚異之色。

他已看出葉開不是個平凡的人，平凡的人絕對說不出這種道理。

他忍不住問：「你究竟是誰？」

「我姓葉，叫葉開。」

年青人臉色又變了。

「葉開！」

葉開道：「不錯，木葉的葉，開心的開。」

年青人突然一個大翻身，凌空掠起，往樹林外竄了出去。

可是他的腳剛點地，就忽然聽見急風一响，刀光一閃！

閃電般的刀光，已從他頭頂飛過，飛出五六丈，餘勢猶未消，「奪」的一聲，釘在一棵樹上，刀鋒入木，直沒至柄。

年青人一驚，停步，頭髮已披散下來，束髮的金環，已被削斷！

他全身都已僵硬。

他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快的刀。

飛刀！

× × ×

刀柄猶在震顫。

葉開走過去，拔出來，手腕一反，刀已不見。

年青人這才長吐出口氣！

× × ×

「你眞的是葉開…」

「我本來就是！」

年青人苦笑一聲，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葉開笑了笑，忽然反問：「你是不是金壇段先生的門下？」

年青人又吃了一驚，道：「你怎麼知道的？」

葉開微笑道：「鐵面鷹剛才豈非也說過，我的眼力一向不錯。」

年青人承認：「實在是好眼力。」

葉開又問：

「你是段先生第幾個弟子？」

「第三個。」

「你姓什麼？」

「姓時，時銘。」

「你有沒有趕過騾車？」

「沒有。」

「我也知道你沒有，」葉開淡淡的笑道：「可是無論什麼事，都有第一次。」

× × ×

「帶我去見你們的上官幫主，無論她在那裏，都帶我找到她。」

葉開又坐上了那運煤的木板車，躺下去，甚至連眼睛都已閉起。

他知道這年青人絕不會再想逃走，也不會不聽話的。

無論誰看見了他的飛刀後，都絕不會再做出愚蠢的事來。

時銘果然已在趕着騾車上路，這的確是他平生第一次。

有人在後面鞭策，騾子反而走得比剛才慢了。

葉開又剝了顆花生，拋起，等花生落進他的嘴，他忽然道：「聽說金壇段先生，是個最講究飲食衣着的人。」

時銘道：「嗯…」

葉開道：「聽說他收的弟子，也全都是出身很好的世家子。」

時銘道：「嗯。」

葉開道：「你也是？」

時銘道：「嗯。」

他顯然不願談論這個話題，葉開却偏偏要談下去。

「你不願我提起這件事，是不是也覺得不好意思？」

時銘終於忍不住道：「爲什麼不好意思？」

葉開道：「因爲你也知道，以你的師門和家世，本不該在金錢幫裏做奴才的。」

時銘的臉又漲紅，說道：「我不是奴才。」

葉開道：「我也知道你投入金錢幫，本是爲了想擺脫你的家世，自己做一番事業出來，每個年青人本都會這麼想的。」

他笑了笑，淡淡的接着道：「可是你現在做的，却是奴才做的事。」

時銘紅着臉道：「這是因爲你……」

葉開道：「不錯，這是我叫你做的。但是往別人頭上擺銅錢，難道就不是奴才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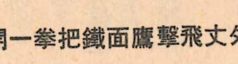
時銘閉上了嘴。

葉開道：「何況，我叫你做這種事，只因爲你本已是金錢幫的奴才，否則我情願爬在地上做騾子，讓你騎在我身上。」

時銘的臉更紅，目中却也不禁露出痛苦之色。

葉開忽然又問道：「你知不知道我剛才爲什麼要發出那一刀？」

時銘遲疑着，緩緩道：「我也聽說過



葉開一拳把鐵面鷹擊飛丈外。

，你的刀不是殺人的，而是救人的。」

葉開道：「不錯，我發出那一刀，就是要讓你知道，你在金錢幫裏，也一樣做不出大事來的。」

時銘咬着牙，道：「那只因爲我的武功……」

葉開打斷了他的話，道：「一個人是不是受人尊敬，和他的武功，並沒有關係，你做的若是光明正大的事，就絕沒有人會看不起你，我的刀也絕不會飛到你頭上去。」

他嘆了口氣，又道：「否則我縱然不殺你，遲早也一定有別人會殺你的。」

時銘又閉上了嘴。

現在他已明白葉開的意思，葉開也知道他不是個愚蠢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讓我失望的。」

葉開又剝了顆花生，拋起來，等它落下。

他知道這顆花生既然已被拋起，就一定會落下來的。

騾車已駛入了街道——和長安城裏完全同樣的一條街道。

只不過這條街上的鴻賓客棧，並沒有被燒成一片瓦礫。

看着鴻賓客棧的金字招牌在太陽下閃着光，葉開心裏又不禁有了種奇異的感覺，就好像看見一個死人又復活了一樣。

事實上，他的確也看見過「死人」復活。

人生中有些事，的確就像是夢境，是眞是假，本就很少有人能分得淸。

葉開心裏在嘆息，臉上却帶着微笑。

他知道街上的人都在看着他。

現在正是中午，街上的人並不多，也正如長安城裏的情況一樣，大多數人都留在家裏吃飯。

可是在街上走動的人，每個人的表情都很嚴肅，看來都很緊張，就像是已知道有什麼大事要發生，心裏已都有了種不祥的預兆。

葉開也知道這裏就要有件大事發生了，他還知道這件大事就是他造成的！

現在他已到了這裏，他已不準備再像上次那麼樣，平平安安的走出去！

× × ×

騾車又在鴻賓客棧外停下。

葉開一走進去，就看見上官小仙正坐在櫃枱裏，正在翻着本帳簿。

她看來的確像是個老闆娘的樣子，只不過比大多數老闆娘都漂亮得多。

聽見了葉開的腳步聲，她立刻抬起頭來，嫣然一笑，道：「我就知道你一定會來的，我正在等着你。」

葉開站在櫃枱前，看着她，也不知爲了什麼，心裏忽然又覺得一陣刺痛。

無論她是眞是假，她對他總算不錯。

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那幾天，也是他永遠都忘不了的。

他實在不希望他們會變成仇敵。

無論怎麼看，上官小仙都絕不像是他的仇敵。

她笑得溫柔而嫵媚，就像是個剛看見老闆回來的老闆娘。

「我已替你準備了幾樣你喜歡吃的菜，現在想必就快開飯了。」

葉開冷冷道：「我不是來吃飯的。」

上官小仙嫣然道：「可是無論誰都要吃飯的。你也一樣不能例外。」

葉開並不想跟她爭辯，也沒空爭辯，他忽然問道：「你在算帳了。」

「嗯。」

「是不是在算你昨天晚上，殺了多少人？」

上官小仙又笑了：「我就算殺了人，也不會記在帳簿上。」

「帳簿記的是什麼？」

「這是一本禮簿。」上官小仙道：「上面記着很多奇怪的人，送了很多奇怪的禮。」

葉開道：「送給你的。」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我還沒有這麼好的福氣。」她忽然又笑道：「你要不要我把上面記的唸給你聽聽？」

葉開沒有拒絕。

上官小仙道：「崔玉眞，送的是一隻鷄，一斤燕窩，南宮浪，送的是一幅畫，葉開，送的是活人一個。」

葉開臉色變了。

他當然已知道這是誰的禮簿。

上官小仙吃吃的笑着道：「崔玉眞爲什麼要送鷄呢，難道她以爲新郎倌是你，想讓你煮一鍋鷄粥，在房裏吃宵夜？」

她不讓葉開說話，又笑道：「這上面最奇怪的一份禮，恐怕就是你送的了，可是最貴重的一份禮，你一定猜不出是誰送的？」

葉開忍不住問：「是誰？」

「是四個人，」上官小仙慢慢的唸出了四個名字：「牒兒布，多爾卑，布達拉，班察巴那。」

葉開臉色又變了。

「他們送的是什麼？」

「是一袋珠寶，裏面還有一塊玉牌，」上官小仙道：「就是這塊玉牌。」

她已從櫃枱裏將那上面刻着四個天魔的玉牌拿了出來。

她顯然也早就準備讓葉開看的。

玉牌晶瑩而美麗，上面刻着的天魔，却令葉開觸目驚心。

上官小仙又在問：「你知不知道這塊玉牌是什麼意思？」

葉開不知道！

「這是復仇之牌，」上官小仙道：「魔教的四大天王復仇時，一定會有這種玉牌出現。」

葉開握緊雙拳：「他們是不是要爲玉簫復仇？」

上官小仙點點頭，道：「那袋珠寶，就是他們買命的錢。」

「什麼買命的錢？」

「四大天王在殺人之前，一定要先將那些人的命買過來，因爲他們不願欠來生的債。」上官小仙嘆了口氣：「他們送的珠寶實在不少，殺的人也實在不少。」

葉開忍不住問道：「殺人的難道是他們？」

上官小仙又嘆了口氣，道：「你就算是呆子，也該看出殺人的是誰了。」

葉開道：「但收屍的却是你。」

上官小仙淡淡道：「殺人是壞事，收屍却是做好事。」

葉開冷冷道：「你爲什麼要替他們收屍？」

上官小仙道：「因爲我想查出一件事來。」

葉開追問：「什麼事？」

上官小仙道：「我要查出多爾卑和布達拉究竟是什麼人！」

葉開冷冷道：「只可惜死人是不會說話的，你收了他們的屍也沒有用。」

上官小仙道：「有用。」

葉開道：「有用？」

上官小仙道：「我算準他們當時一定也在那喜堂裏。」

葉開承認。

他們若不在那喜堂裏，又怎麼能出手殺人？

上官小仙道：「所以當時喜堂裏若有一百個人，死的一定只有九十八個。」

葉開道：「沒有死的兩個，一定就是多爾卑和布達拉。」

上官小仙嫣然一笑，道：「我就知道你並不是個呆子。」

葉開道：「所以你就將死屍全收回來，看看死的是些什麼人？死的多少人？」

上官小仙道：「不錯。」

葉開道：「但你却還是查不出，那沒有死的兩個人是誰？」

上官小仙道：「所以我就把禮簿也拿來了，看看送禮的是些什麼人。」

葉開道：「送禮的人並不一定會去喝喜酒，去喝喜酒的人並不一定送了禮。」

上官小仙道：「我至少總可以看出一點頭緒來，我也不是呆子。」

葉開道：「你看出來了？」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道：「你一來，我心就亂了，怎麼還看得下去？」

她站起來，走出櫃枱，忽然又道：「我還有句話要問你！」

葉開只好讓她問。

上官小仙說道：「人是不是都要吃飯的？」

葉開只好承認。

上官小仙道：「你是不是人？」

葉開也只有承認。

上官小仙拉起他的手，嫣然道：「那我們現在就該吃飯去。」

× × ×

葉開在吃飯。

他忽然發覺自己一到了上官小仙面前，就好像眞的變成了個呆子。

可是他肚子實在很空，走了半天路，胃口也開了，不坐下吃飯倒也沒什麼，一坐下來，端起了筷子，就很難再放下來。

何況這些菜也的確全都很對他的口味，尤其是一樣又酸又辣的豆腐羹，不但開胃，而且醒酒。

上官小仙柔聲道：「我沒有替你準備酒，因爲我知道你肚子是空的，吃完了飯，我再陪你喝。」

無論誰來看，無論怎麼樣看，她都是個又溫柔，又體貼的女人。

一個男人若是遇着了這種女人，應該怎麼辦呢？

葉開已拿定了主意——不理她，就算她能說出一朶花來，也不理她。

上官小仙輕輕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心裏一定在怨我，不該把你留在這裏

，否則丁姑娘就絕不會嫁給郭定的，她若不嫁給郭定，也就不會有昨天晚上那些事發生了。」

這正是葉開心裏想說的話。

他自己還沒有說，上官小仙反而先替他說了出來。

「可是你也應該替我想想，我也是個女人，並不是妖怪。」

她幽幽的接着道：「女人喜歡上一個男人時，總會忍不住想要留住他的，無論什麼樣的女人都一樣。」

葉開在冷笑。

但是他心裏也不能不承認，她說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愛並沒有錯，也不是罪惡。

一個女人愛上了一個男人，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一點錯都沒有。

一個女人愛上一個男人時，當然就絕不會希望他趕快走的。

這一點也沒有人能說她錯了。

葉開忽然發覺自己的心，又已被她打動，立刻站起來，道：「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上官小仙道：「還沒有。」

葉開道：「我的飯都已吃完了。」

上官小仙道：「你不想喝酒？」

葉開道：「不想！」

上官小仙道：「你也不想查出多爾卑和布拉達是什麼人？」

葉開道：「我自己會去找。」

上官小仙道：「你就算眞的能找出來，又怎麼樣，難道你一個人就能對付整個魔教？」

她又嘆了口氣，道：「你知不知道魔教中有多少門人子弟？你知不知道他們有多大力量？」

葉開知道。

魔教的可怕，很少有人能比他知道得更清楚。

上官小仙道：「所以你也應該知道，要對付魔教只有一種法子。」

葉開忍不住問：「什麼法子？」

上官小仙臉上溫柔的笑容已消失，美麗的眼睛裏忽然閃出了一種逼人的光采。

現在她已不再是個溫柔而體貼的老闆娘，而是威鎭天下的金錢幫幫主！

她凝視着葉開，緩緩道：「放眼天下，能和魔教對抗的，只有我們金錢幫！」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經過多年來的籌劃準備，現在金錢幫無論人力物力，都已達到巔峯。」

葉開道：「哦？」

上官小仙道：「少林，武當，崑崙，點蒼，華山，每一個門派中，現在都已有我們的人……」

葉開打斷了她的話，道：「所以你現在又想收買我！」

「不是收買，」上官小仙說道：「只不過你若要對付魔教，就只有和金錢幫合手。」

葉開冷笑道：「你是不是又想要我做你們金錢幫的護法？」

上官小仙道：「只要你願意，我甚至可以將幫主讓給你做。」

葉開道：「你爲什麼要如此犧牲！」

上官小仙嘆了口氣，眼波又變得春水般溫柔，輕輕道：「一個女人爲了她眞正喜歡的男人，本來就不惜犧牲一切的，何況……」

葉開道：「何況魔教本來就是你們的對頭！」

上官小仙道：「非但是我們的對頭，而且是勢不兩立的對頭，尤其最近……」

葉開道：「最近怎麼樣？」

上官小仙道：「最近我就算不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我。」

葉開知道這不是謊話。

金錢幫和魔教最近都準備重振聲威，稱霸江湖，他們之間的衝突，當然會越來越尖銳。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這實在是他的好機會，他雖然並不想做漁翁，但至少可以乘這個機會，做很多他早已想做，也早已該做的事。

上官小仙又道：「你的情況也一樣，現在四大天王中，已有兩個人到了長安，爲的絕不止是要對付金錢幫，也是爲了要對付你。」

葉開道：「所以就算我不去找他們，他們也一樣不會放過我的！」

上官小仙道：「他們是你的對頭，我至少還是你的朋友，你無論爲公爲私，都應該和我們聯合起來的。」

葉開已坐下。

上官小仙道：「現在你心裏也許會認爲我是想利用你。」

葉開道：「你不是？」

上官小仙道：「就算我是在利用你，你豈非也可以同樣利用我，乘這個機會，將魔教消滅？」

葉開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實在是個很會說話的女人。」

上官小仙道：「我是不是已經說動了你？」

葉開苦笑道：「好像是的。」

上官小仙又笑了，笑容又變得溫柔而嫵媚：「那麼，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喝杯酒。」

葉開嘆口氣道：「現在，我只奇怪一件事。」

上官小仙眨着眼，道：「什麼事？」

葉開道：「你要我做的事，我爲什麼總是沒法子拒絕。」

酒已擺上來。

醉人的却不是酒，而是上官小仙。她的溫柔，她的體貼，她的眼波，她的微笑，每一樣都足以令男人沉醉。

葉開是不是又醉了？

他畢竟也是個男人，而且並不是他自己想像中那麼無情的男人。

他甚至已經在懷疑自己，是不是早已被她的溫柔沉醉？

她不但是個女人，而且是個女人中的女人。

這種女人本就是男人無法抗拒的。

她也許沒有丁靈琳的明艷，也沒有崔玉眞的嬌弱。

可是她遠比她們更瞭解男人，更懂得捉住一個男人的心。

葉開的心是不是已被她捉去了。

（未完）

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文·紅　秦
圖·令　盧

七代劍



寶劍擇明主　紅粉空多情

劍。

是一種殺人的利器！

也是自古以來，最受人推崇和敬畏的一種兵器！

因爲，劍這東西除了殺敵之外，還有多種意義存在，它代表正氣與剛毅，象徵驅邪與尊嚴。

它，能使人精神振奮，氣宇軒昂。

它，也能够使人胆戰心怯，目之如閻羅。

固此，正直的人喜愛它，邪惡的人摒棄它，仁者奉爲神兵，小人避如蛇蝎。

劍之起源，也有一段悠久的歷史，據說上古人與獸搏鬥，多以此爲戰鬥之具，起初是用木和石製成，自葛天盧之山，洪水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爲劍鎧，於是始有劍之名，之後不但有劍，而且；相傳昔日歐治鑄劍，赤堇山破而出錫，若耶溪涸而出銅，是時以天地爲爐，以陰陽爲炭，而鑄成了湛盧，純剛，勝邪，魚腸，巨闕……

劍之神奇，也有許多傳說，如錕鋙之鍊鋼可以切玉，魚腸之砥礪可以刺犀，周昭鑄以鎮五嶽，梁武造以治四方，又如埋地藏匣，氣冲斗牛，赴榛薄而斬兕豹，趨深淵而斷蛟龍，或有變則飛指其方，或在室而光透於外，晝見影而不見光，夜見光而不見影……

這也就是劍爲人所稱道的原因，誰若擁有一把寶劍，卽視如珍寶，絕不肯輕易示人，但是今天——

在金華城中，一處熱鬧的十字路邊，却有人在賣劍！

賣的，是一把「寶劍」。

賣劍的，是個中年漢子。

從其骨格上看，稱得上雄壯二字，但是却蓬髮垢面，衣着破舊，渾身上下透着一片窮困潦倒之相。

只有一點很叫人側目，那就是形狀雖然落魄，神態却極堅强剛毅！

人站在路邊，就像一尊銅像！

他雙手捧着一把長劍，劍鞘上貼着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四個墨字：

「寶劍出讓」！

許多經過他面前的人，在看到這四個字時，都要停下來觀看，但是大都只看一眼就走了。

爲甚麼呢？

因爲，沒有一人認爲那是一口寶劍。

它的外表太難看了。

劍鞘以木爲殼，外裹蛇皮，中間有幾個銅箍，鞘末包以鐵帽，但是外面的蛇皮已破，裏面的木殼亦有蛀孔，鞘末的鐵帽也已磨損了。

隨便拿一口普通的劍來，都要比它中看得多，而他居然以「寶劍」自居！

不過，也並非全無一人問津，有些知道「貨越古老價值越高」的人，曾經要過他的「寶劍」仔細審視，但等到抽出劍身一看之後，都哈哈大笑的走了。

爲甚麼呢？

因爲，劍尖已斷，而且劍刃上缺口很

多，說它是一把劍，倒不如說是一把鋸子來得恰當一些！

一把斷劍，居然名之謂「寶劍」，也難怪令人忍唆不禁了。

但是，如果你問他價錢，保証還會叫你嚇一大跳，而認定他是個瘋子。

他是瘋子麼？

絕對不是！

他非但精神十分正常，而且比任何人都來得正經而有耐心。

他站在這金華城中的十字路邊賣劍，已經整整站了八天了！

每天一大早，他就來到此處，一直到夜闌人靜，才帶着一種落寞的精神，緩緩離去……

今天，已是第九天的上午，然而經過他面前而肯停足一顧的，已越來越少，看樣子他的「寶劍」是永遠也賣不出去了。

不，就在這當口，忽然有個人在他面前停住脚步！

這人，是個衣飾華貴，公子哥兒型的青年。

他手執一把牙骨摺扇，大搖大擺的由西街轉過來，當其視綫觸及中年漢子的那口「寶劍」之際，立時刹住了脚步，以好奇的神情，對着那口「寶劍」打量起來。

中年漢子岸然挺立，不言不動。

似乎對他來說，手上「寶劍」，乃是可居奇貨，買不買隨便，用不着對人陪笑臉。

青年越看越覺有趣，忍不住抬頭笑問道：「喂，這是寶劍麼？」

中年漢子點頭道：「是。」

青年見他答得一本正經，倒也不敢輕侮，當下又問道：「可否看看？」

中年漢子輕嗯一聲，把「寶劍」遞到他手上。

青年接過之後，上下打量一番，然後按卡抽出，一看竟是一把斷去劍尖的廢劍，不禁噗哧笑了一聲，道：「哈哈，這當眞是一口『寶劍』麼？」

中年漢子冷然道：「不錯！」

青年忽然發覺他的眼神異常可怕，不由的打心底泛起一股寒意，但仍不改其笑臉的問道：「賣多少錢呀？」

中年漢子道：「一萬兩銀子。」

青年嚇了一跳道：「甚麼？」

中年漢子道：「一萬兩銀子。」

青年睜大眼睛失聲道：「你瘋了？」

中年漢子不答，只冷冷注視着他。

青年從來不會接觸過這種可怕的眼光，頓時渾身寒毛豎立，那敢再說一句，把「寶劍」往他手上一塞，掉頭疾步而去。

他肯定自己是碰上了一個瘋漢，若不快些走開，只怕性命不保。

中年漢子既不生氣，也不表失望，似乎他有着無比堅定的信心，確知「寶劍」終將賣得出去。

巧的是，青年剛剛走出數步，又有一人來到他跟前，這人是個六旬開外的老人，從一身裝束上來看，顯然是江湖人物！

獐頭鼠目，雙耳招風，嘴上一撮八字鬍，模樣着實可笑，但你只要多看他一眼，就會發覺這老人並不可笑，而是可怕，因爲他的神情陰沉冷峻得簡直沒有一點人味！

他似已看見剛才那青年被嚇跑的情形，因此走到中年漢子跟前，並不多說廢話，一伸手道：「給我瞧瞧！」

中年漢子一本冷漠之色，遞出了「寶劍」。

老人抽出劍身，仔細審視之後，點頭道：「一萬兩銀子並不貴……」

中年漢子道：「不對。」

老人側頭斜睨他，道：「嗯？」

中年漢子道：「賣給江湖朋友，要兩萬兩銀子。」

老人微哂道：「也不貴！」

中年漢子道：「你買了？」

老年人點頭道：「買了！」

中年漢子嘴皮一掀，面上首次出現笑容，道：「今天總算碰到識貨人——銀子呢？」

老人把寶劍交還給他，說道：「隨我來拿！」

身形一轉，往北街上行去。

中年漢子毫不遲疑的隨後跟去。

他所以毫不遲疑，是因爲沒有人身上帶着兩萬兩銀子，故買賣成交的地點，必須在買方的家中。

老人似乎是個沉默寡言之人，一路上未再開口說話，一直到走出了北城門，踏上城外官道時，才開口說道：「我家在北山。」

中年漢子道：「哦。」

老年人道：「要走四十里路。」

中年漢子道：「不妨。」

老人道：「貴姓大名？」

中年漢子不答。

老人掉頭看他一眼，又問道：「怎不回話？」

中年漢子淡淡地道：「在下賣劍不賣人！」

老人忽然哈哈笑道：「言之有理，那麼我就問劍——劍從何處來？」

中年漢子道：「從來處來。」

老人道：「總有個名字吧？」

中年漢子道：「有。」

老人道：「叫甚麼？」

中年漢子冷冷道：「老兄何必明知故問？」

老人乾笑一聲道：「老夫花兩萬兩銀子買你的劍，豈能不問？」

中年漢子漫聲道：「老兄若非識出此劍來歷，豈肯花兩萬兩銀子？」

老人大笑道：「有道理！有道理！」

他沒有再開腔，也不掩飾其有一身高明的武功，當下邁開大步，朝北山疾進。

中年漢子隨後跟着，始終不落後一步，對方快，他就跟着快，對方慢，他也就跟着慢……

不消半個時辰，已到北山之上。

這座北山，雖地近金華，却無甚名氣，因爲山上沒有甚麼名勝古蹟，不是一處可以遊玩的地方。

山上，一片荒凉！

老人領路來到一座山頭上，陡地刹住脚，轉身伸手道：「老夫還要仔細鑑定一下，再給老夫瞧瞧！」

中年漢子似乎不疑有詐，立刻又把「寶劍」遞過去。

老人接過「寶劍」，慢慢抽出，煞有介事的反覆細視，一面看一面道：「它的主人呢？」

中年漢子答道：「死了。」

老人說道：「這把劍，以前殺過不少人……」

中年漢子道：「它還可再殺人。」

老人點點頭，忽然嘿嘿笑了起來，說道：「不錯，還可再殺人，不過似乎值不了兩萬兩銀子！」

中年漢子道：「不，兩萬兩銀子已太便宜了。」

老人詭笑道：「你老弟搬得動兩萬兩銀子？」

中年漢子道：「可以。」

老人仰天大笑道：「哈哈，只怕搬不動呢！」

中年漢子微微一笑，說道：「你是第三個！」

老人笑道：「甚麼？」

中年漢子道：「我說你是第三個！」

老人微楞道：「第三個甚麼？」

中年漢子道：「第三個大騙子。」

老人又笑了，他一邊把「寶劍」納入鞘中，往腰上一插，道：「你現在才知道，已經太遲啦！」

最後一個「啦」字才出口，人已欺到中年漢子的面前，暴笑聲中，一掌猛抓而出。

五指曲如鷹爪，敢情竟是挺厲害的鷹爪功！

他這一掌不但其快異常，而且勁道十足，抓到石頭，石頭都可立成齏粉！

但是，他的五指剛剛要抓上中年漢子的面門之際，胯下却已响起「蓬！」的一聲，於是整個人頓如迎風而起的枯葉，直飛了出去！

一直飛出三四丈，剛好跌落在一棵枯禿的矮樹上，人就像上了架的鴨子！

他沒有立刻死去，只感到胯下發麻，似已「完蛋」，因之臉色一陣靑一陣白。

中年漢子緩步走過去，從他腰上抽回「寶劍」，淡淡而言道：「我再告訴你，你也是第三個註定該死在這裏的人。」

老人面上已無血色，目中更充滿恐怖，顫聲道：「你……你到底是誰？」

中年漢子一舉「寶劍」道：「這把劍的第六代僕人！」

老人雙目一直，一對鼠目幾乎要跳出眼眶，駭叫道：「天啊！原來你是——」

只說到這裏，血已由他腹中湧到口上，他再也叫不出一個字了。

中年漢子轉身便走，他目光瞥處，陡地刹住脚，面上慢慢浮起一絲微笑。

因爲，他見到有個人正迎面過來！

這個人，任何人見了都會覺得他不該單獨來到這荒凉的北山之上，因爲他穿得很漂亮，而且身廣體胖，一看就知是一位養尊處優的員外！

也就是說，他渾身上下毫無一絲江湖人的氣息，這樣的人，是不該單獨來到這山上的。

但中年漢子對此却不感奇怪，如果他感到奇怪，面上就不會現出微笑了。

他站定身子，含笑等待對方開口。

這位員外打扮的老人雖無江湖氣息，却有市儈氣，他老遠就開始向中年漢子打躬作揖，一面孔的「生意」笑靨，咧口露出兩排黃牙，笑嘻嘻道：「請問，尊駕那口寶劍，眞要出讓？」

中年漢子頷首道：「正是。」

老人身軀肥胖，但只看他一對眼睛，你就會知道他絕不是一個遲鈍的人，他立刻笑着問道：「甚麼原因？」

中年漢子道：「要錢。」

老人笑了笑，說道：「尊駕不是鬧着玩吧？」

中年漢子一笑道：「不是。」

老人道：「好，老漢買了！」

中年漢子一抬手道：「且慢，先談價錢，在下這把劍，價錢因人而異。也許你買不起呢？」

老人哈哈大笑道：「老漢活了這把年紀，還沒碰到過買不起的東西，尊駕開出價錢來吧！」

中年漢子伸出三個指頭。

老人笑問道：「三萬兩銀子？」

中年漢子搖頭道：「不，是三萬兩金子。」

老人面上仍是笑容可掬，連連點頭道：「好！好！老漢買了就是……」

他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精美的盒子，打開蓋子，亮出六顆大如龍眼的夜明珠，笑道：「尊駕認爲這六顆夜明珠，值多少錢？」

中年漢子道：「它頂多只值五千兩金子而已。」

老人爽快地說道：「好，就算爲五千兩金子，這個，你先收下，餘數，三日之內奉上！」

說着，蓋好盒子，向他扔去。

中年漢子接住盒子，却看都不看，隨即扔還給他，說道：「對不起，這個條件在下不能接受。」

老人一怔道：「爲甚麼？」

中年漢子道：「在下不要夜明珠，要是閣下有現成的三萬兩黃金，我就賣。」

老人皺了皺眉頭，道：「看樣子，尊駕似無眞心要出售寶劍……」

中年漢子道：「錯了，在下是眞心要賣，誰能符合在下的要求，他就可拿走這把劍。」

老人說道：「那麼，尊駕能多等幾天麼？」

中年漢子道：「可以，在下當在老地方等候——」

老人搖頭打斷他的話，道：「不，老漢希望尊駕不要再去那地方賣劍，城西有一家悅來客棧，尊駕可去那客棧等待幾天，最遲五日，老漢當將三萬兩金子送達，決不食言就是。」

中年漢子笑道：「抱歉，在下還是要去那十字路邊賣劍，因爲說不定有人肯出更高的價錢。」

他說到這裏，忽然轉頭向西，朗聲道：「轎中那位朋友，你說是麼？」

西面有一條山徑，由山下直通到山上來，但此刻的山徑上，在視界範圍之內，並無人影，更不見有轎子！

老人神色一楞，訝然道：「尊駕跟誰說話！」

話聲甫落，忽聽山徑下面有個銀鈴般

的聲音，遙遙回答過來：「是呀！」

敢情是個女人！

中年漢子一聽聲音，微微一笑道：「哦，原來是個姑娘！」

老人眉頭大皺，不悅地道：「晦氣，怎的她也來了？」

「你『武林富豪』能來的地方，我『三花娘子』也能來！」

這句話落下不久，山徑近處便出現一頂美麗的大轎！

這頂大轎由四個轎伕扛抬着，轎後還跟隨着兩個衣飾美麗的丫鬟。

大轎雕畫精美絕倫，轎門上方還掛着一方紅彩，上面綉着三朵鮮麗奪目的銀色桃花！

被稱爲「武林富豪」的老人一看轎已抬上山頭，不禁有些着急，向中年漢子靠上一步，低聲道：「三萬兩金子之外，再加上兩顆夜明珠！尊駕賣給老漢如何？」

誰知他話聲雖小，還是被轎中的「三花娘子」聽到了，只聽她發出一陣清脆悅耳的嬌笑道：「我再加上一塊價值一萬兩銀子的翡翠！」

大轎抬到近處停下，那四個轎伕就站在四個邊上，紋風不動！

他們年紀都未超過三十，可是面無表情，活像四具傀儡！

而轎中的三花娘子仍坐在裏面，似無出轎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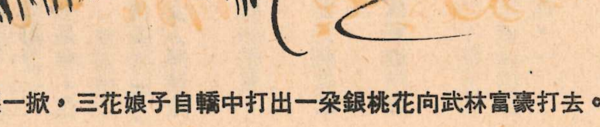
對於這一點，中年漢子和「武林富豪」都不感意外，因爲他們早就聽說「三花娘子」是生活在轎中的人，她出現江湖已有十年之久，可是從來沒有一人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她是從不出轎的。

還有一個傳說也很有趣，據說她曾誇下海口，誰能迫使她出轎，她就嫁給誰！

也聽說有許多人想迫使她出轎，但都沒有成功，原因是沒有人能躲過她的三朵花！

現在，武林富豪的臉更難看了，他又皺了皺眉，突然大聲道：「老漢再加一頂皇冠！」





轎簾一掀，三花娘子自轎中打出一朵銀桃花向武林富豪打去。

中年漢子微笑未答，因爲他知道好戲還在後頭。

轎中的三花娘子格格嬌笑道：「皇冠？甚麼樣子的皇冠呀？」

武林富豪沉聲道：「唐明皇所戴的皇冠，那東西價值連城，乃是老漢最心喜的寶藏之一！」

三花娘子笑道：「海書郎，你喜歡那頂皇冠麼？」

中年漢子微笑道：「如果它能賣錢，我就喜歡。」

武林富豪立刻接口道：「它最少可賣一萬五千兩銀子！」

三花娘子又笑道：「海書郎，如果奴家再加兩萬兩銀子，你是要那頂皇冠呢？還是要奴家的兩萬兩銀子？」

海書郎仍微笑道：「我喜歡銀子，因爲那方便得多了。」

武林富豪聽了氣往上沖，又大聲道：「既然你喜歡銀子，那麼，老漢再加三萬兩！」

三花娘子平靜的接口道：「奴家再加五萬！」

武林富豪面色一沉，冷笑說道：「三花娘子，妳如想跟老漢比財產，那妳就錯了！」

三花娘子道：「是麼？」

武林富豪突地轉望海書郎道：「尊駕明白說一句，要多少錢才肯出售？」

海書郎道：「你有多少錢？」

武林富豪道：「老漢的財產數也數不清，總之你要多少，老漢就給你多少！」

海書郎目光轉向那頂紅轎，含笑道：「三花娘子，妳聽到了沒有？」

三花娘子道：「聽到了。」

海書郎道：「如果妳認輸，我就要開價了。」

三花娘子道：「奴家也一樣，你要多少，奴家便給你多少，外加一人！」

海書郎笑道：「外加一人？」

三花娘子道：「是的。」

海書郎道：「誰？」

三花娘子道：「我！」

海書郎不禁哈哈大笑道：「若是如此，在下可眞艷福不淺了！」

三花娘子忽然幽幽一嘆道：「奴家已等你十年，可是你始終不來開轎門……」

海書郎只是笑着。

三花娘子道：「你意下如何？」

海書郎收斂了笑容，正色道：「在下覺得，你們二位都有誠意買劍，而且出的價錢都使在下十分滿意——」

武林富豪突然打岔道：「海大俠且聽老漢一言！」

海書郎話鋒一頓，轉顧他問道：「老兄有何話說？」

武林富豪說道：「尊駕如果喜愛美女，老漢可以給你一打，但絕對不能娶她，因爲，她是個甚麼樣的女人，尊駕想亦清楚！」

海書郎聞言一笑道：「在下尙未答允，老兄不必如此着急？」

三花娘子格格嬌笑道：「老匹夫，你居然敢中傷奴家，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武林富豪狂笑一聲道：「隨時候教！別人怕妳，老漢可還不把妳放在眼裏！」

海書郎道：「二位莫吵嘴，在下有個解決的好辦法。」

武林豪富道：「請說。」

海書郎道：「方才在下說了，你們二位都有誠意買劍，而且出的價錢都很使在下滿意，因此在下這把劍賣給你們中的那一位都一樣，而現在的問題是：在下不知賣給誰的好，爲今之計，你們二位只好先比劃比劃，誰勝了便取得買劍之權，這樣如何？」

武林富豪頷首道：「好！」

海書郎道：「三花娘子，妳呢？」

三花娘子笑道：「可以，他如能躲過奴家的三朵花，奴家立刻下山！」

海書郎再回對武林富豪問道：「老兄同意她這個決鬥方式否？」

武林富豪沉笑道：「樂意之至！」

海書郎道：「那麼，你們現在可以開始了。」

語畢，退開數步。

武林富豪也立刻轉身正對三花娘子的紅轎，暗暗凝聚眞力佈滿全身，悍笑一聲道：「三花娘子，妳請動手吧！」

三花娘子又發出令人沉醉的嬌笑，道：「奴家的三朵花，到今天還沒虛發過一次，你可要小心呀！」

武林富豪道：「少廢話！」

三花娘子說道：「注意，奴家要出來了！」

武林富豪馬步微沉，道：「來吧！」

他的態度表現得很鎭靜而有自信，但其實內心是緊張的，因爲他確實知道眼前這個神秘女人很難對付，她的三朵花如是容易躲避，早就嫁作他人婦了。

因此，他全神貫注，絲毫不敢大意。

但是，等了好一會，却不見她發出三朵花。

武林富豪有些不耐，開口喝道：「妖婦，妳還在等甚麼！」

三花娘子笑道：「你別緊張！」

武林富豪罵道：「放屁！」

三花娘子道：「你瞧，虧你還是江湖上頂尖人物，稍爲等一下就不耐煩，要知心氣浮動是犯武家大忌的，我看你是輸定啦！」

武林富豪大怒道：「妳到底有多少廢話？」

三花娘子突然嬌叱道：「來了！」

隨着嬌叱，轎簾微揚！

武林富豪知她三朵花出手如電，故一見轎簾飄動，立卽身形一斜，往旁掠開！

可是刹那之後，他就知道上當了，因爲三花娘子並未發出她的三朵花！

她大笑道：「你看，奴家只不過開你一個玩笑，你就嚇成這個樣子！」

武林富豪一張老臉頓時脹得通紅，氣得破口大罵道：「妖婦！臭婊子！妳若是不敢出手——」

轎簾突又揚動！

這回是眞的出手，但見一點銀星由轎中迸射而出，直奔武林富豪的身上打去！

它是一朵銀色的桃花！

用白銀打造的獨門暗器！

武林富豪看得眞切，疾忙再一斜身，掠向轎左。

那朵銀桃花，立告落空。

「颼！」

又一朵銀花打出了！

這第二朵花，也是直奔武林富豪的身上打去。

在這一瞬息，武林富豪忽然感到很可笑，因爲他發現三花娘子的三朵花並不如傳說中的可怕，它除了速度奇快之外，根本沒有甚麼名堂。

他只將身子一側，就已避開了第二朵銀桃花！

但是不，就在那第二朵銀桃花由他身右飛過的次瞬間，他忽然像被毒蛇咬了一口，大叫一聲，直跳了起來！

原來，他已被第三朵銀桃花打中了右腿，花瓣深深的切入腿肉中！

這第三朵花，不知是怎麼出現的，因爲轎簾只揚動了兩次，而且武林富豪的耳朵並不聾，他只聽到第一朵和第二朵銀桃花的聲音，壓根兒沒聽見第三朵花發出的聲音！

可是他却被第三朵花打中了！

三花娘子的三朵花，其厲害之處卽在此，一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人知道她是怎樣發出第三朵花的。

武林富豪好像一隻中箭負傷的野獸，身子跳起之後，空中身形一折，轉向北面山下疾掠而去，一眨眼間，就跑得沒了影子！

三花娘子脆笑道：「該死，他竟把奴家的一朵桃花帶走了──秋月，去把那兩朵花檢回來！」

站在轎後的一名丫鬟應了一聲，便走去對面拾那兩朵銀桃花。

海書郎含笑道：「三花娘子之名，果然名不虛傳！」

三花娘子道：「過獎，奴家這點能耐，若與你一比，眞如螢火之對皓月。」

海書郎忽然面色一正，說道：「我老實告訴妳，我不能把劍賣給妳！」

三花娘子道：「爲甚麼？」

海書郎說道：「因爲，此劍傳男不傳女。」

三花娘子道：「女人有何不好？」

海書郎道：「女人對於正邪是非，往往弄不清楚。」

三花娘子道：「奴家弄得清楚。」

海書郎道：「還有一點，女人感情脆弱，意志不堅！」

三花娘子沉默有頃，才輕嘆一聲道：「這一點，倒是實情……」

海書郎道：「所以，我不能把劍賣給妳。」

三花娘子道：「說眞的，奴家也無意買你的劍……」

海書郎大感意外，問道：「不然，妳爲何事而來？」

三花娘子道：「來替你解危。」

海書郎道：「哦？」

三花娘子道：「奴家知道你賣劍絕非爲錢，而當今武林中的高手你都有能力對付，唯獨這『武林富豪』你對付不了。」

海書郎笑道：「眞的麼？」

三花娘子道：「是的，他富可敵國，不論你出多少價錢，他都買得起，而你是講理的人，當他答應了你開出的價錢之後，你豈非須要把劍賣給他？」

海書郎笑道：「唔……」

三花娘子道：「告訴我，你爲何要賣掉那把劍？」

海書郎搖了搖頭，說道：「抱歉，恕難奉告。」

三花娘子嬌聲道：「如果你有困難，不妨說給我聽聽，我力所能及，願爲你解決。」

海書郎又搖頭道：「謝謝，我不能告訴妳。」

三花娘子嘆道：「唉，你爲何一直拒我於千里之外，難道我眞的使你不屑一顧麼？」

海書郎沉下臉道：「別說了！」

三花娘子道：「不，我要說，當年我開始乘轎行道江湖時，所以訂下『誰能迫我出轎，卽嫁給誰』的諾言，目的就是希望你來攻轎，而你却始終在迴避我，你想想看，我在這轎中已待了整整十年了，我還有多少青春可以等待呢？」

海書郎皺眉道：「妳仔細聽着，男女之情，是不能勉强的，我從來就不曾喜歡過妳！」

三花娘子聲音透着悲切，道：「你說，我那一點不好，那一點比不上你那死去的妻子？」

海書郎好像是個鐵石心腸之人，竟不再與她交談，冷漠的舉步走開，循着山徑走下山。

三花娘子聽他已走，苦笑一聲，喃喃說道：「海書郎，我不信你能一直無動於衷，總有一天，你會來攻轎的……」

× ×

海書郎又回到了金華府。

仍站在老地方，捧劍求售。

好像他是一位星象家，推算出「眞命天子」必將出現在這金華城的十字路邊似的。

日漸偏西，眼看一天又將過去了。

驀然，一片清脆的馬蹄聲，由東街上响了過來！

轉瞬間，駕馬人已馳至十字路口上。

那是一匹很普通的馬，但是馬上的騎士却很顯眼，他年約二十四五歲，眉似劍，目如星，相貌挺英俊的，只是面上神情冷漠而不開朗。

他的衣着很樸素，但懸在腰上的一口長劍却很精美，它長約三尺餘，金色的雲頭上垂着五彩絲帶，玉鑲外売，鞘嵌珠翠，顯得華麗珍貴，與海書郎那口「寶劍」一比，恰如雲泥之別。

這青年滿面風塵，可知是剛從城外進來的，他策騎徐徐而行，並未發現站在路邊賣劍的海書郎。

然而，正當他卽將馳過十字路口，欲走上西街之際，神色陡地一振，立時勒住坐騎，星目迸現精光，舉目四顧！

原來，他聽到了一聲「賣劍」的呼喊，這一聲「賣劍」的呼喊，聲音細如蚊鳴，但聽入他耳中，却清晰得就像有人在跟他耳語一般！

他舉目四顧之下，當然就看見了那賣劍的海書郎，於是立卽一撥馬頭，朝海書郎走了過來。

「你在賣劍？」

「嗯！」

青年翻身下馬，趨前細看那口「寶劍」，然後抬頭問道：「可以看看麼？」

海書郎道：「當然可以。」

說着，把劍遞出。

青年接過抽出一看，面色微微一變，問道：「此劍可有名稱？」

海書郎道：「有。」

青年道：「叫甚麼？」

海書郎道：「你認爲它叫甚麼，它就叫甚麼。」

青年又把視綫投注到「寶劍」上，面露一絲驚疑，說道：「此劍頗像傳說中的『無鋒』……」

海書郎道：「那麼它就叫『無鋒』好了。」

青年更爲吃驚，問道：「這眞是『無鋒』？」

海書郎道：「如果我說是，你恐怕也不肯相信，還是由你自己鑑定好了。」

青年再度仔細看了一番，搖搖頭道：「我無法鑑定出眞僞來，不過……閣下可否說明此劍的來歷？」

海書郎道：「不能。」

青年道：「爲何？」

海書郎道：「因爲東西擺在你眼前，如果你不能斷定它的眞假，我說的話你又怎能相信？」

青年不禁啞然一笑，說道：「這話有理。」

海書郎道：「你買不買？」

青年未作答，斂去笑容，改以嚴肅的語氣道：「此劍如是『無鋒』，怎會到了閣下手上！」

海書郎微笑道：「我只能這樣告訴你──非偷非搶！」

「此劍之主人──」

「不是主人，是僕人！」

「哦？」

「你要問甚麼？」

「它的僕人，閣下知道？」

「知道。」

「聽說他死了？」

「嗯。」

「此劍如是『無鋒』，閣下應知得到它的人會有甚麼好處吧？」

「是的。」

「既然如此，閣下因何要賣？」

「因爲它對我沒有用處。」

「爲甚麼？」

海書郎搖頭不答。

青年默注「寶劍」良久，又問道：「閣下欲以多少錢出讓此劍？」

海書郎道：「一萬兩銀子。」

青年聽了並無驚訝之色，只搖搖頭道：「如果眞是『無鋒』的話，一萬兩銀子並不貴，可惜我買不起。」

說罷，把劍交還，便欲上馬走路。

海書郎道：「要是老弟有興趣，價錢可以減些。」

青年一躍上馬，道：「不成，卽使是一千兩銀子，我也拿不出。」

海書郎道：「如果一兩銀子呢？」

青年本已欲行，聞言一呆道：「一兩銀子？」

海書郎道：「是。」

青年失笑道：「它如是『無鋒』，你閣下怎肯以一兩銀子賣出去？」

海書郎道：「價錢因人而異，兪伯牙捧琴謝知音，我這把劍，又何不可贈識貨人！」

青年動容道：「你尊姓大名？」

海書郎微笑道：「我賣劍不賣人。」

青年道：「當今天下，識得『無鋒』者大不乏人，我不過是其中之一，閣下爲何要以一兩銀子賣給我？」

海書郎道：「我打聽出有一顆武林慧星將經過此城……」

青年目光一凝，道：「原來──閣下以爲我是那顆武林慧星？」

海書郎道：「我雖沒見過他，但自信不會認錯人。」

青年想了一會，搖了搖頭，道：「無功不受祿，小可不能接受閣下這樣貴重的東西。」

說着，策馬欲去。

海書郎却先移步向北街上走去，口中說道：「走吧，戚明星，咱們去城外談談吧。」他的話，有着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威力，青年戚明星猶豫了一下，便情不自禁的策騎跟去。

這是海書郎一天之內二度出北城門，方向仍是通往北山之路。

出了城門，戚明星忍不住開口問道：「閣下怎麼知道我是戚明星？」

海書郎答道：「我不僅知道你是戚明星，而且知道你是鐵船帮的叛徒……」

戚明星沒有再開口。

海書郎又道：「像你這樣的青年是很有意思的，你從小在鐵船帮長大，在越西鴻的領導下幹出不少殺人放火的事，可是忽然間你不想幹了，而且竟然敢背叛越西鴻，這樣的胆量可說少有。」

戚明星道：「關於我的一切，閣下好像都打聽清楚了，嗯！」

海書郎道：「是的，你有一次奉命出外踩探一家鏢局時，爲鏢局的人所傷，逃出城時，因流血過多昏倒路上，恰巧爲退休的王捕頭所救，在他家養傷時，愛上了王捕頭的女兒，可是王捕頭却是越西鴻要殺之而後快的仇人，後來你傷癒返帮，越西鴻却探悉王捕頭隱居之處，就派你和幾個兄弟去擒拿王捕頭，到了地頭，你才知道王捕頭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戚明星突然道：「不要再說了！」

海書郎笑道：「對於王捕頭之死，你很傷心，是麼？」

戚明星默然不語。

海書郎道：「我又聽說越西鴻派出十二鷹追殺你，而你引誘他們進入沙漠，將他們一起擊斃，對麼？」

戚明星道：「嗯。」

海書郎道：「你本事不壞啊。」

戚明星道：「那是因爲有一個人帮助我之故……」

海書郎道：「誰？」

戚明星道：「卓一帆。」

海書郎道：「噢，卓一帆這個人我也知道，他也是一個了不起的青年俠士。」

戚明星道：「我尚未叛離越西鴻時，殺了卓一帆的妻子，他原想找我報仇，可是後來倒反協助我擊斃了十二鷹，但不幸在那一戰中，他也死了。」

（未完）

新派長篇俠情超穎故事

獨孤紅・文
盧令・圖

刀神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秋以江山假名闖蕩江湖，要查出十年前是誰蠱惑他父親神手書生楚凌霄改習殘缺門武功的事，他向樂無畏追問出當年出價百顆明珠換取一幅畫像的人，似是梅凌烟，他遂夤夜前往梅家廢宅，擬在那已荒廢多年的凶宅中找尋到一點蛛絲馬跡，在那荒蕪的廢宅中，黃君早他而到，向他傾吐心聲，楚雲秋大爲感動，也把眞正身份及此行目的，坦懷相告，黃君引他至一水榭，指出牆上留有字跡，但在不久前，遭人刮去，只留下一二字跡仍可辨認，兩人遂對那兩字的含義，細心琢磨分析——

＊＊＊＊＊＊＊＊＊＊＊＊＊＊＊

嬌娃驚噩夢　痴漢展詭謀

沉默了片刻之後，黃君才道：「這麼看只有找到梅凌烟才能打破這謎團了。」話鋒微頓，她點了點頭接着說道：「現在我總算完全明白你那不得已的苦衷……」

楚雲秋道：「還希望姑娘仍把我當成江山。」

黃君目光一凝道：「你的意思我懂，你以爲我是怎樣一個女兒家，長舌婦！」

楚雲秋道：「那倒不是，姑娘知道，這件事對我很重要，我無意袒護我的父親，可是這些事一旦傳揚出去，那會倍增我查訪的困難……」

他突然目閃寒芒，抬手熄滅了桌上的蠟燭！

黃君一怔道：「怎麼，外頭有人！」沒聽楚雲秋說話，却聽一個冰冷話聲從水榭外傳了進來：「來不及了，出來見見我了。」

這話聲聽得楚雲秋一怔，他低低說了一句：「怎麼是他？」

黃君道：「誰？」

楚雲秋道：「梅恨天。」

黃君也一怔。

忽然，楚雲秋兩眼又閃寒芒，一拉黃君道：「咱們出去！」

他當先閃身掠了出去。

黃君跟着掠了出去。

出了水榭，兩丈多外月影下冷冷站着一個人，混身上下都透着冷意，腰間掛着一口刀，不是梅恨天是誰！

只見梅恨天一怔，混身的冷意倏斂，他詫聲說道：「怎麼會是你們倆！」

楚雲秋跟黃君雙雙來到梅恨天近前，楚雲秋道：「你不是也到這兒來了麼。」

梅恨天目光從黃君臉上掠過，道：「我是來找他的，聽說他來了『揚州』，我到了『揚州』之後，一時沒能找着他，聽說這兒有座梅家廢宅相當大，我特意趁夜跑來看看，你們倆到這兒來是……」

楚雲秋道：「跟你一樣，也是慕名而來，你可知道，這座梅家廢宅原是誰的家麼？」

梅恨天道：「不知道，怎麼？」

楚雲秋道：「這梅家廢宅原是武林世家，江南首富梅凌烟的家。這個梅家跟你那個梅家一樣，十年前遭逢變故，一夜之間家破人亡……」

梅恨天淡然說道：「那我跟這個梅家可以說是同病相憐了！」

楚雲秋道：「不錯，是這樣，不過這個梅家當日遭逢的變故破碎比你家要慘一點，你家有兩個人倖免，這個梅家却只有一個人活着。」

梅恨天「哦」地一聲道：「這個梅家那一個人活着？」

楚雲秋日光凝注在梅恨天臉上，沒說話。

梅恨天道：「你怎麼了，沒聽見我的話麼？」

楚雲秋道：「你想知道麼。」

梅恨天道：「既是同病相憐，我當然想知道。」

楚雲秋道：「你眞的跟我們倆一樣，也是慕名而來麼？」

梅恨天道：「是這樣，怎麼。」

楚雲秋道：「我告訴你，你要想聽實話，只有先說實話！」

黃君猛睜美目，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梅恨天臉色微微一變，道：「我不懂你這話什麼意思。」

楚雲秋道：「你已經懂了。」

梅恨天道：「我更糊塗了。」

楚雲秋道：「那就算了。」

梅恨天沒說話，轉身就走。

楚雲秋道：「慢着。」

梅恨天停步回身，一雙冰冷目光落在楚雲秋臉上。

楚雲秋道：「你當日在『百花城』殺人的勇氣那兒去了。」

梅恨天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楚雲秋道：「站在自己的家裏，面對熟悉的一草一木，爲什麼不敢承認你是梅家的人。」

梅恨天唇邊掠過一絲抽搐，跟着他忽然笑了：「原來如此，你弄錯了，我不是這個梅家的人。」

楚雲秋道：「我知道，你還要找你的仇人。所以你不願讓人知道你是這個梅家的人，那麼你應該把你的姓名也改了！」

梅恨天道：「江山，世上姓梅的不止這一家吧。」

楚雲秋道：「話是不錯，可是，你家的情形跟這個梅家一樣，遭逢變故的時間也都在十年前，而今你又趁夜裏來梅家廢室……」

梅恨天道：「你們倆不也來了麼？」

楚雲秋道：「我們倆都不姓梅。」

梅恨天道：「照你這麼說，姓梅的就不能到這座梅家廢宅來！」

楚雲秋道：「那倒也不是，可是你這個姓梅的家十年前……」

梅恨天道：「你不用再多說什麼了，我告訴你我不是這個梅家的人就不是這個梅家的人，我還有別的事要先走一步，失陪了！」

話落，他就要轉身。

楚雲秋道：「梅恨天，我到梅家廢宅來是爲查一件事，你要是這個梅家的人，不但對我有帮助，對你自己也有帮助！」

梅恨天道：「自助助人，這是好事，奈何我不是這個梅家的人！」

轉身行去。

楚雲秋道：「你連梅家爲甚麼遭逢變故，梅凌烟當日是否眞已遇害，也不想知道麼！」

梅恨天身軀震動了一下，但他並沒有停步，依然往前行去，很快地消失在夜色中！

黃君說道：「或許他眞的不是梅家的人。」

楚雲秋道：「不，他一定是！」

黃君道：「那他爲甚麼連梅家爲甚麼遭逢變故，梅凌烟當日是否眞已遇害也不想知道？甚至根本無動於衷。」

楚雲秋道：「他已經動於衷了，只不過他的性情以及他的處境使他咬着牙不承認而已！」

黃君道：「你這麼有把握麼？」

楚雲秋道：「我不會看錯他的。」

黃君道：「既然這樣你就不該讓他走，對梅家的事他知道的一定比咱們多，說不定他就能帮咱們打破這個謎團。」

楚雲秋道：「我知道，只是他已經够可憐的了，家破人亡，這麼一個大家毀於一夜之間，一家近百口盡遭殺害，加以他爲報仇自殘一臂學習『殘缺門』的左手刀法，將來很可能毀滅了自己，我帮助他都怕來不及，怎麼忍心再逼他！」

黃君道：「可是……」

楚雲秋道：「姑娘放心，我的話已經使他動於衷了，除非他眞不是這個梅家的人，要不然他一定會到我面前來點頭承認的。」

黃君沉默了一下，說道：「但願如此了！」

楚雲秋道：「時候不早了，走吧。」

黃君道：「不再看看別處了麼？」

楚雲秋道：「不用了，事隔十年，不會再有甚麼痕跡可尋，走吧！」

黃君默默地點了點頭，沒再說話！

× × ×

一條人影如飛射落，就落在水榭前。是梅恨天去而復返。

他轉眼四顧，揚聲叫道：「江山，江山，你們倆還在這兒麼？」

楚雲秋跟黃君已經走了快一盞茶工夫了。自然不會有反應！

梅恨天臉上浮現起焦色，一跺脚掠進了水榭。

水榭裏，光亮外透，顯然那半截蠟燭又點起來了。

沒一會兒工夫，光亮沒了，水榭裏又是一片漆黑，梅恨天的身影出現在水榭門外，他臉上滿是悲悽神色！

× × ×

旱晨的陽光照在「梅花嶺」上，給這座「梅花嶺」添上了一片金黃！

這不是冬末，也不是春初，要不然這座「梅花嶺」上梅花市集，香聞十里，而如今，只有那一株株鐵骨在晨風裏搖動！

「史可法祠」後有一口大鐘，高有一人，粗得兩人合圍，如今有兩個人站在這口大鐘旁，是楚雲秋跟黃君！

只見黃君望着那口大鐘道：「樂無畏

說的就是這口大鐘麼？」

楚雲秋微微點了點頭，說道：「應該是了！」

黃君說道：「這兒有甚麼蛛絲馬跡，你既然打算管這件事，我認爲你不該這麼做！」

楚雲秋說道：「姑娘認爲我該怎麼樣做？」

黃君道：「你要先來個將計就計，讓樂無畏把你往這口大鐘裏一扣，還怕不知道是誰把薛空羣那些人弄了去！」

楚雲秋道：「姑娘這計固然是妙計，奈何我知道這件事是在逼問樂無畏之後，姑娘認爲樂無畏兄弟八個眞會反過來帮我這個忙！」

黃君道：「你在『瘦西湖』畔見過傅怡紅跟那位雪姑娘之後，就知道毛病是出在樂無畏兄弟八個身上了，你爲甚麼不從那時候將計就計。」

楚雲秋道：「姑娘，那時候雪艷芳已跟『花花公子』走了，她知道『揚州八怪』的底細，樂無畏八個不會不提高警覺，在背後逼使他八個的人更有敏銳的耳目，樂無畏八個都知道提高警覺，他焉有不知道的道理，他又豈會輕易上當？」

黃君赧然一笑道：「這麼說我這個主意行不通，可是眼前……」

楚雲秋抬手抵在那口大鐘上，他稍用內力推了一推，那口大鐘祇動了動，他猛吸一口氣把內力提到七成，那口大鐘一邊離地揚起，他道：「請姑娘看看，裏頭可能找到甚麼？」

黃君忙俯下身往裏看去，看了一陣之後，她直起腰道：「甚麼也沒有。」

楚雲秋手一鬆，那口大鐘揚起的一邊落了地，震得地皮爲之一顫！他道：「到這兒來帶人的人可能不止一個，要是一個人，他的一身功力已臻一流！」

黃君看了看他道：「看來這一場又白跑了！」

楚雲秋沉默了一下道：「走，咱們到『史閣部祠』裏看看去。」

黃君訝然道：「你認爲『史閣部祠』裏——」

楚雲秋道：「『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史閣部與『揚州』共存亡，大義凛然，一代孤忠，爲萬世所敬仰，既然上了『梅花嶺』，焉可不瞻仰『史祠』？」

黃君一點頭道：「說得是，走吧！」

兩個人進了「史祠」，只見滿院紫籐，正面是一進大廳，繞過大廳是「史閣部」的衣冠塚，上書：「明兵部尚書史可法之墓」，兩旁有聯句，黃君唸道：「『萬點梅花，盡是孤臣血淚，一壞故土，還留勝國衣冠。』『萬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好聯句，字裏行間盡是悲壯之情！」

楚雲秋指着一旁道：「姑娘再看看這兩副，『心痛鼎湖龍，一寸江山雙血淚，魂歸華表鶴，二分明月萬梅花』，『殉社稷，只江北孤臣，剩水殘山，尚留得風中勁草，葬衣冠，有淮南壞土，冰心鐵骨，好伴雙嶺上梅花』。」

黃君微微點頭道：「灑落有緻，沒有一副不是名聯，史閣部孤忠壯烈，都在這字裏行間了！」

話聲方落，後頭一聲「支呀」响傳了過來。

像是有人開門！

兩個人對望一眼，快步往後行去。到了後頭看，一間小屋，門開着，風過處，門板翕動，又是一聲「支呀」！

原來如此。

黃君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楚雲秋却凝目內望，邁步走了進去。似乎他發現了甚麼！

黃君忙跑了進去！

推開了小屋的門，小屋裏很乾淨，雖不是窗明几淨，點塵不染，但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最近有人住過！

屋角有一張木板床，上頭雖然沒被褥，但也沒灰塵。

牆角有張桌子，上頭沒東西，但却有一灘蠟油。

桌下有一片紙，一陣風過便動一動，邊上有點發黑，顯然是燒剩下的一角。

楚雲秋就是看見這片紙才走進來的，所以他進屋便俯身拾起了它。

的確是片沒燒盡的紙，這片紙的質地還很好，不是普通的紙，上頭有墨跡，那應該是字，但燒掉了，只剩下那麼一筆，看不出是甚麼字了。

這原是很讓人失望的。

黃君臉上就浮現了失望神色。

但楚雲秋臉上並未現失望神色，因爲他在這片紙上看見了兩個字。

這兩個字不是以筆濡墨寫的，而是隱約於紙面，若有若無的，既像在紙面，又像在紙裏頭，沒有上好目力，不仔細看，絕難看見。

這兩個字是「逍遙」！

這是甚麼意思！

楚雲秋眉鋒微皺道：「姑娘看見了麼，這片紙上有兩個字！」

黃君正自失望，聞言不由一怔，道：「有字兒，那兒有字兒，我怎沒看見！」

楚雲秋把那片紙遞給了她，道：「姑娘請竭盡目力仔細看。」

黃君接過那片紙凝目望去，她看見了，脫口說道：「逍遙！」

楚雲秋道：「不錯，姑娘可知道這是甚麼意思麼？」

黃君雙眉微皺，搖頭道：「不知道，一時看不出來……」

楚雲秋道：「看這兩個字的部位，我倒有這麼一個假設，若說它是表示這張紙是甚麼地方的，就像某某府用箋，某某人用箋，不知道是不是說得通！」

黃君美目微睜道：「對，像是這樣，只是，逍遙用箋，這通麼！」

楚雲秋道：「可能這『逍遙』兩個字之前，或者之後還有字，被燒掉了！」

黃君「嗯」了一聲道：「這倒不無可能，跟梅家水榭粉牆上那首『釵頭鳳』一樣……」

目光忽然一直，急道：「我想起來了，武林中，有個『逍遙宮』，你聽說過沒有？」

楚雲秋搖了搖頭道：「沒有，姑娘認爲這片紙是『逍遙宮』……」

黃君道：「那要看『逍遙宮』是不是有這種紙了，在沒有證實這片紙是『逍遙



雙鳳門護法潘朋雙手高舉雙鳳令，着黃君立即回宮。

宮』之物以前，世上只沾上『逍遙』兩個字的都可能跟這片紙有關連，是不？」

楚雲秋點着頭道：「說得是，姑娘可否告訴我，『逍遙宮』是個甚麼所在？」

黃君道：「逍遙宮已在武林之中，還會是個甚麼所在，它跟幾個大門派，大世家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它很神秘，『逍遙宮』的人極少在江湖上走動，所以很少人知道它的底細。」

楚雲秋道：「姑娘可知道『逍遙宮』在甚麼地方麼？」

黃君道：「怎麼，你想到『逍遙宮』去？」

楚雲秋道：「那倒不一定，不過現有這件事在，有機會總得去跑一趟，不然怎麼求證這是不是『逍遙宮』的東西？」

黃君微一搖頭，道：「你白問了，恐怕你也去不成，除非『逍遙宮』的人主動來找你，因為武林中根本沒人知道『逍遙宮』在甚麼地方！」

楚雲秋哦了一聲道：「有這種事？」

黃君道：「不跟你說了麼，『逍遙宮』是個很神秘的地方，它的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盡管有很多人都知道武林中有個『逍遙宮』，但却沒有人知道它在甚麼地方！」

楚雲秋道：「這麼說，逍遙宮是在虛無飄渺之間？」

黃君一點頭道：「對，用這四個字來形容『逍遙宮』，是再恰當也不過的了，它就是在虛無飄渺之間。」

楚雲秋道：「那麼怎麼知道武林中確有『逍遙宮』這麼一處所在呢？」

黃君說道：「有人見過『逍遙宮』的人。」

楚雲秋道：「那些人自稱來自『逍遙宮』？」

黃君瞟了他一眼，道：「瞧你問的，當然是他們自己說的，他們不說別人誰知道？」

楚雲秋淡淡地笑了笑，目光隨又落在那片紙上，道：「不管怎麼說，以我看從那口大鐘裏帶走那些人的人，恐怕跟這片紙脫不了關連。」

黃君道：「何以見得？」

楚雲秋道：「很簡單，這座『史祠』並沒有人看管，但這兒却有人住過，尤其這片紙不是一般普通的……」

一個「紙」字還沒有出口，「史祠」外突遙遙傳來幾聲頗似鳳噦的奇異鳥鳴！

黃君臉色陡然一變，但刹時間又恢復正常，道：「你在這兒等我一下，我去去就來。」

沒等楚雲秋說話，轉身往外行去。

楚雲秋一怔道：「姑娘要到那去？」

黃君側轉身瞟了他一眼，帶點嬌羞，道：「女兒家的事兒都能告訴你麼？只在這兒等我就是！」

快步走了出去。

楚雲秋明白了，他有點不好意思，收回目光又落在了那片紙上！

黃君快步出了「史祠」，騰身一掠便到了「梅嶺」半腰一片樹林前，她收勢停身，遊目四顧，樹林內併肩掠出了兩個人，「雙鳳門」那兩名護法，紅臉矮胖老者，黑臉長髯老者！

兩個人近前雙雙恭謹躬身：「屬下見過公主！」

黃君臉色一沉，冷冷說道：「又是甚麼事，非這時候跑來擾我不可？」

兩個人對望了一眼，遲疑了一下，矮胖紅臉老者探懷摸出一物，兩手高舉過頂，臉上一片肅穆神色。

那是一面四角方方的金牌，中間一個篆寫的「令」字，兩邊，各鐫刻着一隻翔鳳！

黃君臉色大變，美目一睜道：「這，這是甚麼意思？」

紅臉矮胖老者道：「門主有令，着公主卽刻回駕！」

黃君嬌軀泛起了一陣輕顫，怒聲道：「這是誰請來的『雙鳳令』？」

紅臉矮胖老者道：「不敢欺瞞公主，屬下職責在身，唯恐公主隻身行動有所失閃，日前趕回去稟報了門主……」

黃君美目暴射寒芒，直逼紅臉矮胖老者，顫聲說道：「潘朋，你好……」

紅臉矮胖老者道：「屬下迫不得已，還請公主恕罪。」

黃君美目中寒芒漸漸斂去，刹時間她變得虛弱異常，緩緩說道：「雙鳳令不可違，我身為公主也不能目無法紀，你們在這兒等等，我去對他說一聲。」

話落，她轉身要走。

潘朋上前一步道：「公主，門主着公主見令卽回。」

黃君霍然轉回身來，美目寒芒又現。

潘朋往後退了一步，低下了頭。

黃君那美目中的寒芒倏又斂去，喃喃一句：「不對他說也好，免得……我跟你們回去，走吧。」

她騰身而起，往嶺下掠去！

潘朋忙收起「雙鳳令」，偕同黑臉長髯老者如飛跑了下去！

黃君跟「雙鳳門」兩個護法不見了，離適才三人凝立處不遠的地方一塊巨石後轉出一人，是梅恨天。

梅恨天臉上驚訝神色，怔怔地望着嶺下黃君逝去處，口齒啓動，喃喃說道：「原來她是個紅粉女兒，原來她是個紅粉女兒……」

他兩眼中突現異采，騰身掠起，直瀉嶺下！

楚雲秋在「史祠」那間小屋裏等着，過了老半天還不見黃君回轉。

他好幾次出去看看，但一想起黃君的話跟那嬌羞神態便又忍住了。

又等了一會兒之後，他終於忍不住了，一咬牙，邁步出了那間小屋。

站在「史祠」外他遊目四顧，梅嶺寂寂，那裏有半個人影？

「黃姑娘，黃姑娘！」

他忍不住揚聲叫了起來。

有回音，那是他自己的話聲，却沒聽見黃君答應。

他沉不住氣了，翻身掠向「史祠」後面。

「史祠」後跟「史祠」前一樣，仍是一片寂靜空蕩。

楚雲秋又叫了幾聲，當然他仍沒聽見黃君答應！

他急了，突然揚起雙眉，騰身飛掠而去！

× ×

正午的太陽高懸，那份炙熱能烤出人的油來。

在這山野裏，有這麼一支隊伍在進行着。

兩名玄裝少女提燈前導，燈是燈，但沒點火，後頭是四名背插長劍的勁裝少女，這四名勁裝少女身後是一頂四名紫衣大漢抬着的八寶軟榻，軟榻上高坐着一位身着紫色玄裝的蒙面少女，榻旁緊緊跟着一名紅臉矮胖老者跟一名黑臉長髯老者，榻後是八名瘦高紫衣人。

就這麼一支隊伍。

這支隊伍，是够驚世駭俗的，但在這渺無人跡的山野之間行走，那自然又當別論！

這片山野之間雜草足有人高，雖也有樹，但却都是矮樹叢，沒有一株大樹。沒有一片可以遮陽的濃蔭，這時候在這一帶行走足够受的。

這支隊伍二十多個人，沒有一個人不是臉色發紅，混身大汗，那些少女更是不住地以羅帕擦拭香汗。

坐在軟榻上的紫衣蒙面少女似乎更熱，她用一方羅帕當扇子，不住地在臉前揮動着。

其實，那能有多少風，卽使有，那也是熱風，不但毫無一點涼意，反而更讓人發燥。

眞的，走着走着軟榻上的紫衣蒙面少女就發了脾氣，不斷地道：「偏你們這時候趕路不可，就不能夜晚走麼，白天趕路就得走這些鬼地方，晒死人了。」

那紅臉矮胖老者陪着一臉不安的笑道：「公主恕罪，是門主催駕，屬下焉敢有所躭誤。」

紫衣蒙面少女冰冷說道：「我知道是門主催我回去，要不是你多嘴多舌，門主豈會這麼急催我回去！」

紅臉矮胖老者更形不安，低了低頭道：「公主明鑒，屬下是為公主好！」

紫衣蒙面少女人本就煩躁，一聽這話氣來了，一拍軟榻道：「你不說我還不生氣，我這麼大個人了，又不是三歲小孩兒，我不知道為我好，要你為我好！」

她這一發脾氣，紅臉矮胖老者輕咳一聲道：「公主請息雷霆……」

紫衣蒙面少女一凝神，急道：「別說話，停下。」

紅臉矮胖老者忙住口不言。

隊伍跟着停下。

紫衣蒙面少女凝神聽了聽之後道：「你們聽聽，這是不是水聲！」

衆人忙凝神傾聽，紅臉矮胖老者點一點頭，說道：「稟公主，不錯，這正是水聲！」

紫衣蒙面少女連忙說道：「可是在前頭！」

黑臉長髯老者道：「正是在前頭！」

紫衣蒙面少女喜道：「太好了，我渴得喉嚨都快着火了，快走！」

其實，在這裏太陽下走路，混身大汗淋漓，誰不口乾舌燥，又何止她一個人渴，一聽這話無不精神大振，喜上心頭，腳下邁動，步履若飛趕了過去。

紫衣蒙面少女確沒聽錯，在這裏如飛的脚程之下，轉眼工夫之後一個小水潭呈現眼前！

這個小水潭在山壁下，緊挨着山壁，清澈可以見底，一道山泉自山壁上掛下，直瀉水潭之中。

水潭旁還有棵華蓋般大樹，濃蔭蔽天，涼風習習。

紫衣蒙面少女喜呼一聲，不等軟榻停下便縱身躍下直撲水潭，到了水潭旁便俯下身去雙手捧水連喝幾口。

山泉本就涼，在這華蓋般大樹下太陽晒不到，更是冷冽，此時此地喝到這種清涼的山泉，那不啻是玉液瓊漿。

紫衣蒙面少女這麼一喝，其他的人也都忙不迭地跟着走過來喝了起來，恨不得把小水潭裏的水一口氣喝光。

喝够了，渴解了，紫衣蒙面少女一轉身坐在了大樹下，往樹幹上一靠，夢囈般喃喃說道：「太美了，太美了，這地方眞讓人捨不得走。」

可不，看，那一個不是坐在樹蔭下一動不動，那抬軟榻的四個紫衣大漢更是舉袖擦嘴不住地喘。

紫衣蒙面少女說過話後靠在樹幹上就沒有再說話，過了一會兒才聽她有氣無力含混地說道：「潘朋。我有點睏，歇一會再走吧……」

她恐怕只是眞睏了，後一句話都沒說清楚。八成兒說完話就睡着了。

其實又何止她一個人睏，大太陽下跑了一上午，人本來就够疲累的，如今喝够了清涼的山泉，在這樹蔭下涼風往身上一吹，誰會不生睏意。

看吧，紫衣蒙面少女睡着了，其他的人，也一個連一個倒在了樹蔭下，都睡着了。

這一覺不得了，等紅臉矮胖老者跟黑臉長髯老者睜開了眼，日頭已經偏了西。

兩個人一驚坐起，很自然地頭一眼就望向紫衣蒙面少女坐處，這一看兩個人各自爲之一怔。

沒別的，紫衣蒙面少女不在坐處，不知道那兒去了！

看看其他的人，一個不缺，一個不少，但却還在睡！

兩個人連忙跳了起來，揚聲就叫。

他兩個叫他兩個的，不但沒見紫衣蒙面少女的人影，便連回音也沒聽見一聲。

再看看其他的人。居然還沒一個醒過來的！

這豈像睡麼？眼下這些人沒一個不會武，沒一個不具一副好身手，就是再睏再倦，睡得再熟，兩個人這麼大聲叫喊還能不醒。

不對，這不像睡！

兩個人這一驚非同小可，紅臉矮胖老者騰身一掠到了水潭旁，捧起一手水就近鼻端一聞，馬上臉上變色跺了脚：「該死，該死，剛才怎麼就沒聞出來？」

黑臉長髯老者一步跨到，沉聲道：「怎麼，眞是這水有毛病！」

紅臉矮胖老者道：「想也知道，咱們這一路不都好好的麼，我說怎麼會那麼睏，原來……」

忽然一縱目光道：「彭老，你看會不會是公主整了咱們！」

黑臉長髯老者一搖頭道：「不會，你怎麼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公主要有這個心，何必跟咱們跑這麼老遠？」

紅臉矮胖老者點了點頭道：「說得是，那麼以你看是……」

黑臉長髯老者道：「這山泉不會本就有毛病，要是本就有毛病的話，如今不會單少公主一人。走，到上頭看看去。」

他當先騰身往山壁上掠去。

兩個人攀着山壁上橫掠而出的雜樹，一前一後登上了山壁頂，一片樹林呈現眼前，淙淙的流水聲就在樹林裏，而且那道山泉也確是從樹林裏流出來的。

兩個人停都沒有停，一頭便撲進了樹林。

山泉在樹林裏是一條寬窄不過半尺的小溪，兩個人一人一邊順着小溪往上走。

走了約莫丈餘，紅臉矮胖老者突然停步蹲下身去，道：「在這兒了。」

黑臉長髯老者一步跨過來也蹲了下去，他一眼就看見了，紅臉矮胖老者身前溪旁那濕軟的草地上有一雙脚印，相當清晰的脚印，草都踩倒了，而且很顯然的這雙脚印是另人的脚印，因爲那是一雙相當大的薄底快靴留下的。

紅衣矮胖老者跟着伸出一指，在那雙脚印前按了一下，那兒有一點兒的白色粉末。

他放在鼻端聞了聞，立即咬牙說道：「下五門的蒙汗！」

黑臉長髯老者站了起來，目射冷芒寒着臉道：「好東西，我明白了，潘老，咱們下去弄醒他們，叫他們回報門主，咱們去找那姓江的小子去。」

紅臉矮胖老者一怔，說道：「你認爲是……」

黑臉長髯老者冷哼一聲道：「除了他還會有誰，走！」

他翻身掠出了樹林。

紅臉矮胖老者一定神，忙跟着掠了出去！

× × ×

這是一個很大，很乾淨的山洞。洞勢成圓形。

洞裏鋪着一片乾草，那紫衣蒙面少女就睡着這片乾草上，除了她，洞裏沒有第二個人？

外頭日頭偏了西，洞裏應該很暗。

但事實上這個洞裏並不怎麼暗。因爲有一綫火光射進洞裏。這綫火光並不是來自這個洞的入口，而是來自洞裏一個圓形的洞穴。

那紫衣蒙面少女如今不能稱她爲蒙面少女，她那蒙面的紫巾已經掉了下來，就在她那張吹彈得破的艷麗嬌靨旁！

突然，紫衣少女那兩排長長的睫毛翕動了幾下，然後她睜開了一雙美目。

美目睜處，她一怔，挺腰就要坐起。

但是她沒能坐起，甚至沒能動一動，她發現她混身酸軟，沒有一點力道，她嬌靨上的顏色變了！

就在這時候，一陣輕捷步履聲從入口處傳了過來。

她忙抬眼往入口處望去。

很快地一個人進了洞，是梅恨天。他的左手提着一隻野兔跟一隻山鷄！

她一怔，脫口叫道：「是你！」

梅恨天倏然一笑道：「妳醒了，這大工夫妳也該醒了，所以我只打了這兩樣就趕了回來！」

他一扔手中獵物，走過來盤膝坐在紫衣少女跟前，含笑道：「餓了吧，該餓了，我馬上把這兩樣烤了餵妳！」

紫衣少女面泛詫異之色，疑惑地望了梅恨天一眼道：「是你把我帶到這兒來的麼？」

梅恨天道：「當然是我，不是我還有誰，妳看見別的人了麼？」

紫衣少女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梅恨天道：「羣山之中一個古洞裏，很隱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這個地方安頓妳！」

紫衣少女道：「你好不容易才找到這麼一個地方安頓我？」

梅恨天道：「不錯。」

紫衣少女看了他一眼，說道：「我記得，我行走在一處山野之間，既熱又渴，好不容易碰到一處山泉，一潭淸水，一片陰涼，我喝了幾口山泉，然後，坐在陰涼下歇息，我覺得好睏，後來，就不知不覺地睡着……」

梅恨天點一點頭道：「沒錯，是這樣，我在那處山壁上等了一個上午了，我知道走那條路既會熱又會渴，我料定妳們看見了那潭山泉一定會停下來解渴乘涼，我預先在上流下了些蒙汗藥。事實上我沒料錯，別怪我，不這樣我沒辦法不用搏殺地帶走妳一個。」

紫衣少女嬌靨上詫異之色更濃了，詫聲說道：「原來是這麼回事，怪不得我會覺得那麼睏，你這是什麼意思？」

梅恨天微微一笑道：「很簡單，因爲妳是黃君，而黃君不是鬚眉男兒，是個紅粉女裙釵！」

黃君道：「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梅恨天道：「妳是裝糊塗，還是眞不懂。」

黃君道：「我爲什麼要跟你裝糊塗，有這個必要麼？」

梅恨天微微一點頭道：「好吧，妳既是不懂，那就讓我告訴妳，當我誤以爲黃君跟我一樣，是個鬚眉男兒的時候，我覺得我跟他一見投緣，想跟他結成生死交，可是當我知道黃君不是鬚眉男兒，而是個紅粉女裙釵的時候，我對她的感情就變了，我要她跟我結成夫婦，一輩子陪在我身邊，妳懂了麼？」

黃君美目微睜道：「梅恨天，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梅恨天微微搖頭道：「我這個人從不跟人開玩笑，也不喜歡別人跟我開玩笑，妳看我像是跟妳開玩笑麼？」

黃君臉上變了色，道：「我沒想到你會……恐怕你還不知道，我與江山已經有了婚約。」

梅恨天道：「我看得出，不過那不要緊，妳還沒有嫁給江山，是不是，妳還沒嫁給他那還不算是他的人，我可以橫刀奪愛。」

黃君一雙美目睜大了三分，道：「你怎麼能說這話，江山是你的朋友啊。」

梅恨天搖頭說道：「他不算是我的朋友，我只不過跟他有幾面之緣而已，我不欠他什麼，對他也沒什麼歉疚！」

黃君的嬌靨上浮現起一片寒霜，道：「江山可一直把你當朋友，他知道你習了『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有一天終會毀了你自己，他還想救你……」

梅恨天道：「那是他的事，我以前不虧欠人，以後也不會虧欠人，我不需要他救我。」

黃君臉色大變，怒聲說道：「梅恨天，你怎麼是這個人……」

梅恨天道：「我就是這麼個人，妳現在或許不習慣，以後妳慢慢會習慣的。」

「你做夢，」黃君叱道：「我會嫁給你……」

「妳會的。」梅恨天道：「妳一定會，我只消佔有妳的身子，妳就不能嫁給別人，還能不一輩子陪着我麼？」

黃君美目暴睜道：「你敢……」

梅恨天淡然道：「我有什麼不敢的，我愛妳，我不能讓妳嫁給別人，只有這麼一個辦法，我制了妳幾處穴道，而且這地方是在人跡難至的羣山裏，妳無法反抗，叫喊也沒有用，我有什麼不敢的，現在我就做給妳看。」他伸手到黃君領口，解開了黃君一顆鈕子。

黃君機伶伶一顫，厲聲道：「梅恨天，你這是逼我……」

梅恨天那隻手一抬，揑開了黃君的牙關，道：「妳還能嚼舌自絕麼，我不會讓妳死的。」

他把黃君胸前的鈕子都解開了，鮮紅的兜肚跟雪白的酥胸都露了出來。

他兩眼射出駭人的異采，身子往前一俯，撲過去壓在黃君的嬌軀之上。

黃君無法反抗，無法掙扎，也無法嚼舌自絕以保全淸白女兒身，她嬌靨煞白，嬌軀顫抖中閉上了一雙美目，一串晶瑩淚珠順眼角滾了下來。

梅恨天的神色怕人，兩眼充滿了慾火，但當他的目光觸及黃君的煞白嬌靨和那泉湧的珠淚時，不知怎地，他兩眼那狂熾的慾火突然消斂得無影無踪，他木木然離開了黃君的身子坐了回去，道：「妳爲什麼要哭，我這是愛妳啊！」

黃君猛睜美目，一雙美目中滿是羞怒之火。

梅恨天道：「妳不要這樣看我，我說的是眞心話，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會愛妳，可是我是眞心愛妳，我絕不會負妳，眞的，我可以發誓！」

黃君那美目中羞怒之火逼視着他，一眨不眨。

梅恨天道：「妳不信，爲什麼妳相信江山會愛妳，妳就相信他將來不會負妳，我梅恨天那一點不如江山？」

黃君那美目中的羞怒之火，仍直直地逼視着他！

梅恨天突然伸手抓住黃君的衣襟，厲聲說道：「告訴我，爲什麼妳不相信我，爲什麼妳那麼相信江山，說啊，說啊，妳說啊！」

沒想到在一刹那間，梅恨天竟變得這麼粗暴，臉煞白，兩眼出現了血絲，好怕人。

（未完）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王蜀蓉·圖

死亡廣播



神秘電波 干擾電視

周探長緊皺着雙眉，使勁地吸着烟斗，烟圈一個一個地嬝嬝而升，一個一個地消逝在空氣中。

坐在周探長面前沙發上的是一個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她手中拿着一條手帕，俯首啜泣着。

周探長一面噴着烟，一面在客廳中踱來踱去，站在他背後的陳警官，兩道劍眉也深鎖着，一雙狐疑的眼光，望定了那個半老徐娘。

「潘太，你——可以從頭再說一遍嗎？」周探長終於在那半老徐娘的面前停下脚來。

潘太太仰起了首，佈滿紅絲和黑眼圈的兩隻眸子牢牢望定了周探長，良久，她才道：「爲什麼？」

周探長取下了烟斗，道：「剛才你所說的一切，實在……實在……」

「你的意思是說，實在太不像話了，是不是？」潘太說。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可以這樣說。」

「可是我說的全是事實！」

「潘太，在沒有查明眞相之前，你的話只能給我們作參考之用。」

「可是我爲什麼要騙你們？」潘太抹一下眼淚，道：「有這個必要嗎？」

周探長又使勁地抽了兩口烟，道：「潘太，請你再把潘先生逝世的經過說一次，好嗎？」

潘太淸了淸喉嚨，道：「是這樣的，今天晚上七時半左右，我們正在觀看電視節目——」

「且慢，除了你和潘先生之外，還有誰？」周探長揷口問。

「還有傭人四姐，」潘太道：「當時她正在替我們開飯。」

「好，續繼下去。」

「七點半這個時間，正是新聞報導的節目，朝輝習慣一邊吃飯，一邊看新聞報告。」

「於是，螢光幕上便出現了那個糢糊的人影和聲音了？」周探長問。

「不錯，當新聞報導員正在叙述越南戰況的時候，聲音忽然戛然而止，而且發出了『沙沙』的聲响來。」潘太道：「當時，朝輝以爲電視機壞了，趕忙過去扭它的掣，怎知……怎知……」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等待潘太繼續說下去。

潘太抽啜了一下，又道：「螢光幕忽然消失了那廣播藝員的影像，代之的是一個十分糢糊的人影，跟着，一個非常低沉的聲音出現了，他一開口便說：『潘朝輝，今天晚上是你蒙主寵召的時刻了！』聲音甫畢，電視機又恢復正常。」

「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周探長問。

「是的。」

「當時你和四姐都聽到了？」周探長問話時，一雙眼光向站在厨房門口的一個女傭射去。

那女傭急忙點了點頭，道：「我親耳聽到的，探長。」

「朝輝聽到那個聲音，忽然面色大變，飯才吃到一半，便站起來衝進書房，砰地一聲將房門關了。」潘太嗚咽着道：「我知道事情有點異乎尋常，急忙趨上前拍門，怎知道朝輝死也不肯把門打開，半個小時後，我們合力將門撞開，朝輝……朝輝……朝輝他已經……」

「他不是自殺而死的，」周探長道：「這一點我敢確定，當你們撞開門時，可曾發現房間裏有可疑的跡象？」

「什……什麼可疑的跡象？」潘太仰起了首問。

「譬如說窗戶有沒有打開，房間裏有沒有人，或者，被褥凌不凌亂等等？」

潘太搖着頭，道：「沒有，他就像剛才你們的人抬走他時一樣，很安詳。」

周探長雙眉揚了一揚，喃喃地說道：「這只有等待驗屍報告了。」

「探長，我丈夫不會無緣無故地逝世的，一定有人害他！」

周探長噴了一口烟，他當然也知道潘朝輝不會無緣無故死去，問題是：誰害死他的？

如果潘太所說屬實，那麼出現在螢光幕上的那個糢糊的影像便是兇手，然而，有這個可能麼？

本市的無綫電視台擁有數百萬觀衆，如果剛才眞的有那種情形出現在螢光幕上，其他的觀衆也應該看得到才對！

這時，電話鈴响了起來。

四姐趨上前接聽，跟着把眼光射向周探長身上，道：「你的電話，探長。」

周探長接過電話，「喂」了一聲。

「周探長，我是馮志强。」對方說。

「電視台怎麽樣說？」周探長劈口便問。

「他們接到了數十個電話，都是詢問當新聞報導時，爲什麽突然有糢糊影像出現的原因。」

「很好，通知無綫電組，截查是誰干擾無綫電視的正統廣播。」

「是。」

掛下電話後，周探長向潘太走過去，道：「潘太，你剛才所說的一切被證實了，七時三十分左右，全市的電視觀衆都收看到你們所收到的一幕！」

潘太將手帕掩住臉，抽泣了起來。

周探長向陳警官打了一個眼色，說道：「潘太，我們走了，明天我會給電話你的。」

兩人向大門走過去時，四姐急忙趨上前來開門。

離開潘宅後，陳警官急不及待地問：「探長，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周探長將烟斗裏的烟灰敲了出來，苦笑一下道：「天曉得這是怎麽一回事！」

× ×

周探長將一叠文件大力地抛到書枱去，罵了一聲，道：「來歷不明的强力電波，無綫電偵查組到底在做些什麽事的？」

「探長，那干擾性電波來得太突然了，所以無綫電偵查組的人來不及截查來源，」陳警官道：「這也怪不得他們！」

「可是上頭吩咐下來，要我們盡速破案。」周探長靠到高背椅上，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什麽頭緒也沒有，怎樣去破案？」

「潘朝輝的驗屍報告出來了嗎？」

「在枱上，你自己看去。」周探長有氣無力地說：「死因未明，嘿嘿，他們這樣輕而易舉地向我們交差，我們却怎樣向上面交待？」

陳警官翻閱了一會文件，喃喃道：「驗屍部門有最高級的醫官，沒有理由驗不出死因的。」

「這是初步驗屍報告而已，如果要詳細地知道死因，只有等他們將屍體剖解，」周探長道：「可是，那還要等二十四小時。」

「我們有充份的時間的，不是嗎？」

「小陳，可是你想到嗎？在二十四小時之內，誰能担保沒有第二椿命案發生？而發生的情況就和潘朝輝一模一樣？」

陳警官咬了咬唇，緩緩地點着頭。

周探長的辦公室裏，一下子全緘默。

「小陳，把電視機扭開。」周探長忽然道。

陳警官先是呆了一呆，望望腕錶，正是七時十五分，距新聞報導的節目還有十五分鐘，他急忙趨上前去，將擺放在文件柜上的一個十七吋黑白電視機扭開了。

中文台正播映着一個日本配音片集，周探長和陳警官很少在這個時候觀賞電視節目，此時却眼眨也不眨地盯住螢光幕。

幕上正常地播映着，沒有半點岔子。

日本配音片集播映完了，螢光幕做着一種香烟的廣告。

廣告做完之後，便是「新聞報導」的時間了，周探長和陳警官都坐直了身子，提高了警覺，並且吩咐無綫電截查組隨時留意。

「新聞報導」開始了，頭條新聞是關於越戰和談的消息。

周探長原本很留心越戰局面，像他這樣成功的探長，除了關心本市的新聞之外，還要留意國際新聞，增廣自己的知識領域。

新聞繼續報導着，好幾次螢光幕一抖，兩人都緊張得睜大了眼睛。

然而，那只是電視機的天綫有問題而已，並沒有他們預料中的「影像」和聲音出現。

半個小時就好像半年那樣久，然而還是過去了，一點沒有異樣，新聞報導完滿地結束了。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頹然坐了下來。

「探長，依我看，他們是會出其不意地下手的，」陳警官說道：「絕對不會笨到在我們的警戒下再次重施故技的。」

周探長皺着眉不出聲。

如果潘朝輝的死是出於謀殺的話，那麽，犯罪組織的陣容一定大得出乎自己想像之外。

一個配備了最現代化儀器的犯罪組織，是不容易對付的，周探長深明這一點。

現在，只有等候「死亡廣播」的重現，才能查出無綫電的來源，從而破獲犯罪組織。

可是，那種「死亡廣播」幾時會再重現？

警方雖然有充足的人手，却如何二十四小時地監視那突如其來「死亡廣播」？

想到這裏，周探長不由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也知道「守株待兎」並不是辦法，然而除了如此外，還有更好的辦法嗎？

翌日，全市的日晚報幾乎都把潘朝輝之死做了頭條新聞，其中還有不少生動的描寫。

有一間大型報還向看過那種「死亡廣播」的觀衆進行了訪問。

在一篇特寫中作者這樣寫：「警方掌握了什麽綫索？怎樣去追緝兇手？」

周探長看過報章後，不禁又皺起了眉頭來，老實說，警方直到目前爲止，還不曾掌握到任何有關潘朝輝之死的證據！

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徹底調查潘朝輝的死因！

他拿起了電話，撥下一個號碼，電話立即接到「驗屍組」去。

「陸主任，潘朝輝的詳細驗屍報告出來了嗎？」周探長問。

「剛好在五分鐘之前出來。」陸主任回答，「我立即派人送來給你。」

「謝謝。」

掛下電話後，周探長又是興奮，又是担心，興奮的是如果徹底瞭解了潘朝輝的死因，總算有點頭緒，担心的是萬一仍然是「死因不明」的話，便十分棘手了。

不久，驗屍報告送了進來，周探長急不及待地翻開查閱，只見他臉上神色變幻不定，忽然嘴角露出一絲笑容，忽然雙眉深鎖。

這時，陳警官推門進來，一見周探長正查看着驗屍報告，趨上前來，道：「探長，怎麽了？」

「你猜猜看潘朝輝是怎樣死的？」

陳警官聳了聳肩，道：「有一百種以上的死法，怎猜得到？」

周探長道：「照你估計，最有可能的，是那一種？」

「自然暴斃？」

「不錯！」周探長一拍大腿，「他是因心臟衰弱，突然暴斃的。」

「那是很普遍的死法呀，爲什麽驗屍組一時之間查不出來？」陳警官詫異地問道。

「關鍵就在這裏，」周探長又皺起了眉頭，指着文件上的一行小字，道：「上面說他有血液中毒的跡象。」

「血液中毒？」陳警官凑首過去望了一眼，喃喃地道：「那是慢性食物中毒所造成的！」

「現在，你猜到了嗎？」周探長深意地望着陳警官。

「潘太的嫌疑最大！」陳警官失聲叫道。

「那個四姐的嫌疑也不輕！」

「探長，咱們立刻找她們去！」

「且慢，」周探長道：「別把事情想得太簡單，電視機的『死亡廣播』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如果只是一椿謀殺親夫的案子，螢光幕上的物像和聲音怎樣解釋？」

「這是以後的問題，」陳警官說：「只要查出潘朝輝食物中毒的來源和原因，也許可以迎刄而解！」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披上了外套。

不久，他們來到了潘宅，潘太正打算出去。

「潘太，我們有幾句話想問你，」周探長禮貌地說：「阻你幾分鐘可以嗎？」

「好吧，請進來。」

在客廳中坐定後，周探長問道：「四姐呢？」

「四姐？」潘太愕了一然，反問：「探長找四姐甚麽事？」

周探長道：「沒有，我順便問問而已，她在嗎？」

「她辭工不做了。」

周探長聞言心中一動，問道：「甚麽時候辭工的？」

「今天早上，」潘太皺了皺眉頭，道：「她突然向我辭工，執了包袱便走了，我正打算到薦人館去找個工人。」

「潘太，你知道四姐爲甚麽突然辭工的原因嗎？」周探長問。

潘太搖着頭，答道：「她沒有說，不過，照我的猜想是——」

她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

「潘太，你的猜想是甚麽？」

潘太苦澀地笑了一笑，道：「我先生莫名其妙地在家中暴斃，四姐是個十分迷信的人，也許她認爲這裏是『凶宅』，不宜再住下去吧？」

周探長點着頭，道：「有這個可能，不過你知道她會到甚麽地方去嗎？」

「探長，難道四姐和我丈夫的死會有關係？」潘太臉色忽然一變，猜到周探長爲甚麽一直查問四姐踪跡的原因了。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終於向她點點頭，道：「也許會有一點關係。」

「確切的地址我不知道，不過，我知道她經常去找一個姊妹，她名叫銀娣，在東區某高尚住宅區打工。」潘太說：「我認識銀娣的主人。」

「很好很好，」周探長說：「你可以把那個地址給我嗎？」

潘太仰首想了一會，說出一個地址，周探長吩咐陳警官記下了。

然後，他又問道：「四姐除了負責打掃地方，洗熨衣物之外，你們的三餐是她弄的嗎？」

「是的，」潘太問：「難道我先生是食物中毒而死的？」

「有這個跡象，」周探長道：「只要找到四姐問問，也許可以得到答案。」

潘太咬了咬牙，喃喃地道：「她爲甚麽這樣做？我們並沒有虧待她啊！」

「潘太，目前還不能肯定是四姐下的手，」周探長站起身來，說道：「我們走了。」

「你……你們想去找四姐？」

「是的，」周探長答道：「我們有辦法將眞相查出來的。」離開潘宅後，陳警官問道：「探長，咱們現在眞的要去找四姐？」

「唔。」周探長點點頭。

「難道潘太本身沒有嫌疑？」

「所以我要你留下來暗中跟踪她，看她是不是要到薦人館去。」

「好吧。」

「小心，潘太精明得很，不要讓她發現你。」周探長叮囑道。

「放心好了，」陳警官笑着說：「我跟了你這許多年，難道一點跟踪術也學不到嗎？」

周探長踏上汽車，發動了馬達，朝東區高尚住宅區急馳而去……

× ×

「你的成績怎麽樣？」周探長劈面便問。

陳警官聳了聳肩，說道：「她在我們離開之後，一直沒有出來，我打電話回來召派馮志强接力，先回來看看局裏有甚麽事。」

馮志强也是周探長的得力助手，爲人聰明機智，由他來暗中監視潘太是游刄有餘的。

「探長，你找到了四姐嗎？」陳警官問。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聳着肩。

「她不在？」

「根本沒有去過，」周探長喃喃地道：「奇怪，四姐到底去了那裏？」

「總會查出來的。」

「但我們要爭取時間，」周探長說道：「上面下了命令，要儘速調查潘朝輝之死。」

「上面一受到輿論的壓力，便會轉到我們身上，」陳警官苦笑着道：「那一椿

案件不是要我們『儘速調查』的？」

「小陳，把電視扭開吧，」周探長忽然道：「是新聞報告的時間了。」

陳警官剛扭開電視機，畫面一陣模糊，跟着，一種低沉沙啞的聲音便出現了：「張文宗，今天晚上是你蒙主寵召的時刻了！」

兩人先是一呆，但立即明白到底是甚麼一回事了，那是他們等待已久的「死亡廣播」！

聲音甫畢，迎面又是一片清晰，播映着「新聞報告」。

周探長當然不會去留意這時候的電視節目，他倏地衝上前去，拉開房門，向外奔去。

陳警官知道周探長要去甚麼地方，轉身拿起一具電話，按下一個小掣，說道：「王警日，立刻率領兄弟們在廣場候令，快！」

放下電話後，陳警官來到「電訊室」，只見周探長正和無綫電訊的組長研究甚麼東西。

陳警官一踏上前去，周探長便道：「那是在海心呀！」

「不錯，是在海心，」組長皺起了眉頭，道：「依我看來，那種强力電波是自一艘船發射出來的。」

周探長沉吟了幾秒鐘，拍拍陳警官的肩膊，說道：「姑勿論如何，咱們趕去看看！」

他臨離開時，向那組長吩咐道：「拍個無綫電給第一號水警輪，叫他們在『第三號碼頭』等我們，還有，吩咐强力電波發射地附近的水警輪，留意那裏的神秘船隻！」

「是！」

周探長和陳警官來到廣場上時，王警日早已率領了七名軍裝警員，荷槍實彈排列在一架升火待發的吉普車前候命。

兩人一跨上去吉普車的前座，周探長便向司機道：「第三號碼頭，快！」

王警日和七個軍裝警員迅速地上了車，在那「死亡廣播」發射後還不到三分鐘，周探長立即率衆去截查了！

由於事態緊急，周探長吩咐拉起警號，吉普車在擠擁的街道上衝紅燈，風馳電掣。

不一會已經來到「第三號碼頭」，碼頭上停泊着一艘水警輪，正是周探長指定的「第一號」。

第一號水警輪是體積最大，設備最完善的一艘水警輪，周探長領先跳上甲板，陳警官，王警日和七名軍裝警員，自後跟上。

「第一號」水警輪的負責人劉警長早已和無綫電訊組聯絡過，知道那「死亡廣播」發射時的方位，一等衆人上船，立時下令開船。

水警輪迎風破浪，向測定了方位急駛而去，一面和其他水警輪聯絡着。

「他們發現到甚麼神秘的船隻嗎？」周探長問。

「沒有，」劉警長答道：「附近只有渡海輪和幾艘大貨輪。」

這時，電訊員忽然摘下耳筒，道：「報告警長，第六號水警輪發現一艘豪華遊艇，正加速離開現場。」

劉警長向周探長望了過來，詢問他的指示。

「截查它！」周探長咬了咬牙，道：「告訴第六號水警輪，我們立即過來。」

「是。」

水警輪有了「目標」，加速地鼓浪前進，此時天色已暗，海面點點歸帆，都是出海捕魚作業的漁船。

「探長，你看那些漁船有沒有嫌疑？」陳警官問。

周探長搖了搖頭。

「爲甚麼？」

「第六感覺告訴我，」周探長滿懷把握地，「問題一定在那艘豪華遊艇上。」

陳警官見他說得這樣肯定，只好沉默了。

不一會，在水警輪前哨强力燈光的照射下，豪華遊船出現了。

那是一艘體積很大，艇身髹上白色的豪華遊艇，周探長接過劉警長手中的望遠鏡，向前望去。

右舷下有四個中文字，周探長仔細一看，依稀看得出是「玫瑰夫人」四字。

一看到那「玫瑰夫人」四個字眼，周探長雙眉一揚，放下望遠鏡，向劉警長道：「慢慢駛過去！」

劉警長呆了一呆，目標就在前面四五百碼處，正該加速趕上去才對，爲甚麼反而要減速？

懷着滿腹疑惑，劉警長向機輪長下令減低速度，慢慢向前駛去。

「怎麼了？」陳警官發現警輪速度減低，好奇地問。

「你自己看看。」周探長把望遠鏡遞給他。

陳警官接過來一看，不由也是臉色一變。

「那是誰的遊艇？」周探長苦笑着問道。

「是……是立法局議員邱坤的遊艇。」陳警官訥訥地道：「看來我們找錯目標了。」

周探長沉吟了一會，道：「不一定，先駛過去看看才說。」

當水警輪緩緩駛過去時，周探長隱約看到甲板上有人正在暴跳如雷：「你們這算是幹甚麼，我正要趕去參加威利法官的生日舞會！」

第六號水警輪的何警長陪着笑，一直在說：「對不起，對不起，只躭擱你幾分鐘的時間。」

這時，邱坤的眼光向第一號水警輪望了過來，當他看到站在甲板上的周探長時，臉色一喜，趨上前來，叫道：「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周探長苦笑一下，吩咐水警輪將跳板架了起來，向「玫瑰夫人」的甲板走去。

邱坤是個五十餘歲的名流，他家財億萬，如果將他本身的名銜印在卡片上，起碼要有一丈長的卡片才容納得下，這時却滿面怒容，額上青筋暴現。

甲板上還立着不少外籍男女，看上來都是富貴之人。

「老周，我不明白你們在搞甚麼，我正招待美國銀行界的朋友們遊艇河，而你

們——」

「邱紳士，」周探長將他拉過一旁，低聲道：「這也許只是一個誤會。」

「誤會？你們想躭擱我去參加威利法官的生日宴，是不是？」

「不，不，我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剛才我們收到一個干擾電視台廣播的强力電波，方位剛好在這附近，所以——」

邱坤不待他說下去，便道：「笑話，那關我甚麼事？」

「邱紳士，請你冷靜一下好不好？」周探長陪着笑臉說。

「冷靜一下？叫我在區局長面前冷靜一下倒是可以的！」

周探長聞言臉色一變，他這人最恨的便是有人在他面前抬出他的上司。

周探長知道邱坤和他的上司區局長很熟，然而這是辦案時間，就算他抬出總督也是枉然。

「邱紳士，我們想到艙裏去看看，可以嗎？」周探長正色問。

「爲甚麼？」邱坤面色一變，道：「在我這許多貴賓的面前？」

周探長道：「邱紳士，這是公事，希望你原諒。」

「你以爲我的遊艇上裝有非法發射電台？」邱坤咄咄逼人地問。

「不敢。」周探長頓了一頓，面前這位名流紳士倒是不能貿然得罪的，他接着又道：「這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花不了多少時間。」

邱坤鐵靑着臉，道：「我要和區局長講話！」

周探長心下一懍，這邱坤如果堅持不肯讓自己入艙去搜查而弄成僵局的話，事情可能要鬧大。

然而在這種情況之下，周探長又不甘心放棄這惟一的蛛絲馬跡收兵，他沉吟了一會，道：「邱紳士，區局長昨天到英國渡假去了。」

邱坤冷哼了一聲，道：「那麼替我接金副局長，我要當面問問他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邱紳士，你千方百計阻止我們入艙搜查，是不是艙內有見不得光的事？」周探長忽然說道。

邱坤先是呆了一呆，隨即道：「廢話，我邱坤光明磊落，有名譽有地位，有甚麼見不得光的事？」

「那麼，讓我們進去看一看有甚麼關係？」周探長和顏悅色地道：「那只要躭擱你們幾分鐘的時間。」

邱坤沉吟了一會，終於向周探長點點頭，道：「好吧！」

周探長鬆了一口氣！向劉警長打了個眼色，立即有幾個拿着探測儀器的警員自跳板上走了過來。

邱坤過去向那幾名滿面詫異的外籍貴賓解釋着，周探長和陳警官跟着進艙去。

當周探長一踏進艙裏時，不禁輕輕低呼了一聲，這才明白爲甚麼人要有錢和有錢後的奢華享受到底可以達到甚麼程度。

先別看船艙的面積多大，只看見那種豪華奢侈的裝飾，便令人張大了口闔不攏來。

整個船艙由上至下，除了幾個圓型的玻璃窗之外，全鋪上了乳白色的長毛「牆紙」，將它說成「牆紙」，其實有點委屈了它，因爲周探長在荷里活電影中看到，美國大亨用它來鋪在床上作「床罩」！

這個船艙，根本便是個「安樂窩」！

船艙裏的傢俬，全部新潮設計，初看上去根本不知道作何用場，然而多看兩眼，便知道它的奧妙的地方了。

一張W型的吹氣沙發，是用來彌補做愛時的姿勢用的，一張玻璃枱子，椅脚裝着圓型銅球，除了可以活動移動之外，上面還有許多小掣，大概是用來控制艙裏其他裝置的……

然而，周探長並沒有心情去欣賞這一切，他急切地想淸楚這豪華遊艇「玫瑰夫人」之中，到底有沒有非法電台的存在。

那幾個探員拿着儀器四處探測，從他們臉上的表情看來，周探長也知道此次可能徒勞無功。

過了十分多鐘，邱坤踏進艙來，道：「你們搜查完了沒有？」

周探長知道目前是沒有可能查到甚麼，向那幾個探員道：「你們可以收隊了！」說着轉過頭來，向邱坤歉笑道：「邱紳士，對不起，躭擱了你寶貴的時間。」

邱坤冷哼了一聲，道：「區局長回來的時候，我倒要問一問他，究竟我邱某人做過甚麼錯事，要勞煩大探長興師動衆來搜查我的遊艇。」

周探長澀然一笑，道：「我走了。」

回到第一號水警輪時，陳警官也嘆了一口氣，道：「邱坤的氣燄倒不小！」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有錢有勢的人，那一個不是如此？」

「探長，張文宗這個名字你熟嗎？」

「張文宗，沒聽說過，」周探長雙眉一揚道：「咱們打個電話回局裏看看。」

兩人來到電訊室，接通了無綫電話，周探長劈口便問：「半個小時之內，本市發生過命案嗎？」

值日警官立時回答：「有的，半山區高尚住宅中，有一個律師突然暴斃，我們接到電話趕到現場時，他已經死了。」

「他叫甚麼名？」

「和廣播裏的人名一樣，張文宗。」

周探長心下一沉，果然又是「死亡廣播」！

「他怎樣死的？」

「也是吃晚飯時看電視而死的。」

「是否在看過了那個『死亡廣播』之後？」

「不錯。」

「好，把地址給我。」

陳警官在旁將地址抄下來後，周探長立即命令水警輪盡速向附近碼頭駛去。

× × ×

「請問這裏是不是張宅？」周探長掏出證件，道：「我們是警方人員。」

「請進。」女傭打開大門，讓身給周探長和陳警官進內。

「張太太在嗎？」

臥房裏走出一個頭髮蓬鬆，三十歲上下的少婦來，她滿面淚痕，雙眼佈滿紅絲，顯然才哭過不久。

「你就是張太太了？」周探長跑上前去。

少婦點着頭，也不請周探長和陳警官坐。又抽泣了起來。

「張太，你可以告訴我們張先生是怎樣死去的嗎？」周探長問。

「他……他正在看電視，那個聲音便出現了，於是，他……他伏在餐枱上，就……就這樣去了。」張太嗚咽着說。

「當時張先生有甚麼反應？」

「反……反應？」

「我指的是他聽完那個聲音後，表情如何？」周探長問。

「這個我……我不大清楚，」張太訥訥地說：「當時我正在餵小文吃飯。」

「小文是令郎嗎？」周探長向臥房口一個三四歲的稚齡童子望去。

張太點着頭，道：「是的。」

「張先生是在聽到那個廣播後立卽伏在枱上死去的，是不是？」周探長又問。

「是……是的。」張太答話時，眼淚已經簌簌而下。

「你怎能確定他死了？也許他突然昏過去而已呢？」

「不，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周探長心中一動道：「憑那一點？」

張太呆了一呆，半晌才道：「我……我探過他的鼻息，已經沒有呼吸了。」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對張太的答案並不覺得滿意。

「我立刻打電話報警，你們派人來把他抬……抬走了。」

剎那間，周探長覺得張太有甚麼事瞞着自己，否則說話不會這樣吞吞吐吐，神情也不會如此閃閃縮縮。

然而她究竟有甚麼事要瞞住警方呢？

周探長道：「張先生平日有甚麼嚴重的隱疾嗎？」

「沒有，」張太搖着頭，「他一向很健康，只是近月來患了神經衰弱症。」

周探長皺起了眉來，「神經衰弱」是很普遍的都市病，並不足以猝然殺人。

「除了神經衰弱之外，他還有其他的病症嗎？」周探長問。

「我……我不知道。」

「剛才你不是說張先生一向很健康的嗎？」

「我說過嗎？」張太一面揩着淚，一面道：「他就算有甚麼不舒服，也不會對我說，他怕我爲他担心。」

周探長本來想說一句「張先生倒是一個好丈夫」，可是，話到口邊又咽回了。那只會加深面前這位「未亡人」的痛苦而已。

「照你的猜想，張先是自然暴斃的，抑或有人謀殺呢？」周探長試探着問。

「我——」張太沉吟了半晌，才答：「我不知道。」

「張先生有仇家嗎？」

「他是好好先生，」張太道：「除了辦案上堂之外，很少出去。」

「張先生會不會在法庭上，結下了仇家？」

「這個我更不清楚了。」

周探長站起身來，道：「張太，我們會隨時和你聯絡的，我想明後天你便可以去辦理認屍手續了。」

張太緩緩地點着頭，眼淚不經不覺地又自眼眶裏流出來，滴在地板上。

離開張家時，周探長吁了一口氣，說道：「她是個深愛着丈夫的好妻子，是不是？」

「如果我們沒有跌眼鏡的話，她愛丈夫更甚於愛她自己。」陳警官答。

「可是你也看得出剛才她猶未盡言，是不是？」周探長側頭望住陳警官。

陳警官點了頭點，道：「不錯，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點。」

「有甚麼辦法使她說出來？」

「我們沒有辦法的，一來她不是犯人，二來她是個弱質女子，除非她自動肯將心底下的秘密告訴我們，否則，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苦笑着又道：「又要去勞煩驗屍組的人了。」

「還要隨時留意那『死亡廣播』的第三次出現。」陳警官道。

「你以為還有第三個？」

「很難講，」陳警官聳着肩，「這樣龐大的犯罪組織，他們要對付的絕對不會僅止兩個人。」

周探長暗暗點頭，面前黑暗重重，荆棘披路，憑自己的力量，有可能解決麼？

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目前只有見一步行一步，看看「第三個」究竟是誰了！

× × ×

白小妹聚精匯神地看着報紙，忽然道：「小鬼子，周探長這一回糟了！」

小鬼子正啃着甘蔗，聞言呆了一呆，道：「甚麼事糟了？」

「你看過昨天晚上的電視沒有？」

「你指的是那個怪聲音？」

「是啊，今天報上說，原來三天之前已經發生過一次，也死了一個人。」

「那個張文甚麼的果然死了？」

「是的，今天報紙上這樣登着，原來還是個律師。」白小妹說。

「眞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電視廣播竟能殺人！」王小克喃喃地說。

「不，那不是電視台播映的，是有人利用強力電波發射出來的。」

「哦？」王小克愕了一愕，道：「可以這樣做嗎？」

「當然可以，不過要專門人材和精密的儀器才做得到。」

「可是我還未聽說過電視廣播可以殺人！」

白小妹仰起了首來若有所思，半晌才道：「也許只是一個幌子，殺人是有預謀的。」

「唉！天下間所有的兇手在殺人時都惟恐消息洩漏，那有像這種大肆宣傳張揚的！」王小克不置信地說：「我看裏面一定另有秘密。」

「所以我才說周探長這一回糟了。」白小妹道：「你說怎麼辦？」

「怎麼辦？」王小克笑了一笑，道：「咱們又幫不了他。」

「咦，以前許多棘手的案子，不都讓你這『小鬼子』插手破掉的？」

「那只是胡打亂撞，周探長也沒有記我的功勞。」王小克道。

「喂，小鬼子，你說這次周探長會不會來找你？」白小妹忽然問。

「找我？」王小克詫異地反問：「找我幹甚麼？」

「找你這個『神探』呀！」

「算了，我在他心目中，根本仍然是一個擦鞋童而已！」

白小妹攤開報紙，把眼光射到漫畫版上。

這時，一個人影緩緩地踏上前來，在兩人面前停下，一雙灼灼的眼睛注視着報紙頭條的標題。

忽然，白小妹只覺雙手一空，報紙被人搶了過去，她抬頭一看，站在面前，搶去她手中的報紙的正是隣居王必武。

王必武是個失業漢，以前是搭棚工人，租了半山一幢木屋，他沒親沒戚，孑然一身，所以雖然失業數月，却不急於去找工作。

「阿王，你幹甚麼？」白小妹心下有氣，站起身來便欲去搶奪報紙。

然而當她接觸到王必武臉上的表情時，伸出去的手忽然僵住了！

只見王必武神情張惶，雙唇上下抖動着，飛速地閱讀着那頭條新聞。

王小克放下手中甘蔗，也向王必武瞧去。

兩人對望了一眼，均是心下詫異，那頭條新聞和他有甚麼關係？

莫非張文宗是王必武的親戚或朋友？

然而，看他那副緊張的神情，却又不像。

王小克和白小妹緩緩地靠近了他，王必武忽然將報紙往王小克懷裏一塞，轉身便跑。

「喂！阿王，你幹甚麼？」

王必武並不理會王小克的叫喚，飛快地向石級奔去，王小克聳了聳肩，道：「發神經！」

「小鬼子，」白小妹道：「你猜阿王爲甚麼這樣緊張？」

「天才曉得！」

「喂，這件事和他會不會有關係？」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事不關己，已不勞心，咱們以前理了太多的閒事，也碰上了好多煩惱，還是不要理他吧！」

這時，阿發忽然從石級處奔了過來，一面叫道：「小鬼子，小鬼子！」

王小克向他望去，只見他滿面張惶，一邊跑過來，一邊喘着氣。

「幹甚麼？」

「阿王，阿王他——」阿發右手向後指去，却說不出話來。

王小克心下一懍，道：「阿王他怎麼了？」

阿發透過一口氣來之後，道：「他從石級上摔下去，滿身是血，也不知道是死……是死是活！」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那條石級王必武不知走了多少千百次，從來未聽過他摔過交，如今摔得頭破血流，必定是剛才奔下去時心情太過激動的原因！

王小克拉了白小妹一把，道：「咱們過去看看！」

「咦？剛才說過不理人家閒事的。」白小妹含笑道。

王小克赧然一笑，向石級處奔去，白小妹遲疑了一下，也自後跟上。

只見石級下圍滿了一大堆人，王必武滿頭鮮血伏在地上，動也不動一下。

王小克急忙奔下石級，穿過圍看熱鬧的人牆，來到王必武身前，叫道：「阿王，阿王！」

王必武眼皮動了一動，却睜不開來。

王小克這才鬆了一口氣，只要他還沒有斷氣，那就還有藥救。

「有人打電話去報警嗎？」王小克轉頭問。

看熱鬧的人羣沒有一個回答，王小克深知本市市民向來有「各家自掃門前雪，勿理他人瓦上霜」的陋習，休說有人自石級掉下來，就算發生了火災，一樣沒有人自告奮勇打電話報警——除非有跡象波及自己居住的單位。

王小克向站在一旁的阿發道：「阿發，你去打電話。」

阿發猶豫着，站在那裏不動。

「我叫你去打電話，聽到沒有！」王小克一邊托起了王必武的頭，一邊叫道。

白小妹拉了阿發一把，道：「來，我陪你去。」

王小克墊高了王必武的頭，道：「阿王，你不礙事嗎？」

王必武緩緩地睜開了眼睛，一見王小克，囁嚅地道：「小……小鬼子，你……你救救我……」

「放心，救傷車就來了。」

「不，不！」王必武掙扎着要坐直起身，然而那裏還有氣力？只聽他微弱的聲音道：「我……我不要進政府醫院！」

王小克以爲他怕的是政府醫院的「非人生活」，安慰着他，道：「阿王，我認識警局裏的人會吩咐他們小心照顧你。」

「不，不！」王必武忽然面色大變，還喘不過一口氣便昏倒在王小克的懷裏。

王小克輕輕將他放下地來，轉身向看熱鬧的人道：「你們那一位有驅風油？」

沒有人回答他，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只好等阿發和白小妹打電話回來後才設法了。

不久，王必武又幽幽醒轉，他一睜開眼，便道：「不要把我送……送到政府醫院！」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除了政府醫院之外，像他這樣的失業漢，住得起醫藥費昂貴的私家醫院嗎？

這時，阿發和白小妹打完電話回來，二人合力將王必武抱到斜坡處放下來，等待着救傷車。

看熱鬧的人也紛紛地散去了。

十分鐘後，遠處傳來了救傷車的「嗚嗚」聲，王必武忽然睜大眼睛，掙扎着要坐直起身。

「我……我死也不進政府醫院！」

「阿王，你放心，我們會一直陪着你的。」王小克柔聲安慰他。

王必武這才吁了一口氣，又閉起了眼睛。

救傷車在附近戛然而止，從車上跳下幾個穿着制服的救傷人員，挑着担架床，跑上前來。

「那一位是他的親人？」一個穿制服的救傷人員望了王小克，白小妹和阿發一眼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道：「我！」

「好，你跟我們來吧。」

王小克向白小妹說道：「我去去就回來。」

這時，王必武已經被救傷人員舁上救傷車，王小克自後跟了上去。救傷車的「嗚嗚」聲又响了起來，朝着馬路急馳而去……

在政府第一醫院的急症室外面，王小克望着壁鐘，雙眉深鎖。

「急症室」的門打了開來，一個鼻樑上架眼鏡的醫生向王小克道：「你是不是剛才陪傷者一塊來的？」

「是，是！」王小克急忙跑上前去，問道：「他怎麼了？」

「沒有大碍，只是傷了幾根肋骨，破了幾處皮膚，我們已經替他縫了針。」醫生道：「他想見你，你進去吧。」

「是。」王小克向「急症室」走去。

「且慢，你只能跟他談幾分鐘。」醫生吩咐道：「他現在絕對需要休息。」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推開「急症室」的門，踏了進去。

病榻上躺着王必武，他頭上包紮着雪白的綳帶，只露出一雙眼睛。

王小克向他走過去，女護士竟然拉了一張椅子過來。王小克向她說了一句「謝謝」，坐下去。

「小……小鬼子，你……你能不能帮我一個忙？」王必武有氣無力地問。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道：「如果我做得到的，我一定盡力。」

王必武感激地望他一眼，却緘默着。

王小克見他沒有繼續說下去，也不追問，只是凝視着他。

王必武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可是……可是……」

「可是怎樣？」

「唉，小鬼子，我……我不該連累你的。」

王小克不禁楞了一楞，實在不明他的意思。

「你心中有甚麼話儘管說好了，咱們同姓，五百年前是一家人，還分彼此？」

王必武欲言還止，一副十分爲難的樣子。

「阿王，難道你信我小鬼子不過？」

「不，不！」王必武急忙道：「我……我絕對信任你，可是……可是這件事太……太那個了！」

王小克心中陡地一動，莫非有關那「死亡廣播」的事？

一想到已經有兩個人在看到「死亡廣播」後便不明不白地暴斃，王小克不禁不寒而慄，倘若眞是有關「死亡廣播」之事的話，自己倒是明哲保身爲好，幸運之神不會一輩子站在自己一旁的！

忽然間，王小克覺得自己應該儘速離開這裏爲妙！然而，他回心一想：朋友有難時溜之大吉，還算是人嗎？

王小克雖然貪生怕死，一點點「義氣」倒還是有的，他不動聲色，柔聲問：「阿王，你到底有甚麼事要我帮忙，說出來吧，別這樣婆婆媽媽……」

「小鬼子，我——我知道自己活不長久了。」王必武聲音黯然，似乎對前途喪失了希望。

王小克心下一懍，又想到那「死亡廣播」。

「唉！算了吧，我何必連累你！」

王小克聞言腦際一亮，看來他要自己帮忙的事，一定涉及自己的生命安全，既然如此，還是不要追問下去方好。

所以，王小克緘默着。

「小鬼子，這樣吧，如果我僥倖還能活下去，你——你明天來看我一趟，好不好？」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的。」

「你一定要來，」王必武語氣十分激動，道：「或者……或者明天我便會有決定的。」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我一定會來。」

「現在，你回去吧。」

王小克早已感到如坐針氈，聞言如逢大赦，當下站起身來，向外走去。

女護士也過來推王必武的病床，打算將他安置在普通病房中。

王小克離開「急症室」，腦中思潮起伏，猜不透王必武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原因。

忽然，他碰到了一個人，抬頭望去，正是周探長，不由愕了一然。

「周探長！」

「小鬼子！」周探長也大感意外，道：「你來這裏幹甚麼？」

「陪一個朋友進來的，」王小克道：「對了，我正要找你。」

周探長一怔，道：「找我幹什麼？」

「我那個朋友意外摔傷，他最怕住政府醫院，你知道，公家醫院護士小姐的嘴臉要多難看有多難看，所以，希望你可以關照一聲，對他特別照顧。」王小克說。

周探長苦笑一下，道：「那你該向醫務總監投訴，我只是負責追緝罪犯的警務人員而已，莫說力有不逮，就算做得到，也不能用自己的權力假公濟私！」

王小克臉上一紅，周探長說的是事實，然而投訴有什麼用？只不過增加麻煩而已。

不過，照剛才那位護士小姐的服務態度看來，又不如外面形容之甚。

「那麼沒有事了，再見。」

「喂，你到那兒去？」周探長問。

「回家。」

「等等，我有話和你說。」周探長搭住他的肩，向內走去。

「什麼話？」

「許久不見，叙叙舊行不行？」周探長語調雖然輕鬆臉上神色却一點也不是。

「是不是爲了那件『死亡廣播』的事？」王小克試探着問。

「咦？你怎麼知道？」

「報紙上天天都有登載，我怎會不知道？」

周探長最初覺得王小克回答得甚有道理，但回心一想，王小克向來不看報紙——他根本看不懂，怎有理由從報章上看到有關「死亡廣播」的消息？

他凝視着王小克，道：「你幾時看得懂報紙了？」

王小克臉上一紅，訥訥地道：「是白

小妹告訴我的。」

周探長這才釋然，道：「不錯，昨天死去的張文宗的太太，今天忽然自尋短見了。」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爲什麼？莫非殉情？」

周探長苦笑着，道：「也許是吧？不過人死不能復生，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四歲多的孩子，父親意外死了，母親也跟着而去，叫一個小孩子怎樣活下去？」

「如果那個張太太是聰明人，她應該想到這一點。」王小克插口說：「除非她對唯一的兒子沒有感情。」

「天下間那有對兒子沒有感情的母親？」周探長說道：「何況還是獨生子？」

說話間，已經來到一間病房門前，周探長望了望門邊的號碼，說道：「這裏是了。」

周探長領先踏進病房，病榻上果然躺着張太，只見她臉上蒼白無血，閉着眼似乎入睡了。

女護士趨上前來，周探長拿出證件揚了揚，低聲問道：「她睡着了？」

「剛替她打了一針鎮靜劑，」女護士回答：「現在大概睡着了。」

「爲什麼要打鎮靜劑？」周探長詫異地問。

「她一直亂嚷亂叫，」女護士回答：「主任醫生吩咐替她注射的。」

周探長皺眉道：「她嚷些什麼？」

「聽得不很淸楚，」女護士道：「好像有人要搶走她的丈夫一般。」

「搶走她的丈夫？」周探長道：「她的丈夫已經死了。」

「是的，她的意思卽是說有人要殺掉她的丈夫一般。」

「除此之外，還叫了些什麼？」

「她聲音一會兒大，一會兒小，小的時候好像在懇求她的丈夫，叫他答應一些什麼條件。」

周探長雙眉一揚道：「什麼條件？」

女護士聳了聳肩，道：「我不知道，只聽她這樣說：『文宗，你答應他們吧，只要你答應他們，我們便不必像現在一樣，提心吊胆地生活了。』」

「哦？」

「她又叫又嚷又哭又笑，醫生担心地將來會神經失常。」女護士說。

「等一下鎮靜劑的藥力過後，她還會不會像以前一樣亂叫亂嚷？」

「我想會的。」

周探長點了點頭，忽然問道：「電話在什麼地方？」

「走廊右邊有一具，是街綫。」

「好，謝謝你。」周探長逕自打開房門，出去打電話。

王小克望着病榻上陷於昏迷的張太，以手支頷若有所思。

不久，周探長打了電話回來，向女護士道：「我吩咐人等一下拿一架錄音機來，當她開始又叫又嚷的時候，把它錄下音，你可以帮這個忙嗎？」

「當然可以。」

「張太一時間大概不會甦醒過來？」

「藥力可以持續四個小時，」女護士答道：「暫時是不會醒來的。」

「好，那麼我們走了。」

離開醫院後，周探長搭着王小克的肩，向停車場走去。

「探長，一定有一個勢力很大的犯罪集團在後面攪鬼！」王小克說。

「不錯，可是到底是什麼性質的犯罪集團呢？」周探長道：「我們調查過兩個死者的身份，都是沒有案底的市民，尤其是後者張文宗，他執業律師有年，一向是個安份守法的良民。」

「既然這樣，他們殺人的動機是什麼？」王小克遲疑着道：「而且還要在電視機上大肆宣傳？」

「其中當然有原因，」周探長道：「只是我們一時猜不透而已。」

「事情總會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可是到底要到那一天呢？」周探長憂形於色，「上面追得很緊。」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道：「探長，也許我可以帮你一個忙。」

「哦？」周探長側頭望了王小克一眼，臉上全是不以爲然神色：「甚麼忙？」

「現在還談不上，」王小克笑了一笑，道：「要到明天才能確定，現在，你先送我回家，好不好？」

「好吧。」

當王小克跨進汽車的時候，他已經決定了一件事，明天無論如何要再到醫院來一次！」

隣居好友　猝然暴斃

王小克付過了車資，和白小妹先後下了車。

「小鬼子，我叫你不要再多管閒事，你不聽我的話，以後如果有甚麼事發生，可不關我的事！」白小妹說。

「放心好了，這次不會有甚麼事發生的，」王小克道：「別說阿王叫我今天去看他，就算他不叫，大家一場隣居，他出了事住在醫院，也該去探望他一下。」

白小妹撇了撇嘴，不出聲了。

兩人踏上了「市立醫院」的石級，向醫院左翼走了過去。

剛來到王必武的病房門口，王小克便愣了一然，只見門口站着兩個軍裝警員，房門洞閉着。

王小克心下一凛，暗想莫非王必武發生了意外？可是，在醫院中有這個可能的嗎？

他拉着白小妹的手，向前奔去，向房中一望，更是一呆，周探長和陳警官也在裏面。

那兩個軍裝警員也不認識王小克和白小妹，以爲是兩個瞧熱鬧的小孩子，其中一個踏上前來，粗聲粗氣地揮手道：「走開走開！」

周探長剛好在這個時候回過身來，一眼瞥見王小克，向他招手，道：「小鬼子，快進來！」

那兩個軍裝警員對望了一眼，均是想不到探長竟會認識這兩個小孩子，只好退了開去。

王小克和白小妹踏進房，周探長指着病榻上雙目緊閉的王必武，道：「你認識這個人嗎？」

王小克見他臉上全無人色，皮膚收縮，心下一凜，衝上前去，道：「阿王，阿王！」

「他死了！」周探長說。

王小克心頭一震，料不到自己的猜想竟然對了，望着王必武乾癟的臉孔，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小鬼子，你認識他吧？」周探長又問。

「是我送……送他進來的。」

周探長向站在一旁的女護士打了一個眼色，道：「你把紙條拿給他吧。」

女護士將一張紙條遞給王小克，道：「這是死者臨死前叫我寫給你的。」

王小克接了過來，只見上面是兩個姓名和地址，自己認字有限，將紙條遞到周探長面前，道：「上面寫些甚麼？」

「那是兩個人的名字和地址。」

「阿王爲甚麼要給我這兩個人的名字和地址？」王小克喃喃地道：「難道他昨天要告訴我的就是這些麼？」

周探長望了那張紙條一眼，道：「你認識戚維心和倪光華這兩個人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這兩個名字我還是今天第一次聽到。」

周探長忽然好像想到了甚麼東西，道：「咱們立刻去找他們！」說着拉了王小克一把，道：「快！」

周探長領先衝出房去，王小克一時之間，摸不着頭腦，拉着白小妹，在後追上去。

上車之後，王小克不解地問道：「探長，戚維心和倪光華是甚麼人？」

「我也不知道，」周探長聲音激動，「可是一找到他們，『死亡廣播』之謎也許可以解開了。」

當周探長將汽車馬達發動之後，王小克問道：「王必武的死和『死亡廣播』有關係嗎？」

「我們在『中午新聞簡報』又收到了『死亡廣播』，這次是王必武，我們趕到醫院來的時候，他已經一命嗚呼了！」

「他……他是怎樣死的？」

「那要等驗屍報告，」周探長道：「不過他一直有女護士陪着，沒有人進過他的房間，不會是謀殺。」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

「那兩個人的名字和地址是他吩咐女護士寫給我的？」王小克問。

「不錯。」

車子風馳電掣地向前馳着，王小克忽然腦際一亮，道：「探長，你懷疑那戚維心和倪光華會是『死亡廣播』的第四和第五個下手對象。」

周探長點着頭，說道：「有很大的可能。」

「那麼我們爲甚麼要跟着來？」王小克問。

「——」周探長側過頭望了他一眼，說道：「死者王必武，是你的朋友，對不對？」

「那又怎樣？」

「難道你不想替他報仇？」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他和王必武雖然是隣居，却沒有甚麼深交，王必武這次死得不明不白，然而報仇云云，却是談不上的。

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難道叫周探長將車子停下來，好讓自己回家？

王小克望了白小妹一眼，見她並沒有怨懟之意，心想反正跟周探長看看而已，沒有甚麼大關係。

周探長又望了紙條一眼，道：「咱們先去找戚維心。」

王小克沒有出聲，先找那一位都是一樣，反正自己不會涉足其中。

車子轉上了一條斜坡，那是通往西區徙置區的道路，戚維心的經濟情況大概和王必武差不多，並不見得特別豐裕。

不久，車子已經來到西區徙置區，周探長停下車來，向一個路人問道：「請問第十六座在那裏？」

路人向前一指，道：「再過兩座便是了。」

「謝謝。」周探長踏下油門，車子繼續向前駛去。

不久已經來到第十六座，周探長把車子泊在騎樓底下，領着王小克，向進口處走去。

像西區徙置區這種地方，自然沒有電梯，周探長領前走上樓梯，不一會上了五樓，不禁氣喘連連。

「還沒到嗎？」

「八樓，」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還要上三層樓！」

王小克和白小妹年輕力壯，上了五樓仍然面不紅氣不喘，不過周探長也只是稍息一會，又領前向樓梯走去。

三人來到八樓時不禁呆了一呆，原來這個徙置區的樓宇只有七層高，八樓已經是天台，那裏有人居住？

周探長望了紙條一眼，上面分明寫着八樓，並非自己眼花看錯。

這時，有個小童背着書包登上樓梯，周探長向他招了招手，道：「小朋友，這裏有人住嗎？」

「沒有，」小童詫異地望了三人一眼，道：「這裏是天台學校。」

「學校？」

還沒等周探長再問下去，小童兩步作三步地跳了上來，向天台奔去。

「喂，」周探長急忙一把拉住了他，道：「小朋友，你認識一個名叫戚維心的人嗎？」

「啊！戚老師，」小童眨着眼，問道：「你們找戚老師幹甚麼？」

「我們有很重要的事要見他，」周探長眼睛一亮，道：「你可以帶我們去見他嗎？」

「好，你們跟我來。」

周探長吁了一口氣，跟着那小童向前走去。

原來天台有一半闢作操場，另一半用鐵板間格起來遮風擋雨作課室，而課室的一半在後面，所以，剛才周探長他們看不到。

小童領着三人來到一個課室前，只聽裏面傳來了朗朗書聲。

小童向二人打了一個眼色，示意自己進去通報。

他剛踏進課室，便傳來一個盛怒的聲音：「陳得寶，你怎麼又遲到，快說！」

周探長聞聲望了王小克一眼，想不到那「戚維心」會是個女的！

「戚老師，外面有幾個人想見你。」是那個小童囁嚅的聲音。

一張滿佈皺紋的臉探了出來，疑惑地望着周探長，王小克和白小妹三人。

「你們是——」戚維心托了托老花眼鏡，緩緩地踏上前來。

「閣下便是戚維心女士？」周探長問道。

「是的，甚麼事？」

周探長取出了他的證件，向戚維心揚了揚，說道：「戚女士，可否借一步說話呢？」

戚維心滿面疑惑之色，半响才道：「你們等等。」說着轉身入課室吩咐學生自修，然後出來問周探長道：「到教務處來吧。」

王小克打量了戚維心一眼，只見她身材矮小，年紀大約四五十歲，但滿頭白髮，老花眼鏡的鏡片甚厚，也不知道有多少度數。

四人來到一間面積極小的房間，戚維心拉了三張椅子，道：「請坐。」說着，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分別打量着王小克和白小妹。

王小克一接觸到她的眼光，心下不由一動：這個老婦雖然在徙置區的「天台學校」執教，却絕對不會是一個普通人！又見她舉止雍容，氣派不凡，因何淪落到這個地步？

「戚女士，請問你認識王必武嗎？」周探長開門見山地問。

戚維心臉色驟然一變，但隨即恢復了常態，淡淡地道：「他怎麼了？」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不知道戚女士這幾天有沒有看電視廣播？」

「我的工作忙得很，」戚維心搖着頭，道：「那有時間看電視？」

「那麼，看過報紙嗎？」

「這個——」戚維心遲疑着，道：「本來是看的，可是近這個星期正逢學校大考，家中堆積了一大叠報紙，還沒有時間看，怎麼了？」

周探長在凝視她，緩緩地道：「除了王必武之外，看你也認識潘朝輝和張文宗兩人？」

戚維心雙眼在鏡片後一轉，鎭定地答道：「探長，大概一定發生了甚麼不尋常的事，對不對？」

「不錯，這三個人先後離奇暴斃了，」周探長道：「而且都在看到電視上的『死亡廣播』後死的。」

戚維心雙眉一揚，聲音微顫着道：「……甚麼死亡廣播？」

周探長把電視螢光幕上面出現的模糊影像和聲音叙述了一遍，只見戚維心臉色變幻不定，耐心地聽着周探長叙述完畢。

「如果你認識這三個人，那麼，也許你也有危險了，」周探長道：「王必武臨死前，將你和另外一個人的名字，留了下來——」

「另一個是誰？」戚維心搶着問。

「倪光華。」

戚維心忽然垂下頭來，摘下眼鏡，用手背抹拭着雙眼。

周探長示意女護士將王必武遺囑交給小鬼子。

王小克心下明白，她只是藉這個動作來掩飾心中的驚恐而已。

周探長道：「戚女士，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哩！」

「甚……甚麼問題？」

「剛才我問你認不認識王必武，潘朝輝和張文宗三人？」

戚維心沉吟了一下，才答道：「除了王必武之外，其他的人，我……我都不認識。」

周探長皺了皺眉頭，顯然不相信她的話。

「我……我眞的不認識！」戚維心忽然抬起了頭，說道：「而且我什麼也不知道！」

周探長道：「戚女士，我們只是想幫忙你而已——」

「我很好，我不用你們帮忙。」戚維心戴上眼鏡，站起身來，道：「現在，我要回課室上課了，再見。」

周探長料不到她的態度如此堅定，只得站起身來，不過他還不肯死心，道：「請問戚女士和王必武是什麼關係？」

戚維心先是呆了一呆，才答道：「我們……我們很久以前是隣居。」

「多久之前？」

「大約十年前吧？」

「那時你住在那裏？」

「老了，十年前的事全給忘了。」戚維心好像在躲避着一些什麼，道：「對不起，我眞的要去上課，否則那班猴子要作反啦。」

周探長嘆了一口氣，想不到乘興而來敗興而回。

離開徙置區時，王小克道：「探長，這個老婦人不簡單，你如果想進一步探明消息的話，何不試試那個倪光華。」

「對！咱們現在就去！」

倪光華的住所在半山的高尚住宅區，當三人上車向那幢豪華花園大厦走過去時，王小克忍不住道：「探長，你發現到事情有點蹊蹺嗎？」

「哦？」周探長楞楞地望着王小克，道：「什麼蹊蹺？」

「王必武只是一個住在木屋區的搭棚工人，他認識在徙置區執教的戚維心絕不稀奇，可是這位倪先生却住在半山的高尚住宅，身份太過懸殊了。」

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王小克分析得很有道理。

「也許這個倪光華，是他十年前認識的，」周探長道：「十年後發跡了也說不定。」

說話間，三人已經來到花園大厦入口處，看更一見三副陌生的臉孔，在櫃枱後欠着身問道：「三位找誰？」

「四樓B座的倪光華先生。」周探長道。

「啊，倪先生幾分鐘前出去了。」看更回答。

周探長聞言一陣失望，道：「他家裏有人在嗎？」

「我想倪太會在。」

「謝謝你。」周探長說着，向電梯走去。

「花園大厦」只有兩個單位，分ⒶⒷ兩座，一踏出電梯，右邊便是Ⓑ座，周探長按下了門鈴。

特製的門鈴响起了一陣柔和聲，有人隔着大門問道：「找誰？」

「倪光華先生在嗎？」

「誰找他？」

「周，」周探長隔着門應道：「請開門。」

「他出去了。」

「我是警方的周探長。」周探長叫道：「請問倪太在嗎？」

門打開了一道小縫，一雙灼灼的眼光向周探長射來，周探長急忙取出證件遞上前去。

大門終於打開了，是個白衫黑褲的女傭。

「倪太在嗎？」

女傭點了點頭，道：「請進來。」

三人剛在舒適的沙發上坐下來，對面臥房門便出現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

女傭趕上前去，在女子耳畔說了一句話，那女子面色一變，道：「探長有什麼貴幹？光華幾分鐘之前出去了。」

「請問，倪先生到那裏去？」周探長問。

「我不淸楚。」倪太回答：「他接了一個電話，匆匆忙忙地出去了，甚至沒有說回不回來吃飯，探長找他有什麼事？」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請問倪太認識王必武其人嗎？」

「王必武？」倪太詫異道：「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周探長道：「他可能是倪先生十餘年前的朋友。」

倪太聞言赧然一笑，道：「就算是光華的朋友，我也不會認識。」她頓了一頓，又道：「我和光華上個月才結婚？」

「啊！」周探長不由恍然，難怪面前這位「倪太」如此年輕。

「這樣說來，打擾了。」周探長說着站了起身。

「那裏那裏。」

臨走前，周探長要了倪家的電話號碼，並且囑咐倪光華一回來便打電話給他。

三人進了車後，王小克道：「探長，現在可以送我們回家了吧？」

周探長眼望前方若有所思，半晌才緩緩地點頭。

× ×

「有沒有人打過電話給我？」周探長一踏進辦公室便問。

「沒有。」陳警官向他搖了搖頭。

周探長一坐下辦公枱便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電話接通後，周探長問道：「倪光華先生回來了嗎？」

「他還沒回來，你是——」

「周探長，我今天下午來過。」周探長道：「你是倪太嗎？」

「對了，探長，光華已經出去了幾個鐘頭，到底會不會發生意外？」倪太的聲音帶着憂慮：「他以往出街時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會向我說明，而且也甚少一去便是好幾個鐘頭的。」

周探長聞言心中陡地一動，會不會是戚維心約了他出去？他立時掩住電話筒，向陳警官道：「小陳，查查西區徙置區第

十六座天台學校的電話號碼。」

「是！」

周探長轉向倪太道：「請放心，倪先生多數不會有什麼意外的，我們正在四處找他。」

掛斷電話之前，周探長又叮囑了一聲：「如果倪先生隨時回來，叫他打個電話給我。」

「好的。」

周探長放下電話後，陳警官也已找到了西區徙置區第十六座天台學校的電話號碼，撥了過去，良久都沒有人來接聽。

「也許放學了，學校裏沒有人。」陳警官說。

周探長皺着眉，道：「照我推測，戚維心是住在學校裏的，不應該沒有人來接聽電話。」

「可能出去吃飯了呢？」

周探長把電話掛下來，道：「算了吧，王必武的死因是什麼？」

「和潘朝輝一樣，」陳警官答道：「也是食物中毒的跡象。」

周探長揚了揚眉，道：「醫院裏的伙食有問題？」

「不，我們調查過了，王必武是慢性食物中毒，和醫院的伙食沒有關係。」

「那强力無綫電波的來源呢？」周探長問。

「也是一樣，」陳警官答道：「匪徒十分聰明，利用公海發射，我們趕到現場時，已經失了踪。」

周探長吁了一口氣，照這個情形看來，匪徒將會繼續下手殺人，卽將會有第四個，第五個以至無數的受害者。

本來，既然知道戚維心和倪光華可能會是第四和第五個受害者，應該有辦法加以防範的，然而戚維心對此事似乎漫不經心，倪光華又神秘失踪，到底應該從何着手才是？

周探長大力搓揉着額角，一時之間竟是半籌莫展。

「探長，你想知道有關張太太的情形嗎？」陳警官忽然問道。

周探長心中一動道：「她怎麼了？」

「我們錄了一段聲帶，你聽不聽？」

「好極了。」周探長精神一振，道：「快放來聽聽！」

陳警官扭開枱面上一架錄音機，周探長側起耳朶，細心傾聽。

只聽錄音帶放出來的聲音十分微弱，起初是一陣陣的呻吟，然後，張太開始在喃喃自語了：「文宗，你……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順……順從他們？你……你不爲自已着想，也應該爲我們母子兩人着想啊！」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暗覺事情總算有了一點頭緒，起碼知道有一個勢力雄大的集團在背後恐嚇威脅着張文宗，而更重要的是張太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

只聽張太繼續說道：「你……你去了之後，我們怎……怎麼辦啊……」說到這裏，竟是細聲抽泣了起來。

陳警官按熄了錄音機，道：「我們目前只錄下這一些。」

周探長點着頭道：「已經足够了！」

「現在我們應該怎樣做？」

「你說我們應該怎樣做？」周探長微笑着反問，神情充滿了信心。

× ×

王小克坐在床畔爲婆婆搥着背，阿發忽然氣喘喘地跑了進來，叫道：「小鬼子，小鬼子！」

王小克望了床上的婆婆一眼，見她正欲入睡，急忙白了他一眼道：「噤聲！」

阿發向他招了招手，神神秘秘地道：「你過來，小鬼子！」

王小克見婆婆已經入睡，悄悄離開床畔，來到阿發跟前，低聲道：「到屋外去說話。」

「不，你怎能出去！」

王小克呆了一呆，楞楞地望住阿發，道：「爲什麼？」

阿發道：「外面有個兇神惡煞的大漢在找你！」

王小克「哦」地一聲，腦際間轉過幾個念頭，自已幾時又得罪了人？

「我聽到他在向人查問你住在那裏，又見他目露兇光，似乎不懷好意。」阿發低聲說道：「你這一出去，立時便會碰上了他。」

「那大漢到底是什麼人？」王小克問道。

「我怎知道？」阿發道：「但看他的模樣，似乎不是善男信女。」

王小克躡足踏上前去，輕輕把木門掩上了，自縫隙間向外張望，一個身穿唐衫的彪形大漢，正在挨戶查看。

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自已絕不認識那個大漢，他從何處得到地址，來找自已有什麼事？只見大漢越來越近，眼看再過幾分鐘便會查到這幢木屋來，不由暗暗着急。

他一眼便看出那大漢絕非善男信女之輩，如此挨戶查問自已，一定不安着什麼好心，忽然靈機一觸，俯身在阿發耳畔說了幾句話。

阿發先是露出猶疑的神色，然後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咱們試試看。」

王小克轉身向床底下爬了進去，拉下床單遮住自已。

阿發上前把木門打開了，拉了張椅子坐在門口。

不久，那大漢已經查問了王小克住所，筆直向這邊走了過來。

大漢一在門口出現，阿發便站起身來訥訥地問道：「先生，你……你找誰？」

大漢一雙灼灼的眼光上下打量着阿發，道：「你便是王小克了？」

阿發遲疑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大漢閃身踏進屋內，瞥眼看到床上的婆婆，不禁皺了皺眉頭，但還是轉身把門關了。

「你……你幹什麼？」阿發的聲音已經禁不住心中緊張的微顫。

大漢一言不發，四下打量了一眼，見屋中沒有別人，逕自在一木椅上，坐了下來。

「小朋友，我有一句話問你，」大漢望定了阿發，聲音出奇的溫柔：「你認識那個王必武，是不是？」

阿發當然認識王必武，當下，點了點頭。

「他臨死之前，除了給你兩個姓名地址之外，還說了些什麼？」

阿發一時間摸不着頭腦，道：「他……他……」

「快說！」大漢話甫出口，便覺自己太過激動，於是自袋中取出一小叠鈔票，遞到阿發面前，柔聲說道：「只要你把他對你說的話源源本本地告訴我，這些錢就是你的。」

阿發望了大漢一眼，又望了他手中的鈔票一下，囁嚅着說不出話來。

那大漢怎知阿發對這件事一無所知，還以爲他故意不說，沉吟了半晌，又取出另一小叠鈔票，正色道：「小朋友，這裏一共是五千元，你究竟想不想要？」

阿發舐了舐嘴唇，他那裏見過這許多鈔票？如果王必武生前向他說過什麼話，這時早已全部搬了出來，可是他對此事根本一無所知，暗想財神送上門來，絕不能讓它輕易溜走，一雙眼睛不由自主向床底下望去，只盼王小克自己出來接受這筆意外之財。

大漢發現阿發眼光有異，正欲循勢看去，忽然大門打開來，白小妹手中提着餸菜，出現在大門口。

白小妹瞥眼之間，看到屋內只有阿發和一個彪形大漢，而那大漢手中又拿着一大叠鈔票，似乎在勸阿發收下，一時間猜不到是怎麼一回事，呆呆站在當地。

大漢驟然間看到大門打開，先是臉色一變，隨即看到是個十五六歲的文秀少女，立時露齒一笑，道：「小妹妹，你來得正好。」

白小妹滿腹疑雲，緩緩地踏進屋裏來，一面向阿發問道：「阿發，這是怎麼一回事情？」

大漢聞言一怔，望定了阿發，道：「你……你叫阿發？」

阿發赧然一笑，剎那間，不知怎樣回答。

白小妹不知就裏，問道：「小鬼子呢？他到那裏去啦？」

大漢立即恍然，把那叠鈔票塞回袋裏，站起身來，道：「王小克呢？」

白小妹眼珠一轉，立時明白了面前情形，道：「他大概出去了。」

阿發見王小克並不現身，知道其中必定另有原因，接口道：「是啊，王小克出去了。」

大漢狠狠瞪了阿發一眼，道：「剛才你爲何冒認是他？」

「我……我跟你鬧着玩的。」阿發赧然一笑。

大漢冷哼了一聲，再不理會阿發，轉頭向白小妹問道：「他去了那裏？」

「我怎知道？剛才我出去買菜時，他還在家裏的。」白小妹道：「先生找他幹什麼？」

大漢沉吟着並不作答，半晌才道：「算了，我等一下再來找他。」

望着大漢魁梧壯碩的背影遠去，阿發急忙蹲下地來，向床底叫道：「小鬼子，你可以出來了。」

王小克一骨碌自床底爬了出來，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那人是誰？」白小妹詫異問道：「你怎麼不敢見他？」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我猜那人一定是害死阿王的人！」

白小妹和阿發聞言心中一凜，訥訥說不出話來。

「小鬼子，剛才我們的對話你都聽到了？」阿發問。

王小克點了點頭。

「他拿了五千元出來！」阿發惋惜地說道：「可是你爲什麼不現身？反正他只想知道阿王臨死之前跟你說過什麼話而已，這五千塊太容易賺了！」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阿王臨死前根本沒有向我說過什麼話，就算說了，我也不會告訴他。」

「爲什麼？」阿發和白小妹異口同聲地問。

王小克雙眉微蹙，道：「如果我說了出來，性命便有危險了！」

白小妹緩緩地點着頭，阿發猶自不明，追問其中究竟，王小克向他揮了揮手，道：「阿發，還不回去吃晚飯？」

阿發見王小克不肯說，嘆了一口氣轉身離去了。

王小克望了望床上酣睡中的婆婆一眼，憂形於色。

「小鬼子，咱們要不要把今天這件事告訴周探長？」白小妹問。

王小克猶疑了一下，緩緩地說道：「說不定周探長會要求我幫忙他們，那時怎麼辦？」

白小妹皺起秀眉，道：「如果不告訴周探長的話，你能應付他們嗎？」

「王必武根本沒有向我說過什麼，我照實告訴他們便是。」

「可是他們會相信嗎？」

王小克剛才那句話也只不過是在安慰自己而已，那個神秘犯罪集團既然一連下手殺了三人，又懷疑王必武向自己說出了他們的秘密，怎肯輕易放過？

他沉吟了半晌，道：「只好去見周探長了。」

王小克正欲踏出屋去，阿發忽然滿面驚惶奔了回來，道：「小鬼子，不好了，那大漢守在石級處！」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凜，那條石級是木屋區唯一出口，如今竟被那大漢監視住了，如何離開此地？他轉念一想，那大漢未必認得自己，倘若畧經化裝安然離去，大漢未必察覺得出。

「小妹，去拿條裙子給我。」王小克說。

白小妹一呆之下，已經明白他的用意，道：「如果你要去找周探長，我和阿發都去得，何必出去冒險？」

王小克覺得也是道理，道：「好吧，你們那一個肯替我去通知周探長？」

「我去！」阿發搶先回答。

王小克倒是料不到阿發竟會自告奮勇，道：「也不必親自去到警署，只要下去打個電話，叫周探長來一趟便行了。」

「我陪你去。」白小妹道。

兩人問明了周探長辦公室的電話，雙雙出門。

「小妹，等一下那個大漢如果問我們要到那裏去我們怎樣回答？」阿發問道。

「告訴他我們下去買點東西。」白小妹道：「天還沒全黑，諒他也不敢對我們怎樣。」

阿發這才放心，和白小妹邁開大步，向石級那邊走了過去。

兩人來到石級處，果然看到那個大漢口含香烟，靠在石級旁邊鐵欄之旁，正在噴着烟霧。

白小妹向阿發使了一個眼色，若無其事地向他走了過去。

那大漢偶爾一回頭，看到了白小妹和阿發，抛下手中烟蒂，大力用腳踩熄。

白小妹和阿發對望了一眼，均是心下惴惴。

兩人來到大漢跟前，佯裝看不到他，正想踏下石級，那大漢伸手攔住兩人去路，道：「你們要到那裏去？」

「到下面買些東西。」白小妹一顆心怦怦亂跳，表面上却裝成十分鎮定。

「買什麼東西？」

「剛才我忘記了買鹽。」白小妹回答說。

大漢疑惑的眼光之下打量着兩人，道：「好吧，買了東西立即回來，等一下王小克回來後，你們大家都有好處。」

白小妹料不到他輕易放行，拉着阿發的手，向石級走去。

兩人來到石級盡頭，轉頭一看，只見大漢仍然靠在鐵欄之上，不禁暗暗鬆了一口氣。

「等一下周探長來了便有苦頭他吃！」阿發悄聲道。

兩人踏着大步向前趕路，怎知迎面碰到了一人，白小妹定眼一看，原來是個十三四歲的小童。

那小童被白小妹一碰之下，不知怎地仆倒下地，半晌爬不起身來，白小妹剛才一步一回頭，生怕大漢忽然改變主意自後追來，因此才會碰上了他，心下甚感歉疚，俯身要去扶他。

怎知白小妹雙手一觸到小童身子時，他忽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道：「媽呀！我的腿摔斷了啦！」

白小妹呆了一呆，剛才一碰之力並不大，怎會將他的腿撞斷了！

「小弟弟，你……你那裏痛？」白小妹問，她倒也慌了手腳。

小童指住右腿膝頭，道：「這裏好痛，一定是跌斷了！」

「不會的！」白小妹安慰着他：「好端端的腿，怎會一碰之下便斷，來，我拉你起身！」

小童展開雙臂，但白小妹才將他扶了起來，他忽然「哇」地一聲，又哭了起來了。

「幹什麼？」白小妹問。

「這裏……這裏好痛！」

阿發急忙上前幫手，把那小童抱了起來。

「我媽媽的車就在那裏，」小童向不遠處一輛白色小型房車指去，道：「你們把我抱回車吧。」

阿發不及細想，抱着小童向那輛小型房車走過去。

白小妹見那小童雖然痛哭失聲，但眉宇間却沒有疼痛的表情，反而隱約有捉狹之意，正暗自猜疑，但見阿發已經將他抱了過去，當下自後跟上。

阿發走近那輛小型房車，果然看到司機位坐着一個婦人，白小妹這才放心，趨上前替阿發打開車門。

阿發剛將那小童放下座椅，忽聽前座那婦人陰惻惻地說道：「你們也一同上車來吧！」

兩人愕了一然，白小妹眼快，已經看到一把黑黝黝的短槍握在那婦人手中，槍咀正對着自己。

「快上車！」婦人又道。

白小妹向她望去，車廂中光綫昏暗，但白小妹還是看出了她的輪廓，心中不由一震，那婦人，正是天台學校的教師戚維心！

戚維心望了阿發一眼，大概發現不是意料中的王小克，不由愕然道：「你那位朋友呢？」

「他……他不在家。」白小妹回答。

戚維心又望了兩人一眼，道：「既來之則安之，你們兩人上車吧！」說着揚了揚槍，白小妹只得俯身踏上車去。

那小童一進車廂之中，立時生龍活虎地跳了起來，笑道：「戚老師，你的計劃眞行，咱們——」

「住口！」戚維心驀地大叫一聲。

那小童嚇得伸了伸舌頭，住口不敢再說話。

「孫小龍，你到前座來。」戚維心向那小童說。

「是。」孫小龍答應了一聲，爬到前座去。

戚維心將手槍交給他，正色道：「你用這把槍監視住他們，如果發現他們有什麼異動，立即開槍！」又向白小妹和阿發道：「告訴你們，我這個學生是最佻皮，你們可不要攪什麼花樣，害了自己。」

孫小龍將槍握在手中，食指深深地扣住槍掣，滿面得意之色。

白小妹一時之間猜不到戚維心的用意，向孫小龍澀笑一下，沒有出聲。

「小心，我要開車了。」戚維心說着將車子倒退出來，掉了個頭，向大馬路駛去。

且說王小克自白小妹和阿發走後，不斷自門縫後張望出去，見天色越來越黑，只希望周探長快點來到，否則天一黑下來，匪徒若有什麼不良的企圖，便容易下手了。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白小妹和阿發走了近二十分鐘，仍然沒有回音。

他心下暗想：打一個電話，怎用得着二十分鐘？莫非那身份神秘的大漢猝然留難？

正急得在房中團團亂轉，忽然外面傳來雜亂人聲，有人高聲呼叫道：「火燭呀，起火了！」

王小克心下一凜，木屋區中經常發生火災，而且通常一發不可收拾，不知起火的地方在那裏，若是在附近的話，被波及了可不是玩耍。

他不及細想，搖醒了婆婆，道：「婆婆，附近發生火災了！」

婆婆在酣睡中醒來，驟然聽到火災，不禁臉上失色，急忙道：「那裏火災？你

「我不會游水，但相信你們可以派人下海看一看。」王小克說。

部，發現了發射台，那便怎樣？」陳警官問。

」

「他的聲音很急促，大概有什麼重要

眉深皺，似乎在想着什麼重要的事情，當

快出去看看！」

「是！」

王小克奔到門口，不由猶疑了起來。這一出去會不會碰上了那大漢？轉念之間。覺得還是逃命要緊。況且還有個盲眼婆婆。於是咬了咬牙。開門出去。

只見不遠處火光衝天。不少人提着水桶來回灌救。起火的木屋竟然是王必武生前的住所！

王小克腦際間突然閃過一個念頭：爲什麼偏偏是王必武的木屋？一定是有人故意縱火！

他立即又想起一個人來！那個大漢！

眼見火勢越來越大。王小克不及細想，向火場奔了過去。

這時風高物燥。附近木屋全是用快把板間格起來的。火舌波及，立時燃燒了起來。雖然數百人提水救火。一時之間仍然灌救不了，火勢而且向外蔓延了開來。

王小克望了災場和自己的木屋一眼，估計就算火勢失去控制。亦要半個小時後才能波及。這才稍爲放心。但想到住在這木屋區中的全是餐搵餐食的貧苦居民。這把火燒多一會。便多幾家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一時間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這時再也不顧那神秘大漢是否仍然在監視自己。上前接過一個老婦手中的水桶。道：「七嬸。讓我來！」

王小克年輕力壯。身手極其敏捷。他搶了那桶水。直向烈燒中的木屋衝去。

這時有人叫了起來道：「小鬼子。小心！」

王小克咬實了牙齦。挽起水桶。朝火勢正旺的一個地方潑了下去。

火勢雖然熄了一熄。但旋即死灰復燃。又旺了起來。王小克知道若非消防隊及時到來。絕對救不了這場大火。但目前最要緊的乃是先阻一阻向外蔓延的火勢。

他眼珠一轉。已經有了主意。向手忙脚亂的救火人叢奔了過去。叫道：「大家排成一行傳遞水桶！」

這時。大家雖然萬衆一心想救熄火災。然而缺乏合作。各自爲政，水雖然一桶一桶向火場潑去，却是絲毫不見作用。經王小克一叫。衆人立時恍然。不一刻間已經排成一條長龍。水桶一個接一個地自後山傳遞了過來。

王小克和另幾個孔武有力的隣居站在最前面。接過後面遞過來的水桶。便向火場中潑去。

在這種有系統的灌救情況下。火勢果然畧被控制。一時之間是不會再擴大了。

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已經傳來了救火車的「嗚嗚」聲。登時有人叫了起來：「救火車來了。救火車來了！」

「別理救火車，大家照樣傳水。」王小克大叫道。

本來動作已經緩慢了的居民。聽王小克一叫。立時又加快了動作。

忽然。一個大漢衝上前來。伸手奪下王小克手中的水桶，向火場潑去。然後放下水桶。拉了王小克的手。向外奔去。

王小克仰首一看。正是下午那個神秘大漢。

「你想幹什麼！」王小克掙扎着。

然而。那大漢五隻手指便像鐵鉗一般。王小克那裏掙扎得脫。

大漢不發一言。拉着他向火場外奔去。這時人人都集中精神救火。四下裏人聲沸騰。有誰聽得到王小克的喊叫？

王小克心下暗暗叫苦。被那大漢拉着下了石級。

大漢向前一望。只見附近駛來了幾架消防車。救火人員正在駁水喉。預備衝上去救火。急忙掩住王小克嘴巴。向黑暗中奔了過去。

那大漢力大無窮。王小克被他扼住頸脖。竟是做聲不得。

大漢來到一輛汽車之前。騰手打開車門。把王小克推上車去。迅速爬了上車。發動馬達。車子怒吼一聲。朝馬路急馳而去。

王小克坐直了身子伸手往車門觸去。

「別動！」大漢驀地大叫一聲。右手不知什麼時候竟多了一把短槍。槍咀指住了王小克。沉聲道：「我並不想殺你。但如果你亂來的話。可怪我不得！」

王小克見他一手把軚。一手持槍。車子仍然順利安穩地向前急馳。駕駛技術顯然十分高明，當下坐定下來。不敢妄動。

「你……你要帶我去什麼地方？」王小克問。

「放心。只是問你幾句話而已。」大漢道：「不會傷害到你的。」

「問什麼話？難道在這裏問不成？」

大漢側眼望了王小克一下。道：「是另外有人要問你。」

「誰？」

「到時候就知道了。」大漢說。

王小克吁了一口氣。暗想一定是有關王必武臨死前向自己說過什麼話。然而。除了兩個姓名地址之外。王必武却未曾向自己說過什麼！

如果照實回答。他們會相信嗎？

王小克暗暗盤思。應該編排一些什麼謊話以求脫身才好？

可是。自己對「死亡廣播」根本一無所知。萬一編排出來的謊話不符，豈非弄巧反拙？他皺起了眉頭。饒是平素精靈古怪。此時也是想不出答案。

就在這個時候。車子來個急劇轉變。向一條斜路駛去。

大漢剛要踏下油門。忽見前面有架汽車橫置於路面。車頭似乎碰上了路旁的欄杆。

這條斜路面積甚窄。被前面那輛汽車塞住。那裏駛得過去？大漢咒罵了一聲。把車子停下來。

大漢拉上手掣。正想下車察看。王小克忽見車窗外人影一閃。有人欺身上來。

跟着，只見一把黑油油的槍管伸進來。抵住大漢腦袋。車外那人陰惻惻地道：「下來！」

這一下事出驟然。大漢手中雖然也有短槍。但要害受制於人。只得打開車門。緩緩下車。

那人頭上幪住絲襪。身穿黑衣。見大漢下了車，立時向後退了幾步。槍咀指住了他戒備着。

大漢說道：「兄弟，做世界也要分清楚。我——」

大漢話未說完。那黑衣人沉聲道：「

住嘴！」向車中的王小克招了招手，又道：「下來！」

王小克料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心想反正都是歹徒。自己落在誰的手中都是一樣。當下跨下車來。向大漢走過去。

黑衣人搖了搖頭。道：「過來！」

王小克見他頭上幪着絲襪。容貌宛如殭屍木乃伊一般說不出的異樣，遲疑了一下。緩緩向他走了過去。

黑衣人早已繳了大漢的短槍，他等王小克來到自己身畔時。向大漢揮了揮手。道：「走吧！」

大漢口唇嗡動，正欲說話，黑衣人揚一揚槍，提高了聲音道：「快走！」

王小克見他每說一句話都是短短的兩個字。而且好像還逼着嗓子。腦中念頭一閃。眼前這黑衣人要不是生性沉默寡言。便是故意不肯露出自己的聲音。

大漢無可奈何地向車子走去。等他的車子掉頭往斜坡絕塵而去時，黑衣人才吁了一口氣。

王小克隱約覺得面前這黑衣人較那大漢好得多了，雖然他臉上幪着絲襪。樣子十分恐怖，却也生了親近之意。

「小朋友。你就是王小克？」黑衣人忽然問。

王小克遲疑了一秒鐘，才向他點了點頭。

黑衣人緩緩地點着頭。搭住王小克肩膊。道：「來吧！」

「先……先生。你是誰？」王小克滿腹狐疑。禁不住問道。

黑衣人凝視着王小克，並不答話。逕向那輛橫欄在路中心的汽車走去。

「你……你要帶我去什麼地方？」

「你想去什麼地方？」

王小克心中一動。聽他的意思。似乎可以放自己自由一般。然而。自己和他素不相識。他怎會冒險來救。而且知道大漢會將自己擄到這裏來？

剎那間。王小克答不出話來。

只聽那黑衣人道：「如果你回家的話。他們一樣會找到你。再次把你捉去。」

「他們是誰？」王小克試探着問。

「小朋友，難道你還不明白自己現在的處境？」黑衣人道：「你知道得越多越是危險啊！」

王小克道：「先生。我……我眞的不明白。到底我有什麼危險。他們爲什麼又要捉我呢。」

黑衣人嘆了一口氣。道：「小朋友。我唯一可以告訴你的是小心自己。最好……最好不要回家。在外面躲避一陣。」

「難道和『死亡廣播』有關？」

黑衣人身子一震。訥訥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上車再說吧。」

車子掉頭往斜坡駛下去時。黑衣人問道：「小朋友，你想到去什麼地方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除了家。我還有什麼地方可去？」

「對了。你居住的地方剛才發生了火災。現在不知撲熄了沒有。」

王小克心中一動。原來黑衣人老早就在木屋區附近。想是他親眼看到那大漢綁架自己。駕車子抄近路攔途將自己救了。

王小克想不明白的是：他何以要救自己？

「先生。你還是送我回木屋區吧。」王小克心急如焚。惦念着婆婆的安危。

「我最多只能送你到街口。」黑衣人道：「你身上有沒有零錢？」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看來他是不肯以眞面目示人。又恐怕車到木屋區附近時。被人看到幪面不妥。

「有的。」王小克答。

不久。車子已經來到了鬧市街口。黑衣人將車子停下來。道：「小朋友。再見！」說着他打開車門。

王小克望了他一眼，忽然道：「先生。你是不是姓倪的？」

黑衣人沒有回答，「砰」地一聲把車門關了。

王小克望着車子絕塵而去。腦際間一片迷茫，倏地想起了家中的婆婆。急忙召了一架的士。向木屋區而去。

的士在石級前停下。王小克見上面已經沒有火光。這才放下心頭一塊大石。三級作兩級向上爬去。

經過王必武木屋前。只見附近十餘間木屋已經燒成灰燼。幾十個木屋居民團坐在災場之前。有的在呼天搶地。有的在暗暗哭泣。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倘若是「死亡廣播」那班人放火的話。他們的罪孽更大！

王小克惦念婆婆安危。瞥了災場幾眼。便向家門奔去。忽然背後傳來熟悉的叫聲：「小鬼子！小鬼子！」

王小克轉頭一望。正是口啣烟斗的周探長。

周探長亦步亦趨地趕上前來。道：「小鬼子。你跑到什麼地方去啦。」

王小克一時間也不及細說。拉了周探長。道：「到我家中看看。」

一踏進門。見婆婆安然坐在床上。這才鬆了一口氣。

王小克安慰了婆婆幾句。和周探長離開屋子。周探長急不及待地問：「起火時你在嗎？」

王小克點着頭。忽然望定了周探長。道：「你也懷疑是有人故意縱火的。」

「唔。」周探長狠狠地吸了幾口烟。道：「王必武死後。我們曾經派人來檢點他的遺物。根本沒有留下火種。他家中也實在沒有什麼可燒的東西。」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忽然問道：「探長。白小妹有沒有打過電話給你？」

「沒有啊！」周探長詫異反問：「打電話給我幹什麼？」

「那麼……那麼他們人呢？」說到後來。王小克已是聲音微顫。

「剛才。我跑過去找你時。見不到她啊！」

「她和阿發去打電話給你的。」王小克將神秘大漢登門找自己。人在石級處監視自己。以及剛才被擄又遭黑衣人救出險境的情形約畧說了一遍。

周探長等王小克敘述完畢。雙眉早已緊緊地皺在一起。

王小克四下裏張望。那裏有白小妹和阿發的影子。不由急得滿頭大汗。向阿發住的木屋跑了過去。踏進門去。只見阿發的父母正和幾個隣人在傾談剛才火災的情

形，問道：「阿發呢？」

「不知道啊！他下午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阿發媽答道：「這死鬼不知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沉，頹然轉身離開，周探長趕了上來，道：「不見人？」

王小克搖了搖頭，道：「他們……他們一定遭遇了意外！」

「莫非又被歹徒擄走了？」

「除了那大漢和黑衣人之外，難道還有另一幫人？」王小克喃喃地道：「這件事和阿發根本扯不上關係啊！」

周探長吸了一口烟，道：「現在的情形非常顯明，『死亡廣播』犯罪集團以為王必武向你說過什麼秘密，因此要將你擄走，至於他們縱火燒屋，莫非王必武會留下什麼文件足以使他們的組織敗露？」

他沉吟了半晌，向不遠處的陳警官走去，道：「派人好好守住災場，明日一早搜查王必武的遺址，看看有什麼發現！」

「是。」陳警官回答。

周探長又來到王小克身畔，見他站在當地呆呆出怔，道：「小鬼子，你還是跟我回警局吧，留在家裏只有給予他們下手的機會而已。」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當「死亡廣播」事件發生時，他已打定了主意不涉身其中，想不到一向不惹人注意的隣居王必武竟然與此事有關，而自己由於一時好心助人，反而捲入了漩渦之中，如今白小妹和阿發生死未明，神秘大漢又欲擄拿自己，最安全的地方當然是警署了。

他沉吟了半晌，回家向婆婆交代了幾句，隨着周探長來到警局。

一踏入探長辦公室，案頭的電話便响了起來。

「喂，我是周探長。」

「探長，我是馮志强，」對方道：「潘太和女傭四姐，收拾細軟，似乎要有遠行。」

「哦？」周探長揚了揚眉，道：「你查一查，看她們究竟要到甚麼地方去，然後立即回報。」

「是！」

放下電話後，周探長往後背大力一靠，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探長，你說白小妹和阿發他們會落在誰的手中？」王小克憂心忡忡地問。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我又不是神仙，我怎會知道？」

王小克當然也知道周探長不可能知道，只是事出突然，他一時間方寸大亂，只盼周探長能說幾句安慰而已。

半晌，王小克忽然問：「那個張文宗太太呢？」

「今天出院了。」

「你們查到了甚麼？」

周探長苦澀地笑了笑，道：「甚麼也沒查到，她守口如瓶，十問九不知。」

「那麼，你應該派人去監視她，」王小克道：「也許從她身上，可以查到一絲端倪。」

「告訴你，我們甚至在她家裝了電話竊聽器——」說到這裏，枱上一盞紅色小燈忽然一閃一閃地亮了起來，周探長神色緊張，拿起了電話。

「探長，張太在撥電話。」

「撥給誰？」

「她剛撥到第五個號碼——」

就在這個時候，話筒裏傳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喂，國際航空公司通宵服務部。」

「請問明天飛往日本的班機有位子嗎？」是張太的聲音。

女職員查了一會，道：「下午的四零三班機有位子，請問要多少。」

「一張全票，一張半票。」

「好的，好的，請你把姓名地址告訴我們——」

周探長細心傾聽着，猜不透為何張文宗屍骨未寒，張太便要携子遠行的原因。

張太將自己和兒子的姓名說了一遍，航空公司女職員說道：「好的，請在下午二時之前，到本公司中區辦事處取票，謝謝。」

「的」地一聲，電話掛斷了。

周探長也放下了電話，坐在椅上呆呆出怔，喃喃地道：「何以她們都急着要出走？」

他按下枱面電話機的一個小掣，道：「跟蹤監視張太的李探員有甚麼轉告？」

「張太一回家便沒有出來，」對方回答：「除了剛才打到航空公司的一個電話之外，沒有人打給她，她也沒有打過給任何人。」

周探長失望地掛下了電話，這樣說來，張太是沒有可能接到別人的恐嚇而離開本市的了。

然而，如何這般湊巧，兩個因「死亡廣播」而死的未亡人，要這樣匆匆地離開本市？

周探長深知個中必有蹊蹺，然而却又是甚麼？

這「死亡廣播」事件發展到現在，似乎越來越神秘，越來越令人如垂五里霧中了。

周探長咬了咬牙，無論如何要把它的眞相查出來，他偶爾瞥了王小克一眼，見他以手支頤若有所思，問道：「小鬼子，你在想甚麼？」

「探長，你和那個倪光華接觸過了嗎？」王小克問非所答地說。

「他——」周探長嘆了一口氣，說道：「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知道他在那裏。」

「那即是說，倪光華失蹤了。」

「可以這樣說。」

「戚維心呢？」

「她向學校請了假。」周探長有神無氣地道：「也不知所蹤了。」

「探長，如果找到這兩個人，說不定『死亡廣播』便可以眞相大白。」

「可是到甚麼地方去找？」

「你是探長，你應該有辦法的。」王小克望定了周探長，道：「同時，白小妹和阿發的失蹤也和此事有關，你要負責將他們找回來。」

周探長雙手掩面，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饒是他經驗豐富，驟然間碰到了這許多難題，也感棘手異常。

「那個名流邱坤呢？」王小克又問道：「你們調查過他嗎？」

周探長楞了一楞，道：「他和這件事有關係嗎？」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只是順便問問而已。」說着站起身來，向外走去。

「小鬼子，你要到甚麼地方去？」

「出去走走，」王小克答：「吃點東西。」

「要不要我陪你？」

「不用了，你不是要留在這裏等消息嗎？」

王小克離開了警署，立時跳上一輛的士，往「遊艇俱樂部」而去。

車子在長堤之前停下，王小克付過車資，左右望了一眼，見四週寂靜如死，沒有半個人影，他畧一沉吟，便沿着長堤走去。

長堤兩旁泊着不少遊艇，有的簡陋不堪，有的豪華異常，王小克眼力過人，一邊走着，一邊留意遊艇的式樣。

他繞着長堤走了兩遍，仍然找不到自己的目的物，這時，遠處海面忽然傳來一陣悠揚的樂聲。

王小克抬頭循樂聲來處望去，只見一艘體積巨大，燈火通明的豪華遊艇，正向這邊駛了過來。

王小克遲疑了一下，向不遠處的碼頭跑去，伏身藏在一堆纜繩之後。

那樂聲越來越响，偶爾一陣風吹來，樂聲中還混雜着男女的笑聲。

王小克探頭向前望去，只見那豪華遊艇已緩緩駛近了碼頭。

就在這個時候，一架汽車駛近了長堤，有人從汽車中跳了下，向碼頭走來。

王小克不知來人是誰，急忙將身子一縮，生怕被他發現了蹤跡。

那人手勢極快，不一會已到了碼頭側，這時遊艇已經泊岸，不少男女自跳板上岸。

「各位再見，晚安！」是邱坤粗豪的聲音。

「再見，邱紳士。」

「謝謝你的招待，邱紳士。」

「那裏那裏，改天有空請再來玩玩。」邱坤哈哈地笑着說。

王小克向外偷望出去，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的男子，來到跳板之前，也不理魚貫上岸的賓客，急步踏上跳板，由於他動作太過粗野，有個女賓尖聲叫了起來。

那人毫不理會，雙手亂推，向遊艇走去。

邱坤瞥眼見到那個大漢，先是臉色一變，隨即恢復原狀，向絡繹告別的賓客道着晚安。

王小克見邱坤在那男子耳畔說了一句話，那男子立即轉身踏進艙裏。

不一會，遊艇上的賓客已先後離去，水手將纜繩綁好，也回後艙去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竄上前去，踏上了跳板。

遊艇內依然燈火通明，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決定躲在一個木箱之後向內窺伺，他身手靈活，提氣竄上前時絲毫沒有發出聲息，在木箱後躲起來之後，又側耳聽了一會，這才緩緩地彎起身子，自窗口向內望去。

艙裏右邊沙發上坐着那個身材魁梧的，滿面陰鷙的男子，左邊坐着邱坤，口中卸着雪茄，別過頭去，望也不望那男子一眼。

「邱老大，最近發生這許多事，到底是甚麼意思？」男子忽然問。

邱坤緩緩噴着烟霧，並不作答。

「是不是你攪的鬼？」男子又問。

邱坤淡淡一笑，仍然不置答。

「邱老大，你要知道，這件事鬧了出來，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男子提高了聲音。

「誰說對大家有好處了？」邱坤吸了一口雪茄，道：「我們正在設法阻止它繼續發生下去。」

「眞的？」

邱坤望了他一眼，點點頭。

王小克聽得清清楚楚，暗想他們所指的會不會是有關「死亡廣播」的事？

像邱坤這種大富豪，就算做點走私犯法的生意也不為奇，所謂「馬無野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也許他們兩人所談的是有關甚麼走私販毒的生意呢？

王小克大氣也不敢透一口，伏在外面偷聽下去。

「龐清，你來找我的目的是為了甚麼？」邱坤忽然道：「你可知道剛才的舉動很沒有禮貌嗎？」

龐清淡淡一笑，道：「邱老大，自從那件事發生後，我一直四處找你，可是你彷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一般，今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便是想問你一聲，這件事將如何了結！」

邱坤仰起首來吐着烟圈，半晌才道：「龐清，你應該知道，主意不是我出。」

「但你是有權制止這種事發生的！」

邱坤苦笑一下，道：「龐清，你太天眞了，須知今時不比往日，我做不到。」

「難道任它繼續發生下去？」

「只要大家表明立場，那是不必担心輪到自己身上的。」邱坤淡淡地說。

龐清臉色一變，道：「表……表明甚麼立場？」

「龐清，你是聰明人，難道還用得着我解釋嗎？」邱坤凝視着龐清說。

「我——」龐清垂下頭，猛力搖着頭，艱澀地道：「怎樣表明立場？」

「像以前一樣嘛！」

龐清忽然抬起了頭，呆呆地望住邱坤，滿面都是茫然之色。

王小克聽到這裏，一點也猜不到他們究竟在說些甚麼，只盼兩人繼續說下去，也許可以在其中等到一點端倪，然而，龐清忽然站起身來，道：「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嗎？」

「恐怕沒有，我想。」邱坤答。

龐清嘆了一口氣，道：「好，那麼我走了。」

「且慢！」

龐清回頭望定了邱坤，說道：「怎麼樣？」

「你——好好考慮一下。」

龐清臉上露出慘然笑容，道：「是的，我要好好考慮一下。」

「聯絡電話還記得嗎？」

「記得。」

「很好，那麼我衷心希望你撥那個號

碼。」邱坤彈了彈雪茄上的烟灰，道：「我也要回家了，你有車子？」

龐清點了點頭，兩人一塊離開船艙。

王小克雙腿也已站得有點酸軟，當下坐到甲板上，皺着眉沉入思維之中。

邱坤要龐清表明甚麼「立場」？聽邱坤的話，他們上面似乎還有決策的人，到底是誰？

同時，這究竟是甚麼組織？在做着甚麼「生意」？

當然，那絕對不會是合法的勾當，是走私，是販毒，抑或是一種令人不能想像的非法行動？

王小克苦思良久，仍然找不到答案。這時，艙中燈光熄了，四下裏立時陷入黑暗之中。

岸上的車子開走了。不一會，船上的幾個水手也相繼離去，還將跳板拉上岸。

王小克一時之間倒想不上岸。他此來的目的還未達到，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於是側耳聽了一聽，知道船上再也沒有人，才閃身向艙口走去。

艙房關着，王小克一扭門柄，發覺並沒有鎖上，不由大喜。

他早已清楚艙中情形，踏着地氈，向一道小門走去。原來的是一個佈置得美輪美奐的房間，王小克沉吟了一下，取出袖珍電筒，照射了一番。

豪華遊艇　內有乾坤

房間裏全部是第一流的設備，根本沒有甚麼值得懷疑的地方。

王小克離開房間，四下搜查着，發覺遊艇上的設備正常得很，並沒有自己想像中的強力無綫電發射儀器。

在遊艇上逗留了幾近兩個小時，王小克已覺肚飢轆轆，記得雪櫃中尚有不少食物，於是拉開雪櫃，取了一條香腸和幾塊火腿出來，坐在沙發上大嚼。

吃過東西後，王小克拉開雪櫃，又取了一瓶汽水出來，可是却不見有開汽水蓋的罐頭刀，他在雪櫃中尋找着，忽然發現這雪櫃體積甚大，但容物的空間極小，不由望住了雪櫃呆呆出怔，一時間也不理那罐頭刀究竟放在那裏了。



他伸手在夾層彈了一彈，發現聲音有異，立時放下那瓶汽水，按亮袖珍電筒，四處打量着雪櫃。

左右兩面和雪櫃門都沒有可疑之處，王小克將袖珍電筒咬在口中，伸手將雪櫃扳了出來。

怎知雪櫃極重，他費了好大力氣，才把貼着艙板的雪櫃搬開。

王小克家中雖然沒有雪櫃，却也知道它大致上的構造，眼前這雪櫃背後沒有散熱板，反而有一塊鋼板封實着。

他拿着袖珍電筒上下檢查了一遍，伸手一拍，那塊鋼板應手彈了開來，原來裏面另有暗格。

王小克心下大喜，向暗格裏一看，竟有一把短槍和幾盒子彈，手槍下壓着一本薄薄的部子。

王小克看見那部子和手槍一塊放在雪櫃暗格中，料想一定相當珍貴，當下拉了出來。

他以爲那本部子大概是記載着甚麼秘密事件，怎知一看之下，却是個地址部。

部子是油印的，王小克畧翻一下，大約有一百多個姓名地址，有的是中文，有的是英文，王小克認字不多，立時把部子原位放回。

他蹲在地上沉吟了半晌，將鋼板拉回，然後把雪櫃搬回原位。

這時，他也不想再喝汽水了，把它放回雪櫃裏，站起身來。

遊艇和長堤之間的跳板雖然已經被水手搬開，但艇身離岸甚近，王小克一振氣便躍上岸去。

他把手插在褲袋沿着長堤向馬路走。就在他來到長堤盡頭，黑暗裡人影一閃，有人擋在他的面前。

王小克的心猛地一跳，還看不淸楚來人是誰，已經吃了一拳，仆倒下地。

那人趨上前來，揚脚向王小克面門踢來，王小克急忙着地一滾，避開一脚，但那人動作奇快，又另一脚朝他下部踏下。

王小克已漸恢復鎮定，心想這時只有躲避對方的攻擊才行，在地上翻滾着，躲開那人的連環脚。

他此時已在長堤盡頭，向內一滾，又回到長堤上，黑暗中看不見，忽然右肩一空，竟是滾下長堤，向海中便掉了下去。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伸手扳住石壆，阻住下墮之勢。

他身手敏捷，扳住一處石隙，翻身便想爬上長堤，忽然一雙大手夾住自己腦袋，整個身子被拉了上來。

王小克腦袋被他挾住，那裡還敢掙扎，只聽那人叫了一聲「上來！」整個身子如騰雲駕霧一般，被他拉了起來，放在地上。王小克驚魂甫定，向那人望去，微弱的燈光，依稀認得正是那個龐清！

龐清叉腰站在王小克跟前，冷冷問道：「你鬼鬼祟祟在這裡幹甚麼？」

王小克定了定神，道：「我……我是住在附近的，天天晚上來這裡遊玩的。」

「呀？」龐清上下打量了王小克一眼，說道：「那麼剛才你躲在艙房外面幹甚麼？」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怔，剛才自己躲在艙房之外，以爲神不知鬼不覺，怎知却被



王小克伏在繩纜堆後，偷聽邱坤和龐清說話。

他察覺出來，可是他剛才爲何不揭發出來，而故意在這裡等待自己。

剎那間，王小克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龐清忽然踏前一步，提高了聲音，道：「快說！」

「龐大哥，我……我好幾天沒有吃東西了，想邱先生的豪華遊艇上也有值錢的東西，所以……所以……」王小克苦笑着沒有接下去。

龐清雙眉一皺，道：「眞的？」

王小克摸了摸肚皮，道：「想不到值錢的東西沒有，吃的東西可不少，我塡飽了肚皮，還留在遊艇上幹甚麼？」

龐清聞言臉色稍緩，可是隨即又睜圓雙眼，問道：「剛才我們說的話都被你聽到了。」

「你……你們說甚麼話來？」

龐清忽然欺身過來，一手箍住王小克頸脖，厲聲道：「還不從實招供。」

「龐大哥，你……你先放手。」王小克急忙道：「我說便是。」

龐清放鬆了他，道：「你到底從那裡開始聽起？」

王小克眼珠一轉，知道在這種情況下絕難佯裝一切不知情，於是道：「我聽到那個姓邱的似乎在逼你做一件壞事，而你不肯。」

龐清雙眉一揚，道：「你怎知道那是壞事？」

「唉，那姓邱的雖然是名流紳士，但誰不知道他不是好人？」王小克舌燦蓮花，娓娓而談：「像你龐大哥這樣的堂堂男子漢，當然不屑與他爲伍了！」

「我問你怎知道那是壞事！」

「這個——這個是我自己推想的。」

王小克道：「試想想，那姓邱的既然不是好人，他怎麼會要你去做甚麼好事了？龐大哥，你不肯答應他，眞不愧是個英雄好漢！」

王小克高帽子一頂一頂地飛送出去，龐清一時間倒是難以發作，他聲音不知不覺已經緩和下來，道：「除此之外，你還知道甚麼？」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不知道啊！」

龐清咬唇注視着王小克，似乎在忖思怎樣解決王小克的問題。

王小克何等精靈，早已看出這龐清一身武功，正是江湖上的好漢，而這種「江湖好漢」最重義氣，急忙道：「今晚有幸認識了龐大哥這等好漢！實在是我王小克幾生修來的福氣，不知龐大哥看不看得起交了我這個朋友？」

所謂「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饒是龐清來勢洶洶，這時再也不能發作，他沉吟了一會，道：「你說就住在這附近，到底那裡？」

王小克隨便向遠處一幢唐樓指去，道：「就在那邊，不過，我經常不回家睡，今晚認識了龐大哥，我們不如去喝杯啤酒罷？」

龐清是粗豪漢子，沉吟了一下，便向他點頭道：「好吧！」

王小克大喜過望，心想只要他不找自己麻煩，請一杯啤酒倒無所謂。

兩人來到附近一間小餐室，王小克叫了兩瓶啤酒，殷勤替龐清斟滿了一大杯。

龐清酒量甚豪，片刻間一口接着一口，骨碌骨碌地把兩瓶啤酒都灌到肚裡去。

王小克偶爾也喝點酒，但只是模仿大人的玩意，根本喝不了多少，如今眼見龐清將啤酒當作水喝，不由得嚇得口閤不攏來。

「再來兩瓶！」龐清說。

「是，是，」王小克轉身向伙記吩咐：「再來兩瓶大啤。」

兩瓶啤酒送上來不久，又被龐清喝光了，王小克見他眉宇間似乎隱有重憂，心下念頭一閃，又叫伙記取酒來。

還不到一個小時，龐清已經連盡六瓶大啤，王小克面前的一杯，才喝了一半。

龐清越喝越有精神，又招手叫伙記取酒。

王小克摸了摸袋裡的錢，不由暗暗担心，看他這樣喝下去，算一下够不够錢埋單。

「小兄弟，不用担心。」龐清似乎看穿了他的心事，拍着他的肩頭，道：「今晚由我付賬。」

「這怎麼成，我是專誠請龐大哥喝酒的。」

「唉，小兄弟，酒逢知己千杯少，這一頓酒喝不窮我，」龐清笑道：「來，你也乾一杯！」

王小克見他豪氣干雲，便和他對乾了一杯，等一下賬單已經有了着落，於是又叫伙記取酒。

兩人一直喝了兩個多小時，王小克見龐清已有點醞醞然，知道是時機了，當下試探着問道：「龐大哥，你似乎有甚麼心事呢？」

「心事？」龐清赧然一笑，道：「甚麼心事？」

「你一直喝酒不說話，還說甚麼酒……

……酒逢知己千杯少。」王小克道：「人家是一邊喝酒一邊談天說笑才過癮。」

龐清皺眉嘆了口氣，將酒杯大力往枱上一放，緘默着。

「龐大哥，如果有心事的話，倒不如將它說出來，還來得痛快！」王小克慫恿他。

龐清伸手抹了抹臉，又長嘆一口氣。

「龐大哥，別看我只是一個小孩子，」王小克更進一步說道：「如果你有甚麼爲難的地方，說不定，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龐清忽然抬起了頭，呆呆地望住王小克，半晌才道：「自作孽不可恕，你帮不了忙的！」

王小克愕了一愕，說道：「龐大哥，你是不是做過一件錯事，對人不住？」

龐清苦笑了一下，道：「豈止一件，又豈止對一人不住？」

王小克咀嚼着他的話，一時間竟是摸不着頭緒。

「說出來總比鼈在肚子裡好。」王小克道。

「說不得，說不得！」龐清說畢又骨碌骨碌地喝了一杯啤酒。

王小克一面替他添酒，一面問道：「我就不相信以龐大哥的爲人，生平竟然做過不可對人言的事！」

「小兄弟，你年紀多大？」龐清忽然問道。

「過了年滿十五歲啦。」

「唔，那麼你還不懂。」龐清苦笑着搖頭，道：「你還不懂！」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龐大哥，那是不是一種難以彌補的過失？」

龐清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可以這樣說吧！」

「剛才邱坤要你表明甚麼立場？」

龐清忽然大力一拍枱子，圓睜着雙眼，道：「這件事你千萬不要管！」

王小克料不到這句話會惹來他大發脾氣，登時不敢再問。

龐清伸手入袋取了一叠鈔票出來，數了幾張拋在枱上，道：「我們走吧！」

王小克隨他離開餐廳，道：「龐大哥，你住在那裡？要不要我送？」

「笑話，我還要你送？」龐清搭住他的肩膊向前走着，脚步却有點虛浮，他道：「小兄弟，記住我的話，今晚你所看到和聽到的，都不要向別人說！」

「是的。」

「好，你回去吧！」龐清向他揮了揮手，說道：「有機會的話，我們還會見面的！」

「再見！」

龐清口裡哼着小調，向前面街口走去，王小克猶豫一下　終於決定自後跟蹤！

龐清來到一架小型房車之前，取出鎖匙打開車門，跨進車去，好一會才發動了馬達，車子緩緩地自車位中駛出來。

王小克左右一望，見附近亦無的士，龐清車子一出了馬路，自己欲跟無從了，正暗暗焦急時，忽然看到遠處有一輛的士駛來，急忙伸手將它截住，跳上車去，向司機道：「跟着前面那架汽車！」

龐清雖然喝了不少啤酒，神智却依然十分清醒，駕着車子向前直駛。

大約十餘分鐘之後，車子來到一幢大厦之前停下了，龐清就把車子泊在門口，跨下車來。

王小克向那幢大厦一望，但見招牌林立，有一個寫着「龐清武館」，心下不禁恍然，難怪龐清武功這樣使得，原來他是個教武師父。

既然知道了龐清的住所，王小克也不想上樓去觀查了，逕向司機道：「警察總部。」

不久，王小克已來到警察總部，他付過車資，跳下車來，逕自向周探長的辦公室走去。

「唔，小鬼子，周探長找得你好苦！」值日警官問道：「你到那裡去了？」

王小克也不分說，只是向他笑了一笑，推開周探長辦公室的門，踏了進去。

周探長和陳警官正在談話，一見王小克，立時站起身來，道：「小鬼子，你跑到那兒去了？」

「咦？我不是說過出去吃點東西？」

「吃東西亦花這許多時間？」周探長疑惑地看着他道：「你到底還去過甚麼地方？」

「到遊艇俱樂部去走了一遭。」

周探長先是一呆，隨即說道：「小鬼子，邱坤是本埠的名流，你可不許對他胡來。」

「誰說我對他胡來了？」王小克聳了聳肩，道：「再說我也沒有這種能耐！」

周探長坐了下來，道：「好，那麼你到遊艇俱樂部去幹甚麼？」

「探長，難道你不懷疑邱坤的『玫瑰夫人』中有鬼麼？」王小克問。

「我們現在忙的，是關於『死亡廣播』的事，」周探長道：「邱坤的『玫瑰夫人』，到底有甚麼鬼惑，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照我猜想，『死亡廣播』的發射站一定就在『玫瑰夫人』上面。」

「哦？」周探長失聲笑了起來，道：「那天我們不是親自搜查過了嗎，有甚麼發射台？」

「也許他巧妙地掩蓋了起來呢？」

「怎會的，我們是利用最精密的電子儀器去查的啊！」周探長說。

站在一旁的陳警官忽然插口道：「探長，如果那個發射台由絕緣體包裹住，探測儀器是否能够查得出來？」

「這個——」

「探長，」王小克搶着說：「我剛才小心查過了，艇上的確沒有甚麼值得懷疑的地方，只是，還有一個所在被我們忽畧了。」

「甚麼所在？」周探長和陳警官不約而同地問。

「遊艇底下。」

周探長和陳警官對望了一眼，均是輕輕低呼了一聲：「不錯！」

「我不會游水，但相信你們可以派人下海看一看。」王小克說。

「對！」周探長按下案頭一個小掣，道：「派兩個潛水蛙人在廣場候命！」

不一刻，潛水蛙人已經準備就緒，周探長，王小克和陳警官來到廣場，上了警車，朝「遊艇俱樂部」而去。

途中，王小克問道：「死亡廣播還有出現嗎？」

周探長搖了搖頭，道：「可是戚維心和倪光華也失踪了。」

「那個張太太呢？」

「我們剛才正在討論這件事，」周探長道：「她和一個死者潘朝輝的太太，不約而同地到S埠去了。」

「你們沒有阻止？」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道：「她們又沒有犯罪，我們憑什麼理由阻止？」

「也許她們到S埠去見什麼人呢？」王小克道。

「見人？」周探長喃喃地，忽然一拍大腿道：「是呀，我竟想不到這一點！」

「探長，她們的班機已經在三個小時前開出，」陳警官道：「來不及了。」

「可是我們可以通知那邊的警方，請他們協助監視這兩個未亡人。」

「我已經打了長途電話吩咐過了。」陳警官道。

「你眞行！」

陳警官和王小克對望了一眼，微微而笑，一個是稱讚對方心細如塵，一個是佩服對方辦事有效率。

「探長，如果我們在『玫瑰夫人』底部，發現了發射台，那便怎樣？」陳警官問。

「當然是立刻拘捕邱坤！」周探長握着拳頭，道：「非法藏有廣播發射台，這一條控罪也够他受了。」

「探長，白小妹和阿發的踪跡呢？」王小克問。

「放心，只要查到了發射台的所在，他們一定可以無恙脫險歸來！」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他何嘗不知道這一點？只是那神秘發射電台究竟在那裏？會不會如自己所料，就在「玫瑰夫人」的底部？

王小克忽然想：要不要將今天晚上碰到龐清的事對周探長說出來？正沉吟間，車子已經來到「遊艇俱樂部」的長堤。

衆人跳下車來，王小克領着他們來到「玫瑰夫人」之前，周探長已吩咐兩個蛙人準備下海探眞相。

那兩個潛水人檢查了隨身携帶的儀器一番，互相點了點頭，向海中跳了下去。

周探長和王小克站在碼頭旁，望着海面上一團白沫，誰也沒有出聲。

不久，潛水人扭開了水底燈，兩人隱約看到海面四五呎底下，有人在活動的影子。

王小克向周探長望了一眼，只見他雙眉微皺，顯然並沒有信心。

陳警官拿着一具無綫電對講機，踏上前來。

「探長，金副局長要和你說話。」陳警官說。

周探長緩緩地回過頭來，道：「什麼事？」

「他的聲音很急促，大概有什麼重要的事。」陳警官回答。

周探長轉身向警車走去，陳警官搭住王小克的肩膊問道：「小鬼子，你猜得到金副局長有什麼話要和周探長說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難道邱坤附近有人看到了我們的行動？」

「這並不出奇。」陳警官說。

不一會，周探長垂頭喪氣地走了過來，問道：「他們有什麼發現？」

陳警官望着不斷自海底浮上來的水泡，搖了搖頭。

「叫他們快點！」

「探長，是不是邱坤去向金副局長投訴了。」陳警官問。

周探長咒詛了一聲，咬着牙齦，道：「他媽的邱坤，只會要這種手段！」

陳警官按下了無綫電對講機，道：「你們有什麼發現？」

「沒有？」潛水人的聲音自無綫電對講機傳來。

「全搜過了。」

「是的，遊艇底下光溜溜的，什麼東西也沒有，」潛水人回答：「我們正在碼頭附近搜索。」

陳警官望了周探長一眼，等待他的決定。

周探長猶疑了一下，道：「叫他們上來吧！」

陳警官立即下令兩個潛水人上岸。

周探長早已轉身向警車走去，打開車門踏進車去，悶聲不響。

王小克躡足來到警車旁，見周探長雙眉深皺，似乎在想着什麼重要的事情，當

下輕輕打開車門，坐到他身畔。

不一會，陳警官領了兩個潛水人過來，問道：「探長，咱們回去了。」

「不回去呆在這裏幹什麼？」周探長情緒不佳，說話也是粗聲粗氣的。

車子經過木屋區附近時，王小克忽然叫司機停車，周探長詫異地望着他，問道：「怎麼了？」

「我——想回家看婆婆。」

周探長遲疑了一下，終於向他點一點頭。

王小克下了車後，朝石級爬上去。此時已經夜深，四下裏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

當他踏上了第一級石級時，忽然有個人影自黑暗裏閃了出來。王小克心下一凜，定眼一看，原來是個小孩子。

那小孩子眉清目秀，正是戚維心的學生孫小龍。他一雙眼睛滴溜溜地望住王小克，道：「你是不是小鬼子？」

王小克心下大奇，反問道：「你——你是誰？」

「是我先問你的，應該先答我。」孫小龍說。

王小克苦笑一下，向他點點頭，道：「是的，現在可以告訴我你是誰了吧？」

「來，你跟我來！」孫小龍向他招招手，逕自轉身向前走去。

王小克心下大奇，對方雖然只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却也不能沒有戒心，他猶疑了一會，道：「喂，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哩！」

「我姓孫，叫孫小龍，」孫小龍說：「是你的女朋友的朋友。」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隨卽明白他的意思，心頭不禁跳了一跳，趨上前去抓住他的手臂，顫聲問道：「你說什麼？」

「喂，你抓痛我了！」

王小克只得放手，柔聲說道：「剛才你說我的女朋友，她……她是不是叫白小妹？」

「對啊！」孫小龍笑了起來，道：「她長得好漂亮好漂亮，是不是？」

「不錯，」王小克急忙追問道：「她在那兒？」

「和她在一起的，還有一個阿發，是不是？」孫小龍問非所答地說。

王小克心下更無懷疑，問道：「小龍，你告訴我，他們究竟在那裏？」

「在我家裏。」

「你家在——」

王小克還沒有說下去，孫小龍又向他招招手，說道：「我現在就帶你去，好不好？」

王小克不禁猶疑了起來，眼前這位孫小龍雖然天眞可愛，然而，他背後的人呢？這會不會只是一種詭計，騙取自己入彀的呢？

他托着下頷，凝望住孫小龍，說：「如果你不告訴我你家在那兒，我便不跟你去。」

「不成的，老師吩咐，不許告訴人家。」孫小龍忽然神神秘秘地說：「否則，我們都有危險。」

「你老師是誰？」王小克心下疑惑更甚，他絕對想不到面前這位小孩子便是戚維心的學生。

「咦？那天你不是和人來學校找過我的老師嗎？」孫小龍說。

經他一提醒，王小克不禁恍然。

王小克道：「你老師叫你來帶我回去，是不是？」

孫小龍點着頭，道：「是啊，我站在這兒等了很久，你要是再不回來，我便要回去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終於點點頭，道：「好吧，我跟你去。」

孫小龍大喜過望，伸手拉住王小克，向大馬路走去。

王小克雖然滿腹疑團，然而並沒有疏忽四周的環境，他左右望了一眼，忽然發現前面街口轉角處人影一閃，有人縮了回去。

王小克心下一凜，不由放緩了脚步。

「小鬼子，快點呀，老師一定等得急死了！」孫小龍催促他。

王小克眼珠一轉，已猜到了街口人影到底是誰，同時也隱約知道對方的用意。對方若是想對自己不利，大可以出現，一個大漢對付兩個小孩子自是綽綽有餘，他躲在一旁窺伺，自然是要暗中跟踪自己了。

王小克不動聲息，低聲向孫小龍道：「小龍，你喜不喜歡捉迷藏？」

「喜歡！」

「唔，我告訴你，有一個人在暗中跟踪我們，想看看我們要去什麼地方。我們能够帶他去嗎？」

「不行的！老師說有許多壞人在找她！」孫小龍急了起來：「我們不能——」

王小克急忙掩住他的嘴巴，禁聲說：「小聲一點，不要讓他聽到。」

孫小龍也是聰明伶俐的孩子，當下立卽不再出聲，半晌之後才問道：「咱們怎樣做？」

「咦？我剛才不是告訴你了嗎？咱們跟他捉迷藏？」王小克說。

「好極了！」孫小龍精神一振，道：「怎樣捉法？」

「咱們故意朝相反方向走，」王小克低聲道：「然後再想法子甩脫他。」

孫小龍連連點頭，向左邊馬路走去。

「你老師住的地方方向和這邊相反？」王小克問。

孫小龍點點頭，道：「咱們走快一點，還是走慢一點？」

「不必太快，也不能太慢。」王小克說話時側耳一聽，果然發現有極小的脚步聲自後跟來。

「小鬼子，他……他是誰？會不會突然間追上來捉住我們？」孫小龍担心地問道。

「他當然是壞人，」王小克安慰他：「不過你放心，他不會追上來捉我們！」

兩人不徐不疾地向前趕路，後面仍然有人跟着。

王小克一面走着，一面盤念甩脫那大漢的方法，可是這一帶沒有橫街也沒有小巷，根本沒有法子。又走了十分鐘左右，王小克心知這樣子下去，對方一個忍耐不住，說不定眞會上前捉人，一抬頭，看到「龐清健身院」的招牌，心頭不由一亮。



他拉了孫小龍的手，道：「咱們上去吧！」

孫小龍不知就裏，但還是跟着王小克踏進大厦大門。

兩人一踏進大厦門口，立時向樓梯奔去，來到了二樓，見左邊門旁掛着「龐清健身院」的招牌，於是上前拍門。

王小克拍過門後，側耳一聽，果然聽到有急促的脚步聲奔了過來。

然而，沒有人來應門！

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暗叫不妙，龐清和自己分手時，喝了不少酒，這時會不會醉臥床上不省人事。

想到這一點，王小克不由暗暗頓脚。

正想轉身朝後樓梯奔去，大門忽然開了，龐清揉着惺忪睡眼，出現在門口。

龐清一見是王小克，不由愕了一然，王小克也不及解釋，拉着孫小龍衝進屋裏，一面叫道：「快關門！」

龐清一時間摸不着頭腦，向樓梯口望去，只見一個大漢氣急敗壞地追上前來，正是日前守在石級處等王小克的那個大漢，他和龐清打了個照面，忽然停住了脚步，轉身下樓。

龐清見了那個大漢，神色也是一變，「砰」地一聲，將大門關上了。

王小克喘着氣，道：「他……他有沒有追來？」

龐清面色凝重，向王小克走過去，沉聲問：「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龐大哥，那個壞人要害我！」王小克說。

「你怎知道他要害你？」

「他——他一直跟着我們，難道還安着好心嗎？」王小克說話時，也留意到龐清的臉色有異，問道：「龐大哥，你……你認識他？」

龐清先是點了點頭，隨卽道：「不，不，我怎會認識他？」

王小克何等精靈，當然看得出龐清言不由衷，可是心下不禁暗暗奇怪，就算他認識那個大漢，又有什麼稀奇，爲什麼要隱瞞。

龐清望了孫小龍一眼道：「是——」

「噢，是的，他是我的朋友，叫孫小龍，」王小克道：「我們剛才出來宵夜，回家時便發現有人自後跟踪，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剛巧來到你樓下，暗想有龐大哥在，再惡的壞人也不怕了，你一定會保護我們的，對不對？」

王小克這幾句話不但交待了爲何會碰上那大漢，還套住了龐清，令他不能袖手旁觀。

然而，龐清却輕輕嘆了一口氣，垂下頭來。

「小鬼子，咱……咱們一直在這裏躲下去嗎？」孫小龍焦急地問。

「不，萬事有龐大哥替我們出頭，」王小克面對着孫小龍，其實却是故意在說給龐清聽，他道：「龐大哥會想辦法。」

龐清緩緩抬起了頭，望定王小克，半晌才道：「你們想到那裏去？」

「我想送他回家而已。」王小克指着孫小龍答道。

「你住在那裏？」龐清目光灼灼地望住孫小龍。

「我——」孫小龍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龐大哥，他只知道回家的路，叫不出街名，」王小克急忙道：「你下去替我看看那惡人還在不在，如果他不在的話，我們便走了。」

「這樣吧，我送他回家便行了。」龐清說。

「龐大哥，這怎好意思？」王小克道：「只要你出去打發了那個壞人，我會送他回家的。」

龐清沉吟了一會，終於點點頭，道：「好吧，你們在這兒等我，不論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都不可以開門出去，知道嗎？」

「知道了。」

龐清臨走之前，忽然轉身取了門匙，向王小克道：「爲了安全，我還是把你們鎖住了才出去！」

「龐大哥，你——」王小克心下一凜，急忙道：「那惡人很難對付麼？」

龐清兩道濃眉深深皺在一起，嘆了一口氣道：「我是爲了你們好，知道嗎？」

王小克點着頭，事實上他也看得出龐清爲了替他們打發那個大漢，心底下十分爲難。

王小克暗想，早知道這樣麻煩，自己想個辦法脫身算了。

龐清果然鎖上了大門，王小克聽見他的脚步聲下樓，腦際念頭一閃：倘若龐清和那大漢是一黨，自己豈非送羊入虎口自投羅網？

他伸手拉了拉門，竟然紋風不動，不由暗暗叫苦。

「小鬼子，你說這個龐大哥可以把那惡人趕走嗎？」孫小龍問。

「我——我不知道。」

「龐大哥身材這樣强壯，那惡人一定不够他打的！」孫小龍是滿懷放心：「依我看，那惡人一見了龐大哥，早嚇得逃跑了！」

王小克苦笑一下，世界上的事情有時不是單講武力的，好像自己，若非鬼計多端，早已被人打得變成眞鬼了！

「小鬼子，你怎麼不回答我？」孫小龍問。

「結果如何，等一下便知道了，我當然也希望龐大哥將惡人趕走！」

孫小龍這才滿意地點了點頭，走過去拿起一個小型啞鈴，試着推擧。

王小克見大廳中擺滿了啞鈴雙槓等健身器具，他對這種玩意毫無興趣，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孫小龍走到窗口張望了一會，轉身道：「怎麼不見龐大哥？」

「他或者在樓梯口處和那人講數吧？」王小克說着向窗口走去，望向街口，忽然發現龐清的車子不見了！

剛才自己爲躲避神秘大漢的跟踪而上來這裡時，亦無留意到大厦門口是否仍然泊着龐清的車子，可是，龐清和自己喝過酒後，立時回家睡覺，相隔幾個鐘頭，車子怎會不翼而飛？

顯然地，車子是剛剛駕走的。

龐清爲甚麼突然間駕車走了？王小克腦中念頭一閃，暗呼不好！

「小龍，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裡！」王小克說。

「幹嘛？」孫小龍詫異地望着他：「龐大哥叫我們在這裡等他，他正在外面打發那個惡人呢！」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龐大哥走了！」

「走了？」孫小龍臉色一變，急忙問：「你怎麼知道？」

「這個你不必理。」王小克趨上前去試開大門，一面道：「咱們要儘快離開這裡。」

「可是龐大哥將門反鎖住了！」

王小克用力扳了一扳，大門紋風不動，不由罵了一聲粗口。

「小鬼子，如果那惡人仍然在下面，這──」

王小克並不理會，箭一般奔到窗口，向街上望去。

龐清的健身院就在二樓，離地下只有幾呎高。然而，跳下去不小心的話，也很容易跌斷了腿。再說，孫小龍年紀這麼小，從這樣高度跳下去，更易摔傷。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朝孫小龍道：「小龍，你有沒有胆子跟我爬下去？」

「爬下去？」孫小龍先是一呆，隨即拍拍胸口，道：「當然够胆，你做得來的事，我『孫悟空』都做得來！」

王小克聞言一楞，說道：「甚麼孫悟空？」

孫小龍笑了一笑，得意地道：「學校裡的同學都這樣叫我！」

王小克大喜，奔進龐清的睡房，將床單揭了起來，就把剪刀剪成對半，然後結在一起。

他將床單縛在窗子的鐵架上，用力一試，向孫小龍道：「你先還是我先？」

「我跟你！」

王小克笑了一笑，想不到自己一向自負鬼靈精怪，這個「孫悟空」孫小龍也不輸餂！

他提了一口氣，跳上窗前，然後轉身背外緩緩爬下去。

雙腳落地後，王小克向四週望了一眼，此時已是凌晨二時多，街上半個人也沒有，那有龐清和神秘大漢的影蹤？

「小龍，輪到你了！」王小克仰首尖聲叫道。

孫小龍畧一遲疑，也自上面，爬了下來。

「你說這條床單怎麼辦？」王小克側頭問：「讓它這樣放着？」

「不行的，讓賊人見了，還不乘機上去偷東西？」孫小龍道。

王小克緩緩點着頭，孫小龍倒會爲人想，他轉身取了一塊石頭，包住床單，向上一抛，把床單抛入屋去，然後拍了拍手，道：「走吧！」

兩人走了一會，有架的士駛來，王小克將之截停，和孫小龍踏上去。

孫小龍向司機說了一個地址，低聲問：「你身上有沒有錢？」

王小克點了點頭，暗想孫小龍年紀比自己小，心事可眞精細。

不久，車子已抵達目的地，王小克向外一望，原來是一幢舊樓。

付過車資後，孫小龍領着王小克向樓梯走去。

「咱們這樣晚回來，一定把你的家人吵醒了！」王小克道。

「我爺爺是聾的，」孫小龍回首一笑，道：「他聽不到。」

「你只有一個爺爺？」王小克好奇地問。

「是的，我爸爸和媽媽都在美國。」

說話間，已經來到二樓，孫小龍伸手叩了叩門，「篤，篤篤」三下，顯然是一個暗號。

門幾乎立時打了開來，出現在門口的，果然是戚維心！

戚維心一見了兩人，長長地吁了口氣，道：「你們終於來了！」

這時，白小妹和阿發自內奔了過來，一見了王小克，也是大喜，白小妹拉住王小克的手，只是笑着。

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均是緩緩地點着頭，經過這一段日子的相處，他們已經可以猜到對方的心意，那一下點頭表示別來無恙。

「快裡邊坐。」戚維心把門關上，領先向大廳走去。

穿入在寬敞的客廳坐下後，王小克問：「小妹，爲甚麼不回家？」

白小妹望了戚維心一眼，笑道：「安娣不許。」

「那你起碼應該叫小龍帶個訊給我，」王小克道：「也好讓我定一定心。」

「小龍找不到你呀！」白小妹道：「而且，那些無恥小人一直在我們家附近釘着。」

王小克轉首向戚維心望去，說道：「好了，我已經來了，你打算甚麼時候放我們走？」

戚維心淡淡一笑，道：「你們隨時可以走，沒有人會阻止你。」

「眞的？」王小克不置信地問：「那麼你爲甚麼要將他們捉來這裡，又不許他們走。」

「小鬼子，安娣是爲了我們好？」白小妹搶着說。

王小克聽她把「安娣」這個稱呼叫得這般親暱，不禁頹喪地望了戚維心一眼，暗想這個老太婆究竟在弄些甚麼把戲？

「小鬼子，如果你現在想走，我並不反對。」戚維心道：「不過，在你離開這裡之前，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甚麼事？」

「首先讓我知道，你願不願意聽。」

王小克見她問得奇特，不禁望了白小妹一眼。

「小鬼子，安娣要向你說明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白小妹道：「同時，還要你帮一個忙。」

王小克心下疑惑越來越甚，瞧這個樣子，白小妹是站在戚維心一邊的了！

王小克很瞭解白小妹，知道她不是一個胡亂下判斷的女孩子，既然她站在戚維心的一邊，相信其中一定有其原因。

「是不是有關『死亡廣播』的事？」王小克問。

「可以這樣說。」

王小克心中一動，道：「好極了，我

正想弄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說穿了非常簡單，」戚維心道：「那只是一種把戲而已。」

「把戲？」

「還是讓我從頭說起吧，」戚維心除下了老花眼鏡，揉了揉眼，問道：「好不好？」

王小克點了點頭。

「那是廿餘年前的事了，」戚維心望着茶几上的燈罩，不徐不急地道：「當時我們的國家發生了一場大變亂，許多人都逃到外埠去，變成有家歸不得。」她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才接着說下去：「政治的事你們小孩子不大懂，所以，我還是簡畧一點來說吧，當時我們的國家一分爲二，形成十分尬尷的局面──

「誰不希望自己的國家統一？可是照當時的情形，是絕對辦不到這一點的，於是有人暗中組織了一個集團，呼籲海外的國人另豎旗幟，成立第三勢力。

「我就是其中一份子，」戚維心苦笑了一下，戴上眼鏡：「當時，我只想到爲國家盡一份力，事實上組織的口號也叫得很冠冕堂煌，天下間誰不愛國？想不到我對國家的熱情，却被人利用了。」

她咽了一口口水，又道：「原來組織這第三勢力的頭頭，心懷叵測，希望挑引起國人愛國的熱情，培植他自己的勢力，暗中，却和外國合作，想要瓜分我們的國家。

「這種陰謀，很快便被我們知道了，可是當時的第三勢力已經發展到世界各地，許多有地位名望的學者也參加了集團，成員包括了殷商巨賈，市井流氓，都希望推翻兩個政府，重新建立國家。

「我們知道了這陰謀時，計劃已實行了一大半，從中慫恿支持的A國和J國也看到時機暫趨成熟，打算下令行動。

「在第三勢力集團裏，的確有不少投機取利的份子，但眞正愛國的也不是沒有得悉了個中眞相後，便紛紛脫離了集團。

「我們的組織是犯法的，而且，組織的成員還算得上是『漢奸』，因此，有人向政府告密，捉了幾個幹事，其他人也都戰戰兢兢地生活着，怕被政府捉去，判以『叛國』罪名，那是要槍斃的。

「五六年來，由於分離組織的人越來越多，已經起不到甚麼作用了，最近他們忽然想重整旗鼓，繼續不曾實踐的計劃。

「我接到重回組織的通知，他們當然也接到，可是，我們已經明白了他們出賣國家的陰謀，同時也堅定了自己的立場，肯聽從命令的，已經沒有甚麼人了。」

王小克聽到這裏，忽然心念一動，難怪邱坤要龐清表現甚麼「立場」，而龐清又猶疑不決，看來邱坤和龐清都是組織中的一份子，至於王必武以及張文宗，潘朝輝，倪光華他們，當然也是「第三勢力」的一份子了。

戚維心又道：「他們當然不肯放過，於是才有『死亡廣播』的事出現。」

王小克忍不住插口問：「爲甚麼他們一聽到那種廣播便突然死了。」

戚維心苦澀一笑，道：「說起來好像神話或天方夜譚一樣，但却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參加這個組織時，曾經簽過『生死冊』，也曾吃過『生死丸』，以示患難與共，禍福同當。」

「生死冊？」

「是的，」戚維心道：「生死冊上面，有我們的工作範圍，出生年月，血型，以及家庭詳細情況和參加組織的日子等等資料。」

「生死丸呢？」

「那是一種用膠囊包裹住的慢性毒藥，如果到時候不打針消毒的話，膠囊一破，便立即能置人於死地，可是死狀便像心臟病猝發一般──」

戚維心說到這裏，王小克「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難怪警方的醫官也驗不出死因了！

「生死冊上都註明幾時服過生死丸，幾時要打針，」戚維心嘆了一口氣，道：「再過幾天，便輪到我啦！」

王小克問道：「如果你是再和他們合作的話，他們會不會替你打針解毒？」

戚維心點着頭，道：「可是，禍國殃民的事，誰肯去做？除非是那些喪盡天良的無恥小人！」

王小克點點頭，戚維心這幾句話說得正義凜然，心下對她敬意之心油然而生。

「當時大家不知道箇中眞相，因此才參加他們的組織，如今既知自己從事的是出賣國家的勾當──唉！」戚維心嘆了口氣道：「王必武他們都這樣犧牲了！」

王必武雖是王小克的隣居，但兩人平日絕少來往，只見他吊兒郞噹，想不到他寧死不肯出賣自己的國家，像他這樣的人，才算不枉了此生，王小克暗暗告訴自己改天要到王必武墓前鞠幾個躬──如果他有墓地的話。

「可是『死亡廣播』呢？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王小克問。

「近年來，不少脫離組織的人都到本市來了，他們見附和的人不多，想到殺一儆百的俗套方法！」戚維心凝望着王小克，道：「電視是最快的傳播媒介，尤其像我們這種人，是最留意國際新聞的，所以他們故意在『新聞報導』的時間，用强力電波播出『死亡廣播』，一來提醒我們早日答覆歸隊，二來也起恐嚇作用。

「據我所知，他們這一招果然很收效果，已經有數百人去向他們報到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正如戚維心剛才所說，說起來其實十分簡單！

「小鬼子，我希望你不要將這件事告訴別人。」戚維心道：「我戚維心雖然一時糊塗，却絕對不會是個出賣國家同胞的無恥漢奸。」

「我不會的，安……安娣！」王小克道：「所謂知錯能改，善……善甚麼大甚麼的，你不要放在心上！」

戚維心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道：「現在，你肯帮我做一件事嗎？」

「甚麼事？」王小克毫不猶豫地道：「只要我做得到，一定帮你！」

「我要那部『生死冊』！」戚維心說道。

王小克心下一凛，詫異問道：「爲……爲甚麼？」

「當年服用『生死丸』的，只是任務比較大的成員而已，普通的成員，是不必

服用的。」戚維心道：「可是他們的名字資料，全部記載在『生死册』上。據我所知，其中不少人已經離開了組織，認清了自己的立場。我是怕萬一他們老羞成怒，把這些人的名字呈報政府，那時——」

王小克一拍大腿，叫道：「不錯，不能讓他們借刀殺人！」

戚維心欣慰地點着頭，道：「你的女朋友說你可以帮我的忙將它偸回來。」

王小克不由望了白小妹一眼。

白小妹向他扮了個鬼臉，道：「小鬼子，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啊！」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他也知道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然而，「生死册」在甚麼地方？究竟是怎麼樣子的？自己因一無所知，就算知道了，是否可以偸到手呢？

「小鬼子，好幾百人的性命，在你的手中啊！」戚維心正色說道：「你想想淸楚。」

「可是我——」

戚維心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也知道你的爲難。他們的爪牙惟恐你已經得悉秘密，因此欲得你而甘心，我不能露面，小龍年紀又小，惟一可以帮我的，只有小鬼子一個了。」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那『生死册』究竟是怎麼模樣的？」

「那是一本薄薄的册子，上面列着許多姓名——」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叫了起來，他驀地想起曾經在甚麼地方見過這樣的一部册子！

對了，那是在邱坤的遊艇「玫瑰夫人」上面，册子藏在雪柜後面暗格中，裏面還有一把手槍！

「我知道它在甚麼地方了！」王小克叫了起來：「我見過它！」

戚維心雙眉一揚，道：「你在甚麼地方見過它？」

「邱坤那裏！」

戚維心咬了咬牙道：「哼！原來在這個喪心病狂，利慾薰心的大頭目身上！」

「他是大頭目？」王小克問。

「唔，他當年的職司是東南亞總聯絡主任。」戚維心答。

「那麼，首領呢？」

「我們不叫首領，叫總司令，」戚維心道：「他僑居美國，沒有人見過他，據說他是當地的大財閥！」

客廳中一片緘默，半晌，白小妹道：「小鬼子，既然你知道那『生死册』的所在，立刻去把它偸來吧！」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好！」

「這個倒也不必忙於一時，」戚維心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你大概很眼倦了吧？」

王小克望一望腕表，原來已凌晨四時多，當下打了一個呵欠，果然有點睡意。

「這樣吧，你先好好睡一覺，明天才偸不遲。」戚維心道。

「好吧。」王小克伸了伸懶腰，事實上已經過一晚折騰，他也疲倦得要命了。

「後面有個房間，你和阿發將就一晚吧。」戚維心說着站起身來。

阿發領着王小克來到寢房，關上門後，道：「小鬼子，明天你帶我一起去，好不好？」

王小克愣了一愣，想不到阿發竟會自動請纓。

「帶你去幹甚麼？」王小克故意問：「看熱鬧？」

「不，不！」阿發急了起來，道：「我……我也想做一點有意義的事。」

王小克躺到床上，又打了個呵欠，道：「明天再說吧！」

×　　×

王小克猶豫了一會，終於伸手拍了拍門。半晌，大門才打了開來，龐清一見是他，不禁愕了一愣，道：「你昨天晚上跑到那裏去啦？」

王小克笑了笑，逕自踏進屋去，這時，正有幾個上身赤裸的青年男子在舉重練身。

「龐大哥，昨晚你又到那裏去啦？」王小克問。

龐清臉色一變，拉了拉他的手，道：「到我房裏說話。」

兩人來到房間，龐清轉身將門關上了，道：「小兄弟，你還來這裏幹甚麼？」

王小克仰首凝望着龐清，誠懇地道：「龐大哥，我只是來瞧瞧你。」

龐清搔了搔頭，莫明其妙地道：「瞧我？我有甚麼好瞧？」

「龐大哥，我甚麼都知道了！」

龐清先是呆了一呆，隨即笑道：「你知道個屁！」

「龐大哥。」王小克正色說：「我知道你的煩惱，也知道你和你以前的組織的事！」

龐清收斂起笑容，頹然坐到床畔，垂下首來。

「龐大哥，」王小克走到他身前道：「我很佩服你的勇氣，我眞的很佩服。」

龐清苦笑了一下，緩緩地抬起頭來，道：「那又怎樣？像這樣的大事，只能錯一次。」

「告訴我，龐大哥，你的『生死丸』甚麼時候發作？」

龐清臉色霍然一變，顫聲道：「你……你連這也知道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龐清長長嘆了一口氣，道：「唉！提它來幹甚麼？」

「龐大哥，你知道我爲甚麼要來找你嗎？」王小克柔聲道：「也許我可以想出辦法，替你解毒呢？」

龐清抬起頭來，凝視着王小克。

王小克道：「龐大哥，相信我吧，我是一番好意。」

龐清又嘆了口氣，說道：「下個星期一。」

王小克屈指一數，道：「今天星期五，還有兩天！」

龐清苦笑着，道：「小兄弟，是誰告訴你這一切的？你知道得太多了！」

「龐大哥，難道你沒想到反抗？」王小克忽然問。

「反抗？」龐清悽然一笑，道：「如果可以反抗的話，還用得着你提醒麼？」

「解藥在甚麼地方，你知道嗎？」

龐清沉吟了一會，道：「以前，我們是到邱坤那裏去接受注射的，解藥大概就

在他那裏。」

王小克拍掌叫道：「這就得了，咱們去找邱坤，叫他把解藥交出來！」

龐清搖着頭，說道：「小兄弟，你的一番好意我心領了，只是此事根本沒有可能。」

「龐大哥，」王小克正色說：「我不相信天下間有絕對沒有可能的事。」

「邱坤的別墅有多少手下守衞，你知道嗎？」龐清問。

「這個——」王小克搔了搔頭，半晌才道：「總之只要有機會制住他，便可以迫他交出解藥了。」

「唉！我老實告訴你吧，那種解藥是自美國寄回來的，邱坤未必隨時會有，」龐清嘆了一口氣，道：「那天我到『玫瑰夫人』去見他，本來是想制住他，逼他拿出解藥的，可是後來發覺艙外有人，最初以爲他的手下，後來才知道是你。」

王小克心下好生抱歉，道：「龐大哥，是我不好破壞了你的事。」

「也不能這樣講，邱坤早已想到我們會有此一着，他是有防備的，否則這幾年來，他那能安安穩穩地活下去？」

「龐大哥，咱們總須想個法子向邱坤要了解藥來！」

龐清苦笑一下，道：「小兄弟，不必費心思了，我龐清認命算啦。」

王小克見他話雖然是這樣說，但臉上不無黯然之情，心下暗暗盤算着，無論如何要設法向邱坤將解藥拿來。

王小克最初認識龐清時，口裏一派胡言博取他的好感，料不到龐清眞誠以待，心下好生過意不去，暗想龐大哥毫無機心，我却一開始便欺騙於他，未免太不够朋友。於是千方百計要爲龐清做一點事。

龐清見王小克俯着首若有所思，便道：「小兄弟，你在想甚麼？」

王小克抬起頭來，道：「沒……沒甚麼。」

「小兄弟，你對我的一番心意，我……我……」龐清感情甚爲豐富，說到後來，聲音竟是有點哽咽，只聽他接着說道：「我是已經不久於人世，也沒有甚麼好東西留給你，這樣吧，你喜不喜歡學拳？」

王小克生平最恨的便是學東西，當日曾經暗下決心讀書認字，還去買了不少舊書回來，可是現在那些舊書竟丢在那裏，連他也不知道了。

正想開口拒絕，一瞥見龐清臉上全是殷切的神色，忖道：「龐大哥以義氣待我，小小一件事也不能如他所願？」當下點了點頭道：「好極了，龐大哥肯教我武功？」

「也算不上是甚麼武功，只是我十餘年來自己潛心練悟出來的幾招防身之術而已，」龐清道：「我從來不曾教過人，如果你有興趣，傳給你算了。」

王小克兒時最喜歡看武俠連環圖，知道武林高手通常有「不傳之秘」，龐清身手之高强自己領受過，如果他肯教自己幾招防身，將來也不會再受人欺凌了，立時精神一振，道：「龐大哥的獨門武功，當然有興趣！」

當下捲起衫袖，擺開功架，紮穩馬步，一副急不及待想學技習武的樣子。

龐清淡淡一笑，道：「也不必這樣緊張，你等等。」說着出外遣散了在大廳中健身的門人，拿了兩大瓶啤酒，笑道：「小兄弟，咱們一面喝酒一面學武怎樣？」

「好極了！」

兩人也不拿杯，抓住酒瓶，骨碌骨碌地喝了起來。

王小克酒量本來不甚好，但這時受到龐清豪氣影响，一口氣竟然喝了半瓶，打了個呃。

「小兄弟，我這幾招有個總名稱，叫做『威風八路拳』，你記淸楚了！」

「好名稱！」王小克大姆指一翹，讚道。

龐清微微一笑，說道：「顧名思義，它一共有八個招式，你瞧着了——」他放下酒瓶，抱元守一，右腳向前踏出一步，左手握掌爲拳，橫架胸前，右手揑拳「呼」地一聲擊了出去，道：「這是第一式，名叫『初試啼聲』，本意在試試手虛實而已。」

王小克口唇嗡動，凝視龐清出拳，他聰明透頂，要記住如此簡單的拳術，自然並不爲難。

龐清一面比劃示範，一面將名稱叫了出來，只聽他口隨手動，瞬間叫了幾個名稱：「一矢中的，再接再厲，直搗黃龍，穩操勝券，獨步歸穴，反敗爲勝！」

王小克看得眼花繚亂，龐清變招奇快奇準，繼續又試演了一遍，轉頭問：「瞧淸楚了沒有？」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龐大哥，第六式既然叫『穩操勝券』，爲什麼第七式又叫『反敗爲勝』？」

龐清淡淡一笑，道：「問得好，有道『一山還有一山高』，穩操勝券云，根本不能站得住脚，如果碰到强過自己的對手，第六式便沒有用了，是不是？」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龐清將「反敗爲勝」又演了一遍，道：「這一式避重就輕，既攻且守，就算對方再硬，未必能勝得它，所以叫『反敗爲勝』。」

王小克點了點頭，道：「龐大哥，我練一遍給你看看好不好？」

「好極了。」龐清頭一仰，骨碌骨碌地將大半瓶啤酒喝了下肚。

王小克當下將那八式「威風八路拳」演練了出來，龐清看得不斷點頭，道：「小兄弟，你聰明過人，如果肯好好鍛鍊身體的話，將來在武學上的成就，一定十分出色，現在你的拳路雖然分毫不差，可是出拳時還缺少了力道，根本沒有辦法制敵的。」

「那……那我學來幹什麼？」

「小兄弟，力道可以慢慢鍛鍊，任何人都練得來，技術却不然，」龐清道：「而且，你學會了這八路拳法將來就算碰到有人欺負你，打將出來，就算不能將對方制住受創，嚇嚇他也够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忽然大喝一聲，一招「乘勝追擊」直擊而出，正好擊在龐清手中的空啤酒瓶上。

「砰」地一聲，龐清手一鬆，啤酒瓶掉下地去，跌成粉碎。

「好極了，你竟然悟出以速度創敵的竅門！」龐清大喜，道：「事實上也只有

如此，才可以達到目的！」

說着，他又將「威風八路拳」演練了幾遍，並且教給王小克怎樣氣運丹田，調息養氣的竅門。

這一天下午，一大一小在「健身院」之中練武比劃，喝了十瓶啤酒，王小克暗想晚上還有任務在身，向龐清告辭而去。

臨走前，龐清很關心地說：「小兄弟，這八路拳術我本來不打算傳授給人的，我現在既教了給你，但願你好自爲之。」

「當然，龐大哥。」

「好，你去吧！」

王小克依依不捨地望了龐清一眼道：「龐大哥，我明天再來看你，好不好？」

「明天我有點私事要辦，」龐清臉上露出悽然神色，道：「你不用來了。」

王小克咬了咬牙，轉身離去。

他噙着眼淚下樓，暗暗肯定無論如何要向邱坤將解藥討來！

禍國殃民　喪盡天良

夜已深。

王小克抖擻了精神，將戚維心交給自己的手槍放在腰間，離開「孫宅」。

戚維心，白小妹，阿發，和孫小龍把他送到門口，望着他一級級地下了樓梯。

王小克心裏知道，此行不單要去偷那「生死册」，有可能的話，還要爲龐清奪取解藥。

所以，他反對白小妹和阿發的提議，寧願單獨行動，人多了反而不妙。

王小克召了一架的士，來到「遊艇俱樂部」前面的長堤前。

下了車後，他向碼頭一望，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玫瑰夫人」不在碼頭！

他眼力甚好，雖然黑夜中，也看到避風塘裏根本沒有「玫瑰夫人」的影踪。

難道邱坤又駕着它出海了？不會的，此時已是深夜十二時多，如果出海，也應該回來了。

他奔到碼頭，向海面眺望，忽然看到遠處海心有一點燈光，定眼一看，似乎是「玫瑰夫人」！

王小克瞇住了眼睛仔細一看，不錯是「玫瑰夫人」停泊在海心，顯然地，邱坤在遊艇上面。

王小克坐了下來，耐心地等待「玫瑰夫人」回航，然而，半個小時過去了，「玫瑰夫人」仍然泊在海心，一點也沒有開動的徵兆。

瞥眼間，王小克發現碼頭側有一艘小艇，兩塊木槳平放在艇心，腦中念頭一閃，站起身來。

他緩緩拾級而下，向四週望了一眼，見沒有其他人，於是一躍上了小艇。

小艇穩定後，王小克才拿起木槳，向外划了出去。

片刻間，小艇接近了「玫瑰夫人」，王小克側耳一聽，遊艇上闃無聲息，只有艙中透出一點燈光。

他將小艇靠近船舷，緩緩站起身來，伸手握住船邊欄桿，猛地提了一口氣，爬了上去。

王小克悄悄上了甲板，自窗口向艙裏望去。

艙裏有兩個人正在談天，面向着王小克的是邱坤，背向王小克的被沙發遮住了頭，只露出兩隻腳來。

只見邱坤臉上露着得意的笑容，道：「現在，差不多有大半的人重回組織了，只剩下你們幾個執迷不悟，告訴你，如果明天還不下決定的話，那我也就無能爲力了！」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動，看來坐在邱坤對面的，也是一個不肯出賣自己國家民族的好漢子。

邱坤對面那人緘默着，並不答話。

「想清楚吧！」邱坤望了望腕錶，道：「你還有四十八小時的時間。」

邱坤對面那人忽然站起身來，王小克雙眼一花，竟然是龐清，暗道：「龐大哥又來找邱坤幹什麼？」

只見他皺着眉在艙裏踱來踱去，半晌，才在邱坤面前站定，道：「邱大哥，我決定了。」

邱坤雙眉一軒，道：「好得很，你終於想清楚是應該怎樣做。」

「是的，」龐清趨上前去，伸手抓住邱坤衣領道：「我要你陪我一塊去死！」

邱坤大驚失色，吶吶道：「龐清，你……你不要胡來！」

龐清冷笑一聲，道：「我絕對不是胡來，殺了你雖然會害了不少人得不到解藥，然而總好過他們屈服在你們的淫威之下，做出傷天害理，禍國殃民的事來！」

邱坤恢復了鎮定，淡淡笑着說：「龐清，你太天真了，想殺我也不是這樣容易的事啊——」

話說到這裏，忽然有人叫道：「龐清，將邱大哥放下來！」

龐清循聲望去，只見艙房出現了一個大漢，手中拿着裝有滅音器的短槍，槍咀正指着自己。

王小克差點叫出聲來，那正是不斷跟踪監視自己的大漢！

龐清嘆了一口氣，把邱坤拋回沙發中去。

「龐清，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樣執迷不悟！」邱坤「嘖嘖」地搖着頭，道：「只要你點一點頭，將來便有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爲什麼你——」

話說到這裏，向那大漢使了個眼色，示意大漢下手將龐清殺了！

大漢踏上前來，正要扳動槍掣，忽然「砰」地一聲，大漢雙目圓睜，手中短槍「噗」地掉下地，他緩緩彎下身子，仆倒下去。

這一下變故大出龐清和邱坤意料之外，四道眼光不約而同向艙上望去。

王小克手持短槍出現，槍咀正在冒着烟。

「龐大哥，你過來！」王小克向龐清招了招手。

龐清突然看到王小克出現，不禁又驚又喜，道：「小兄弟，你怎會在這裏？」

王小克雙眼望定了邱坤，以防他突然發難，緩緩踏進艙去。

「龐大哥，現在咱們可以逼他交出『生死丸』的解藥了！」

邱坤臉如土色，呆呆地望住王小克道

：「你……你就是小鬼子？」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不錯，『生死丸』的解藥呢？」

邱坤望了龐清一眼，龐清點着頭，道：「他什麼都知道了。」

邱坤清了清喉嚨，道：「小鬼子，解藥並不在我身上。」

「那在什麼地方？」王小克沉聲問。

「在我別墅中。」

王小克早已料到他會這樣回答，一時間拿不定主意，向龐清望去。

龐清臉上並無欣然之情，他向王小克搖着頭，道：「小兄弟，沒有用的，他就算死了也不會將解藥交出來的。」

「爲——爲什麼？」王小克不明地問，以目前情形來說，己方佔盡了優勢，還怕邱坤不屈服？

「這是組織裏的規則，」龐清道：「身爲負責人，如果擅自交出解藥的話，將會被處極刑而死，那種死法，是任何人所不能想像的。」

王小克望定了邱坤，道：「你寧願現在被我殺死，還是交出解藥來？」

「我——」邱坤吞了一口口水，道：「我說過解藥不在這裏，就算我想交出來，也，也……也無能爲力啊！」

龐清冷冷一笑，道：「邱大哥，不用惺惺作態騙小孩子了，你豈肯把解藥交出來？不怕上面降罪麼？」

「如……如果你們跟我回別墅，那麼，我……我便把它交給你。」

「眞的？」龐清雙眉一揚，眼前出現了一絲生機。



王小克手持短槍出現，槍嘴還在冒烟。

「當然，擅自交出解藥雖然罪名不小，但總還有轉彎餘地，」邱坤望着王小克手中的短槍，道：「好過立刻便被你們殺死。」

王小克將信將疑，道：「龐大哥，他的話信不信得過？」

龐清沉吟了一會，道：「難說得很，不過只好信他一次了。」

邱坤臉上露出喜色，道：「好吧，你們跟我回別墅去！」

「且慢！」龐清摸了摸下頷，朝王小克道：「小兄弟，你把槍交給我。」

王小克依言把短槍交給龐清。

「小兄弟，」龐清誠懇地道：「你已經帮了我一個大忙，爲了不想連累你，還是讓我自己跟他回別墅去拿解藥吧！」

王小克猶豫着，正不知道要如何回答，忽然有人自艙外笑道：「我也去，行不行？」

三人料不到艙外還有人，不禁吃了一驚，只見一個中年男子，笑吟吟地踏進艙來。

「倪兄！」龐清大喜，趨上前和他握手，道：「你也來了！」

王小克只覺聲音好熟，一時間却想不起在那裏聽見過。

那人來到邱坤跟前，道：「邱大哥，這幾年來，你倒是享盡了福啦！」

邱坤一見那人出現，臉上泛起一陣沮喪神色，勉強笑道：「托福托福，許久不見你了。」

「邱大哥，你既肯慨然賜龐兄解藥，不如連我的也一併給了，行不行？」

「這個——」邱坤澀笑了一下道：「也罷，我把唯有的兩份解藥給了你吧！」

「哈哈，不壞不壞！」那人笑了起來，向龐清道：「龐兄，咱們可以逃過一死了！」

龐清道：「倪兄，這姓邱也不知道是眞情假意，須防他故意引我們到別墅之中，突施暗算。」

「不錯，不錯！」那人說着，一雙灼灼的眼光向王小克望來。

王小克只覺他聲音之熟，自己絕對在什麼地方聽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而已。如今一接觸到他的眼光，心下不由一亮。

「你——你是倪光華！」王小克叫了出來。

「不錯，你也聽過我的名字？」倪光華笑道。

「那天……那天是你救我的？」王小克說着指一指躺在地氈上的大漢，道：「你用絲襪幪住了頭，是不是？」

倪光華點了點頭，道：「是啊。」

邱坤忽然插口道：「倪兄，原來你早就在和我作對了！」

「邱大哥，咱們的勾當本來便見不得人，這位小朋友和警方十分熟，何必惹上他呢？」倪光華向邱坤說道：「老實說，當日我阻止你派人擄劫他，也全是爲了你啊！」

邱坤冷哼了一聲，不再說話了。

王小克本來還有點担心，如今知道面前這個倪光華救過自己，道：「龐大哥，這位倪先生旣是自己人，咱們便一塊到邱坤的別墅中去吧！人多了也好有個照應，不怕他使奸！」

龐清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點頭。

「走吧！」龐清揚了揚手中的槍，向邱坤道：「吩咐機房開船！」

邱坤無可奈何地拿起一具內線電話，吩咐船長開艇。

艇上水手在機房中，平日若無邱坤吩咐，不敢擅自上來，機房和艙房之間有隔音板，因此，剛才王小克開了一槍，機房中的水手竟是渾若未覺。

衆人俱覺艇身微微一顫，緩緩地開動了。

由於「玫瑰夫人」艇身甚大，因此平穩異常，雖在海中航行，艙裏却一點都不覺得。

龐清手握短槍，絲毫不敢大意地監視着邱坤。

王小克則在沙發上坐下，忽然又跳了起來，叫道：「對了，還有一件事！」

龐清詫異地望了一眼，問道：「什麼事？」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這樣重要的事，我竟然差點給忘了！」

倪光華聞言也不禁望定了王小克。

「生死册！」王小克叫道。

三人一聽到這個名詞，臉上均是微微變色。

倪光華急忙問道：「生死册怎麼？」

「我知道它在那裏！」王小克道：「今天晚上，我就是來偷取生死册的！」

倪光華和龐清均是神色緊張，不約而同地問：「它究竟在那裏？」

王小克向那雪櫃一指，道：「就在裏面！」

倪、龐兩人向邱坤望去，只見他臉色灰敗，料想王小克之言不虛。

王小克早已奔到雪柜前，將它搬開，大力一拍，暗格門彈跳出來，他伸手入內，取了那本小簿子，道：「你們看看是不是這一本？」

倪光華趨上前接過去一看，滿面都是喜色，道：「不錯，不錯，正是它！」

邱坤身子動了一動，龐清急忙叫道：「別動！否則，我開槍殺了你可是咎由自取！」

邱坤只得頹然坐回沙發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倪光華翻看那本「生死册」，嘴角泛着勝利的微笑，忽然，他自懷中取出一件物事來，王小克雙眼一花，只聽「砰」地一聲，龐清向地氈上撲去。

這一下變故大出王小克和邱坤意料之外，倪光華手一揚，跟着又是一聲巨响，邱坤大叫一聲，雙手掩住胸部，慢慢軟了下去。

王小克已經看清楚倪光華手中握着的是一把精緻之極的手槍，只是不明爲什麼突然變節殺了龐清和邱坤。

倪光華根本不把王小克瞧在眼裏，走上前探一探龐清和邱坤鼻息，肯定兩人已死，這才轉過身來。

然而，當他轉過身面向着王小克時，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王小克手中也握着槍，槍咀正對着自己！

「把槍拋下地！」王小克沉聲喝道。

倪光華猶豫了一下，依言把槍拋下地去。

「你——你爲什麼要殺了龐大哥？」王小克咬着牙，恨恨地問。

倪光華聳了聳肩，沉吟着沒有回答。

這時，艇身忽然一震，似乎碰上了什麼東西，倪光華一個立足不牢，仆倒下地去。

他乘勢向前一滾，左腿同時向王小克踢去！

王小克躲在雪柜側，身子幌了一幌，倪光華的脚已經掃了過來，只覺腕上一痛，手槍脫手而去。

好一個倪光華，他動作奇快，着地一滾之後，立時將剛才拋在地氈上的手槍拾了起來。

王小克的動作也不慢，正想將手槍拾起，倪光華已經喝道：「別動！」

王小克仰首一望，倪光華牢握短槍，站在自己跟前，他剛才驀遭奇變，自暗格中取了邱坤藏着的短槍指嚇住倪光華，料不到瞬息之間又反敗爲勝受制於人。

王小克腦際閃電般轉着念，他旣然毫不猶豫地殺了龐清和邱坤，當然不會在乎多殺自己一個，暗想這次是難逃一死的了！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忽然傳來擴音筒的聲音：「我們是第一號水警輪，遊艇裏的人舉手走出來！」

倪光華臉色一變，刹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王小克向外一望，原來遊艇已經泊近碼頭，剛才那一陣震動，大概是艇身碰上

碼頭木柱發生的。

「遊艇裏的人統統舉起手走出來！」擴音筒的聲音又傳了進來。

倪光華眼珠一轉，忽然趨上前抓住王小克衣領，道：「走！」

他把王小克拉到艙口，向外一望，只見一艘水警輪停在遊艇附近，甲板上不少水警站着，其中一人手持擴音筒，正向這邊呼叫。

王小克認得那人正是劉警長，不由大喜。

「幹什麼？」倪光華叫道。

「剛才我們聽到槍聲，」劉警長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倪光華咒罵了一聲，沒有回答。

此時，岸上也傳來「嗚嗚」的警車聲，倪光華雙眉一皺，又罵了一聲粗口。

警車在碼頭戛然而止，自車中跳出幾個人來，正是周探長和陳警官。

周探長接到報告，率領幾個軍裝警員趕來，他用無線電通訊器和劉警長通了話，約畧知道剛才的情形，向遊艇叫道：「聽到沒有？你們快出來！」

機房的水手和艇長舉手自遊艇內走了出來，周探長向陳警官打了個眼色，陳警官趨上前把他們扶上岸來。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陳警官問。

「我……我們不知道。」艇長訥訥地答。

「艇上還有人麼？」

「邱先生在裏面，」艇長回答：「還有一個姓龐的。」

陳警官點了點頭，向周探長道：「邱坤在裏面。」

周探長叫道：「邱坤，你被我們包圍了，快出來吧！」

倪光華緊緊箍住王小克的頸脖，沒有出聲。

周探長又道：「如果你再不出來，我們上來拜候你了！」

倪光華聞言咬了咬牙，用槍咀抵住王小克的腦門，緩緩地離開艙房，來到甲板上。

這時，警車的車頭燈大亮，照住了艙房出口，周探長驟然見到王小克竟然在遊艇上，不由愕了一愕，隨即又看到他受制於人，更是驚愕無已。

「探長，你認得這個小朋友吧？」倪光華叫道。

周探長看到他手中的短槍，心下雖然暗暗焦急，表面上却不動聲色，道：「閣下是誰？」

「我便是你們一直在追查的倪光華了，」倪光華神態自若，笑道：「探長，現在請你們借條路，我想離開這裏！」

倪光華的意思周探長自然明白，但猜不到爲什麼倪光華要以王小克爲挾。

「探長，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倪光華道：「快吩咐你的伙記讓開！」

周探長一時之間弄不清楚遊艇上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目前情況，却不由他不讓倪光華離去，於是向身畔幾個軍裝警員打了個眼色道：「把槍收起來吧。」

那幾個軍裝警員依言把手槍取回槍袋裏，倪光華微微一笑，挾持着王小克，踏上岸來。

「周探長，勞煩你送我一程，如何？」倪光華道。

周探長無奈，只好向車子走去，打開車門。

「探長，還是你請！」倪光華緊緊箍住王小克，手槍依然抵在他的腦際。

在這種情形之下，王小克一點也沒有法子，不由暗暗叫苦。

周探長上了司機座後，倪光華叫王小克打開車門，踏上車去。

「探長，你一直駛出去好啦，」倪光華道：「我會叫你在什麼地方停車。」

周探長開動了車子，問道：「小鬼子，你不礙事麼？」

王小克頸脖被倪光華緊緊箍住，做聲不得。

周探長剛要回過頭來，倪光華便叫道：「探長，當心駕你的車子！」

周探長苦笑了一下，無可奈何地轉回頭。

車子來到街口時，倪光華忽然叫道：「好！停車！」

周探長依言把車子停下來。

「探長，勞煩你把佩槍和車匙遞給我！」倪光華道：「記住，慢慢地。」

周探長只得依言把佩槍解下來，連同車匙交給倪光華。

「好，請你下車吧！」倪光華道。

周探長打開車門，跨下車來，倪光華接着也下了車，但却打開旁邊一架小型房車車門，將王小克推上車去。

「探長，只要你合作，這位小兄弟的性命是沒有問題的，」倪光華一面跨進車廂，一面道：「現在，請把身轉過去，不要回頭！」

饒是周探長歷盡驚險波折，這時也是一籌莫展，他實在猜不透倪光華爲什麼要以王小克爲脅離去！

當然，倘若周探長知道倪光華在半個小時之前才開槍殺了兩個人的話，他是絕對不會輕易放過倪光華的。

倪光華的車子是有「自動波」設備的，所以，他另一手仍然握着手槍，道：「小兄弟，如果你識相的話，就不該妄動，否則，我絕對不會在乎多殺一人。」

直到這個時候，王小克才有機會開聲說話，他高聲道：「你爲什麼要殺了龐大哥？」

「唉，他反正也難逃一死的了，」倪光華笑了一笑，道：「我現在只不過將他人道毁滅，說起來，他還要感激我哩！」

王小克哼了一聲，道：「邱坤不是答應過給解藥你的嗎？現在你把他殺了，將來『生死丸』在你體內發作時，你也逃不了一死！」

「哈哈，老實告訴你，」倪光華哈哈笑了起來，道：「我根本不曾服食過生死丸！」

「哦？」王小克愕了一愕。

「當日他們情感衝動，服下了『生死丸』以示堅貞不二，我却早已想到會有這一天，所以，只是把它含在口裏，背着人將它吐掉了！」倪光華得意地說。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暗想原來這人如此深謀遠慮，倒是不易對付。

「但你爲什麼一定要殺龐大哥？」王

小克恨恨地說道：「難道，你有殺人狂不成？」

倪光華搖了搖頭，道：「你小孩子不懂這麼多的了！」

這時已是凌晨一時多，馬路上汽車稀少，倪光華猛踏油門，風馳電掣地朝郊區駛去。

半小時後，車子來到一塊麥田，倪光華將速度降低下來，一扭軚盤，前面出現了一座木屋。

那座木屋築在麥田，甚爲簡陋後面，但面積甚大，倪光華將車子駛進左側的一個車房，吩咐王小克下車，撥了些稻草蓋住車子。

「跟我來！」倪光華把短槍插進腰間，逕自向外走去。

剎那間，王小克念頭一閃，何不使用龐清教的「威風八路拳」奪路而逃？

「快來！」倪光華向他招手，隨卽發現他眼光有異，笑道：「小兄弟，還是不要耍花樣了，你逃不過我的掌心！」

王小克心下一凜，好厲害的倪光華！

倪光華搭住王小克的肩膊，道：「其實我可以隨時殺了你，但我沒有，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王小克也暗暗奇怪他何以不下手殺掉自己，雖然說以自己爲要挾脫離險境，但目前已脫離警方，他不單不下手，態度反而比剛才親熱，究竟爲了什麼？

「進來再說吧！」倪光華取出鎖匙，打開鎖在木門上的一把大鎖。

他推開大門，道：「進去吧！」

王小克踏進屋去，倪光華立時扭亮了電燈，只見屋中佈置得美輪美奐，既有沙發，也有砵柜酒柜，屋中心甚至還有一具電視機，那像是鄉下地方的木屋？

「這地方怎樣？」倪光華笑問。

「你——你住在這裏？」

「唔，不過也是暫時性的。」倪光華過去斟了兩杯酒，遞一杯給王小克，笑道：「來，咱們乾杯！」

倪光華的反常態度使王小克疑惑莫名，拿着那杯酒呆呆出怔。

「怎麼？你怕酒裏有毒嗎？」倪光華笑着領先一仰而盡，道：「如果我要害你，一隻手指頭就够了，何必如此大費周章嗎？」

王小克滿腹狐疑，腦際轉過不知多少念頭，都不明白倪光華到底在攪些什麼把戲。

「喝呀，這是八十年白蘭地，味道不錯哩！」倪光華說着，又爲自己斟滿了一杯。

王小克猶疑了一下，終於仰首乾了，酒液經過喉嚨時，口腔裏果然芳香甘醇，不由舐了舐嘴唇。

「不錯吧？」倪光華走了過來，又替他斟了一杯。

王小克這次慢慢地啜飲着，詫異問道：「倪……倪先生，剛才你還沒有把話說完！」

倪光華先是一呆，隨卽笑了起來，道：「對了，你想問我爲什麼不殺你，是不是？」

王小克點了點頭。

「小兄弟，在不必要的情形下，我是不喜歡殺人的，」倪光華道：「正如那天邱坤派了手下去捉你，我從中把你救了一樣，做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免了許多麻煩。」

王小克暗暗覺得好笑，既然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剛才爲何開槍殺了龐清和邱坤？

一想到龐淸之死，王小克心下恨意又生，冷冷地望着倪光華。

「我們組織的事，你都知道了？」倪光華忽然問。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

「是誰告訴你的？」

王小克心中猶疑一下，答道：「戚維心。」

「果然是她！」倪光華頓了一頓，才接下去說道：「邱坤這人做事有時不經大腦，他沒有想到綁架了你，只會把事情擴大，『生死册』沒有到手之前，我是不希望警方集中全力來調查這件事的。」

王小克凝視着他，許多疑問又升上了心頭。

「所以，我把你救了，並且希望你不要再理這件事，怎知你——」他說到這裏，忽然泛起笑容，道：「其實，如果不是你的關係，我未必可以得到這本『生死册』的！」

說着，倪光華自袋中鄭而重之地取出那本「生死册」翻閱着。

「倪先生，你……你要這本『生死册』何用？」王小克問。

倪光華把它放入袋中，笑了笑道：「用處可大了！有了它，我可以大大地發一筆財——」

剎那間，王小克把一切想通了，失聲叫道：「你想利用它去敲詐勒索！」

「可以這樣講。」倪光華笑着答。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倒虧他想出了這個辦法！

「小兄弟，你可有興趣和我合作發一筆大財？」倪光華問道。

「和……和你合作？」

「不錯，『生死册』上的名單，不少已經成爲百萬富翁，千萬富豪，」倪光華興奮地說：「我們掌握了這些資料，向每人要個十萬八萬，絕對不是難事。」

王小克想不到倪光華竟然會提出和自己合作的要求，一時間不知怎樣回答。

「小兄弟，你仔細考慮淸楚，」倪光華道：「生死册上有幾百個人的名單，每人五萬塊來說，也有千餘萬了！」

他說着拿出「生死册」，翻開一看，指着其中一個人名，道：「這個姚祖蔭的名字你聽過嗎？」

王小克搖了搖頭。

「他是本市最著名的地產商，家財以億萬計算。」倪光華道：「單是他，我們便可大大地敲上一筆！」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問道：「你爲什麼要和我合作？難道你有財不會自己去發麼？」

「這個——」倪光華呆了一呆，笑道：「好聰明的你，我老實告訴你吧，邱坤雖死，他還有不少手下，必定四處在找我，我是不適宜露面的。」

「所以你才要我合作。」

「不錯。」倪光華道：「其中一切細節由我策劃，你只是負責去和他們聯絡而已。」

「難道你不怕我乘機溜了。」

「除非你眼見着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不要，」倪光華頓了一頓，接道：「不過，如果你乘機溜走的話，我也有辦法找到你的，那時候，我不會只送你一顆子彈，我懂得怎樣去將一個人凌遲處死，讓他受盡苦楚！」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凜，他相信倪光華絕對做得到這點。

「怎麼樣？」倪光華問。

「我要考慮考慮。」

「好吧，反正我們有的是時間，」倪光華又斟滿了酒杯，道：「躲在這裏，任何人都找不到的。」

王小克呷了一口酒，讓香醇的液體潤澤了口腔，望着窗外出怔。

倪光華打開雪柜，取了一碟雞肉出來送酒。

屋裏緘默着，王小克和倪光華各自打着主意。

良久，倪光華問道：「小兄弟，決定了沒有？」

王小克抬起頭，問：「怎樣分賬？」

倪光華臉上閃過一陣喜色，說道：「四六分賬，你佔四，我佔六，這算公平了吧？」

王小克沉吟一會，道：「好吧，咱們的第一個對象是誰？」

「就先拿姚祖蔭開刀！」

「怎樣開法？」

「來，先爲我們的合作乾杯，然後我才將詳細的計劃告訴你！」倪光華擧起酒杯。

王小克擧起杯子和他碰了碰杯，一仰而盡……。

× ×

王小克睜開眼睛，窗外陽光明媚，時間已經不早，他一骨碌爬起身來，倪光華坐在他對面，正在看報紙。

倪光華聽到聲音，把報紙放下來，道：「醒了！」

王小克到洗手間用水抹了抹面，道：「倪先生，我可以出發了嗎？」

倪光華搖了搖頭，說道：「還要等一下。」

「難道計劃更改了？」

「不，」倪光華微笑着說：「只是還要等一個人。」

「等誰？」

「就到了，」倪光華望了望腕錶，道：「不用心急。」

就在這時候，屋外傳來汽車的馬達聲，倪光華拋下報紙，衝出屋去。

王小克跟在他背後，只見屋外停了一輛小型白色房車，一個艷光照人的少婦，正跨下車來。

那少婦，正是倪光華的新婚太太，倪光華忙趨上前去，問道：「有沒有人跟踪你？」

倪太搖了搖頭，道：「我留意過了，沒有。」她看到丈夫背後的王小克，不禁呆了一呆，道：「他是誰？」

「他叫王小克，帮忙我們行事的。」

倪太打量了王小克幾眼，轉身自車中取出大包小包的食物，遞給丈夫。

倪光華轉遞給王小克，道：「拿到屋裏去。」

王小克知道他故意支開自己，當下接過那些食物，轉身回屋。

未幾，倪光華和妻子踏進廳來，向王小克道：「現在你們可以去了。」

「什麼，她——她也去？」王小克心下一凜，訥訥地問。

倪光華笑了一笑，道：「計劃不變，還是由你出面，我太太只不過在旁協助而已！」

王小克苦笑着，話是這樣說，其實却叫倪太在旁監視自己。

既然倪光華的太太也可以出動，爲什麼不乾脆叫她去辦？却要和自己合作？王小克轉念之間，已經明白是什麼原因了！一來倪太是女流之輩，二來，就算被要脅者不服，萬一突萌殺機的話，也是自己遭殃。

「你等等，我去看看照片。」倪光華說着轉身向內廂走去。

不久，他拿了幾張濕淋淋的照片出來，說道：「唔，照得還不差！」

「那是什麼照片？」倪太問。

「是『生死册』的照片，」倪光華得意地說道：「我把姚祖蔭的部份，拍了下來，如果他肯給錢，我便將原件撕下來給他！」

「如果不給錢？」

「不會的，」倪光華向妻子說：「以他現在的名譽地位，除了妥協之外，根本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王小克接過照片，上面果然有姚祖蔭加入「第三勢力」，意圖推翻政府的誓言簽字和一切詳細資料。

「好，你們走吧！」倪光華道：「祝你們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 ×

姚祖蔭是本市的大富豪，他白手興家，是地產建築界的頂兒尖兒。

雖然家財上億，姚祖蔭仍然保持着十餘年如一日的勤奮作風，每天早上九時便回到辦公室，署理一切文件圖則，從未間斷。

王小克在倪太的帶領下，來到「姚氏地產有限公司」門口，向內望了一眼，猶疑着。

「進去啊！」倪太催促他：「我在門口等你。」

王小克這才打開車門，向「姚氏地產有限公司」走去。

他推開玻璃門，「接待處」的女職員瞥了他一眼，又低下頭看小說。

「小姐，請問——」王小克一顆心怦怦亂跳，結巴巴地問道：「姚祖蔭先生在嗎？」

一提到董事長的名諱，女職員慌忙放下手中小說，仰首問：「那一位找他？有卡片嗎？」

王小克澀笑一下，說：「是一個老朋友，沒有卡片。」

女職員詫異地望了王小克一眼，見他只有十餘歲，那像是董事長的「老朋友」？不由將臉一仰，冷聲問道：「有預先約

定嗎？」

「沒……沒有。」

「對不起，姚董事長正忙着，沒有時間見客。」女職員說。

王小克急了起來，道：「我有幾張照片交給他，是很重要的！」

女職員沉吟了一下，拿起案頭的電話，按下一個掣，道：「董事長，有一位人客想見你，他說有幾張很重要的照片要交給你。」

王小克緊張地望着那女職員臉上的表情，她仰首望了王小克一眼，問道：「貴姓？」

「陳，陳小忠。」王小克隨便製造了一個姓名。

女職員對着電話回報，只見她頻頻點着頭，道：「是！是！」

跟着，女職員放下電話，道：「你跟我來吧。」

王小克隨着她穿過一條甬道，來到一個辦公室門前。

女職員伸手敲了敲門，聽到裏面有人應道：「進來！」這才打開門，向王小克道：「進去吧。」

王小克拍了拍袋中的照片，將倪光華教給自己的話默念了一遍，踏進辦公室。

那是一間佈置裝飾得十分豪華高貴的辦公室，流綫型的寫字枱後面，坐着一個雙鬢灰白的老者，正托高眼鏡，打量着自己。

「你是——」姚祖蔭詫異地問。

「我叫陳小忠，」王小克鼓起勇氣踏上前，將照片拿出來遞上前，道：「請看看這些照片。」

姚祖蔭托了托眼鏡，皺住眉向照片望去。

王小克留意着他的表情，只見他先是呆了一呆，隨即臉色大變，霍地站起身來，顫聲問：「是誰交給你的？」

「當然是擁有原件的人。」王小克鎮定地回答。

「原件……原件在那裏？」

王小克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下來，慢條斯理地道：「姚先生，你很想得到它，是不是？」

「快說，原件在那裏？」姚祖蔭掩不住心底下的激動，聲音仍然微顫。

「叫我來見你的那個人說，如果姚先生能付出一個適當的代價，他立即可以把原件還給你。」

「什……什麼代價？」

王小克道：「那個人說，姚先生自己先開個價錢。」

姚祖蔭頹然跌坐回椅上，半晌才道：「五萬塊，怎樣？」

王小克笑了起來，道：「姚先生，那人說原件不止值這些錢。」

「那麼他要多少？」

「只要姚先生將數目加到合乎他的理想，那就行了。」

「十……十萬？」

「太少了。」

「二十萬？」

「也太少了，」王小克淡淡地說：「那人說，如果他把原件影印一萬份，寄給你所有的朋友，同時再寄幾份給政府，恐怕你——」

姚祖蔭不待王小克說下去，忽然大叫一聲，道：「究竟要多少？」

「兩百萬！」

「兩……兩百萬！」姚祖蔭低呼了一聲，道：「荒謬，荒謬！」

「那人說，姚先生就算不為自己着想也應該為下一代想想，更應該為姚家名譽着想。」王小克道：「他說，兩百萬並不算多。」

「那人是誰？他在那裏？」姚祖蔭道：「我要見他！」

「姚先生，他却不想見你。」

姚祖蔭長嘆了一聲，道：「我那有這筆錢？」

「那人說，可以先付一半，其餘的三日後付清。」王小克說。

「一百萬也不是隨時可以籌到的！」

姚祖蔭臉色灰敗地望着那些照片。

「別人也許不能，」王小克道：「那人說，他知道姚祖蔭先生在銀行裏的信用，隨時可以透支一兩百萬現欵的。」

姚祖蔭閱言吁了口氣，對方這樣清楚自己，看來是逃不過的了。

「好吧，我簽一張支票給你。」

「姚先生，那人說最好付現鈔。」王小克道：「我可以在這裏等。」

姚祖蔭道：「好，我現在就可以付錢，原件呢？」

「我會在五分鐘內送到，」王小克道：「如果姚先生信不過的話，也可以派人跟我去拿。」

姚祖蔭又是吁了一口氣，簽寫了張支票，按鈴叫人進來，將支票交給他，說道：「多帶幾個人去提欵，記住，要大額鈔票。」

職員點頭答應一聲，轉身離去。

一個小時後，職員提了兩個大皮袋進來，說道：「董事長，數目清楚，請你檢收。」

姚祖蔭揮了揮手，道：「得了，出去吧！」

等職員離去後，姚祖蔭道：「要不要點一點？」

王小克打開皮袋一看，果然是花花綠綠的鈔票，笑道：「兩百萬要點到幾時？不用了！」

說着提起皮袋，道：「我五分鐘之後將原件送來如何！」

「且慢！」

「怎麼了。」

「我……我跟你去拿。」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好吧！」

兩人來到門口，倪太已經等待不耐煩，忙打開車門，問道：「攪妥了？」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道：「把原件交給姚老先生吧！」

倪太並不放心，揭開皮袋一望，見果然是一叠一叠的鈔票，這才自手袋中拿出一個信封，遞給姚祖蔭，道：「全在裏面了。」

姚祖蔭急不及待地打開一看，知道是眞本，這才轉身回去。

「上車吧！」倪太向王小克笑道：「幹得好！」

王小克踏上車去，暗暗計算着，兩百

萬現欵就在身旁，自己若佔四成的話，也有八十萬了！

八十萬對他來說不啻是個天文數字，可是，他知道絕對不會屬於自己，倪光華豈肯將它分給自己？

回到木屋，倪光華見兩人果然馬到功成，將一叠一叠的鈔票搬了出來。

「兩百萬，哈哈！」倪光華吻着手中鈔票，笑道：「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明天咱們繼續第二宗生意！」

「下一個輪到誰？」倪太問。

倪光華取出「生死册」翻看了一會，道：「我小心研究過了，咱們要先拿大的開刀，第二個是邵德生！」

「啊！他是本市的黑社會頭目！」倪太閱言低呼了起來。

「那又怎樣，管它黑社會白社會，」倪光華得意地說：「有了這本『生死册』，還怕他不就範？」

「光華，我想，咱們還是不要冒這個險吧！」倪太遲疑着說。

「不冒險怎能得到大錢？」倪光華向王小克道：「明天你們便去向邵德生下手，詳細計劃，我今天晚上會教你。」

「倪先生，這些錢我……我可以佔多少？」王小克指着那一大堆鈔票問。

「這個你放心，我一定會分給你的。」倪光華揮着手，道：「快幫手將錢收起來。」

王小克一面收拾着一叠叠鈔票，一面打着主意，無論如何，自己要想法子脫離倪光華，看他的樣子，自己是絕對佔不到半點好處全身而退的！

× ×

王小克一看到門口那個凶神惡煞的大漢，心下便不由一懍，遲疑着不肯下車。

「快下車！」倪太拿出手槍，抵住王小克的腰際，沉聲道。

王小克眼珠一轉，打開車門下車，他來到那個大漢面前，陪笑道：「這位大哥，邵老大在不在？」

大漢斜着眼上下打量王小克，冷冷問道：「找他幹什麼？」

「我……我有兩張很重要的照片要當面交給他。」王小克說。

大漢沉吟了一下，說道：「好吧，他就在裏面。」說着，向門內另一個大漢打了個招呼，叫道：「放他進去，他要見老大。」

王小克戰戰兢兢地踏進大門，門內那大漢將他領到一道門前，向內指了指。

王小克輕輕敲了一下門，忽然有個聲音傳進耳畔：「進來！」

他不禁呆了一呆，側頭一看，原來牆邊裝着一具入牆揚聲器，聲音正是發自那裏。

王小克推門進去，看到的是一個豪華辦公室，和一個滿面陰鷙的中年漢子。

那中年漢子面上長滿了橫肉，一望而知不是什麼善男信女，王小克戰戰兢兢地踏上前。

「你說有什麼重要的照片給我？」中年漢子伸出手來，冷冷道：「拿過來！」

王小克一呆，他怎麼知道？轉念一想，大概門口也裝着傳聲器，說不定還有電視攝像管，把前來找他的客人，連聲音容貌都收下來，辦公枱對面不遠，不是有一具電視機麼？

「你——你是邵先生？」王小克問。

「不錯。」

「我可以借打個電話麼？」王小克問道。

「打給誰？」

「打給周探長——」王小克話甫出口，登時後悔失言，在黑社會頭子面前，怎能提到周探長。

果然，邵德生雙眉一軒，冷冷望定了王小克，道：「什麼意思，說！」

「那先生，你不要誤會，我……我是被人逼來見你的，」王小克慌忙解釋，道：「我打電話給周探長只是望他——」

「把照片拿來，」邵德生脾氣出奇地暴躁，不讓王小克說下去，便大聲叫道。

王小克懍了一懍，自袋中取出幾張照片，遞了上去。

邵德生接過照片一看，臉色大變，霍地抬起頭來，兩道如電一般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是誰叫你將這些照片拿給我的？」

「他——他叫倪光華。」王小克急忙答，這時但求脫身，那裏還需要庇護倪光華？

「倪光華？」邵德生皺着眉頭，喃喃地道：「這個名字好熟，他是誰？」

「邵先生，他也是『第三勢力』的一份子。」王小克道。

邵德生臉上肌肉起了一陣抽搐，道：

「他在那裏？」

「在……在郊外。」

「好，好！」邵德生似乎鎮定了下來，凝視着王小克，道：「他要你交這些照片給我之外，還有其他的事嗎？」

王小克點着頭，却不敢說出來。

「什麼事？你說！」

「他……他要向你勒索。」

邵德生先是呆了一呆，隨即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他笑了半晌，才道：「好笑啊好笑，竟然有人來勒索我，哈哈，哈哈！」

「那個倪光華說，如果你不答應給他錢，他便會翻印幾十份，分別寄給政府機關！」

「哦？」邵德生坐直了身子，臉上神情緊張異常，道：「他要多少錢？」

王小克豎起兩根手指。

「二十萬？」

王小克搖搖頭。

「二百萬？」

王小克點着頭，道：「不錯，是兩百萬！」

邵德生乾笑了兩聲，把那幾張照片大力往枱上一拋，罵了一聲粗口，道：「發他媽的清秋大夢！」

「邵先生，我只是傳達人而已，」王小克道：「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不行！」

王小克望着邵德生，只見他緩緩站直起身子，向自己走來。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望定了他。

「小兄弟，你和倪光華是什麼關係？」

「邵德生沉着聲問。

「沒……沒有什麼關係，我………我是被他逼着來的。」王小克又向後退了幾步。

邵德生道：「你知道『第三勢力』的事，對不對？」

「不，我不知道！」王小克背後冷汗涔涔而下，微顫着聲，道：「我………我眞的不知道。」

「可是你看過那幾張照片了，是不是？」邵德生步步逼近。

「是的，」王小克搖着手，說道：「可是我不識字，我根本不知道上面寫些什麼。」

邵德生冷哼一聲，道：「小兄弟，你帶我去找倪光華，好不好？」

王小克心下一動，這倒是個脫身的機會，不過門口守着倪太，這一出去，她說不定會拔槍相向。

邵德生看到他臉上有爲難的神色，道：「小兄弟，你不肯？」

「不是不肯，門口有人守着。」

「那是我的人。」

「不，不，我的意思是，門口車子裏的女人，」王小克道：「她是倪光華的太太。」

「那容易得很，我派人打發她便可以了，」邵德生說着按下在枱上一個對話機的掣，道：「阿標，門口車子上有個女人，把她打發掉。」

『邵先生，她有槍的！』王小克提醒他。

邵德生雙眉一揚，向對話機道：「小心，那女人很棘手，有槍，你們小心了，不可讓她逃走！」

「是！」對方回答。

「好，我們可以走吧？」

王小克咬着唇，這個邵德生也不是好人，跟他去找到倪光華之後，他說不定會殺了自己滅口。

正盤念脫身之計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響槍聲，跟着聽到汽車馬達發吼着，有車子駛了出去。

邵德生面色一變，道：「糟糕，讓她逃回去報訊便慘了！」說着搶出房去。

王小克自後跟上，只見外面亂作一團，有人自內奔出，也有人自外奔入。

「大哥，阿標被那妞兒開了一槍，打中胸部！」一名大漢趨上前來報告。

「傷得厲不厲害。」邵德生道：「快將他抬進來再說。」

「是！」大漢說着轉身出外，邵德生忽然又叫道：「派了兄弟去追截那個妞兒不曾。」

「阿炳阿虎駕車追上去了！」

「加派幾個兄弟！」邵德生額角出汗，忙着指揮手下截人：「阿成阿蛇，你們駕我的車子去！」

「是！」兩名大漢答應了一聲，衝了出去。

邵德生回頭一望，却不見王小克踪跡，急忙回房一看，房中空空如也，那有王小克的影子。

「喂，剛才那個小孩子呢？」邵德生叫道。

幾個大漢不禁面面相覷，均是答不出話來。

「誰見到了他？」邵德生急得連連跳脚，暴聲喝道。

「剛才……剛才我見到他自你房中出來，因爲外面發生了事故，一個不留心，便不見了……」

「飯桶！」邵德生一巴掌摑了過去。

「拍！」地一聲，大漢吃了一掌，半邊面登時紅腫起來。

「快去追！」邵德生揮動拳頭，道：「站在這裏幹什麼！」

衆大漢急忙向外奔去………。

且說王小克乘邵德生的巢穴亂作一片時溜了出來，他穿過一條橫巷，拚命奔逃，不一會已經離開了幾條街，回頭一望，見後面沒有人追來，這才放緩了脚步，慢慢喘着氣。

望着馬路上車來車往，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雖然還有大敵，但目前總算自由了。

他本來打算到警局裏去將這一切告訴周探長，然而回心一想，倪光華那裏有兩百萬的現鈔，豈能白白放過？

以目前情況來說，倪光華在明，自己在暗，如果折回去伺機下手，很容易達到目的的。

他在一月士多舖借打個電話到孫小龍家中，報導自己安全無恙，聽電話的是戚維心，她欲待追問，王小克已經掛斷了電話。

王小克在街上走着，腦際間盤念：現在立刻去下手，抑或等到晚上。

他抬頭望一望天色，只見空中陰霾密佈，看來會下一場大雨。

這時候，倪太逃回郊外木屋不會？

如果倪太不理後面有人追踪，直接逃到郊外木屋去的話，那麼，她是一個大笨蛋！王小克想：倪太是個聰明人，她不會那麼笨把邵德生的手下引到木屋去。

所以，這時候她九成九大概還駕着車子和邵德生的手下在街上兜圈子。

想到這一點，王小克立時跳上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出郊外木屋的地址。

在車子中，王小克又想，自己要趁倪太未回家之前下手，否則，倪太一回家便會將一切告訴倪光華，夫妻倆大概便會逃之夭夭了！

王小克並非貪財如命，只是他親手接觸過，數過那一叠叠的鈔票，同時，倪光華又答應分他百分之四十，王小克不敢奢望擁有八十萬現欵，可是，偷個一兩萬出來，使婆婆和白小妹有好一點的日子過，倒是不錯的。

不一會，車子已經抵達木屋附近，王小克吩咐司機老遠停了車。

他躡着足向一片麥田走去，來到木屋附近，探頭望了一眼。

這一眼不望猶可，一望之下，整個心不由跳了跳，門口泊着倪太的車子！

她竟然已經回來了，而且還順利地擺脫了邵德生手下的跟踪！

剎那之間，王小克把不定主意，上前去呢？抑或折回頭去。

他腦際電般轉着念，終於咬了咬牙，既然來到，就在屋外窺伺一番，有機會的話便下手，沒有機會則溜之大吉，反正不會有什麼損失。

他小心翼翼地掩到一扇窗戶外面，向內望去，只見倪光華正把一叠一叠的鈔票搬進一個大皮箱之內，倪太雙手叉腰在旁看着。

倪光華一面搬着鈔票，一面咬牙切齒地道：「他媽的那個小鬼，下次若叫我碰到他，管叫他活不了！」

「快點吧，等一下姓邵的手下追上來，咱們首先活不了！」倪太催促丈夫。

「快，快！你站在那兒不幫手，怎快得起來！」倪光華埋怨妻子。

「光華！」倪太忽然取出手槍，指住丈夫胸口，道：「抬起頭來！」

倪光華依言把頭抬起來，瞥眼見到妻子手中的槍，不由呆了一呆。

「你………你幹什麼？」

「光華，有了這兩百萬，何必和你分享，是不是？」倪太笑着問。

「太太，咱們大敵當前，你——你還有心機和我開玩笑！」倪光華話雖這樣說，聲音已呈微顫，心底下顯然震驚不已。

「正因爲大敵當前，我一個人走總較兩個人走容易。」倪太扣緊着手掣，沉聲說：「光華，我和你根本沒有什麼感情，現在，乖乖把『生死册』交出來吧，也許我日後錢花光了，還有用處。」

「你——」

「快！」倪太揚一揚手中的槍。

倪光華面如土色，伸手入袋，將「生死册」取了出來，放在抬上。

「很好，」倪太嘴角露着狡黠的笑意，道：「現在，我送你回去吧！」

王小克在窗外放眼看到這一幕，最初還以爲是兩人在開玩笑，可是「砰」地一聲槍聲，倪光華緩緩地軟下地去，倪太見利忘義，竟然親手殺了自己的丈夫！

王小克倒抽了一口冷氣，脚下一軟，踩中了枯枝，倪太在屋內聽到了，嬌叱一聲：「誰！」

王小克站在當地，不知轉身逃走抑或站着不動，只聽裏脚步聲响，倪太追了出來。

王小克暗叫不好，心想這女人連自己的丈夫都可以殺，自己不能例外，拔脚便欲逃走。

「站住！」倪太叫道。

王小克只得僵立着不敢動彈。

「原來是你！」倪太緩緩踏上前來，手中仍然握着槍，道：「進屋去！」

王小克知道她想在屋裏下手，這一脚踏進屋去，那裏還有命在？腦中念頭一閃，也不理後果，忽然大叫一聲，一招「一矢中的」，驀地向倪太手腕擊去。

倪太料不到王小克出手如此之快，手腕中招，短槍「噗」一聲掉下地去。

王小克得勢不饒人，施展起龐清所教的「威風八路拳」，倪太是女流之輩，因此，王小克出拳雖然不重，却也打得她連連後退。

王小克並不追擊，俯身拾起了短槍，笑笑道：「倪太，現在輪到我叫你進去屋了！」

倪太俏臉上，沒有半點血色，勉強笑道：「小鬼子，我………我是和你鬧着玩的。」

「哦？難道你下手殺了丈夫，也是鬧着玩的嗎？」王小克握着槍，沉聲道：「進屋去！」

倪太悽然一笑，轉身入屋。

望着枱上大皮箱裏的鈔票，王小克吞了一口口水，說道：「把鈔票搬回旅行袋裏！」

「小鬼子，你聽我說，咱們二一添作五平分，不傷和氣——」

「哈哈，笨蛋才和你二一添作五！」一個聲音自門口傳來。

王小克和倪太均是心下一慄，王小克正欲轉頭去看，只聽一聲大喝，有人道：「別動，否則我開槍了。」

王小克站在那裏，腦際間電一般轉過一個念頭，這把聲音陌生得很，以前絕對不曾聽過。

「把槍抛下地！」一個硬管頂住王小克的背部。

王小克只得把槍丟下地去。

忽然有一個人趨上前來，俯身拾起手槍，王小克望了一眼，不由得大出意料之外。

那是潘太！第一個因「死亡廣播」而死的潘朝輝的太太！她竟然自S埠帶了人回來！

「你是誰？」倪太朝着一名中年男子問。

「就算我告訴了你們，又有什麼用？」那中年男子道：「你們絕對活不着離開這幢屋子。」

王小克打量他一眼，只見他鬚鬢滿面，雙目如炬，握槍的手十分老練，顯然是一個不尋常的人。

倪太眼珠一轉，道：「你是不是美國來的？」

「不錯，是美國來的。」

倪太掩住嘴，半晌才低呼了一聲，道：「你就是『第三勢力』的主持人！」

「倪太，他是誰你管不着。」潘太望了地上倪光華的屍體一眼，又望了枱上的鈔票一下，搖着頭，道：「你們這班人的眼光太短小了，就爲了這一點點錢！」

「咱們怎樣做？」中年男子朝潘太問道。

「上面吩咐我們怎樣做，我們便怎樣做。」潘太淡淡地答。

王小克心下一慄，看來這次難逃一死了，急忙道：「潘太，原來你也是『第三勢力』的人！」

潘太拿起枱上的那本「生死册」，微笑道：「不錯，而且，我還是東南亞區的秘書！」

「可是……可是，你先生爲什麼……爲什麼却被他們殺死了？」王小克不解地問。

「他和我志不同道不合，不肯爲組織効力，留着他幹什麼？」

王小克聞言不由打了一個寒慄，倪太爲錢殺了丈夫還情有可原，因爲她婚前是一個舞女，兩人又不是爲愛情結合，可是潘太呢？她是潘朝輝的結髮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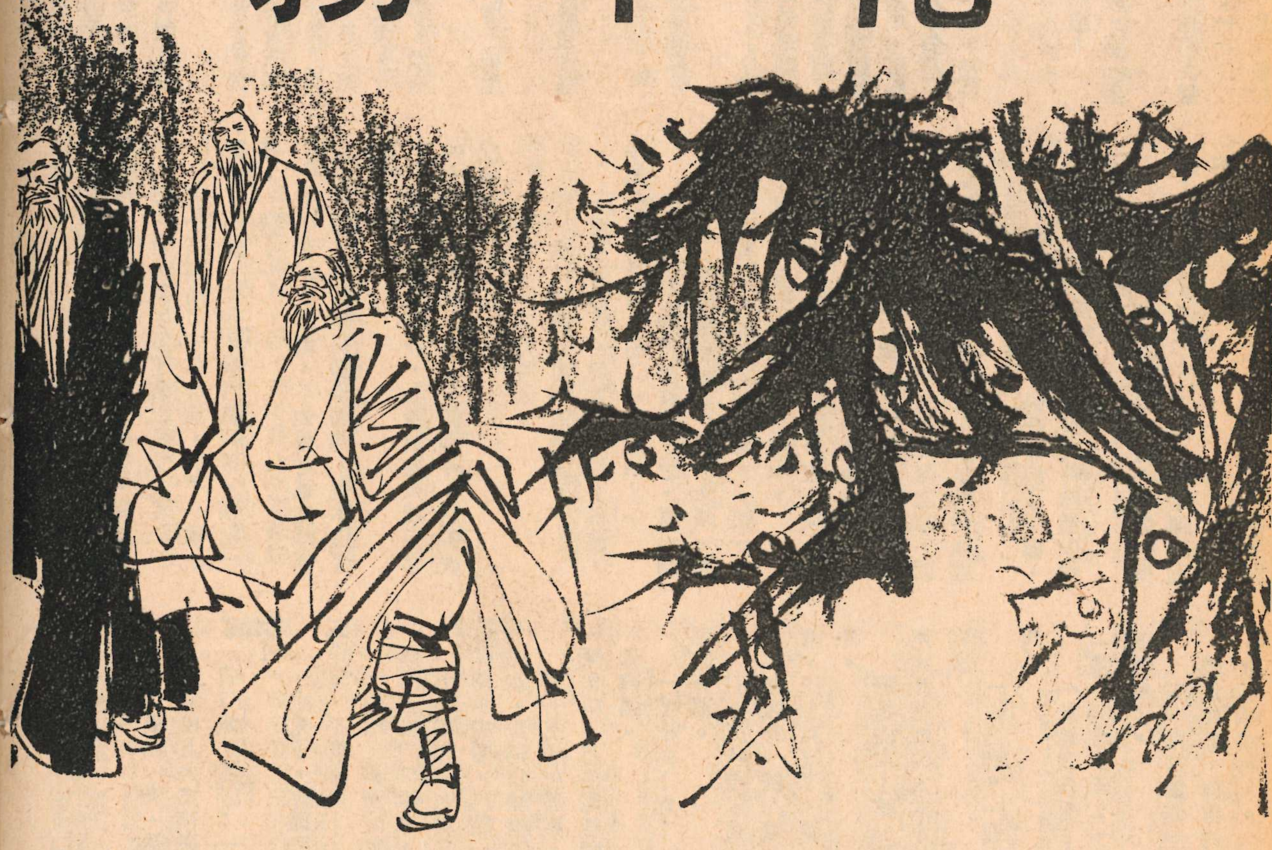
「理想重要過一切！」潘太望着王小克，道：「你小孩子不懂這許多的事！」

王小克搖着頭，剎那間，他只覺得女人太恐怖了，難怪有人常說「蛇蝎美人心」這句話！ （以下轉入第82頁）

武俠長篇小說

東方玉·著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憑師門暗訣，聽從一幪面黑衣人之命，救出被囚地窖的獨角龍王李天衎，送往聽濤樓，那假冒的李天衎已被黑衣人制服，交由另一幪面人揹着逃去，那逃走的人因被後山哨崗攔截，致揹負的假李天衎被哨崗用鏢射殺，黑衣人則逃去無踪，石中英返回臥室，午夜為一絲異聲驚醒，驀地發覺床前站着一個面貌、裝束一如他自己般的青年人，石中英大驚，出掌向那僞冒者擊去，那僞冒者喝叫住手，石中英停步，喝問他假冒自己，還有何說？那假冒者却反指石中英假冒，有何陰謀——

魚目作龍珠　好人當賊辦

石中英火怒道：「好個賊子，你假冒了我，還說是我假冒了你？」

假石中英點頭道：「很好，咱們多言無益，那只有在拳掌上分個勝負。」

石中英氣怒已極，冷笑道：「豈止在拳掌上分個勝負，我要把你拿下了，自可從你身上追究出你們這帮賊黨的來歷。」

喝聲出口，身形陡然撲起，疾如鷹隼，右手迎面劈出一掌，左手隨着身形的撲進，五指箕張，朝假石中英肩頭抓落。

他在這一撲之中，右手使的是衡山派一招「雷公劈木」，左手使的却是白鶴門的「白蛇攫蛇」。

出手之快，凌厲已極。

假石中英左拳疾出，封住石中英的一掌，身形迅速急旋閒數步，趁着旋轉之勢，右手點出一指。

石中英方才第一招上，就發現他點出的指風，甚是奇妙，當時除了覺得他武功不弱，也並未如何在意。

此時一抓落空，對方在旋出之際，反臂點來一指，一望之下，竟然想不出如何尅制，只好陡地撤回掌勢。

心中暗罵一聲：「好個賊子！就算你指法神奇，今晚我不把



你截下，就不叫石中英了。」

身形斜退半步，突然斷喝一聲，一掌直擊，一掌橫掃，同時攻出。

這一下，他掌勢陡然一變，不但嚴密封住對方指勢，而且掌中暗蘊反震之力。

假石中英又出指抵擋，雙手連揮，擊出了幾縷指風。

但這回他不知道石中英直擊的一掌，是少林寺的「伏虎掌」，橫掃的一掌，是八卦門的「八卦掌」，掌勢之中，暗藏震力。幾縷指風，撞上掌力，立被逼得反震回去。

假石中英猛然一驚，急急使出「移形換位」身法從橫閃出。饒是如此，還感到肩頭被對方掌風掃過，火辣辣的生痛。

石中英一擊得手，口中又是一聲大喝：「賊子，你再接我一掌。」

欺身直上，右手凝力一掌劈擊過去。

假石中英尚未站穩，一時閃避不及，只得拳掌硬接。

但聽「拍」的一聲輕響，雙掌接實，假石中英身不由己，連退了兩步。

石中英凝立不動，冷笑道：「閣下要假冒一個人，總得自己估量估量！」

雙肩一晃，快捷如風，一下就欺到假石中英面前，左手疾發，朝他「肩井穴」上抓去。

假石中英硬接了他一掌，已覺氣血翻騰，此刻連調息的機會都沒有，咬緊牙關，雙手齊發，在身前幻起一片指影，脚下緩緩移動，斜退了一步。

他這一路指法，施展開來，掌指伸張，指影錯落，專取敵人關節穴道，手法譎詭已極。

石中英經過九位名師，傾囊傳授，一身所學，十分博雜，但却看不出對方的路數！

但覺這假冒自己的賊人，每次施展指法，就有和自己扯平之勢，心頭不禁大感不耐。

這樣又戰了數招，石中英使了一招「撥亂反正」，迫開對方指影，緊接着如同白雲舒捲，迅疾無倫的向假石中英連續劈出兩掌。

這兩掌，不僅快得如同電光石火，而且掌中暗凝眞力。

假石中英一指點去，只抵住他的第一掌，但覺對方掌心，突然湧出一般暗勁，直逼過來。

指法頓時受到逼迫，底下再也無法變化。

心下猛吃一驚，急忙左手抬處，使了一招「腕底翻雲」，封架住石中英的第二掌。

但聽「蓬」的一聲，假石中英一個人連翻了兩個觔斗，直震出去一丈來遠，撞在左首牆壁之上。

石中英正想借勢欺身過去，瞥見房門突然敞開，一股强猛掌風，迎面擊來！

石中英大吃一驚，急閃身避開，定睛瞧去！

但見從門外走進來的赫然是爹和祝伯伯還有八卦門掌門人高翔生和崆峒掌門藍純靑。

接着火光一亮，春嬌端着一盞銀釭，從外走入。

石中英一見來的是爹，心頭不禁大喜，急忙垂下雙手，叫道：「爹，你老人家來的正好……」

六合劍石松齡臉色鐵靑，沉喝一聲道：「住口，誰是你的爹？你說，你是什麼人支使你假冒中英來的？」

石中英聽的一怔，忙道：「爹，孩兒就是中英，那人才是假冒孩兒的賊人。「

這時，祝景雲已經縱落假石中英身邊，親切的問道：「賢侄沒事吧？」

假石中英緩緩吁了口氣，仰臉道：「祝伯伯，小侄沒事。」

祝景雲頷首道：「沒事就好。」

石中英眼看爹和祝伯伯都把假冒自己的賊人，當作了自己，心頭不由大急，叫道：「祝伯伯，他不是小侄，他是假冒小侄的賊人。」

石松齡目如寒電，直注石中英，怒哼一聲道：「住口，老夫和祝兄已經來了多時，難道還會看不出來？」

石中英駭然道：「孩兒已經睡了，方才從睡夢中驚醒，發覺有人潛入孩兒房中，竟然是假冒孩兒的賊人……」

假石中英接道：「爹，孩兒剛從書房回來，跨進房門，就發現床上躺臥着一個人，孩兒還沒看淸他是誰，他就一躍而起，向孩兒襲擊……」

石松齡目光依然直注着石中英，微微一笑道：「你說你方才已經睡熟，這就不對了。」

石中英惶然道：「孩兒那裏不對？」

石松齡一撚鬚，徐徐說道：「中英每晚都到書房裏來，隨我練習指法，今晚，自然也不例外，方才，就是練完指法，才回房去，你說已經睡了一回，自然就不對了。」

石中英聽得更是駭異，說道：「爹，孩兒從沒跟你練過指法，那跟你練指法的不是我。」

石松齡道：「當然不是你了，六合門門指法，老夫豈會會傳給匪人？」

石中英見爹不相信，心頭大急，忙道：「但他不是孩兒。」

石松齡冷然道：「他當然不是你。」

接着臉色一沉，說道：「老夫也不想難爲你，但你必須說出假冒我兒，是什麼人指使來的？」

石中英道：「爹，孩兒就是中英，不是假冒的。」

假石中英道：「你是中英，那我是誰？你不是假冒，難道我是假冒的了？」

石松齡一擺手道：「孩子，你不用和他多說，爲父自有主張。」他一口認定那假石中英是眞的了。

這也難怪，他每天傳授「六合指法」的人，自然是眞的了。

高翔生大喝一聲道：「小子，盟主面前，還不從實招來？」

石中英道：「高伯伯，你也以爲小侄是假冒的人？」

高翔生嘿然道：「小子，你還不承認？老實告訴你，咱們已經來了一回，盟主親自傳授的『六合指法』，總不會有假的吧？你小子使的是什麼武功？你自己應該清楚。」

石中英簡直有口難辯，回頭望着祝景雲道：「祝伯伯，你老自小就痛愛小侄，那人假冒小侄之名，每晚跟爹學習指法，爹就認爲他是眞的，這是賊黨一貫的陰謀，他們專門製造以僞亂眞，祝伯伯應該替小侄主持公道。」

祝景雲朗笑一聲，說道：「事實已極明顯，朋友，多說無益，盟主處理過千百件武林糾紛，你們這點技倆，又如何瞞得過盟主？」

高翔生滿佈皺紋的臉上，陰沉一笑，喝道：「小子，你還是束手就縛？還是要我動手？」

隨着喝聲，右手緩緩的提起，當胸待發！

石中英心頭又驚又急，不知自己該如何才好？

這一急，不由的大聲叫道：「爹，孩兒還有話說。」

高翔生道：「你不用再說什麼了。」

石松齡適時一擺手道：「高兄，讓他說出來。」

高翔生大喝一聲，厲聲道：「有話還不快說？」

石中英雙眼望着爹，道：「爹，孩兒有一件事，說出來，眞僞可以立判。」

石松齡道：「什麼事？」

石中英道：「爹問問他，孩兒十年前，是如何失足落水的？」

假石中英道：「這還用說？我是隨爹外出，不愼落水的。」

石中英看爹並無表示，不覺大聲道：「爹，現在你老人家總該明白他是假冒的了。」

假石中英冷笑道：「我說的那裏不對了？」

高翔生冷喝道：「小子，你不用拖延時光，沒人會來救你的。」

石中英看爹一直不置可否，心中更覺有寃難伸，這就望着爹道：「爹，你老人家總該記得？十年前，是爹要孩兒拜逖谷老人爲師，跟隨師父走的，孩兒並未失足落水……」

話聲未落，突聽耳邊響起一個極細的聲音，說道：「公子不可當衆說出此事來。」這是「那人」的聲音！

石中英原來是一時情急，才說出來的，此時聽了「那人」「傳音入密」的話聲，立卽想到師父臨行時的囑咐，曾說：「就是親若父子，也不准吐露隻字。」

一念及此，登時住口。

石松齡似有意，又似無意的看了崆峒掌門藍純靑一眼，嘿然笑道：「此人越來越離譜了，高兄把他拿下了，還得仔細問問才是。」

高翔生雙拳一抱，說道：「兄弟遵命。」轉過身來，冷冷喝道：「小子，你聽到了，這是盟主的命令，你還不趕快束手就縛？」

喝聲出口，五指箕張，朝石中英肩頭抓來。

石中英心頭頓起疑慮，閃身避開高翔生一抓之勢，口中急叫道：「爹，你怎會不相信孩兒的話呢？」

高翔生一抓落空，不覺厲笑道：「好小子，你倒滑溜得很！」

身形一閃而至，雙手箕張，十指如鈎，這一撲之勢，使的是「大擒拿手法」——「獅子攫兎」。

爪風所及，幾乎擴及八尺，縱是一等一的高手，也無法從這等綿密的擒拿手法中脫身。

石中英突然身形一矮，雙手閃電托在高翔生的手肘關節之下，口中叫道：「高伯伯手下留情。」

隨着叫聲，人影一旋，已從高翔生「大擒拿手」下，脫身而出。

祝景雲突然雙目一注，低喝一聲：「魔教『五遁身法』！」

右手揚處，點出一指。

但聽「嘶」的一聲，一縷指風，朝石中英右肩「巨骨穴」襲到。

石中英堪堪從高翔生手下閃出，突覺一縷强勁指風，激射而來，那是華山「穿雲指」！

他自然識得厲害，趕忙斗肩斜旋，朝斜刺裏閃出。

石松齡雙目寒芒暴射，沉喝道：「果然是魔教餘孽，那就留你不得了。」

右手突然揚起，劈空就是一掌。

六合劍石松齡一身修爲，在九大門派中，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

這一記「劈空掌」，雖然只使了七成力道，但威勢之强，有如一柄厚背金刀，破空劈來一般！

但就在他舉掌劈出的同時，石中英耳邊，又響起了「那人」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石公子還不快走？」

石中英心頭驀然一動，立卽猛一低頭，雙足一點，雙臂一划，閃電般朝花格子窗投去。

這一式「火中化鶴」，當眞疾如箭射，一條人影搶在石松齡掌風之前，一下撞開花格子窗，穿窗而出。

石松齡沒想到石中英會搶在自己劈出的掌風之前，撞破窗戶，逃了出去，急怒之下，大喝一聲：「快別讓他逃了。」

他喝聲未落，祝景雲，高翔生同時暴喝一聲，長身掠起！

但聽窗外響起總管屈長貴的聲音說道：「盟主放心，他跑不了。」

石中英堪堪穿窗而出的人，喝聲入耳，陡覺一陣奇寒澈骨的冷風，當頭直罩過來！

要知他此刻全身佈滿眞氣，有如離弦之箭，去勢何等神速？一下就衝破屈長貴的「寒冰掌力」。

他早就對屈長貴心存疑忌，此刻見他躲在窗下暗算自己，尤其使出來的是邪門中最陰毒的「寒冰掌」。

心頭更覺怒惱，就在衝破他掌力之際，雙腳在屈長貴背上一蹬，由一式「火中化鶴」，轉變爲「天龍馭風身法」，疾如流星，劃空而逝！

屈長貴做夢也想不到石中英輕輕年紀，就練成了玄門「護身眞氣」衝破自己的「玄冰掌力」。

當然更想不到石中英臨去還會拿自己做墊脚石！

他縱然功力深厚，在這毫無防備的情形之下，不覺悶哼一聲，脚下一個踉蹌，往前直衝出去三步之多。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只不過是電光石火般事！

隨着屈長貴一聲悶哼，祝景雲，高翔生兩人，已經同時搶出，飄落牆外，但那裏還有石中英的蹤影？

祝景雲目光一注，問道：「屈總管，你怎麼了？」

高翔生更是迫不及待，急急問道：「那小子呢？」

屈長貴面有慚色，躬躬身，苦澀的陪笑道：「回護法，那小子練成『護身眞氣』，不但衝破屬下的『玄冰掌』，還蹬了屬下一脚。」

這時兩窗落地雕花長門啓處，六合劍石松齡，崆峒掌門藍純靑，和那個假石中英，相繼走出，飛身落地。

石松齡面色凝重，徐徐說道：「兄弟眞沒想到此子假冒中英，居然會是魔教門下……」

他一手捋鬚，沉吟着道：「自從三十年前，魔教倡亂，峨嵋姜眞人聯合靑城派，掃蕩大凉山，魔教從此一蹶不振，未聞有奇能異術之士。」

祝景雲沉聲說道：「盟主，你大概忘了，昔年魔教縱橫武林，肆虐江湖之時，曾有一位魔教長老，憤然脫離魔教，隱居天封山中……」

石松齡不禁臉色微變，說道：「天封老人！」

但旋卽淡然一笑，道：「天封老人那時已是六旬左右的人，如今不是九十開外了？」

假石中英侍立石松齡身側，此時忽然插口道：「爹，這賊子假冒孩兒，任他逃去，咱們不追了麼？」

石松齡目中閃過一絲殺機，徐徐的道：「此人不除，必爲後患，但此刻旣已讓他逃走，只怕一時也追不上了，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先查淸楚此人來歷，和支使他的人是誰？」

說到這裏，回頭看了祝景雲一眼，說道：「這件事，兄弟之意，不如就交給景雲兄來辦吧！」

祝景雲慌忙拱手道：「兄弟遵命。」

× ×

清晨。

山林間籠罩了一層淡淡的晨霧。

遠看過去，就像透明的薄紗，隨着天風，輕盈欲飛！

就是有了這一層晨霧，把山林點綴得充滿了神秘！

這裏山嶺綿連，是石門山通過北峽山脈的必經之路。

這時，正有一行馬匹，從山峽間轉了出來。

當前一匹馬上，坐着一個身軀偉岸的紅臉蒼髯老者，正是龍門幫幫主獨角龍王李天衍。

第二騎是個面貌白晳，年約四旬，看去像個文弱書生的，則是龍門幫副幫主耿承德。

第三騎貌相清癯的老人，飄逸之中，帶着點嚴肅，正是當今武林盟主六合劍石松齡。

他身後幾騎，則是八卦掌門高翔生，崆峒掌門藍純靑，百步神拳鄧錫侯，風雲子趙玄極。

後面送行的是華山派掌門人祝景雲，劍公子石中英（自然是假冒的），總管屈長貴。

最後還有八騎，則是石家莊的護院武師，但只要看他們個個精氣內歛，眼神充足，一臉俱是慓悍勁兒，分明都是身懷極高武功的人。

一行馬匹，從狹仄的山峽間走出，如今已經踏上一片小小的平地。

這裏雖然仍然是一處峽谷，但已經不是巉岩危石，形勢陡峭的山林。

這裏是一片靑草如茵，綠油油的盆地，地方雖然不大，只有半里方廣，像一條狹長的綠帶。

附近的人，管它叫做石間坪。

「石間坪」者，石山中間的一片草坪是也。

獨角龍王坐在馬上的人，忽然仰首笑道：「這地方不錯。」

六合劍石松齡身爲主人，急忙含笑道：「李幫主覺得這地方不錯，那就在這裏小憩一回再走不遲。」



獨角龍王拂髯笑道：「好，好，就在這裏憩息再走。」

翻身跨下馬鞍，接着又說道：「咱們差不多已經趕了二十多里山路，祝掌門人，石世兄，屈總管，不用再送了，也該回去了。」

原來華山掌門祝景雲代替盟主留守，不去龍門幫了。

祝景雲笑道：「李幫主不說，咱們也準備送到這裏爲止。」

說話之時，大家都已下了馬匹，在草地上坐下。

兩名武師送上一壺上好的茶水，和幾個茶盅，放到衆人面前。

石中英倒了一盅茶，送到獨角龍王面前，說道：「李伯父請用茶。」

「不敢當。」獨角龍王接過茶盞，抬頭笑道：「對了，老夫正有一件事，要請問石世兄哩。」

石中英躬身道：「李伯父有甚麼指教，只管請說。」

獨角龍王一手捋鬚，含笑說道：「昨晚接應世兄的那位黑衣蒙面人，不知道是誰？」

石中英道：「晚輩不敢說。」

獨角龍王呵呵笑道：「石世兄既然不願說，那就算了。」

石松齡臉色微沉，說道：「中英，李幫主是爲父至交，他問你的話，你自當據實回答才是。」

石中英躬身應「是」，轉臉望望崆峒掌門藍純靑，囁嚅的道：「小侄不敢確定，但據小侄猜想，這人可能就是藍掌門人了。」

獨角龍王洪笑道：「英雄所見畧同，老夫從他身材和口音推想，也當是藍掌門人了。」

藍純靑臉色微變，冷然道：「石公子和李幫主只怕看錯人了，兄弟從未穿過黑衣，也從未蒙過臉……」

獨角龍王呵呵一笑道：「藍掌門人兩次賜藥，隆情厚恩，兄弟感激不盡，沒有藍掌門人，那賊子以僞亂眞，假冒兄弟，不但兄弟難以自白，就是連敝幫都將陷入賊黨手中了。」

藍純靑聽得暗暗驚心，忖道：「糟糕！只要聽他口氣，此人分明是假的了，那麼眞的獨角龍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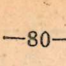
心念轉動，臉上却是絲毫不露，淡淡一笑道：「李幫主果然認錯人了，兄弟對李幫主說的兩次賜藥，根本不知其事，就是李幫主的眞僞，盟主早已裁定，兄弟也沒有甚麼微勞可言。」

石松齡微微一笑道：「藍兄也不用推托了，前晚之事，兄弟說來慚愧，竟被賊人蒙蔽，認僞作眞，不是藍兄暗中教小兒兩番進入假山石室，救出李幫主，兄弟還一直被蒙在鼓裏。」

祝景雲笑道：「盟主也不用自責，實在是賊黨手法太高明了。」

藍純靑正容說道：「盟主明鑒，如說有人暗中支使盟主公子，從假山石室，救出李幫主，那也只怕是另有其人，決非兄弟。」

石松齡仰天朗笑道：「小兒把此事經過，告訴兄弟，兄弟也認爲是小兒認錯了



石中英滿身罡氣，冲破屈長貴掌力，雙脚反在屈長貴背上一蹬，飛縱而去。

人，但正好昨晚又有人企圖假冒小兒，兄弟着人把藍兄請來之時，已從藍兄寓所的天花板上，找到了兩套蒙頭布袋和黑色長衫，藍兄還能抵賴麼？」

說到這裏，不覺一陣呵呵大笑。

藍純靑只覺心頭一陣驚悸，但還是鎭靜的道：「那也許是有人潛入兄弟寢處，兄弟實在並不知情。」

石松齡依然微笑道：「藍兄這話就見外了，藍兄暗中救助李幫主，也無異協助兄弟，使假冒李幫主的陰謀，得以揭穿，對龍門幫，對整個武林，都是一件莫大的功勞，藍兄何須隱瞞？」

藍純靑道：「兄弟沒有救助李幫主，也不敢邀人之功。」

石松齡道：「藍兄一再否認，倒像兄弟在逼問藍兄了。」

回過頭去，朝屈長貴道：「屈總管，你說派在寒香閣的梅香，曾向你報告，是否屬實？」

「寒香閣」正是崆峒藍掌門人下榻之處，梅香是派在「寒香閣」伺候的使女。

屈長貴連忙躬身道：「回盟主，屬下據梅香的報告，前，昨二晚，她都看到藍掌門換了一身黑衣，匆匆出去，她怕是歹人混進莊來，一直守候到藍掌門人回房爲止，說的自然不會假了。」

藍純靑心中暗暗冷笑，忖道：「自己早就防到賓舍中的使女，在暗中監視自己行動，每次進出，都以『彈指迷香』，把梅香迷去，她如何會看到自己行動，這明明是說鬼話。」

想到這裏，突然心中一動，暗道：「只要聽屈長貴這番鬼話，莫非他們早有安排，準備在此地和自己翻臉不成？」

石松齡忽然一擺手，含笑說道：「不用說了，藍掌門人既然堅不承認，那就算了。」

明明是他問屈長貴的，却又故示大方，叫人不用說了。

藍純靑原以爲他借題發揮，必然心懷叵測，豈料就這樣算了，一時倒大出他意料之外。

石松齡臉含微笑，說道：「咱們說過就算，藍兄幸勿介意。」

藍純靑道：「盟主好說。」

石松齡道：「但兄弟還有一件事，要向藍兄請教。」

藍純靑心中暗道：「又來了。」

一面慌忙拱手道：「不知盟主有何見教？」

石松齡微笑道：「藍兄昨晚和小兒打的手勢，小兒也只聽他師父提過，語焉不詳，不知藍兄能否見告？」

藍純靑心中暗暗冷笑，但臉上却惶然道：「兄弟方才已經一再聲明，黑衣人並非兄弟，怎知他和令郞打的甚麼手勢？」

石松齡說道：「藍兄那是眞的不肯說了。」

口氣一轉，接着說道：「只不知藍兄在江湖上，可曾聽說過『護劍會』嗎？」

藍純靑道：「兄弟行走江湖，從未聽人說過。」

石松齡微微一笑道：「據說那『護劍會』，乃是江湖上一個十分秘密的組織，行蹤極爲隱秘，兄弟懷疑他們可能和此次

假冒李帮主，以及冒充小兒這兩件事，大有關連。」

藍純靑說道：「這個，兄弟就不知道了。」

高翔生陰聲道：「藍掌門人倒是推的乾淨。」

藍純靑臉色微沉，佛然道：「高掌門人這是甚麼意思？」

高翔生仰天打了個哈哈，道：「兄弟甚麼意思，藍兄心裏明白。」

藍純靑雙目精光陡射，沉聲道：「兄弟尊重高兄一派掌門人身份，也希望高兄尊重兄弟才是。」

高翔生嘿然笑道：「兄弟忝爲盟主兩大護法，江湖上有些事情，兄弟不得不問問淸楚。」

此人一臉俱是皺紋，每一條紋路，都刻劃出他爲人陰險。

藍純靑倏地從地上站起，朝石松齡拱拱手道：「兄弟追隨盟主有年，不想高掌門人對兄弟如此說話，看來兄弟只好告別了。」

石松齡忙道：「藍兄留步。」

藍純靑道：「盟主原諒，兄弟留此無益。」大步向前行去。

獨角龍王一躍而起，大聲道：「藍兄說好是到敝帮去作客的，怎好半途拂袖而去？」

藍純靑抱拳道：「他日有暇，自當專程趨訪，告辭了。」

轉身正欲離去。

祝景雲也跟着站起，叫道：「藍掌門人。」

藍純靑道：「祝兄有甚麼事？」

祝景雲笑了笑道：「藍掌門人就此離去，不怕武林同道對藍兄動疑麼？」

藍純靑道：「兄弟如若再留下去，只怕難忍胸中之氣，會和高掌門人引起衝突了。」

百步神拳鄧錫侯插口道：「但藍掌門人這樣一走，倒給高兄更好的口實了。」

藍純靑說道：「兄弟有何貽人口實之處？」

鄧錫侯道：「大家都會懷疑藍掌門和『護劍會』有關。」

藍純靑目光一注，問道：「那是鄧兄也懷疑兄弟了？」

風雲子趙玄極跟着走了過去，說道：「護劍會暗中和盟主作對，已非一日，鄧兄說的也是，藍兄這一拂袖而去，盟主縱或不究，也將引起更多人的懷疑。」

藍純靑身爲一派之主，久走江湖，眼看大家雖是勸說，但却紛紛圍了上來，他知今日之局，對方分明早有安排，看來只怕很難善了。

高翔生大笑道：「諸位道兄現在總該看出來了，他急於離此而行，顯是做賊心虛！」

藍純靑到了此時，已是忍無可忍，猛地轉過身去，嗔目厲聲喝道：「高翔生，你一再出言無狀，那是存心和兄弟過不去了。」

高翔生大聲道：「兄弟要査的是『護劍會』黨羽，你若不是『護劍會』的人，何用多心？」

藍純靑冷肅的道：「高翔生，你最好估量估量你自己。」

高翔生嘿然冷笑道：「藍掌門人可是想較量一下兄弟的武功麼？」

藍純靑道：「兄弟雖無和高掌門人動手之意，但高掌門人如若再對兄弟橫加誣蔑，兄弟忍耐也有限度，那就不能怪兄弟有傷兩家和氣。」

高翔生冷冷一哼，道：「那很好，兄弟就瞧瞧你們『護劍會』的劍法，究竟有如何高明？」

他此刻一口咬定藍純靑是「護劍會」的人了。

藍純靑臉色鐵靑點頭道：「好吧，高掌門人既然劃了道，兄弟只好奉陪了。」

高翔生冷哼一聲，反手從肩頭抽出長劍。

藍純靑看他拔劍，也不怠慢，同時掣劍在手。

石松齡雙眉微攏，說道：「兩位這是幹甚麼？難道非動手不可麼？」

他說這話，根本沒有阻攔之意。

獨角龍王輕輕歎了口氣，道：「藍掌門人對兄弟有恩，但他若然眞是『護劍會』的人，兄弟也無能爲力了。」

他這話，算是表明了立場。

副帮主耿承德點頭說道：「帮主說得極是，那假冒帮主的賊人，眞要是『護劍會』的陰謀，他救了帮主，只怕是別有用心。」

獨角龍王還承認藍純靑對他有恩，如今副帮主耿承德的話，不但推翻了藍純靑對獨角龍王有恩，且還加上一句「別有用心」。

百步神拳鄧錫侯在旁連連點頭道：「不錯，準是別有用心！」

風雲子趙玄極道：「盟主，此人已然是『護劍會』前來臥底的人，依兄弟之見，倒不可輕易讓他走脫了。」

六合劍石松齡一手撚鬚，微微頷首，沉吟道：「此事兄弟自有主張。」

他們這番話，藍純靑距離不遠，自然全聽到了！

他長劍當胸，凝立不動，心中暗暗忖道：「看來今日之事，他們果然是早有預謀的了。」

高翔生和他對面而立，同樣的手抱長劍，只是凝立不動。

他並未搶先出手，自然是要讓藍純靑聽到他們的談話。

直到此時，才臉露詭笑，長劍斜斜指地，左手劍訣指天，陰聲道：「藍掌門人請發招吧！」

藍純靑自然知道，今日一戰，就是勝了高翔生，石松齡左右的人，也決不會放過自己。

心中暗暗冷笑：「你們就是打算要把自己毀在此地，至少你們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想到這裏，不覺動了殺機，冷傲一笑道：「高掌門人請。」

高翔生原是陰險之人，口中雖說的客氣，其實那會讓藍純靑佔先，陰聲道：「兄弟那就有僭了。」

話聲未落，突然欺身而上，右手疾發，一劍斜刺而出。

藍純靑也不再退護，長劍起處，朝高翔生劍上撩去。

（未完）

死亡廣播

·本文承自第74頁·

「羅幹事，你還不下手？」

「且慢！」王小克又道：「死亡廣播的發射站，你們知道在那裏嗎？」

「你想知道？」

王小克點着頭，道：「是不是在邱坤的『玫瑰夫人』艇上？」

「有時候是，有時候不是，用的時候是，不用的時候丟在海中。」

王小克「啊」地一聲叫出來，原來如此！

「好了，你還有什麼話要問，」潘太冷冷地瞧着王小克，道：「拖延時間對你有什麼好處？唔？」

王小克被她說中了心事，不由一窘，然而這是生死關頭，性命要緊！

「羅幹事，咱們來之前，上頭吩咐過你聽我的命令的，是不是？」

那中年男子點了點頭。

「那麼，下手吧！」

羅幹事緩緩地舉起手槍來，對着王小克。

「且慢！」王小克叫了起來。

「還有什麼話說？」潘太冷冷地問。

王小克根本無話可說，當下張大了口，結巴巴地不知怎樣開口。

潘太向羅幹事打了個眼色，羅幹事又舉起槍來，倪太忽然乘機轉身向屋外逃了出去。

「阻止她！」潘太叫道。

羅幹事槍咀轉向倪太背影「砰」地一聲過後，倪太仆倒下地，王小克何等精靈，立時一拳向前遞去，又是那招「一矢中的」。

羅幹事不防王小克有此一着，手槍掉下地去，王小克向地上一撲，指尖才碰到槍柄，倏地一隻脚掃了過來，把手槍掃到屋角。

王小克抬頭一望，正是潘太，罵了一聲「臭婆娘」，轉身又去搶地上的手槍。

潘太早已將王小克抛到地上的槍拾起來，放在手袋中，此時打開手袋，取出槍來……。

「砰」地一聲，王小克腦際一痲，以爲自己絕難倖免，可是，身體上一點異樣也沒有，他緩緩轉過頭去，只見門口站着周探長，背後還有戚維心，周探長手中握着手槍，槍咀兀自冒烟。

潘太中了一彈，軟下地去。

「羅幹事，你還認得我嗎？」戚維心冷冷地問。

王小克驟見救星到來，不由大喜過望，向外看去，白小妹阿發和孫小龍相繼出現。

「小鬼子！」白小妹趨上前來，兩個人四隻手緊緊握在一起。

「羅幹事，你是要我放了你，還是要吃一顆子彈？」戚維心問。

「我，我——」

「羅幹事，」戚維心緩緩踏進屋來，道：「我看你還是走吧，只希望你回去告訴他們一聲，如果他們再這樣逼人太甚的話，總有人不顧一切揭發他們，我將會是第一個！」

羅幹事長嘆了一聲，道：「好吧！」

戚維心拿起那本生死册，將它撕作片碎，向窗外一拋，道：「你走吧！」

羅幹事謝了一聲，頭也不回地走了。

「安娣，你怎能放走他？」王小克急忙道：「還有許多人『生死丸』之毒未解，正好拿他去換取解藥啊！」

戚維心苦笑着，側頭望了周探長一眼，道：「探長，你不會怪我這樣做吧？」

周探長面色凝重着，半晌沒有說話。

王小克上前問道：「探長，你怎會知道我在這裏？」

周探長淡淡一笑，道：「是倪太的槍聲驚動了隣人報警，那時我剛巧接到戚女仕的電話，於是載了她一塊兒來。」

「這是我們以前每月聚會一次的地方。」戚維心望着地下的屍體，喟然道：「我大約有十年沒來過了。」

周探長到外面汽車命人進來收拾屍體後，朝王小克道：「小鬼子，我送你們一程吧！」

上了車後，王小克忽然想起一事，道：「探長，我得罪了一個人，你可不可以帮我打發他？」

「誰？」周探長詫異地問。

「邵德生。」

「啊哈！你放心好了，他一個手下中了槍傷，我們聞訊派人去調查，發現他辦公室枱上有幾張照片，一個警員不知就裏拿起來一看，被他打得脫了幾隻大牙，」周探長得意地說：「我們以前一直無奈伊何，這次他居然毆打軍裝警員，一定要好好地整一整他！」

「那是什麼照片？」白小妹問。

「不知道啊！」周探長道：「眞不明白，何以邵德生這樣緊張。」

王小克淡淡一笑，低聲在白小妹耳畔說：「我知道是什麼照片，回家告訴你好不好？」

白小妹一呆，隨卽俏臉一紅，她大概誤會了王小克的意思，想到歪裏去了，伸手揑了王小克的大腿一下，痛得他大叫起來。

「幹什麼？」周探長轉頭問。

「沒……沒什麼。」王小克赧然笑着。周探長回過頭，車子，緩緩地駛了出去。

（完）

名著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橫財一億萬」 上官庸·著

一部薄薄的油印册，竟然可以替人帶來上億萬的橫財，這不是太不可思議麼？然而，這部册子落入窮人手中，却是一籌莫展，到底這部册子有什麽法力和秘密？那就只有在本故事中追查答案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蕭　逸・文
盧　令・圖

太原名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白姍出手殺死鷹九幽和趙鐵衫二惡寇，胡駝子與劉楚、崔命符聯手圍攻雲白姍，激鬥中，雲白姍背胸衣服爲胡駝子刀鋒劃破，激起雲白姍殺機，喝令侍婢取劍，就在此際，萬里飛虹沙千里來到，胡駝子等三人驚至面無人色，俯首聽命，各斷一臂而去，雲白姍也向沙千里致謝而去。那晚，沙千里夜宿綠洲，午夜驀見一白影在帳篷外一閃，沙千里急起追出，發現那白影身材，沙千里已知是誰，但不叫破，一路疾趕，那白影縱至一土丘之上，雙手抱着膝頭，凌空一個倒翻，已躍落下來——

緣牽千里綫　難忘萬斛愁

沙千里暗吃一驚，心中愈是欽佩對方這身功夫，足下也就更不能絲毫放鬆！

他嘴裏高聲叱道：「是雲姑娘麼？」身形一閃，快如飄風的已落在了沙丘之巔——

他這裏足尖尙未站定，沙丘下那位白衣姑娘已倒捲着反身撲上來。

但聽得那女子一聲嬌叱，喝道：「看掌！」

交叉着的一雙玉手，快如電光石火般的直向着沙千里兩肋上擊來！

手掌未臨，先就有兩股尖銳的風力襲到——

沙千里道：「好！」

他那口刀已改繫身後，這時把空出的一雙手，向外倏地一翻，用「疾鷹展翅」的手法，分向對方一雙手腕子上抓去！

白衣少女顯然的就是雲白姍，偏偏她面繫白紗，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沙千里也就不再呼破！

只見那白衣幪面女子雙手向後一帶，兩隻手迎着一拍「叭！」的一合，同時向外一揚，施展出「排山運掌」的功力！

一股極大的風力，翻山倒海般的壓逼了過來！

沙千里雖說是功堪造化，却也不敢身當對方少女如此的一擊——

很顯明的，這幪面姑娘如非存心相試，斷斷不會施展出如此凌厲的殺手！雙掌一出，空中捲起了一根巨大的風柱，直迎着沙千里全身上下丈許方圓猛擊了過來！

「萬里飛虹」沙千里一驚之下，雙掌猝然向上一提，全力貫注，用無形掌式，夾着巨大的風柱迎上去！

雙方掌勢一經交接，空氣裏一聲大震，二人立足的那座沙丘，頓時崩炸開來，黃沙千縷四空流竄，形成了極大的聲勢。

在漫空的黃沙裏，男女二人各自騰身縱起，向着第四座沙丘上落下去！

二人身形同時縱起，同時落下！

但聽得那白衣少女一聲道：「好本事，看劍！」

青光一閃，一口長劍已取到手中，劍尖直指，即由劍尖上現出尺許長的一道尾芒，連同着她手中長劍，猛地當胸直刺了

過來！

沙千里心中一動，暗道：「好倔强的姑娘，今日要不顯點眞功夫與妳看看，諒妳是不肯罷休！」

心念至此，右手翻過，已握住了新得的那口寶刀刀柄之上，猝然迎着對方少女的來勢，向外一翻，大片白光，如銀河倒捲，迎着對方那口青光閃爍的長劍直撩過去！

白衣少女霍然一驚，雙方兵刃不及交鋒，那隻持劍的手向後一挫，掌中劍風捲殘雲般的，直向沙千里腰間快斬過來！

沙千里一提刀勢，在沙堆上旋了半轉，掌中刀向外一封，他眞力內歛，已全然貫注於刀身之內，也許他無意傷及對方那口長劍！

刀氣一吐一吸，正是刀功三昧中最難的一個「吸」字訣，幪面少女只覺得劍上一緊，不及運功防止掌中劍已脫手而出！

但聽得「噹！」的一聲，那口閃爍的青光長劍，如附骨之蛆，已緊緊的吸貼在對方的刀身之上！

幪面少女突的呆了一下，腳下一跺，飄出三丈以外！

沙千里跟着縱身撲近道：「姑娘請少待！」

幪面女子本已轉身欲去，聞言之後，頓時停步不動，她的背朝着沙千里！

沙千里把對方的一口青鋼長劍取到手上，自己還刀入鞘，然後雙手捧劍上前，欠身道：「這是姑娘的劍！」

幪面少女回身一招，那口劍已落入手中，看也不看的向背後一插，錚然入鞘！

她那雙現在面紗外的美麗眸子，向着面前的沙千里緊緊逼視着，奇怪的是目光裏並未曾現出一絲敵意！

沙千里被看得有些不自在，却又一時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却聽得那幪面少女說道：「沙兄的武功，蓋世無雙，再要打下去，我便要出醜了！」

沙千里躬身道：「姑娘神功，在下亦深深欽佩！」

幪面女子輕輕嘆息了一聲道：「可是比起你來，就差得太遠了……」

頓了一下，她眨着那神秘的眸子，道：「你知道我是誰？」

沙千里道：「能够有姑娘這身武功的人，天下又有幾個？」

幪面女子呆了一下，輕抬玉手，把遮在臉上的一塊面紗揭了下來，現出了她本來面目，當然是雲白姍！

沙千里內心早已經知道她是誰了，可是在對方揭開面紗的一刹那，他兀自禁不住怦然心動。

淡淡月色之下，對方那張臉——輕泛着淺淺笑容的，實在美極了。

沙千里幾乎不敢直視她，生怕在和對方的目光交接之下，暴露了自己內心的隱秘，他原本很能自持；遇事鎭定的人，居然也有些把持不住，清癯的俊秀的臉上，也帶出了一些紅暈！

比較起來，雲白姍反倒顯得自然多。

她眼睛裏不加掩飾的現露出某種的情愫，尤其在直直的逼視對方的時候，那種純眞的情愫，更是昭然若揭！

「沙兄一個人在沙漠裏？」

「不……啊……是的！是一個人！」

雲白姍微微一笑，看着沙千里道：「住在此沙漠？」

「不——」沙千里鎭定下來，道：「住在七角井，但是平素四方飄零，沒有一定下腳之處！」

雲白姍點點頭，道：「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是如此……」

說到這裏輕輕一嘆，半笑着說：「記得去年離開師父的時候，他老人家誇獎我，說我的功夫是怎麼樣的了不起，說天下已少敵手，想不到……」

眼睛一瞟沙千里，低頭一笑：「……一遇見你，可就不靈了！」

沙千里不再拘束的道：「也許姑娘存心相讓！」

雲白姍搖搖頭道：「那倒不是！不過剛才你用『吸』字訣吸走我的劍，如果我事先知道，你是吸不走的！」

沙千里道：「承讓！」

雲白姍向前走了幾步，在一堆沙上坐下來，她兩隻手輕輕抱着膝頭，偏過頭來，道：「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必定是很寂寞的……是不是？」

沙千里苦笑了一下，說道：「也許是吧！」

他距離着雲白姍約有五尺左右的地方也坐下來！

雲白姍道：「我一來到沙漠，就聽說過你的名字，可是始終却是沒見過你，想不到直到今天，才遇見你！」

沙千里道：「我也是見聞太淺陋，直到今天才拜識姑娘的武功！令人遺憾！」

雲白姍一笑道：「可是現在我們已經認識了！你也就不必再遺憾了！」

「萬里飛虹」沙千里那雙精光內歛的眸子，情不自禁的被她的艷光神彩所吸引住！

二人目光相視，短時的一片寂靜！

雲白姍微微一笑，把臉偏過一邊——她淡淡的笑道：「你以前也這麼盯着人家姑娘看麼？」

沙千里搖搖頭，道：「從來不曾！」

「那麼爲什麼？」——她說了一半，忍不住笑了一下，却把一雙澄波雙瞳，注視向沙千里，道：「老實說，你又認識我多少？」

「妳是雲布政使的掌上明珠，千金小姐！」

「誰問你這個？」

雲白姍嘟了一下嘴，薄嗔的道：「你可知道我的名字？還有其他別的……」

沙千里搖搖頭道：「姑娘還沒有告訴我！」

雲白姍睇視着他，道：「我叫雲白姍，白是白天的白，姍是姍姍來遲的姍！」

沙千里點點頭道：「我記住了！」

頓了一下，他看向她，道：「我可以問問姑娘來到沙漠的意圖麼？」

「當然可以！」雲白姍悶悶不樂的道：「我是找尋一件東西！」

「什麼東西？」

雲白姍神秘的一笑，道：「你一定要知道？」

沙千里道：「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雲白姍微微一嘆道：「是四塊上好的翡翠！」

沙千里不解的看着她，想聽她進一步的說明。

雲白姍吶吶的道：「三年前我娘帶着這四塊翡翠，經過沙漠，欲入中原……」

頓了一下，接道：「就是這片叫白龍堆的沙漠……想不到半路遇見了一個强盜，殺了隨護我娘的衞士多人，把那四塊翠刼走了！我此行就是專爲尋那個强盜，討回失物。」

沙千里微微一驚，點一點頭，說道：「這件事我聽說過，那個刼寶的人，可是魯鐵山？」

「你認識他？」雲白姍顯然一驚！

「豈止是認識？」沙千里冷冷的道：「這人曾是我手下敗將，掌底游魂！」

「他人呢？」

「已入中原！」

雲白姍輕輕一嘆，道：「這麼說外面傳說是眞的了！」

沙千里冷冷一笑，道：「這幾塊翠，對姑娘重要麼？」

「當然重要——」雲白姍輕嘆一聲，道：「我一定要找回來它，否則……」

她深深的垂下頭來，一提起這件事，她就失去了興頭，連一點勁兒都沒有了！

慢慢抬起臉來，那雙明媚的眸子裏，似乎含有一汪淚水，却又忿忿的道：「你要不要知道？」

沙千里道：「但願能與姑娘分憂！」

雲白姍微微苦笑道：「你眞會說話……我是個直性子的人，說話不會拐彎抹角，這三年來，自從發生過那件事以後，什麼人我都看不順眼，人家一問我這件事我就忍不住要發脾氣……

「倒是你——」她畧帶着一些羞態的笑了一下道：「覺得和你蠻談得來的！」

「唉——」未語先嘆了一聲。

「你可知道，那四塊翠不是我們家的東西？」

「原來如此！」沙千里微微驚愕的道：「這麼說……可是要賠還人家？」

雲白姍木然的點點頭，眼淚在眶子裏打着轉兒，她傷感的道：「可憐我母親爲了這件事，却急出病來了……都是我害了她！」

「這件事莫非與姑娘有關？」

「當然有！」雲白姍冷冷一笑道：「我說出來以後，沙兄你不可告訴第二個人，否則我可是不依你！」

沙千里道：「妳大可放心，我決不對外人洩露隻字！」

雲白姍苦笑着點點頭道：「我相信你就是了……我可怎麼對你說呢？……說來也怪我娘不好……當年認人不淸，胡亂的就把我許給了人家……」

說到這裏，她那張娟秀的臉，一陣發白！

沙千里怔了一下，未便置答。

雲白姍失神的道：「十八年前，那時我才兩歲，我娘因喜愛我爹爹一個同窗故舊的兒子，看他長得聰明可人，就和我父親商量，把我許配了他！」

她漠漠的又道：「當時，我那位父親的朋友，就拿出了他們家傳的四塊翠，下了聘禮，言明在我十九歲的時候，與他兒子成親，這件事就這麼定了下來。

沙千里木然說道：「這麼該是好事一件！」

「好事！」雲白姍冷冷的道：「我那位父親舊日同窗，如今官拜兵部尚書，這個人姓劉，是當朝的一個大奸臣，他那個兒子劉進文，更是一個出名的紈袴子弟，吃喝嫖賭無所不爲……我怎麼能……？」

沙千里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了，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雲白姍冷冷笑道：「這件事我父母後悔已極，我也萬難從命！只有退婚這條路！只是……那劉尚書父子却是不答應！」

「……我母親苦苦哀求也無用處，偏偏那份當日聘禮遺失，叫我們拿什麼退還給人家？」

說到這裏，她緊緊的咬着牙齒，恨聲道：「……劉尚書大概也知道了這件事，所以一再的提到那份聘禮，我父母爲了這件事都快急瘋了！」

「萬里飛虹」沙千里冷冷笑道：「這麼說，找尋那魯鐵山之事，不宜再延！」

雲白姍失望的嘆息了一聲，道：「劉尚書如今官大權高，對於我父親這件事極爲不滿，會派人下書，年底就要與他兒子完婚，否則立刻要償還聘禮！」

她站起來向前走了幾步，沙漠裏的晚風，把她頭上的髮絲一縷縷的飄起來，襯景是萬里黃沙與灰褐色的天空，眞有點「飄飄乎羽化而登仙」的感覺！

「我爹爹惹不了那個老賊……」她嘆息了一聲道：「如果年底以前，不能找回那四塊翠，我也只有被犧牲了！」

她深深垂下了頭，一刹時間，似乎連一點生氣也沒有了！

「萬里飛虹」沙千里吶吶道：「事在人爲，姑娘先放寬心……夜深了，沙漠不比陸地，姑娘妳要珍惜身體，我們後會有期！」

雲白姍驀地一驚抬頭，却見沙千里已轉身待去！

「沙兄——」她趕上了一步，道：「你等一會兒！」

沙千里站住腳步，感傷的道：「承姑娘視同知已，以底事見告，我却不能坐視，但願能盡一臂之力！」

雲白姍臉上飛過一片喜悅，道：「眞的？有你這位大俠客幫忙，一定能找到魯鐵山！」

沙千里回過身來，烱烱的一雙瞳子，熱情奔放的注視向雲白姍，他想說話，可是却又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

面前這位姑娘，雖祗是初次相識，却給人以知心故舊之感，一刹時，他感覺到彼此的距離縮近了許多，近得只隔着一層薄薄透明的紗！

他情不自禁的向前走了兩步——

出乎意外的，雲白姍就像一隻彩蝶兒似的，撲進到他的懷中。

兩個互相擁抱的身子，緊緊的糾纏着，倒向天鵝絨般的沙地裏……

一個是浪跡天涯的俠士，一個是滿懷愁雲的少女，同樣的孤獨沉鬱，一旦情投意合，自如春火燎原！

沙千里狼也似的貪婪着面前的玉人！

他畧似痙攣的手，游行在她軟玉白肌膚上，火熱的唇，亦如狼吻的貪戀，在她全身各處親吻着！

黃晶晶的沙粒，沾滿着她美玉般的身子——她早已不勝嬌羞，那麼急劇的喘息，夢寐似的呻吟着！

夜幕是帳，黃沙爲褥——

當空的半彎殘月，更像是隱約半窺的一盞孤燈，遠處的胡茄聲，更像煞流浪者夢訴的衷曲。

沙千里掙扎着站起來，踉蹌欲去，却爲雲白姍一雙潔白的皓腕，緊緊抱住了足踝！

「他」的臉，像情發的獸！

「她」的臉如沾露之花……

他用力的掙扎着道：「不——」

她夢般的伸訴着：「要——要——」

漸漸地，他軟化了，慢慢的蹲下身子來，伸出早已爲汗水所沾濕的雙手，抖顫顫的捧起她羞嬌的臉——

滴滴情淚所浸濕的臉，可憐得像是一頭小羔羊。

四瓣火熱的唇，緊緊的膠合在一起，心和心的交流，血和血的交流，如怒潮澎湃，一發而不可收拾。

沙千里再次的伏下身子，雲散花投身以迎！

風起沙散！

漫天的黃沙，似乎有意爲這雙少年情俠作掩飾——他們終於做出了自己不敢相信的事情！

×　×

天邊，有一絲紫氣，起浮於天地綫之間！

大漠風沙，忽然停止了。

遠處傳過來一聲嘹亮的馬嘶，一匹長毛健馬，上面騎着散髮披肩的絕色佳人雲白姍，向西邊狂馳而去。

沙千里聞聲而驚，倏地翻身而起，身上衣衫滑下來，現出他赤膊的身子，他不得不蹲下來！

在沙丘的背面，遠眺大漠，正好是居高臨下，看得一淸二楚！

雲白姍正騎着自己的那匹長毛馬，奔馳着，黑而長的秀髮，被晨風吹拂得與肩水平……

沙千里剛要想出聲招呼，却又忽然中止！

昨夜的一幕，冉冉昇起，使他淸晰的記起一切！

說不出的「愧」「恨」「驚」「悖」侵蝕着他，在低頭沉思的一瞬間，却又有情綿意長的一片遐思，使得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俠士也爲之黯然神銷！

沙地上凌亂的一片風流痕跡顯然已爲細心的人掩飾過了，薄薄的一層沙散在表面上，遮住了盪人心魄的女兒紅！

沙千里不勝感慨的嘆息了一聲，低下頭才發覺得身上所蓋着的那領薄衫，原來不是自己的，那是一領薄如蟬翼，繡有一隻彩鳳的白綢子披風——

自己的衣服，刀，零碎什物，散落在附近，一樣不少。

他匆匆的穿好衣服，把那領白綢子披風折叠成一塊，放好身上！

沙地上似乎有一塊地方被壓得平平的，上面留有字跡，字是用手指頭寫的：

「我走了，暫借千里馬一用，下次見面時再還你，好不好？

白姍」

「萬里飛虹」沙千里感傷的搖了搖頭，唇角不禁帶出了一絲笑容！

這一切發生得這麼突然，像是巧合，又像是預有的安排，總之，那是人力所不能相拒的緣份……

他踽踽的來到了帳篷裏，把一切整理妥當，天還沒有怎麼亮！

馬被雲白姍給騎去了，自己得想辦法先弄一匹馬出沙漠再說，否則的話，在沙漠裏沒有馬可是寸步難行。

前面水草地裏有十來匹牲口，正在嚼食着青草，不知是那一帮客人留下來的。

這種大帮子客商，少個一匹馬，還有車坐，料無大碍，他就老實不客氣的過去選了一匹，鞍轡就卸在附近地上，很方便的就套好了，於是他翻身上馬，一路策馬疾行而去！

×　×

天上下着雨，地上滿是泥濘！

沙千里打馬來到了玉門關，但見城郊外擠滿了百姓，四個守衞的持刀兵刄，挨個檢查着通往關內的客商百姓，遇有外族人則百般的垂詢挑剔，漢人則輕易放行！

「萬里飛虹」沙千里輕易的過了關！

却見城門樓子下，站着一個穿着號衣的哨官，正自睜着一雙紅眼打量着自己！

沙千里心中一動，惟恐這類公門中人，無事生非，趕忙的翻身上馬，那哨官已飛步跑來道：「下馬，下馬！」

沙千里抱拳微笑，說道：「總爺有何見教？」

哨官上下打量着他道：「你可是姓沙麼？」

沙千里一怔道：「不錯，總爺怎麼認得我？」

那名哨官哈哈一笑，深深向着沙千里拜了一下，道：「沙大爺快請下馬，我找得你好苦！」

說着張起一把火油紙傘，上前高擧起來爲沙千里遮雨，沙千里只得翻身下馬，却有些莫明其妙！

小哨官代他拉着馬，一面爲他張着傘，一直走到城門洞裏，才嘻嘻笑道：「我們雲大人的千金特別關照，要小的我候着你！」

沙千里頓時明白是怎麼回事，點頭道：「雲小姐現在那裏？」

哨官道：「這個小的可不清楚了，這裏有一封信，沙大爺您請過目！」

說着由懷裏掏出一封信，雙手呈上。

沙千里接過，見信皮上寫着「沙千里先生收」，就撕開來看了一遍！

那小哨官眼巴巴的等他看完了信，嘻嘻笑道：「大小姐是前天夜裏過關的，當時關照小的爲你大爺訂下了房子，還留下了一匹馬和些銀子！說馬和銀子都是大爺你借她的！」

沙千里知道那銀子分明是雲白姍致贈自己的盤川，只是在外人面前，當然不便否認，只得含糊的應了一聲。

當下那名哨官硬要爲他牽着馬，帶領着他步上一條石板道，兩側是夾道的楊柳，雖然時令不對，楊柳多枯謝了，可是看起來仍然很有詩意！

前行不遠，見有一處高挑着「朝陽」字號的客棧，生意不惡。

小哨官把手裏的馬韁交給門前一個小厮，比手式道：「沙爺請！」

二人步入棧堂，就有一個口叨着旱煙的五旬漢子大步迎上來。

哨官大聲道：「這位就是沙大爺，你好好的接待着！」

那漢子不時的打躬作揖道：「是是是，房間早已預備好了，沙爺的馬，也在號裏，倒是那包銀子還在櫃上，我這就給您拿去。」

沙千里道：「不用了，明天我走時，再給我也是一樣！」

那漢子大概就是這客棧裏的管事，連聲的稱着是，沙千里不禁暗暗怪責雲白姍爲自己添事，她雖是一片好心，可不知道自己個性，一向是獨來獨往慣了，這等的招搖，大非自己所願！

那位哨官呆怔了一下道：「沙爺明天就走？我還當有幾天好逗留呢！」

沙千里回身向身後的小哨官抱拳道：「多謝，多謝，總爺你請吧！」

小哨官嘻嘻笑道：「我姓蘇叫德旺，有什麼事沙爺只管招呼我一聲，我就在城防管理當差！」

沙千里連聲道：「借重，借重！」

小哨官又打着官腔關照那名管事一些場面話，這才告退，那棧裏的管事戰戰兢兢的帶領着沙千里步入後院。

倒是出乎沙千里意外，想不到窮鄉僻壤，居然還會有這麼一處漂亮的棧房！

只見後院異常的雅緻清潔，牆都是新粉的，庭後院栽種着松柏，間以小橋流水，十分雅緻！

那位管事帶領着沙千里來到了一間潔淨的敞房，沙千里的隨身東西，也由先見的那位小夥計搬運過來！

一切安頓下來，沙千里由那個小夥計陪同着到後面的馬棚裏看了看自己那匹長毛馬，經過兩天的調養看上去似乎神采駿朗多了。

看着馬，心裏可就不禁又想到了雲白姍這個人……那是他生平第一個接交的女人，也是他刻骨銘心，永遠不能忘懷的一個人！

這麼想着心裏眞有說不出的感觸，發出了一聲嘆息！

忽然身後足步聲响，一人大聲道：「我的馬料要加豆子，雞蛋，前面的馬蹄子也該掌鐵了！」

說話的人多少帶着一些陝西口音，另有一個小夥計連聲的答應着。

沙千里等這個人來到面前，才注意到來人三旬左右的年歲，一襲灰布衿襖，頭上紮着讀書士子的方巾，唇上留着短短的兩撇鬍子，一派的文采斐然，風度翩翩，甚是文雅！

這樣的一個人，自不多見！

他身邊跟着一個小夥計，正帶着他走到馬棚前，那文士模樣的人伸出一隻留着長指甲的手，拍着他的馬，顯得很高興！

沙千里注意到這人的馬，是一匹純種的伊犂馬，全身白毛，只有鼻心一團黑，內行人稱這種馬叫「黑鼻白雪」，是少見的名馬之一！

然而沙千里的那匹長毛馬，却是更難得一見的馬中之王，外表看上去雖沒有那匹「黑鼻白雪」漂亮，可是眞正識馬的人只一眼就能看出牠的名貴之處。

眼前這個文士裝束的士子，顯然就是一個識馬之人。

當他的手拍在自己馬頭上時，眼睛却盯住在那匹別槽上的那匹老長毛身上！

他顯然是吃了一驚！

就見他直着一雙眼，死死的打量着那匹長毛馬，偏頭問身邊的那個夥計道：「這匹馬是誰的？」

那夥計看了一眼，却不知身邊的沙千里就是馬主，搖搖頭道：「這匹馬當然好囉，聽說是布政使雲大人的千金留下來交給一個什麼人的！」

文士嘆息了一聲，道：「好馬——」

一旁的沙千里不禁一笑道：「兄台識得相馬麼？」

文士的一雙眼，完全爲那匹長毛馬吸住了，聞言後，却連看也不看身旁的沙千里一眼。

他冷冷的道：「畧知一二，不過這匹上好的『長毛靑』，却是極爲罕見！」

沙千里一聽他能道出馬名，不禁深深折服！

那文士却步向那匹長毛靑的槽頭，伸手想去掀那匹馬的嘴唇，看看馬齒，不想手才伸出，却見那匹長毛馬連聲怒嘶着張嘴就咬！

文士所幸收手够快，否則可就難免被咬着了。

他連聲道：「好厲害的牲口！」

那匹「長毛靑」被文士這麼一相惹，可就不大老實，連連的怒嘶着，不時的揚動前蹄，大有不肯伏櫪的勁頭兒。

這麼一來，使得與那文士同來的小夥計大爲吃驚，一面吆喝着就要去叫人。

沙千里不得不步近道：「用不着害怕，牠是忌生！」

說着伸出一隻手在那匹長毛馬頂頭上拍了一下，輕聲叱道：「不許叱——」

兩指一分，貼着馬耳順下去。

這麼一來，那匹長毛靑，果然靜了下來，同時也認出了主人，不時的用頭在沙千里手上碰着，人馬間一片眞情。

中年文士陡地一驚，回頭才注意到了身後的沙千里。

「哦——？」他說：「這匹馬是你的麼？」

沙千里微微欠身，笑道：「正是在下的！」

那文士立刻拱手道：「幸會，幸會！還沒請教兄台貴姓大名？」

沙千里一笑，說道：「沙，平沙落雁之沙！」

中年文士一雙精芒畢露的眼珠，上下打量着他道：「沙兄是關外來的麼？」

「不是的！」沙千里道：「在下久居中原，還未曾出過玉門！」

「啊……是是……」

他的那雙眼睛，却看向沙千里隨身所繫的那口刀上，一眼之下，頓現出驚異表情！

沙千里微微拱手，遂即轉身自去！

中年文士這麼注視着他，一直見他踏入內院，才回過身來，他喃喃自語道：「怪哉……莫非是我看錯了眼，姓魯的那口紅毛刀，怎麼到了這人身上？」

× ×

夜風輕叩着帘窗——

十月落雪的甘肅，雖還不到下雪時候深秋的夜寒，却也相當够瞧的了。

沙先生房裏點着一盞燈，遠遠看上去，和窗前的那顆老梅映襯得十分雅緻！

這時候，有一條快捷的人影，像是一頭貓般的掠上了牆頭，緊接着一個滾翻，飄飄然的已落向地面！

來人頭紮黑巾，一身寬鬆的黑色長衣，背後緊緊繫着一口長劍——

不是別人，正是白天在馬廐與沙千里搭訕的那個中年文士，此時此刻，突然的來到，自非善意的造訪，他安着甚麼心可就不得而知了！

黑衣文士顯然是武林中難見的高手，他畧一窺視之後，遂即站身不動，站立的位置，距離着沙先生下的紙窗，約有兩丈的距離！

輕輕的探出一根手指，隔空的劃了一下。

紙窗上傳出了輕微的「沙！」的一聲，現出了一道月牙的洞口！

這人並不立刻撲前，仍然停立在原地，靜中觀變！

等了一刻，不見有甚麼反應，遂見他雙臂猝然一張，呼魯魯，一陣衣袂盪風之聲，活似一隻大兀鷹似的，已落在窗前。

這人好大的胆，他似乎已經認定了房內那個姓沙的已經入睡了，右手後背着一把劍把，那一口青光耀眼的長劍已撤到了手中。

他表情至爲陰沉，臉上帶出一片輕微的冷笑！

劍尖直指窗縫，只見他右手微微一振，即有一道顫抖的銀光，自那口長劍劍尖上射出。

這類劍炁，最是鋒利，無堅不摧。劍光過處，內窗的栓子，迎刃而開，窗戶也就「支伊」的一聲敞開了一半！

客房內靜悄悄的，由於室內點有一盞燈，是以一目了然——那個姓沙的，和衣睡在軟炕上，衣不解帶，還不脫靴！

黑衣文士並不是來謀刺的，對於沙先生的睡像不太感興趣！

他那雙凌光灼灼的眸子，掠過了炕上的沙千里，繼續在附近搜索着，徐徐的搜索着。

他似乎已經找到要搜索的東西了。眼睛直直的盯視向一個地方，順其目光視處，可就看見沙先生的那口刀！

「刀」是掛在牆角，青鯊魚皮間以墨玉的刀鞘，在柄端，還繫有長長的杏色刀衣！

黑衣文士的那雙眸子裏，頓時泛出了異采，陰沉的面頰上，情不自禁的也帶出無限的喜悅之情！

他不會記錯的，這口刀他斷定正是當年毛秋水打鑄出爐的最後一口寶刀——紅毛刀。

這口刀的出世，武林中曾經引起了極大的風波，死了許多人，就連毛秋水全家大小，也深受其害，弄得家破人亡，自己又何嘗不是受害者之一？

往事過眼，黑衣文士面上立時現出了一番悲慨！

他打量着炕上這個姓沙的人，雖然不敢斷定對方的確實身份，可是這人已能由魯鐵山的手上奪得了這口刀，當知不是泛泛之輩，以魯鐵山當今之神威不可一世，實難想像面前這個人，竟會是他的對手？

這口刀又會如何到了他的手上？

無論如何，這口刀就是魯鐵山手上的那口紅毛寶刀，這一點，他是自信不會認錯的，天下的名匠，固然儘可仿效那口刀的式樣，以假亂眞，可是透過刀鞘，那隱隱的冷森刀氣，却實是說明了，普天之下，捨諸毛家刀店的毛秋水以外，誰也打製不出這等精純極質的上好鋼刀！

黑衣文士貪婪的表情越加顯著。

他不再猶豫，雙肩微聳，如同輕烟一縷的已經掠窗而入，身上的風力，使得案上孤燈搖了一下，差一點爲之熄滅！

他身子向前一欺，來到了牆前，伸手摘刀——

這當兒，炕上的那個沙先生，發出了一聲長長的夢吟，翻了一個身子。

黑衣文士陡地回頭，只見他濃眉一挑，駢二指向着炕上的沙先生霍地一點！

這種「隔空點穴手」，非有十年以上的純功力，不易奏功，一經點中人體穴道，非經過一個對時，即使是一流點穴高手，也不能自行解開！

黑衣人這一手隔空點穴功夫，果然厲害！

指力點處，炕上的沙先生急劇的顫抖了一下，遂即不動，看樣子是毫無疑問的被點住了。

黑衣文士再也無所忌憚，轉身抬臂，摘刀到手。

他身子跟着向外一折，施了一招「金鯉倒穿波」，「嘶！」的一聲，已竄出窗外！

不愧是夜行出沒的老行家！

他身子絕不停留，身子一經穿出，接連着，三四個快速的起落，已飄向院牆之外！

黑衣文士把身子向牆根下一靠，懷着無比的喜悅心情，他才開始觀看着手中這口刀！

寶刀慢慢抽出一半，一片雪白的晶光，映射得他髮眉皆霜！

他禁不住打了個冷戰，大大的吃了一驚——

「不對！」他內心嘀咕着：「這不是魯鐵山的那口刀！」

魯鐵山的那口刀，刀光是紅色的，這口刀却是白色的，顯然是大有差別！

可是奇怪的是式樣却是一般無二，甚至於刀柄之上，也有毛家店出品的特別標緻——圓形的一個圓標，其間是一片白玉作成的羽毛。

「羽毛」畧含着「毛」的意思！自是毛家出品，當無可疑，只是這口刀斷非那口刀，又堪認定，毛秋水所出的刀劍，沒有一口是式樣雷同的，這一點武林盡知，那麼這口刀和那口刀……？

黑衣文士端的是弄糊塗了。以他所見，這口刀的刀質，似乎較諸魯鐵山所得的那一口質地猶純！！！

「莫非當年毛秋水所鑄，一反舊規，是一爐雙刀？除了魯鐵山佔有的一口之外，另外還有一口？」

這麼一想，他禁不住內心一陣狂喜！果眞如此，自己可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工夫」了！

黑衣文士一剎時間，喜得心花怒放，他手捧着這口刀端詳又端詳，看了又看，簡直是愛得無以復加。

像是一陣風似的，他背後飄下了一個人！

這個人以着比他更要輕的身法，向他偎了過來，黑衣文士那麼高的武功的人，竟然是毫無覺察！

他一直走到了那黑衣文士身後站定，兩者之間距離，頂多不超過三尺！

黑衣文士全神貫注在這口刀上，居然毫無所覺！

來人一襲灰衣，面現着輕微的笑容，挺熟的一張臉，不就是方才躺在炕上的沙千里是誰？

只聽他發出冷冷的一聲輕笑，道：「閣下可曾看够了？該還給我了吧！」

黑衣文士陡然一驚，倏地回過頭來。

他神色登時一呆吶吶道：「你……」

沙千里身形微幌，鬼影子般的向前一傾，那黑衣文士方自覺出寒風襲體，同時間手中一緊，再看掌中刀，已到了對方手上！

黑衣文士那等武功，竟是看不出對方是施展何等手法，怎樣的把刀奪了去？

這一驚，非同小可！

黑衣文士雙眉一挑道：「尊駕是眞人不露相，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沙千里一面慢吞吞的把那口刀繫好背後，一面打量着面前黑衣文士，道：「如果在下眼睛不花，足下一定是來自陝南的郭大俠了？」

微微一笑，連連拱手又道：「失敬，失敬！」

黑衣文士登時又是一呆，冷冷的道：「你是誰？如何認得郭某人？」

沙千里冷笑一聲，道：「聞得足下太原奪刀，險作了刀下之鬼，何以事隔多年，兀自老毛病不改，居然對在下這口刀又生垂涎，如此行徑，豈不令人齒冷？」

那黑衣文士正是當年太原奪刀，險些喪命魯鐵山刀下的「青竹客」郭白塵！

此人剛愎自用，目高於頂，當年敗於魯鐵山之事，一直引爲生平大恨，最最忌諱外人提及，此刻被沙千里言語一激，當時惱羞成怒，大爲震怒！

只見他面色一變，冷叱一聲道：「大胆！」

左肩向下一沉，飄身急進！

沙千里仍是停立在原地，動也不動！

郭白塵身子向前一撲，右手二指倏地一分，直向沙千里雙瞳上點去！

沙千里兀自不動，待到郭白塵二指臨近的剎時之間，他右腕倏起，以掌沿向着對方手腕間切了下去！

「青竹客」郭白塵頓時覺出對方這一切之勢，有如金刀劈風，他心中一動，知道厲害，借着退步之勢，却把一隻左掌運滿了內勁，向着沙千里腰胯間拍了下去！

沙千里大概是存心要給他幾分顏色，是以在對方掌勢眼看着已將拍在身上的一剎間，倏地向前一倒！

那副情景，就好像他身子已爲郭白塵所擊中的模樣！

可是郭白塵却不作如此想，等到他發覺不妙，爲恐招式用老了，其實已經用老了！

郭白塵心中一驚，身子向下一蹲，一條右腿疾如旋風的向着沙千里兩腿之上掃了過去。

說時遲，那時快！

郭白塵的這一招「鐵犂耕地」不謂不快，可是正所謂「人外有人，山外有山」這句話了。

面前的這個人——沙千里，確是當今天下最最難以招惹的一位主兒！

郭白塵一腿掃出，但覺得面前人影一閃，疾風襲面，還沒看清是怎麼回事，只覺得兩肩上一陣發麻，半個身子當時就像觸了電般的，打了個哆嗦。

沙千里只不過在他一雙肩頭上虛按一掌，却又翩若巨蝶似的翻了出去——

像是墜枝的老猿，他的一雙手已搭在了面前枯乾的楊柳枝上，隨着枝條的起伏，沙千里偌大的身子，忽上忽下，那細若小指的柳枝，僅僅被壓得垂下來，却並不折斷！

這一手功夫，看似無奇，其實却顯示了純足的內功火候，一般人即使是窮畢生之力，只怕也難以達到！

「青竹客」郭白塵要是再不知舉止進退，可就太也不自量力了。

他在目覩着對方這一手功力之後，自惴不及，難以望其背項，當下自愧且驚的後退了幾步！

只見他無限惶恐的抱拳垂首道：「郭某有眼不識泰山，請先生不罪！尙請賜告大名才是！」

柳枝上的沙千里哈哈一笑，借着柳枝上的彈力，翩若驚鴻的已落到了郭白塵身前。

「郭老兄，承讓了！」

他冷冷的接着又道：「老兄當眞不識得沙某人麼？」

郭白塵一怔，抬頭逼視向對方，只覺得對方那張臉，似曾相識，只是却想不起來在那裏見過！

沙千里微哂道：「老兄是貴人多忘事，可記得『千里快哉風，平沙一雁來』這詩句？」

郭白塵面色一變，眼睛突地睜大了許多，他極爲驚訝的道：「你……你是『萬里飛虹』沙……千里，沙大俠！麼？……啊呀……太失敬了！」

說罷，躬身就拜！

沙千里平胸推掌，郭白塵吃對方掌上風力撞擊得一連後退了好幾步。

站定身子之後，郭白塵兀自不禁面現驚悸——

他無限惶恐的顫聲說道：「沙恩兄……當年洛瓦子，多承教誨，仗義援手，大恩大德，沒齒難忘……小弟，眞正該死，不過是……」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香羅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郭長風被瞎姑等押解回玉佛寺，在主持室中，郭長風發現室中裝有很多消息機關，據主持說因寺中人手缺乏，是以安裝機關，以代人手，並說是由她一手裝成，郭長風請教她俗家名姓，驚悉她原來是巧手魯班黃承彥的未亡人，黃承彥生前，慘遭關外魔教迫害，擄去他獨子，脅迫他往關外代建魔宮，黃承彥遣散家人，獨赴關外，俟其子獲釋後，立自斷雙手，誓不爲魔教效力，魔教掌教大怒，下令追殺黃承彥獨子，激起中原武林公憤，羣起反抗，武林中人對黃承彥的義行極其恭仰，建廟奉祀——

重重機關地　步步陰險謀

關中黃家的機關之學已絕傳，黃家之名，仍然存留在武林同道仰慕之中……

這是幾十年以前的事，那時候，郭長風還沒有出生，然而，這些經過，他却已耳熟能詳。

只是，他萬萬想不到眼前這貌僅中年的尼姑，竟會是巧手魯班黃承彥的妻子。

郭長風心中又是激動，又是驚訝，這一刹那，內心的敵意幾乎一掃而空，剩下的，全是由衷景仰……

大悲師太慈祥地望着他，微笑道：「怎麼？郭大俠看我不像黃家的人？」

郭長風忙欠身道：「晚輩不敢，祗是想不到夫人還健在人世。」

大悲輕嘆一口氣，道：「能苟延殘命活到今天，連貧尼自己也料想不到，何況是你呢！」

郭長風道：「聽江湖中傳言，當年黃老前輩毀家赴難時，夫人已經……」

大悲點頭道：「不錯，當時我明知大難無法挽回，曾經投井自盡，誰知那井底另有天地，竟僥倖未死。」

郭長風道：「哦？」

大悲道：「後花園那口井，是先夫生前親自督工所建，井底秘密，連我也不知道，等到我投井未死，發現井中另有天地，並且見到先夫預留的四句偈語，才忍痛活了下來。」

郭長風好奇地道：「敢問那四句偈語是——」

大悲緩緩唸道：「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分，與其偕亡從泉下，何如刼後共餘生。」

郭長風喟然道：「黃老前輩眞是用心良苦。」

大悲道：「我本來只求一死，看了那四句偈語，竟是暗示先夫遠赴魔宮，未必永無生還之日，求生之念一動，就捨不得再死了……」

苦笑一下，又接着道：「一個人往往在一時急憤悲痛之下，才想到死，等到事過境遷，卽使想死，也失去了勇氣，後來我雖然獲知先夫慘死魔宮的信息，却已將紅塵勘破，寧將此無用之身，替天下人做一份有益之事。」

郭長風由衷地道：「夫人不愧是大智

大慧，才能從悲慟中解脫出來。」

大悲搖搖頭，道：「這句話，我愧不敢當，因此我將法號取名『大悲』，在此地削了髮，六十年來，別的我不敢說，只有一件事，還算差堪自慰。」

郭長風道：「夫人是指收服了毒魔君藍彤座下二妃的事？」

大悲道：「噢？你也知道了她們的來歷？」

郭長風道：「晚輩本來不知道，是在襄陽見到『三日血蛇』，其後又遭遇瞎姑和麻姑，才聯想起來。」

大悲佛然道：「甚麼？這兩個該死的孽障，竟敢又用那歹毒東西了？」

郭長風忙道：「夫人不須責備她們，當時彼此立於敵對，難免會出下策。」

大悲道：「我早就吩咐她們不准再豢養那種毒物，想不到兩個孽障居然陽奉陰違，回頭非狠狠罰她們不可。」

接着，又搖了搖頭，輕嘆一聲，道：「唉，這正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我自以為已替武林同道做了一件功德，却不料仍然錯了。」

郭長風道：「夫人也毋須自責，欲使頑石點頭，決不是朝夕可就的。」

大悲道：「無論如何，多年教誨成空，總令人太失望了。」

郭長風因對黃承彥的敬慕，連帶也對大悲師太十分尊重，愛屋及烏，亦不願見瞎姑和麻姑受罰，忙代為掩飾道：「其實，以她們的往日行徑而論，這已經算不得什麼了，教化誨人，原非易事，何況夫人為了施藥濟衆，勞心勞力，既無法事事躬親，門下偶有小過，也很難免。」

大悲道：「不錯，近年來為了施藥，我的確常有分身無術的感覺，郭大俠，你若知道她們在外還有什麼劣行，可千萬別瞞着我。」

郭長風道：「這倒沒有，不過，晚輩心中有一樁疑問，不知該說不該說？」

大悲道：「有話但說無妨。」

郭長風笑道：「晚輩想請教一件事，關于令高足公孫姑娘和寂寞山莊莊主之間的仇恨，夫人可瞭解詳情？」

大悲師太毫不遲疑地說道：「當然瞭解。」

郭長風道：「這麼說，公孫姑娘向生身之父尋仇，也眞是夫人所授意的了？」

大悲道：「不錯，難道這有什麼不對嗎？」

郭長風道：「晚輩不敢批評對與不對，但是，骨肉相煎，父女相殘，總是違反人倫的……」

沒等他把話說完，大悲師太突然沉下臉來，截口道：「郭大俠對林元暉當年的行為，可曾打聽過？」

郭長風道：「晚輩略知一二。」

大悲道：「你既然知道，就不該反對，以女殺父，固然有虧人倫，那負義薄倖，為圖榮華富貴，不惜殺人滅口的，又算是什麼？」

郭長風道：「可是——」

大悲搶着道：「林元暉薄倖另娶，夫妻之情已斷，他火焚桑園，父女之義已絕，郭大俠要分別清楚，這不是以女殺父，而是遺腹孤女替母報仇。」

郭長風被她辭鋒所攝，只得默然。

大悲又接道：「本來，我是個出家人，這些情仇愛恨的事，應該不再理會了，但林元暉不該負義之後，又想殺人滅口，出家人慈悲為懷，總不能見死不救，何況我也是個女人。」

郭長風垂下了頭。

大悲道：「天下最可憐的是棄婦，最可恨者，便是那些寡情薄倖的男人，林元暉不儘薄倖，而且手段狠毒，甚於豺狼，除魔即是衞道，殺一個壞人，就等於拯救千萬好人，上天雖有好生之德，林元暉却萬萬不能饒恕。」

她越說越激動，本來慈祥的臉上，竟泛現出重重殺機。

郭長風心知在這種情形下，決不能出言反駁，只好低頭不語。

大悲話音略頓，深吸了一口氣，情緒也稍稍平靜了些，說道：「郭大俠，你是局外人，又是男人，你當然想像不到公孫玉兒死得多麼慘，多麼可憐，這一點，我不想怪你，也不忍怪你，但是，你不該既受公孫茵的聘請，却反助林元暉，這就使貧尼不懂了。」

郭長風緩緩抬起頭，道：「夫人所論，句句在情在理，不過，晚輩對此事却有幾點疑問。」

大悲道：「好！你請問吧！」

郭長風道：「第一點，晚輩想請問夫人，如果林元暉確是該殺，以玉佛寺的力量，隨時皆可置他于死地，又何必重金僱請殺手呢？」

大悲道：「問得好！這一點我可以回答你，只因為兩個原因，才必須勞動郭大俠。」

郭長風道：「願聞。」

大悲道：「其一，出家人不願沾染血腥，公孫茵的武功又沒有絕對把握。」

郭長風點點頭，沒有岔口。

大悲道：「其二，也就是郭大俠適才提到的，他們之間總有血親關係，除非萬萬不得已，最好不用公孫茵親自出手，所以，咱們才想到郭大俠。」

郭長風想了想，道：「除此之外，沒有第三個原因了嗎？」

大悲反問道：「郭大俠認為還有什麼原因？」

郭長風道：「晚輩感覺到，夫人為了替公孫姑娘復仇，不惜在各地遍設錢莊，廣佈眼線，監視紅石堡和寂寞山莊已非一日，如若僅祇要僱聘殺手行刺，又何須化費偌大金錢和人力，耗費十餘年光陰？」

大悲師太臉上微微變色，沉吟了一下，才笑道：「郭大俠誤會了，老福記錢莊並非玉佛寺的產業，也不為監視紅石堡或寂寞山莊才開設的，錢莊的老店東，原是咱們黃家的管事，自從先夫遣散家人，他們家就一直經營錢莊生意，這次只是義助公孫茵一臂之力而已。」

郭長風道：「這麼說，他也知道夫人在此修行，平時已有往來？」

大悲道：「不……我削髮以後，昔日故舊，從未再交往，但出家人隔絕紅塵，對江湖中事早已生疏，因此不得不請他們相助。」

郭長風道：「敢問那位錢莊店東貴姓

高名？」

大悲道：「他姓何，業已故世，現在店務由他兒子掌管。」

她沒有說出何某的名字，似乎是不願透露太多故交的底細。

郭長風是聰明人，一聽姓何，便想到那位和吳姥姥假充夫妻的何老爹。

以年齡推算，大悲師太壽已近百，當年黃府的管家自然可能去世，他的兒子，也應該有何老爹這份年紀了。

但郭長風並不說破，只笑了笑，道：「如今那位錢莊主人，辦事很可靠嗎？」

大悲道：「此人老成持重，一向可靠，郭大俠問這個幹什麼？」

郭長風道：「晚輩在想，既然夫人忙於修行施藥，無法親身主持替公孫姑娘復仇的事，有許多事務，勢必要委托那位何掌櫃代勞？」

大悲道：「不錯。」

郭長風說道：「那麼，夫人可曾托他打聽過，當年林元暉和公孫玉兒情變的經過？」

大悲搖搖頭，說道：「這何須再打聽，玉兒慘死之前，已經把事情說得很詳細了。」

郭長風道：「夫人，那可能只是一面之詞……」

大悲道：「不會的，一個女人為情獻出自己的生命，她還會說假話？」

郭長風道：「有些事，或許她也不瞭解實情，自己也被蒙在鼓裏。」

大悲連連搖頭道：「那更不會，她不僅瞭解實情，甚至臨死時還不能忘情于林元暉，還求我原諒他，可是，如此薄倖兇狠的男人，上天也不能饒恕，要公孫茵替母報復，這是我的主意。」

郭長風黯然嘆了一口氣，道：「夫人，請恕晚輩說句冒昧的話——這可能是件天大的冤案。」

大悲訝然道：「冤案？你是說我冤枉了林元暉？還是說公孫玉兒冤枉了她所愛的人？」

郭長風徐徐說道：「都不是，晚輩的意思是說，夫人和公孫玉兒對林元暉的為人可能有所誤解，事實上，林元暉既非薄倖，也非無情，他也可能和公孫玉兒一樣，是個可憐的受害人。」

大悲道：「你憑什麼這樣說？」

郭長風道：「據晚輩這些日子多方查證所得，當年火焚桑園，並非出自林元暉授意，而是另有人冒他的名字行兇，別有圖謀。」

大悲道：「什麼圖謀？」

郭長風道：「意在奪取那條女用香羅帶。」

大悲道：「那冒名的人是誰？為了一條香羅帶，竟值得殺人放火？」

郭長風道：「據說，那羅帶不僅是一件飾物，內藏着極大秘密，而且，依晚輩推斷，那冒名行兇的人，很可能就是紅石堡主秦天祥。」

大悲聽了，忽然笑起來，道：「郭大俠，你上當了。」

郭長風一怔，道：「上當？」

大悲道：「不錯。我且問你，你是否因為見林元暉在後園彫刻石像，便認定他是思念公孫玉兒成病？是否因為秦天祥佈置了幾名替身，將林元暉囚禁在紅石堡，便認定他對林元暉有所圖謀？」

郭長風道：「難道，這些都不是事實嗎？」

大悲冷笑道：「你若相信這些是事實，就中了林元暉的圈套了。」

郭長風詫道：「哦？」

大悲道：「讓我告訴你吧，這些都是林元暉和秦天祥串通好了，故佈的疑陣，其實，林元暉根本沒有瘋，更沒有被囚在紅石堡，你兩次冒死入堡，救出的只不過另一名替身而已。」

郭長風大吃一驚，道：「這……怎麼可能……」

大悲道：「你不相信是嗎？我讓你見一個人，你可以親自當面問他。」

說着，舉手輕拍了兩聲，說道：「進來！」

佛堂門應聲啓開，一個人低頭走了進來。

郭長風一看，呆住了。

他再也想不到，進來的會是羅化庭羅老夫子。

大悲道：「羅老夫子是紅石堡的舊人，當年經過，他最清楚，所以，我特地將他請來作個證人。」

又對羅老夫子道：「剛才咱們的談話，你都聽見了嗎？」

羅老夫子俛首道：「聽見了。」

大悲道：「很好，現在你就把眞實的情形告訴郭大俠吧！」

羅老夫子看看郭長風，滿臉肅容道：「郭大俠，剛才老菩薩的話是對的，這一切，全是秦天祥和林元暉翁婿倆串通好故佈的疑陣，當年火焚桑園，就是林元暉的主使。」

郭長風點頭笑了笑，却不接他的話，只淡淡地問道：「老夫子不是要返回故鄉，不再參與江湖中事了嗎？」

羅老夫子輕嘆道：「我本想回去的，但這樁秘密，當初祇有四個人知道，鐵扇子宋剛死後，剩下秦天祥、林元暉和我三人，我若不挺身說明，恐怕郭大俠永遠不會相信。」

郭長風仍然不接正題，隨口說道：「老夫子和田老爺子他們，在什麼地方分的手？」

羅老夫子道：「在西峽口附近分手的，他們準備循水路回襄陽，我原想由陸路轉回皖西故鄉，不料……」望望大悲師太，忽然住口。

大悲微微一笑，道：「不要緊，你儘管直說。」

羅老夫子才接着道：「……不料，才到赤眉鎮，就被林元暉現身截住了，他知道我有避隱的意思，便想殺我滅口，否則就要押我重回紅石堡，正危急時，幸虧老菩薩親自趕到，才救了我們。」

他把話說完，不覺長吁了一口氣，大有如釋重負之感。

大悲師太含笑解釋道：「貧尼已經許多年不出玉佛寺門，近來為了採藥，偶爾出外走走，不想恰巧就遇見羅老夫子，這大約是上天的安排吧！」

郭長風道：「夫人既然也見到那位薄

倖的林元暉，爲什麼不連他也一起帶回來呢？」

大悲搖頭道：「寃有頭，債有主，出家人若能代爲出面，就不會再痲煩郭大俠了。」

郭長風道：「我？」

大悲道：「正是，咱們老遠從金陵禮聘郭大俠出來，正是爲了希望郭大俠能爲一個孤苦可憐的弱女主持公道，可惜的是，對方太狡詐，公孫茵又太不懂事，竟使郭大俠誤信對方的謊言，反跟咱們成了敵對，貧尼爲此事深感遺憾，不得不請郭大俠來，當面作一次解釋。」

郭長風惶然道：「夫人太看重晚輩了，武林中名高望重的長者很多，郭長風不過一名卑不足道的小人物，只怕有負夫人的期許。」

大悲又搖搖頭，道：「當今世上，儘多欺世盜名之輩，能有幾人似郭大俠古道熱腸？貧尼寧求小人，不求僞君子。」

郭長風道：「事情若果如夫人所述，這是武林中一件喪德敗行的大事，理當由夫人出面，邀約各門各派長老耆宿，將事實眞象，公諸於世，爲受屈的公孫玉兒討還公道。」

大悲師太道：「那更行不通，試想紅石堡和寞寂山莊，早已名滿天下，儼然以白道正統自居，武林中人誰敢開罪他們？何況，當年情變，事屬私情，咱們又豈能憑一條羅帶，便博取得人家的信任？」

郭長風無詞以對。

大悲又接着道：「郭大俠，你是年青人，應該有年青人的正義感和勇氣，過去，你雖以『殺手』爲職業，平生並未妄殺無辜，貧尼深知你有這份力量，有這份胆識，而且不畏強暴，敢做敢爲，所以，幾經思量，才決心請你出面，現在貧尼就把這件事重托給你了，相信你不會畏縮推辭吧？」

這番話，字字懇切，句句使人感動，盼望之殷，溢於言表，任誰聽了也無法拒絕。

郭長風想了想，道：「既然夫人如此看重，晚輩也已參與此事，自不能不勉力而爲，不過——」

大悲道：「我知道，你心裏還有許多疑問，不能盡信咱們一面之辭，羅老夫子在這兒，有什麼懷疑不解的，儘可以當面問他。」

郭長風道：「晚輩總覺得此事內情太複雜，眞象未明之前，無法預下決斷，夫人是否能答應給晚輩幾天時間考慮呢？」

大悲道：「你是一點也不相信我的話了？」

郭長風道：「決不是，晚輩祇是想利用這幾天時間，跟羅老夫子多談談，多瞭解一些實情，同時，也希望能和公孫姑娘談談，聽聽她本人的意見。」

大悲笑道：「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只是，我這兒是佛門尼庵，未便留住男客，恐怕得讓郭大俠受點兒委屈。」

郭長風道：「但憑夫人吩咐。」

大悲沉吟了一下，道：「後山有幾間石屋，本是貧尼面壁之處，郭大俠就和羅老夫子在那兒暫住幾天吧，一應飲食，我會叫人送去，也會讓公孫茵過去陪兩位談談，祇不過，兩位不能隨便離開那幾間石室，以免使人誤認我門規不淸。」

郭長風忙道：「這是應該的，晚輩一定遵照夫人的吩咐行事。」

大悲師太點點頭，道：「我立刻就着人去收拾，不知郭大俠準備要攷慮幾天才够？」

郭長風微笑道：「多則五日，少則三天。」

大悲笑了笑，道：「但願郭大俠能早作決定。」

未見她舉手作勢，神櫥前的綢幔緩緩垂落，以後便無聲息。

郭長風心裏明白，她已經走了，神櫥裏必然又換回了原來的佛像。

不多久，房門啓開，進來一名女尼，合十說道：「請郭大俠膳堂用齋。」

郭長風摸摸肚子，微笑道：「的確有些餓了，老夫子，咱們一塊兒吃點素齋如何？」

羅老夫子還沒開口，那女尼却代他回答道：「老夫子已經用過飯了。」

羅老夫子忙道：「是的，老朽剛吃過，還是郭大俠請吧，回頭咱們在後山石室再見。」

郭長風雖覺得他好像有些言不由衷，也未在意，拱拱手，隨着那女尼走出了佛堂。

這一次，他眼睛未被幪住，只見佛堂外是一條走廊，穿過廻廊門，右側有一片天井，向左一轉，便是間雅靜的膳堂。

一路經過，未見人影，彷彿整個院落全都空無人居。

膳堂並不很寬大，裏面擺着三張長條木桌，約可供十餘人同時進膳，桌椅都收拾得點塵不染。

從表面看，這是座小巧的精舍，寧靜而整潔，確是潛性修行的好地方。

但郭長風總感覺置身其中，時時刻刻都被一種無形的壓力束縛着，使人不期然興起陰森之感。

或許這地方過於冷靜了，整棟屋子看不到一個人，却又隨時隨地可能有人出現，你明明坐在一間空屋裏，竟會感覺正有許多看不見的目光，在四週對你注視。

素菜做得很可口，甚至還有一小罎酒，然而，郭長風却食而不知其味，匆匆塞了些在肚子裏，便放下杯筷。

那女尼送來酒菜之後，就已退去，郭長風剛放下筷子，立刻出現在膳堂門口，俛首道：「郭大俠請隨我來。」

到這時候，郭長風似乎已經沒有表示意見的機會了，默默跟着她離開膳堂，走進另一間密不透風的小房內。

這小房有門無窗，光線陰暗，窄窄長長的，就像一口棺木。

郭長風一脚踏進去，突然發現整間房子全係鐵板鑄成，剛一遲疑，身後房門已「蓬」然關閉。

那年青女尼並未跟進來，但房門才掩閉，對面鐵壁忽然自動昇起，現出另一間正方形的鐵屋。

裏面，併肩站着兩人，正是瞎姑和痲姑。

瞎姑神情冷漠，痲姑却是滿面怨毒之色。

郭長風聳聳肩，故作輕鬆地笑道：「老菩薩眞不愧出身關中黃家，這些機關設置，比紅石堡高明太多了。」

痲姑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

郭長風低聲道：「二師太，你最好對我客氣些，剛才爲了你參養『三目血蛇』的事，我還在老菩薩面前替你求情……」

痲姑怒目道：「我不領你這份假人情，你破我神功，這仇恨，咱們遲早要算一算。」

郭長風笑道：「那是過去的事，何必還放在心上，現在我是老菩薩的貴賓，你得對我客氣點。」

痲姑重重「呸」了一口，道：「小人得志，量你也神氣不了多久。」

瞎姑接口道：「好了，這些話現在不必說，是敵？是友？且等日後再算。郭大俠，請過來吧。」

郭長風道：「過那邊來？」

瞎姑道：「咱們奉命送你去後山石室，這兒就是往後山的通路。」

郭長風輕哦道：「原來如此，我先謝謝了。」

他明知對面方形鐵屋是座機關，仍然故作好奇，左顧右盼地走了過去。

進入方形小房中，身後鐵壁又自動降下。

瞎姑道：「現在請閉上眼睛。」

郭長風笑道：「能不能通融一下，我對黃家機關之學久已聞名，還沒有機會親眼目覩，請二位師太……」

痲姑叱道：「那來許多嚕囌！」

突然，閃電般出手，扣向郭長風的臂肘。

郭長風一側身，正待閃避，無奈鐵屋窄小，不易廻旋，只顧着閃避痲姑，冷不防左邊的瞎姑也揚袖拂到……

左腰「期門穴」上一痲，郭長風便失去了知覺。

× ×

醒來時，業已置身一座石洞中。

與其說這是石室，不如說是石牢還恰當些，洞中簡陋不堪，既無桌椅，也沒有床榻，只有一盞冷冷的油燈，照着洞底兩堆稻草梗。

最使人難堪的，是那道緊閉着的石門，門上有個方形洞孔，就和牢房沒有什麼兩樣。

郭長風躺在其中一處草堆上，另一堆草梗上，躺着羅老夫子。

兩人之間，放着一塊靑石，就算是桌子了。

「桌」上除了那盞昏暗的油燈，還有一隻水瓶，兩個木碗，此外別無他物。

郭長風撐起身子四面望望，詫道：「這算什麼意思？方爲座上客，忽然又變成堦下囚了？」

羅老夫子却微微一笑，道：「這兒是老菩薩面壁苦修的地方，自然稍嫌簡陋，郭大俠就忍耐些吧。」

郭長風說道：「簡陋也不能像這樣，讓客人居住洞穴，睡在草堆，而且，還鎖着門……」

羅老夫子道：「郭大俠，豈不聞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老菩薩這樣做，不外乎希望郭大俠身居艱困，可以早作決定罷了。」

郭長風仰面而笑道：「好一個身居艱困，這明明是威逼我就範，如果不從，就別想再離開這座石牢。」

羅老夫子道：「郭大俠是聰明人，應知如何自處，以我忖度：老菩薩既要借重大才，想必不致使用威逼手段吧。」

郭長風望望他，沒有接話，却站起身來，走到石門前向外查看。

外面是另一間石室，空無一物，連燈也沒有，但隱約可以看見，室外也有一道門，跟裏面這一間彷彿相似。

推推石門，業已上鎖。

郭長風又繞室一週，仔細觀查四面石壁的厚度，最後長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看來，這的確是個面壁苦修的好地方，直到涅槃變成白骨，也不會有人來打擾。」

羅老夫子也輕輕嘆了一口氣，但沒有說話。

郭長風回到草堆邊坐下，低聲道：「老夫子，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羅老夫子好像被針戳了一下，一骨碌坐起身來，急道：「沒有啊！郭大俠怎麼突然問起這句話？」

郭長風凝目道：「我看老夫子有些言不由衷，好像受人逼迫，在作違心之論的樣子。」

羅老夫子驚惶地道：「絕對沒有的事，郭大俠千萬不要胡猜。」

郭長風道：「就算我是胡猜的，老夫子心中無愧，又何須如此吃驚呢？」

羅老夫子瞠目道：「這……這……」

郭長風笑道：「這什麼？這兒只有你和我兩個人，有話儘可說出來，不必吞吞吐吐了。」

羅老夫子茫然道：「我眞的沒有什麼話，你要我說什麼？」

郭長風突然收歛了笑容，正色道：「那麼，你說當年火焚桑園的事，都是眞話嘍？」

羅老夫子道：「這是何等重大的事，老朽怎敢說謊。」

郭長風道：「當年秦林二家聯姻時，你已經在紅石堡了？」

羅老夫子道：「是的。」

郭長風道：「火焚桑園，果眞是林元暉主使？」

羅老夫子點頭道：「是的。」

郭長風道：「是你親眼目覩？」

羅老夫子又點頭道：「是的。」

郭長風道：「你能把當時經過情形再說一遍嗎？」

羅老夫子道：「當時，林元暉在武林中剛成名不久，偶來紅石堡作客，秦天祥見他少年英雄，頗加賞識，便有意將女兒雪娘許配，故托老朽爲媒說合……」

郭長風忽然岔口道：「等一下……請你說淸楚一些，究竟是林元暉邂逅秦雪娘而主動求婚？還是秦天祥看中了林元暉而有意將女兒下嫁？」

羅老夫子道：「實際上說來，兩者皆有。因爲，林元暉見到秦雪娘，已有攀附求凰之意，秦天祥也私心中意這個女婿，可說雙方皆有意，老朽只是做一個現成的媒人。」

（未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血劍

孫玉鑫・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董奉黑鷹派之命，引誘石仁中前往香君崖，要假鐵九娘之手，除去石仁中，可是，事與願違，當石仁中向鐵九娘指出古董的詭計後，鐵九娘也洞悉了古董的陰險，但她却沒難爲古董，只訓斥幾句，便縱之使去，鐵九娘之女玉蘭提醒其母，鐵家最大的仇人姓石，石仁中聽得汗毛直豎，腦中忖着爹一定跟鐵家有着深不可解的大恨，否則鐵家不會將石家列爲第一大仇，這時鐵九娘溫聲對玉蘭道：對，只要時刻記住就行。鐵玉蘭一指石仁中，說這人就是石龍君的兒子——

情天悲難補　恨海苦無邊

鐵九娘嗯聲道：「不錯，他就是咱們母女日想夜想，日盼夜盼的石家的後代，雖然他老子不在了，可是，這筆帳咱們找他算……」

鐵玉蘭瞪眼道：「娘，先殺他——」

鐵九娘道：「那樣太便宜他了……」

鐵玉蘭一呆，說道：「娘，你要他怎麼死……」

鐵九娘道：「娘不要他死，娘要他活着比死還難受……」

鐵玉蘭怔怔道：「娘，我不懂——」

鐵九娘道：「你不要懂，你只要聽娘的就行了……」

鐵玉蘭低下頭道：「是，娘。」

鐵九娘道：「石仁中，父債子還，你爹欠我們鐵家的應該由你還……」

石仁中苦笑道：「鐵前輩，誠如你所說，假如我能還的話，我一定償還……」

鐵九娘道：「你能，你一定能——」

石仁中道：「鐵前輩，我雖然不知道家父到底與你有何怨仇，但是由你的話裏，我知道這個仇恨決不是三言兩語能解的，不過……」

鐵九娘道：「你爹欠的是感情……」

石仁中道：「在下沒辦法還呀——」

鐵九娘哼聲道：「能，我有辦法要你還……」

石仁中道：「你說吧，只要在下能辦



到的……」

鐵九娘道：「我要你娶玉蘭……」

鐵玉蘭一呆道：「娘——」

石仁中也是一楞，說道：「鐵前輩，你……」

鐵九娘冷冷地道：「怎麼啦？你不願意……」

石仁中朗聲道：「鐵前輩，你與家父的感情糾紛如何？在下雖然不得而知，可是就目前妳把令媛許配在下的設想，顯然極不妥當……」

鐵九娘道：「有何不妥……」

石仁中道：「在下和鐵姑娘素陌平生，雙方性情一無了解，今日你硬生生的把我們弄在一起，不覺太慘忍了……」

鐵九娘冷澀的道：「慘忍……」

話語未落，人已仰天狂笑起來，但見她長袍抖動，髮絲豎幌，那刺耳的笑聲有如夜鳥般的恐怖……

鐵九娘的笑聲似乎無歇止的意思，愈笑愈烈，也愈刺耳，石仁中，只覺血脈賁張，心跳不已，他暗中一凜，急忙收攝心神，穩定下來。

鐵玉蘭見母親笑的有點異樣，登時急的一身冷汗，一搖鐵九娘的身子，焦急的叫道：「娘，娘——」

鐵九娘笑意一斂，額際汗珠涔涔，誰也看得出來，在她那張漸老的面靨上流露出幾許的凄凉……

她凄凉的道：「玉蘭，娘不會撒下你，娘的心願還沒了呢……」

她惡狠狠的瞪了石仁中一眼道：「你還懂得『慘忍』，這簡直是種侮辱——」

石仁中道：「在下難道說錯了？」

鐵九娘恨聲道：「石家的人如果懂得『慘忍』，今天不會有這種局面了，你那渾蛋老子也不會丢下我不管了。」

石仁中嚴肅的道：「鐵前輩，請你對家父尊敬點——」

鐵九娘哼聲道：「尊敬，呸，這是最客氣的了，以你老子的德性，萬死不足情，告訴你，石仁中，我恨透你們石家，恨透石家的每個人……」

有人說，女人的生命是活在愛情裏，沒有愛情的女人就像是口乾枯的井——空虛，寂寞——愛能滋潤生命，也能毁滅生命，女人，女人，女人天生對愛情有狂戀性——得到的不一定是好的，得不到的就要毁掉——

鐵九娘恨透了石龍君，甚至連他的兒子都不能放過，這是她的本性，也是潛在意識裏的恨意……

石仁中搖頭道：「鐵前輩，眞正的愛不是恨——」

鐵九娘怒聲道：「我不管什麼愛不愛，恨不恨，我只要得到，得不到的我就要毁掉……」

石仁中道：「前輩，你太偏激——」

鐵九娘吼道：「住嘴，你憑什麼教訓我……」

石仁中冷冷地說道：「在下不過是說理——」

「呸！」鐵九娘呸聲道：「說理，呸，你老子當年也說過理……」

石仁中道：「前輩，家父當年也許有虧欠你的地方，不過現在事過境遷，上一

代的愛恨不該在我們身上報復……」

鐵九娘悲涼的道：「報復，如果我要報復，你們石家早斷根了……」

鐵玉蘭阻止道：「娘，你就少說一句吧。」

鐵九娘寒着臉，道：「不行，我這口氣鱉的太久了，他老子撇下我一走了之。以爲這種事算了了，呸，他沒想到，他還有兒子呢，哈哈……，我今天非說個够不可……」

鐵玉蘭搖頭叫：「娘……」

鐵九娘瞪眼道：「你急什麼？還怕他不娶你……」

鐵玉蘭紅着臉，道：「娘，你這是何苦？」

鐵九娘凶烈的道：「怎麼啦，玉蘭，娘盼的就是這一天，他老子欠咱們的，咱們討回來並沒什麼錯呀，況且，我只要他娶了你，這麼便宜的事到那兒去找呀……」

鐵玉蘭見母親那種凶烈的樣子，不敢再說什麼，微微的嘆了口氣，低下頭去，不再言語。

石仁中道：「前輩，什麼事我都能滿口應諾，唯有這件事……」

鐵九娘嘿嘿地道：「這件事是你爹親口答應下來的，你敢不從……」

石仁中全身一震，道：「什麼？我爹答應的……」

鐵九娘道：「不錯呀，你老子欠我的太多，他曾說過，將來石家有後，一定做我們鐵家的女婿，扯平雙方的感情……」

石仁中道：「前輩，你沒騙我……」

鐵九娘道：「騙你，這麼大把年紀，還會騙你……」

石仁中長嘆道：「大丈夫一言九鼎，我爹如果眞這麼答應的，做子女的當然義無反顧，信守不已，不過……」

鐵九娘道：「看不出來，石龍君的兒子也不錯嘛……」

石仁中朗聲道：「石家子弟都是頂天立地的漢子……」

鐵九娘呸聲道：「你爹就不是——」

石仁中變色道：「胡說，我爹是個大丈夫……」

鐵九娘哼聲道：「別人不曉得石龍君是何許人，我鐵九娘却一淸二楚，他虛有七尺的軀體，做起事來畏首畏尾，從來就不敢面對現實……」

石仁中道：「我不信……」

鐵九娘嘿嘿地道：「他跟我的事是最好的證明……」

她似乎突然發覺自己又失言了，急忙縮口，底下的話生生的嚥回去，而在她臉上却有種痛苦之色……」

石仁中搖頭道：「片面之辭，誠難令人相信——」

鐵九娘站起來道：「玉蘭，叫焦二叔準備一下，今晚上我就給你們完婚……」

石仁中急道：「前輩，婚姻大事不是兒戲，能不能過一些日子……」

鐵九娘斷然的道：「不行，你倆的事愈快愈好——」

石仁中一怔道：「爲什麼？」

鐵九娘冷聲說道：「別問原因，這是你老子答應下來的，你如果不肯接受，我也不勉强你，不過，你違抗父命，可是不孝喲……」

「唉——」石仁中長嘆道：「我爹好糊塗……」

鐵九娘淡淡的道：「這也不能怪你的老子呀，誰叫他隨便欠下別人的感情債，他該曉得，一個女人的幸福，不是輕易能毀的……」

語聲一頓，又道：「石仁中，你準備一下，我馬上給你們主婚……」

石仁中道：「前輩，我……」

鐵九娘道：「你別再推辭了，我輩江湖兒女也不在乎這些禮數，你倆只要入了洞房，我就完了這件心事——」

石仁中口中吶吶道：「前輩，這不是兒戲……」

鐵九娘寒着臉，怒道：「有道是父命如山，石龍君雖然已死多年，但是他到底是你的爹，他答應下來的事，你辦不到就是大不孝……」

石仁中黯然的一嘆，道：「唉，前輩，我……」

陡聞，一聲嬌呼道：「石哥哥，你不能答應呀……」

但見一道綠影有若彈丸般的朝這裏急奔而至。

鐵九娘沉喝道：「什麼人？」

她大袖一揮，一股大力朝着那急奔而來的綠影揮去。

那力道如山，威不可拒。

那道綠影似乎也知道對方的掌力萬鈞有雷霆之勢，畧畧一偏，避過鋒頭，自斜側裏電落。

石仁中脫口道：「萍萍……」

東方萍淒淸的道：「你答應了？」

石仁中黯然的一嘆，道：「家父許諾的……」

東方萍道：「石老伯是否許諾，沒有人證明……」

鐵玉蘭嬌叱一聲，道：「喂，你是什麼人？」

鐵九娘冷冷地道：「玉蘭，別問了，看她剛才的廻旋身法，就知是東方馭龍的徒子徒孫……」

她朝東方萍瞄了一眼又道：「東方馭龍是你的什麼人？」

東方萍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鐵九娘眉宇一鎖，叱道：「大胆，東方馭龍見着老娘都尊敬七分，你這丫頭有多大道行，就敢這樣目中無人……」

東方萍冷冷地道：「鐵家的事我了解的太透澈了，最會睜着眼睛說瞎話，你這點門道唬唬別人可以，在我面前……」

鐵玉蘭吼道：「住嘴——」

東方萍冷冷地道：「你怕聽呀，我偏要說……」

鐵玉蘭道：「你敢再胡說八道，我立刻給你好看……」

東方萍哼聲道：「你那點莊稼把式我見多了，唬不住人……」

話音一落，鐵玉蘭有如一頭猛虎般的橫衝而來。

鐵玉蘭雙手橫飄，斜影中直飄而來。

她出手快速，一連擊出七掌。

東方萍身形畧移，已自閃過，對方七掌，招招落空。

東方萍冷地一哼，說道：「你也不過如此——」

鐵玉蘭憤怒的吼道：「賤人，我跟你拚了——」

眼前人影一幌，鐵九娘已攔在鐵玉蘭的面前。

鐵玉蘭道：「娘——」

鐵九娘說道：「玉蘭，你下去，看娘的……」

她轉頭望着東方萍道：「我們鐵家並不是人人可欺……」

東方萍道：「你不是信口開河，我也不會仗義執言……」

鐵九娘恨聲道：「你不自量力的橫加插手，响們鐵家決不罕糊你們的無名谷，丫頭，待老娘擒下妳，我要問問東方馭龍，他憑什麼指使你來這裏撒野……」

東方萍道：「哼，我爹會理你。」

鐵九娘一震道：「好呀，原來你是東方馭龍的女兒……」

鐵玉蘭冷笑道：「怪不得她敢目中無人呢，原來是仗勢欺人……」

東方萍道：「那是你們鐵家一貫的手法——胡說八道，打群仗……」

鐵九娘道：「丫頭，老娘先擒下妳，再給點顏色瞧瞧……」

她緩緩一移身子，在東方萍面前停立五步之遙，右手輕擧在胸前，五指微微張開，冷厲的注視着東方萍。

石仁中不禁心神一緊，說道：「萍萍快退——」

東方萍倨傲的道：「我不信這個老東西有什麼特別的鬼門道。」

石仁中道：「這是五爪金龍……」

東方萍一聽「五爪金龍」四字，混身就是一顫，腦海中意念閃動，尙在飄浮的剎那，鐵九娘的爪指有如晴空電光流閃般直往她的身上抓來。

五股無形的大力像一張網般的緊緊罩住了東方萍，她絕未料到「五爪金龍」的指掌間有這麼大的威力，在輕敵大意下，竟被對方的手指抓個正着。

東方萍駭然的道：「好厲害。」

她雙掌齊飛，猛擊對方的死穴，妄想脫困而出。

鐵九娘冷笑一聲，道：「我要是連你這個丫頭都制服不了，也枉混了半輩子的江湖……」

她手法太過迅速，一陣幌動便把東方萍制住，曲指一彈，連着點了東方萍身上三處穴道。

石仁中躍身而前，道：「鐵前輩，手下留情——」

他情急之下，出手如風，揮掌照着鐵九娘的肩上劈落，鐵九娘點倒東方萍後，移身疾躍。

鐵九娘回身冷冷地道：「你要跟我動手……」

石仁中嚅嚅地道：「我……」

鐵九娘寒聲道：「將來我是你的丈母娘，你這樣對付我，不怕傷了兩家的和氣麼？」

石仁中搖頭道：「鐵前輩，在下不過是心急救人……」

鐵九娘大聲道：「好呀，石仁中，你跟你老子當年一般的可惡，當年你老子爲了救你媽，把我推往一邊，現在……」

她似乎愈說愈氣，眼眶裏竟含着盈盈的淚水。

東方萍叫道：「石哥，別理她……」

鐵九娘見東方萍被點倒地上，猶還嘴硬，怒聲道：「鬼丫頭，當心我割下你的舌頭——」

東方萍道：「只怕你不敢——」

鐵玉蘭只覺妒火中燒，道：「娘，我就割下她的舌看看她能怎麼樣？」說着提起長劍，直朝東方萍逼去。

東方萍業已受制，一見鐵玉蘭凶惡的朝自己逼來，頓時緊張不已，她對鐵家的習性非常了解，鐵家的子弟却說的出做的到，萬一……

東方萍狠聲道：「好，姓鐵的，你只要敢割下我的舌頭，我爹爹不撕了你的臉才怪……」

鐵玉蘭道：「沒關係，咱們一個換一個，至少我現在佔盡便宜……」

東方萍雙目一垂，道：「來吧，我不在乎——」

鐵玉蘭冷酷的笑了一笑，長劍在空中一顫，閃顫出數縷冷厲的寒光，泛起一股令人寒悚的畏怯……

石仁中沉聲一喝，道：「鐵姑娘，請留情……」

東方萍吼道：「石哥，別求她，諒她也不敢……」

鐵玉蘭大聲道：「你要是認爲我不敢，那你就大錯而特錯了。」

石仁中急步上前道：「鐵姑娘——」

鐵玉蘭回眸一笑道：「仁中，如果你要代她求情，我會看在你卽將是我的夫婿的份上，饒過她這一遭，不過……」

東方萍叫道：「仁中，別理她，她跟她娘一樣不要臉……」

鐵九娘瞪眼道：「鬼丫頭，別拿妳老子那塊招牌嚇唬人，就是你老子到了，他也不敢向我這樣放肆……」

東方萍哼聲道：「我爹如果來了，你恐怕早跑了。」

鐵玉蘭道：「娘，對付這丫頭只有動狠的，看我割下她的舌頭後，她還能不能像死鴨的咀那麼硬……」

石仁中冷冷地道：「鐵姑娘，你要動她一下，在下立刻要你血濺當場……」

鐵玉蘭氣的跺脚，道：「她到底是你的什麼人？你處處關懷她……」

石仁中冷冷地一哼，道：「她是我的朋友……」

鐵玉蘭怒聲道：「我不准你有這個朋友……」

東方萍冷笑一聲，道：「笑話，你管得了他……」

鐵玉蘭扭頭道：「我當然有權，他是我的……」

鐵九娘道：「玉蘭，別跟那丫頭一般見識，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不宜殺劫，暫時先放過她，娘給你們……」

石仁中道：「鐵前輩，你不能這樣一廂情願……」

鐵九娘說道：「我不管，你爹答應的事……」

石仁中長嘆一聲，道：「你用父命壓我……」

鐵九娘道：「違抗父命就是不孝，我

想你不會不孝吧。」

石仁中默然了。他雖然倨傲異常，英雄蓋世，可是他到底是個大孝大義的孝子，父命難違，他縱是天胆，也不敢違抗父命。

鐵九娘似乎什麼都有準備，招呼一聲，焦二叔帶着好幾個少女捧着各樣應用東西而來，但見鐵玉蘭戴上鳳冠霞珮，罩上大紅羅衫，打扮起來倒眞像個新娘子。

焦二叔拿着一套文士藍袍，道：「石老弟，你也換上吧。」

石仁中道：「不用了。」

焦二叔道：「這是什麼話，婚姻大事不能簡單，必須隆重，你是新郞倌，豈能不換一件新衫……」

石仁中拗不過焦二叔的糾纏，極不情願的換上新衫，一切就緒，陡聞焦二叔叫道：「一拜天地——」

一對新人，正要交拜天地之際，忽見一個面容枯黃，髮絲散亂的老太婆，焦急的行來。

她顫聲道：「不能拜——」

鐵九娘一見這個老太婆突然行來，神情陡然一變，朝焦二叔施眼色，道：「焦二，你怎麼放她出來了……」

焦二叔急聲道：「沒有呀——」

他急忙迎上去，沉聲道：「何大媽，快回去。」

何大媽顫聲說道：「不行，誰說也不行。」

焦二叔道：「你要幹什麼？」

何大媽道：「我是玉蘭的奶媽，我當然有權說話。」

鐵九娘急聲說道：「焦二，把她抓回去……」

焦二叔道：「是。」

他身子略略一移，伸手朝何大媽的手臂抓去，可憐何大媽一個女流，怎能避過一個武林高手的快速手法，登時被焦二叔提了起來。

何大媽叫道：「年青人，不能叫他帶我走，我有話說。」

石仁中道：「焦二叔，放下她。」

鐵九娘道：「她是個瘋婆子，放了她會鬧事。」

何大媽道：「說我瘋的人才瘋……」

東方萍高聲呼叫道：「仁中，救下何大媽——」

石仁中一點頭，叫道：「焦二叔，請你放手。」

焦二叔說道：「不行，她在這裏會誤事——」

他抓着何大媽欲走，石仁中幌身擋了去路。

石仁中說道：「何大媽，你要跟我說話。」

何大媽點一點頭，說道：「他們不讓我說……」

鐵九娘道：「何大媽，你不要亂說，不然……」

焦二叔在石仁中的瞪視下，緩緩鬆了何大媽的手臂，何大媽揉了揉手臂，朝石仁中望着道：「你姓石……」

石仁中道：「不錯，在下姓石……」

何大媽雙目微濕，道：「你爹叫石龍君……」

石仁中點一點頭，道：「對呀，你認識我爹……」

何大媽長長嘆了口氣，道：「何止認識，簡直太熟了……」

石仁中一呆道：「你是……」

何大媽道：「我是玉蘭的奶娘——」

鐵玉蘭泣道：「奶娘——」

何大媽黯然的道：「玉蘭是我一手奶大的，她的事我最清楚。」

鐵玉蘭叫道：「奶娘，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你不該來搗蛋……」

何大媽瞪目道：「玉蘭，你說什麼話，奶媽對你比我自己的兒女還要疼愛，不錯，你娘是給你辦喜事，但是，她不該把你許配給姓石的……」

鐵玉蘭一呆，顫聲道：「奶娘，爲什麼不該……」

何大媽道：「因爲……」

鐵九娘霍地衝了過來，指着何大媽，道：「奶娘，不准說——」

何大媽顫聲說道：「我要說，你……你這是……」

底下的話尚未說下去，鐵九娘忽然一掌拍將下來，其勢疾快無比，對着何大媽的腋下拍去。

石仁中變色說道：「鐵前輩，手下留情……」

他顧不得什麼男女之間授受不親，一展身形揮掌朝鐵九娘的掌上迎去，另一手抱着何大媽朝一旁閃去。

「砰——」雙方掌勢一接，砰地一聲，兩人俱幌了一下身子，何大媽由死裏逃生，雖然早將生死置於度外，也不禁嚇得面色蒼白。

鐵九娘叱道：「石仁中，你別管這檔子事……」

石仁中道：「她有話，應該讓她說下去。」

他轉頭朝何大媽看了一眼，又道：「你沒事吧？」

何大媽感激的說道：「石相公，謝謝你。」

石仁中道：「奶娘，不要緊，有話慢慢說。」

何大媽看了玉蘭一眼，道：「玉蘭，你過來。」

石仁中一展身形揮掌朝鐵九娘的掌上迎去，另一手抱着何大媽朝一旁閃去。

鐵玉蘭淒楚的走了過來，說道：「奶娘——」

何大媽愛憐的道：「玉蘭，你知道你從小我把你帶大，奶娘說的話決不會騙你，雖然主人不准我說，但是，我只有違抗她的命令把眞象說出來了……」

鐵九娘狠厲的道：「姓何的，你敢說出一個字，我要你的命……」

何大媽慘聲說道：「我知道，你心裏恨一個人，那是你一個人的事，你萬萬不該把你的恨，建立在玉蘭和石相公的痛苦上……」

鐵九娘大吼一聲，道：「你胡說，她是瘋子……」

她叫道：「焦二，把她帶走……」

焦二叔搖頭道：「這……」

石仁中冷冷地道：「誰要敢再動何大媽一指，在下將不客氣……」

鐵玉蘭道：「娘你不該恨奶娘——」

「拍——」地一聲，鐵九娘的一股子悶氣無處發洩，揮手給了鐵玉蘭一巴掌，這一掌出手甚重，直打得鐵玉蘭全身搖幌，眼前發黑……

五條鮮紅指印烙在她那張玉靨上，她捂着自己的臉呆呆的望着鐵九娘，半晌說不出話來。

她顫聲道：「娘，你打我……」

鐵九娘顫聲說道：「我要打死你這賤貨……」

鐵玉蘭跪下道：「娘你打吧，孩子決不怨你……」

鐵九娘悲涼的泣將起來，全身似乎一點勁力也沒有了，捂着臉，一句話也不說，似乎已經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何大媽痛心的說道：「玉蘭，你痛不痛——」

鐵玉蘭似乎有滿腹委屈似的，一頭撞進何大媽的懷裏，陡地一聲哭了出來，但見淚珠像斷了線似的掉了下來，沾濕了何大媽的衣衫，何大媽長嘆道：「玉蘭，娘打你不算打，千萬別記恨你娘——」

鐵玉蘭搖頭道：「不會，奶娘。」

何大媽黯然的道：「還好我出來的快，沒鑄成大錯……」

鐵玉蘭一怔道：「大錯……」

何大媽道：「當然是錯了，天下那有兄妹成婚的……」

石仁中一震，道：「什麼？何大媽，你說什麼？」

鐵玉蘭慘然的說道：「奶娘，這是眞的？」

何大媽點頭道：「玉蘭，你娘爲了這件事，把我關起來，說我瘋了，主要目的就是怕我把這件事說出去，因爲我說出來，她報復的手段就沒用了……」

石仁中道：「何大媽，你說我們是兄妹……」

何大媽點頭道：「不錯，玉蘭是你們石家的骨肉，當年你爹來這裏療傷的時候和玉蘭她娘生的……」

鐵九娘大叫道：「不要說了……」

何大媽道：「爲什麼不要說，主人，你這樣做是亂倫呀……」

鐵玉蘭泣道：「娘，你爲什麼要這樣？爲什麼？」

鐵九娘恨恨的一跺腳，恨聲道：「因

為我恨石家……」

鐵玉蘭道：「娘，你不該恨爹——」

鐵九娘怒道：「別提石龍君，不是他，我會在這裏苦守十八年……」

鐵玉蘭哭泣着道：「娘，那是為了我呀……」

鐵九娘哼了哼道：「當然為了你，十八年來，我忍受百般的痛苦和折磨，為的就是你，現在你長大了，可以不聽娘的話了……」

鐵玉蘭急道：「娘，我沒有呀……」

鐵九娘道：「不管你對娘的看法怎樣，石龍君欠我的，就該還給我……」語聲堅定，凶厲異常，其內心之恨可見一斑。

石仁中道：「前輩，家父欠你，在下願設法彌補……」

鐵九娘大笑道：「彌補，你說的倒挺輕鬆，我一輩的幸福和青春都毀在石龍君的手裏，你拿什麼彌補……」

石仁中一呆道：「這……」

鐵玉蘭道：「娘，事情過去這麼多年了，你就算了。」

鐵九娘道：「算了，憑你一句話就算了。」

鐵玉蘭道：「娘，那你到底要怎麼樣嘛？」

鐵九娘恨恨地道：「石龍君負我十八年，我也要他兒子痛苦二十年……」

鐵玉蘭驚聲道：「娘，你要對付我哥哥……」

鐵九娘道：「你沒這個哥哥，我不准你叫他……」

鐵玉蘭哀聲道：「娘，這……」

鐵九娘指着石仁中道：「姓石的，你爹呢？」

石仁中慘聲道：「他老人家已……」

鐵九娘道：「沒關係，你是他兒子，我找你算一樣……」

石仁中道：「鐵前輩請冷靜……」

「呸——」鐵九娘道：「要我消解心中之恨，除非你……」

石仁中道：「前輩只要要求合理，在下一定設法辦到——」

鐵九娘道：「行，拿來……」

石仁中一怔道：「前輩要什麼？」

鐵九娘道：「我要你一手一足，你敢答應麼？」

石仁中一呆道：「這……」

何大媽哀聲叫道：「主人，你太過份了……」

鐵九娘道：「姓何的，你太放肆…」

她抖手發出一點寒光，照着何大媽的身上射來，這一招在猝然情況下發出，任誰也沒有料到鐵九娘會有這一招，都訝然駭叫——

鐵玉蘭大叫道：「奶娘——」

她與何大媽的距離最近，一見寒光直射而來，奮不顧身的撲在何大媽的身上，只聽一聲慘叫，一隻三寸餘長的袖箭射在鐵玉蘭的左臂上。

鐵九娘一呆道：「玉蘭……」

鐵玉蘭顫聲哀叫：「娘，你饒了奶娘吧……」

何大媽痛心道：「玉蘭，你這是何苦？奶娘已經活這大年紀了，還在乎生死麼，快把毒箭拔出來，快……」

鐵玉蘭玉臉變色道：「奶娘，我不要緊……」

鐵九娘顫聲呼叫道：「姓石的，你過來。」

石仁中跨前一步，道：「鐵前輩，你請指教……」

鐵九娘道：「這都是你害的，你不來，我的玉蘭不會受傷，你不來，我也不會親手傷了我的女兒，是你，是你，全都是你……」

她此刻的理智似乎有點不太清楚，指着石仁中一句比一句凌厲的叱罵，石仁中見她已不可理喻，退守一邊，不予理會。

鐵九娘殺心已動，道：「焦二——」

焦二叔道：「主人——」

鐵九娘道：「把我的劍拿來。」

焦二叔一呆道：「主人，你……」

鐵九娘大聲道：「我要昭告天下，鐵九娘要報石家負情之仇了……」

焦二叔不敢出聲，轉身而去。

鐵玉蘭顫聲道：「娘，你不能動用那柄劍……」

鐵九娘道：「玉蘭，別亂動，娘收拾了姓石的後再來……」

鐵玉蘭哀叫道：「娘，你不能一錯再錯……」

鐵九娘冷煞的道：「娘是報仇，沒人能說我不對……」

焦二叔抗着一柄長劍急奔來，遞給了鐵九娘。

鐵九娘握在手中，道：「姓石的，要了結你爹的那筆帳，除非你能贏得我手中之劍，不然，你非斷手斷足不可……」

石仁中說道：「前輩，你能否高抬貴手……」

鐵九娘斷然道：「不行，我盼望了十八年等的就是這一天……」

石仁中道：「前輩，我請你再攷慮一下——」

鐵九娘叱道：「拔劍吧——」

鐵玉蘭爬到鐵九娘的脚前，道：「娘，女兒已經受了重傷，這個代價，已經太大了，你就饒了我的哥哥吧，娘，女兒求求你……」

鐵九娘怒聲道：「走開。」

鐵玉蘭道：「娘，你假如不答應孩兒，孩兒就不起來……」

鐵九娘叫道：「玉蘭，滾開——」

她伸脚踢了一脚，把鐵玉蘭踢的連着滾了三滾，這一着又大出衆人意料，俱楞楞的望着鐵九娘。

鐵玉蘭碎心的道：「娘——」

何大媽吼道：「玉蘭，過來，她是喪心病狂，別求她……」

鐵玉蘭顫聲哀叫道：「娘，你好狠的心……」

鐵九娘哼聲道：「娘為了你苦了十八年，你要我就這麼放手，我怎麼也不會心甘，玉蘭，娘的苦心，你不會明白……」

鐵玉蘭顫抖着聲說道：「娘，女兒了解——」

鐵九娘傷情的說道：「但願你能够了解……」

她緩緩的拔出劍來，但見一蓬閃爍的劍光散滿半空，光彩奪目，耀目生輝，眞是一柄千古神劍。

石仁中脫口道：「好劍——」

鐵九娘狠厲的說道：「姓石的，拔劍吧。」

石仁中黯然的道：「前輩，你這不是在逼我麼？」

鐵九娘冷煞的道：「不錯，我是在逼你，你老子當年負我的時候，我不走上絕路，等的就是這一天，姓石的動手……」

劍光一顫，數道劍影片片飛洒而來，一道道劍氣彷彿要撕裂週遭空氣似的，朝着石仁中全身罩了下來。

石仁中變色道：「大風劍……」

道道劍刃凶厲的猝襲而至，眼下已不容他多作思攷，對方迅快的劍刃全罩在石仁中的死穴。

劍光凌厲，凶狠辛辣，鐵九娘在劍道上下的功夫極深，一起式，已帶着凶霸的煞招，將石仁中罩住了。

石仁中目睹對方凶怖的劍招，暗中一駭，料不到一個女子竟能把失傳已久的「大風劍法」練至這般精利，一招之下，居然將自己逼到死地。

石仁中駭然道：「好劍法。」

他已來不及再多思索，長劍迅快的拔將出來，迎着襲體的劍影，使出一招「血影無踪」，但聞雙方劍聲叮叮，兩人身形登時一分，各自抱劍而退。

鐵九娘散披着髮絲，道：「石仁中，咱們不死不休……」

她正要仗劍而上，鐵玉蘭帶着箭傷，哀聲道：「娘，你不要再——」

鐵九娘惡毒的道：「賤丫頭，娘的氣鼈了十八年，你不但不幫娘消了這口氣，反而幫姓石的欺負我……」

何大媽傷痛的道：「玉蘭，你娘的心是鐵打的，抝不過來啦——」

鐵九娘狀似瘋狂，持着劍，邁着步，毫無章法的朝石仁中撲去，別人乍然一看她這副德性，以為她業已力竭技窮，無招無式的亂劈一通，但在石仁中眼裏，却愈來愈凝重，行家眼裏，鐵九娘這種招式，正是「大風劍法」中的精着，施展開來，像平地驟起的狂風，無邊無岸，無際無空，籠罩之下，全是劍影。

石仁中長劍疾顫，自空中斜穿而去，指的正是鐵九娘的額眉中間，這一招「后羿射日」是武林四大劍派所公認定的凶招之一，施展開來，直能穿日射月，任誰也躲不過，惟霸道無比，尋常高手萬萬不易避過。

鐵九娘目睹對方長劍疾射而來，居然能穿過自己所佈起的劍幕，心中一駭，疾然飄退三尺，彎劍斜射，反攻向石仁中的脅下。

石仁中沉聲道：「鐵前輩，再不停手必有傷亡……」

鐵九娘大吼道：「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她像是一隻出柙的猛虎，凶烈的連自身安危都不顧，揮洒着長劍，朝着石仁中致命之處下手。

石仁中大叫道：「鐵前輩，你手下留情——」

「呸——」

鐵九娘呸聲道：「宰不了你，消不了我心頭這口氣——」

長劍在半空中兜起一道光弧，詭秘辛辣的朝石仁中胸前刺去，這一劍狠毒無比，端是令人防不勝防。

石仁中雙眉一鎖，道：「前輩，你太過份——」

眼下已不容他再多作思攷，斜劍疾洒，突然一劍向鐵九娘的手背上拍去，這一招着實出於場中諸人的意料之外，俱都嘩然失聲。

「呀——」鐵九娘慘呀一聲，手中長劍像疾射的箭矢，射上半空之中，落在山壁之上，進入半截之多，留下劍柄尚不停的搖幌。

鐵九娘顫聲道：「你……」

石仁中歉然的道：「鐵前輩，你請原諒……」

鐵九娘慘烈的道：「石仁中，你別貓哭耗子假慈悲，這一着我不希罕，你挑了我的劍，怨我功夫不如你，可是……」

鐵九娘張口吐出一口血水，又道：「你老子欠我的一輩子也還不清……」

鐵玉蘭惶悚的哀叫道：「娘，你吐血了……」

鐵九娘大聲道：「死不了。」

鐵玉蘭說道：「娘，你就原諒我哥哥吧……」

鐵九娘恨聲道：「你有了哥哥連娘都不要了……」

鐵玉蘭淒楚的道：「娘，我……」

鐵九娘黯然的道：「玉蘭，娘心裏比你苦……」

鐵玉蘭道：「娘，我知道。」

鐵九娘莊然的道：「孩子，這件事隱藏在娘的心裏十八年了，十八年來娘不曾向你透露半個字，唉，今天，娘要將心中多年的苦悶統統說出來……」

鐵玉蘭道：「娘，你慢慢的說——」

鐵九娘理理紊亂的髮絲，在一塊大石坐下。

她似乎已漸漸冷靜下來，不似先前那麼激動了。

她指了一下石頭，對石仁中道：「你也坐下吧。」

石仁中抱劍，道：「多謝前輩……」

何大媽道：「主人，你想通了……」

鐵九娘黯然的道：「這都是命，怪不得誰……」

石仁中道：「前輩，東方姑娘……」

東方萍傲聲道：「別求她……」

鐵九娘嘆口氣道：「她老子如果知道我把他女兒制在這裏，他一定會跟我沒休沒完……」

遙空彈指點去，已解了東方萍身上穴道。

東方萍哼聲道：「你解了我的穴道，我並不感激你……」

石仁中焦急的道：「萍萍——」

鐵九娘軟弱的道：「我不怪你。」

她長長吸了口氣，繼續說道：「玉蘭，娘的一生極為坎坷，生命中能回憶的只有那一段不太平凡的愛情，而這段愛情又太……」

鐵玉蘭說道：「娘，爹到底怎麼負你的……」

鐵九娘目光望着遠方，腦海似乎又沉緬在無涯的往事裏，但見她那枯黃的臉龐

上閃現着一絲迷惘和痴情，誰都看的出，她的一生都是活在回憶裏……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段往事……

事情的發生似乎是偶然的……

十八年前的香君崖是孤寂的，鐵九娘十八年前還是懷春待字閨中的大小姐，這世界裏所充滿的盡是美好的，她不知道憂，也不知道愁，腦海中所幻想的盡是一些虛無的幻想……

她幻想自己是個多情的少女，也幻想自己能遇上一個瀟洒挺拔，俏俊豐碩的情郎——

幻想總歸是幻想，日日夜夜，她在企盼着……

這事終於發生了，發生在一個艷陽高熾的午後——

烈陽驕艷，蟬鳴不絕，但峯頂山風吹洒，驅除了不少暑意，鐵九娘照平常一樣的在絕壁上練習壁虎功……

突然，在她眸光裏，閃現出一個白衣人——

她望着那白衣人，忖道：「什麼人敢到香君崖來……」

好奇心的驅使下，促使她匆匆結束了午間的練功，施出絕頂的輕功朝山峯下奔去……

遠遠的，她看見一個白衣人站在一棵巨松下……

虬髯朱唇，白衫配劍，好一副威武的雄姿，一束一叢的針松樹，遮住了他半邊身子，他斜斜靠在松幹上，雙目呆直的望着遠方……

鐵九娘嗯了一聲道：「喂——」

白衫客好傲的骨氣，在鐵九娘面前不言不動，他不理會，那神態好倨好傲，也好不近情理……

鐵九娘面色微慍，說道：「喂，你這個人……」

她自視甚高，目空一切，尋常的山夫豪客，無不刻意的巴結，在她眼裏，從來沒有人敢用這種態度對付她……

她禁不住怒氣上升，跺脚道：「喂，你聽見了沒有——」

白衫客依舊是不予理會，彷彿根本沒聽見似的……

突然，鐵九娘發現了什麼？她駭異的倒退了半步。

但見白衫客的衣衫上流下了一滴滴的鮮血……

血，染紅了白衫，也濕透了他半截薄履……

她大聲道：「你受傷了……」

白衫客動了一動，痛聲道：「嗯。」

尋常的人，自己受了這樣重的傷，一定忍不住要高聲大叫，或是不支倒地，但這個男人所表現的決不同於一般的人，僅僅鼻子裏嗯了一聲……

鐵九娘急聲道：「傷在那裏？」

連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爲何會去關懷一個從未謀過面的陌生人，她輕輕拉開那虬亂的松枝，只見那白衫客的腰上插着一支小箭，箭有四寸，沒根而入，血便沿着箭柄一滴滴的滴下來……

鐵九娘神色一變，說道：「你中了箭傷……」

白衫客嗯了一聲，說道：「南海門的魚箭……」

鐵九娘心弦顫動，脫口道：「南海魚箭……箭上有毒——」

白衫客道：「你不愧是鐵夢秋的女兒，家學淵源……」

鐵九娘一怔道：「你認識我爹——」

她絕未想到對方竟然會這麼淸楚鐵家，陡然之間，鐵九娘產生了一股從未有過的懼意，禁不住的道：「你到底是誰？怎麼知道我們鐵家恁多的事——」

白衫客洒脫的笑道：「香君崖的鐵夢秋，天下有誰不識……」

鐵九娘道：「你到我們香君崖是來求治的……」

任何人聽了這句話都不會太冷淡，定會說些令對方聽了非常受用的話辭，博取對方的同情，在鐵九娘心裏也不外乎有這種想法……

但這個陌生人太令她詫異了，所答覆的竟然出乎鐵九娘的意外。

白衫客冷冷地道：「鐵夢秋恐怕治不好南海門的魚箭吧——」

這話，立刻觸怒了狂傲的鐵九娘，哼了一聲，道：「南海門的魚箭也未必難得倒鐵家……」

白衫客道：「姑娘，令尊如果在此，便不會說這樣的話了……」

鐵九娘怒道：「喂，快死的人，鐵家既然治不了你的箭傷，我倒要請問閣下，你忍飢挨餓的跑到這兒幹什麼？」

白衫客說道：「你以爲我來求你們鐵家……」

鐵九娘得意道：「大概差不多了。」

白衫客哼聲道：「姑娘，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鐵九娘一怔道：「錯了。」

白衫客道：「不錯，你該先知道我是誰。」

鐵九娘道：「快死的人，你的名字很重要——」

白衫客道：「你知道我是誰人，你就明白我是不是求人的人——」

鐵九娘非常有興趣的道：「那我倒要請教了……」

白衫客道：「太晚了……」

鐵九娘一呆道：「晚了——」

白衫客道：「你該從我的裝束上和寶劍上看出我是誰——」

鐵九娘嗯了一聲道：「近來江湖上有一個倨傲無比，劍術無敵的狂人白龍君，年少得志，目空四海，江湖上無不說他是個狂生，但是今日見了你，我倒覺得他還不如你……」

白衫客笑道：「你還眞有眼力——」

他這一至性的狂笑，牽動了傷口，鮮血不禁又冒了出來，而他却一絲不覺的笑個不歇——

鐵九娘不忍的道：「你別笑了……」

白衫客得意的道：「順耳的一句，有時會令人思起得意之事……」

鐵九娘焦急的道：「別說話了，當心喪了命……」

白衫客洒脫的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

鐵九娘搖頭道：「你眞是絕的很，傷成這個樣子還這樣洒脫……」

白衫客道：「人麼，總該有個人的樣子，何必爲些許浮雲之事看的恁地重要，生不過是一口氣，死不過是一坯土，姑娘，你說，生與死，差別何在？」

鐵九娘從小生活在巒山絕峯上，終日對着花草樹木，鳥蝶虫蟻戲遊，鮮少有人告訴她人生的眞諦，生活的意義……這在鐵九娘來說，是那麼新奇和鮮活，刹那間，這個突然闖進她心扉的男孩子，在她生命裏佔有了幾度的空間，雖然，他們的交談不過是短短的幾句話，可是，給予她的感受，或許就是她的一生……

她長長嘆了口氣道：「你把生死看的這麼淡……」

白衫客道：「怎麼？你很留戀——」

鐵九娘道：「當然，這世界的美好滿目皆是——」

白衫客笑道：「你是指視覺上——」

鐵九娘道：「不錯，難道說——」

白衫客道：「姑娘，我只能說你只看到好的一面，你該去江湖上走走，看看邪惡的醜陋，貧苦的凄慘，人，有許多種，區分在有幸或不幸……」

鐵九娘道：「這些以後再說吧，先治你的傷再說。」

她知道白衫客是倨傲堅強的人，不再徵求對方的同意，抓着他的手臂，急促的說道：「去看我爹去，也許，我爹能救了你……」

白衫客痛苦的道：「姑娘，你該知道傷我的人是那一派——」

鐵九娘道：「南海門的魚箭並沒什麼了不起——」

白衫客道：「不錯，南海門的魚箭沒什麼了不起，可是南海門的報復你該曉得，令尊如果治好了我的傷，哼，南海門怕會拆了你們的香君崖——」

鐵九娘冷笑道：「笑話，你把我們鐵家看的一文不值——」

她固執的一扶白衫客，道：「我偏要救你，看看南海門能怎麼樣鐵家……」

白衫客經這一拉，哎呀一聲，人便暈了過去，任鐵九娘擺佈了……

鐵夢秋扨不過鐵九娘的懇求，爲白衫客拔了甚毒的魚箭，他替白衫客洗凈了傷口，淸除了身上餘毒後，面色陡現凝重，鐵九娘看在眼裏，心中大駭，不知道自己是福是禍……

鐵夢秋臨去，只說了這樣一句話，道：「孩子，你禍惹大了……」

鐵九娘駭道：「爹……」

鐵夢秋搖了搖頭，囑咐道：「晚上注意點，別睡死了……」

夜裏，晚風很大，鐵九娘細細咀嚼父親臨行的兩句話，她守着白衫客，腦海中思潮起伏，了無睡意，也不知過了多久，朦朦朧朧中睡去……

在沉睡未醒的懶意裏，忽然一聲長嘯劃過耳際，一陣冷意飄襲身上，機凜凜的顫了一顫，猛然的一抬頭，發覺父親一臉冷意的站在床前，冷利的瞪着白衫客。

只聽鐵夢秋寒聲道：「孩子，你給爹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頓時，鐵九娘的睡意全消，咕碌碌的爬起來，理下凌亂的髮絲，使空白的思維有了頃刻的思攷。

她低聲道：「爹，有麻煩——」

鐵夢秋點了點頭，道：「南海門的二當家——袁晉來要人啦。」

鐵九娘沒會過意來，道：「要人？要什麼人？」

鐵夢秋道：「還會有誰？當然是這位受傷的朋友啦。」

鐵九娘道：」你答應給他——」

鐵夢秋搖頭道：「沒有，不過他在等你回話。」

鐵九娘一震道：「他人呢？」

鐵夢秋道：「在客廳，爹想先聽聽你的意見。」

鐵九娘道：「爹的意思呢？」

鐵夢秋道：「人是你救的，當然由你決定……」

鐵九娘道：「爹，看的出來，這件事情很嚴重——」

鐵夢秋嗯了一聲道：「孩子，首先你該弄淸楚要救的人是誰？」

鐵九娘道：「是誰？不會是萬惡不赦的大盜吧——」

鐵夢秋冷冷道：「雖不是盜，但比盜還……」

鐵九娘全身一顫，道：「爹，你說，他……他到底是誰？」

鐵夢秋道：「武林狂客石龍君——」

鐵九娘一呆道：「眞是他——」

鐵夢秋道：「孩子，你是否救他，全在你的一念之間——」

鐵九娘咬着嘴唇道：「爹，咱們家的麻煩大不大……」

鐵夢秋道：「孩子，南海門是一個最難纏的門派，江湖上都有避之則吉的感覺，但是，這並不表示爹怕他們，問題是你這樣做値得與否……」

鐵九娘搖了搖頭，道：「爹，孩子不知道……」

鐵夢秋黯然的長嘆一聲道：「唉，孩子，這眞是一件麻煩的事，如果把姓白的交給南海門老二袁晉，咱們跟南海門固然可以相安無事，可是……」

鐵九娘道：「爹，咱們要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天……」

鐵夢秋嗯聲道：「孩子，在你的眸光裏，我可以看得出來，你有種複雜而不安的感覺，那是一種內心的交戰，思維的矛盾，對不對？」

鐵九娘一震道：「爹，你知道？」

鐵夢秋苦笑道：「爹是什麼人，這點事還看不出來……」

他一揮手，轉身道：「孩子，看着他，我去回話。」

鐵九娘震顫道：「爹你拒絕袁晉……」

鐵夢秋呵呵地道：「爲了我女兒，只有得罪南海門了……」

說着，轉動着老邁的軀體朝外行去。

鐵九娘只覺一股心酸莫名的湧進心坎，眼圈裏有點紅絲絲的，但在這股愁緒裏頭彷彿又有幾許喜悅滲雜其中，令人猜不透也不易捉摸……

沉睡的白龍君似乎不知道發生在身邊的這些事，平靜安詳的躺在竹床上，他決沒料到鐵家父女爲他已樹下空前强敵。

鐵九娘沉凝的望着沉睡的白龍君自語道：「唉，眞是寃家，我怎麼會這樣的不

能自主……」

在這一刻，她才有時間仔細的打量面前傷勢頗重的白龍君，只見此人劍眉軒昂，獅鼻挺拔，薄薄的兩片嘴唇適度的彎弧，在嘴角上尚嵌着一絲醉人的笑意……

僅這份相貌已令少女們心醉不已，況且，那份堅强倨傲的個性，更是少女們愛慕的對象——淡淡的情意濃濃的蜜意……

看着，看着……鐵九娘的腦海裏禁不住幻想出一幅醉人的畫面……在綠綠的草地上，她幻想自己和自己相愛的人斜臥在柔軟如茵的草地上，兩人互相細訴自己的情意，享受愛情的蜜汁……

突然，她機凜凜的從幻想中清醒了過來，只聽外邊傳來一陣陣爭吵之聲，她替白龍君蓋上絲緞子大花褥子，輕手躡足的走了出去……

她在客廳的大方格窗前停下，用指頭戳破了一個小洞，爭吵的聲音剎時刺耳的傳了出來……

只聽鐵夢秋道：「袁朋友，你別嚇唬我……」

「嘿嘿，」袁晉冷冷地道：「鐵兄，老夫可不說瞎話喲——」

說話的聲音又冷又硬，一個字從他嘴裏吐出來，彷彿含了冰塊一樣的那樣硬冷不清……

鐵九娘天生好奇，再也禁住心中的慂慫，伸過頭，貼近了窗前的紙花，從那用指戳破的小洞裏，朝客廳裏望去，但見一個長髮披肩，胸前掛着一排魚骨的怪人，凶惡的站在客廳當中，兩隻眼睛瞪得有如銅鈴，凶煞的望着鐵夢秋，鐵九娘一看就知是那個南海門老二袁晉……

鐵夢秋不愧是武林名宿，在南海門二當家袁晉之前，不卑不亢，不畏不懼的淡淡一笑，和悅的說道：「袁朋友，老夫話也說明白了，人在我這裏，但現在不能交給你，你要人也可以，等白龍君下了香君崖，任由閣下取捨，姓鐵的決不多說一個字……」

袁晉哼了一聲道：「鐵當家的，袁某人要硬要了。」

鐵夢秋哈哈笑道：「袁朋友，那樣就不好看了……」

袁晉鼻子裏哼了兩聲，回手一掌朝鐵夢秋的胸前拂去，看似柔而無力，其含蘊的力道却令鐵夢秋不能忽視，誰都知道這輕描淡寫的一下子，猶勝過鋒利的刀子，稍一差錯，便會致人於死……

鐵夢秋呵呵地笑道：「袁朋友，請留情——」

嘴裏說的客氣，手下可不敢怠慢，微移步子，右手迅快的抓着袁晉拂來的手腕這一着大出袁晉的預料，登時掙扎欲脫。

鐵夢秋大笑道：「袁朋友，時候不早了，我送你下山吧。」

一個揚着手，一個握着腕，兩人面上雖都帶着笑容，但在袁晉的額頭上很快的滲出了顆顆豆大的汗珠，每走一步，石板鋪就的客廳地面，跟着就碎了幾片，顯然易見，兩人都較上了力。

鐵夢秋看似較輕鬆，實質也挺難熬，他用了八成力也僅能使對方一步一步往外走，想南海門老當家的功力一定勝袁晉尤多，斯時登門報復時，後顧堪憂了……

變方移動着身子，像老朋友似的拉着手，慢慢走着……

至客廳口停住，鐵夢秋一鬆手道：「袁朋友，不送啦……」

袁晉嗯了一聲道：「好功力，老夫拜領了。」

他一轉身，在地上一跺脚，人似凌空翻騰的兀鷹一個疾旋而去，但在他臨空的一剎那，有意無意的朝站在窗前偷窺的鐵九娘瞄了一眼。

這一眼所含蘊的冷利和惡毒是令人顫悸的……

鐵夢秋沉重的說道：「孩子，你進來吧——」

鐵九娘從父親的口音裏知道事情相當嚴重，一顆心不禁忐忑不安的走進客廳，鐵夢秋話也沒多說，只舉起了右手。

鐵九娘朝父親的右手一望，登時嚇了一跳，只見鐵夢秋的手掌面，一片黑紫之色。

她顫聲道：「爹，你中毒了。」

鐵夢秋道：「南海門的武功詭異陰毒，袁晉以為能毒死我，殊不知我早有防備，雖然如此，爹的右手在一個月內還是不能與人再動手……」

鐵九娘恐怖的道：「爹一個月……」

鐵夢秋點頭道：「一個月中，爹才能拔去它的餘毒……」

鐵九娘道：「萬一南海門再來……」

鐵夢秋輕嘆一聲，道：「爹怕的，就是這個……」

他輕輕嘆了口氣，眉宇間剎時罩上一片愁意，鐵九娘看了難過，內心中有着絲絲負疚，若不是自己無端的救了白龍君，爹何以要担這個心……

鐵夢秋揮了揮手，說道：「孩子，歇着去……」

回到自己閨房，腦海中思潮起伏，一夜無法闔眼，誰也沒有想到，一個男人會這麼快的闖進她的心扉……

歷經半個多月的調理和休養，白龍君的傷勢終於復原了，他臉色紅潤，神態悠閒，好一個英雄少年……

鐵九娘就在這半個月的相處下，愛上了這個年青人，她的愛是深深遠遠的，是摯誠而不保留的……

當那個年青人發覺鐵九娘愛上他時，他幾次想將心中的隱密說出來，但都被鐵九娘有意無意的阻止了，她不要他說什麼，只要相愛……

那是個月兒明，星兒稀的夜晚，山頂上吹拂着的風，特別柔也特別暖和，在月影下，鐵九娘今夜的興緻似乎是特別好，叫焦二叔替她準備了一壺佳釀，何大媽給她弄了幾樣小菜，借着明月當頭，星月眨眼的夜晚，她單獨的邀請白龍君攀附山峯絕頂，效那古人幽情，兩人似乎都不自覺的被那夜色感染……

花香幽幽，虫聲啾啾，好撩人遐思的夜……

鐵九娘斟了一杯酒遞給白龍君，道：「來，這是我敬你的……」

白龍君接過一飲而盡：「謝謝妳，九娘——」

在酒佳看香的幽情下，兩個人似乎都有了幾分的醉意，望着星兒眨兒，月兒洒

輝，聞着花香，聽着虫鳴，鐵九娘雙頰酡紅，嬌艷欲滴，醉眼斜睇，那神態，的確是耐人尋思——。

她幽嘆一聲道：「白，我怕——」

白龍君豪放的一笑道：「這山頂上沒有虎也沒有狼，你怕什麼？」

鐵九娘故意靠近了一點，道：「白，我的心跳——」

白龍君喔了一聲道：「也許是酒的關係吧。」

此時似乎是無聲勝有聲，兩人體內都在燃燒，一股莫名的衝動竟然使兩個年青人，都克制不了自己，剎那間相擁在一塊了……

兩人愈擁愈緊，愈纏愈綿……

在明月為証，星兒為憑之下，兩個人的嘴唇發乾，胸口發脹，誰也無法克制自己了……

只聽鐵九娘嚶嚀一聲的將兩片火辣辣的嘴唇迎了上去，兩個人似乎都沉醉在這剎那的溫柔和情熱下，再也不管世界的毀滅和存在了……

當風平夜更靜的時候，鐵九娘才發覺自己赤裸裸的睡臥在白龍君的懷裏，他那寬闊健壯的身軀，有着濃密的胸毛，是那麼健壯，她羞赧的急忙抓衣服，遮住了整個胴體……

白龍君喘息一聲，痛苦的道：「九娘，我們……」

鐵九娘羞答答的道：「白，不怪你，我們都太衝動了……」

望着自己的落紅，鐵九娘毫無一絲悔意，她將自己寶貴的處子，獻給了自己所愛的人，只覺所奉獻出去的，是應該而值得的……。

白龍君急急穿上衣服，道：「九娘，我要告辭了……」

鐵九娘心中猛的一震道：「什麼？你要走……」

白龍君黯然的道：「不錯，咱們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鐵九娘楞楞的說道：「白，你說什麼？錯誤——」

白龍君點頭道：「我不該佔有你，唉，自古相愛空餘恨——」

鐵九娘道：「白，別走，我會做個好妻子……」

白龍君一震，道：「你要把我留在山上……」

鐵九娘道：「在這裏，只有幸福沒有痛苦——」

白龍君搖了搖頭道：「你的好意我心領了，可惜，我是個身遊大海，人似浮萍的遊子，沒有人能束縛住我，也沒有人能攔阻我，况且，我牽涉的恩恩怨怨又有那麼多……」

鐵九娘一慘道：「那我怎麼辦？」

白龍君搖頭道：「我們本來就不該結合，因為我們是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環境的人，不可能生活在一起……」

鐵九娘哼了一聲，說道：「你這是推托之辭——」

白龍君嘆了口氣，道：「你知道我不是那種人……」

雙方的談話愈來愈不投機，鐵九娘全身有種失落的感覺，誰也沒有想到，美好的日子來的快，去的也快，留下那綿綿無盡的痛苦……

鐵九娘賭氣道：「你走吧，我再也不要理你……」

皓月依舊當空，星兒依舊嵌散在半空，一對戀人——在這樣美好的夜裏失足，也在這樣美好的夜裏分手，一切的安排不是太巧了……

白龍君似乎不願多說，搖搖頭，長長嘆了口氣，回首深深的看了她一眼，帶着歉疚的目光，黯然的離去……

峯頂上，遙遙的傳來鐵九娘輕輕的飲啜聲……。

次日，白龍君畧畧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行裝，向鐵夢秋辭行，鐵夢秋頗感意外的，道：「你不多住幾天……」

白龍君黯然說道：「鐵前輩，承蒙援手，在下感激不盡，有機會，定當圖報，不過……」

鐵夢秋一怔道：「怎麼？你有難言之隱……」

白龍君道：「不，我了解南海門的行徑，你救了我，他們一定會怨恨你，為了香君崖的安寧，我必須與南海門做一個了結，不然……」

鐵夢秋笑道：「別担心這個，老朽不在乎……」

石龍君道：「前輩，你不在乎，我在乎，再會——」

倨傲的一昂首，朝鐵夢秋拱拱手，直往山下奔去，連回顧一下都沒有，他就是這樣的悄然而至，又悄然而去，留下的是鐵九娘滿腔恨意——

偷偷望着他離去的背影，鐵九娘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淚水，伏在窗前輕泣起來，直到他爹——鐵夢秋悄悄的臨近她的身後，輕輕拍着她的肩——

她記得爹在當時沉重的道：「孩子，該來的總會來，不該來的永不會來，你要拿得起放得下，別太認眞，他不是你能抓的住……」

甜美的夢醒了，可是她的情更深了，一度春風後，她驚顫的發覺有了不一樣，肚子一天比一天的大了……

一天，她熬不住內心的痛苦，對鐵夢秋，道：「爹，我要找他——」

鐵夢秋搖頭道：「孩子，他的行踪飄忽不定，沒有人能找到他，唯一可信的，南海門隔了這麼久沒來生事，他一定去過南海門，否則……」

鐵九娘顫聲道：「爹我的肚子——」

鐵夢秋嘆聲道：「這是孽緣，你已然接受了他的愛，就該為他把孩子生下來，一切是自己惹的，今後痛苦的日子——應由你自己承受，沒有人能替代你……」

當那孩子臨地時，鐵夢秋也曾下山去尋找白龍君，可是江湖何大，就是沒有他的影子……

鐵九娘的心碎了，碎的一片片，她漸漸恨起這個孩子，這孩子的年齡愈長，她的恨意愈濃也愈恨玉蘭，苦命的玉蘭在她幼年生命裏，終日為母親渲洩的對象，所以……

鐵夢秋實在看不過去了，將玉蘭交給了何大媽，盡量減少她們母子的相見，鐵玉蘭在何大媽細心照料下，也婷婷玉立、

漸漸長大了……

× ×

當鐵九娘把這段往事片斷的訴說完後，她的眼眶裏已含滿了盈熱的淚水，再也克制不住內心的激動，任淚珠兒顆顆墜落下來……

聽了這段過去的事跡後，石仁中最為激動，他沒有想到父親還有這段韻史，也沒想到自己還有這樣一個妹妹，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個善後……

他長吁口氣，道：「鐵前輩，在下只能致歉——」

鐵九娘呸了一聲道：「你老子負了我十八年，說聲歉意的話……」

鐵玉蘭急急說道：「娘，這也不能怪爹呀——」

鐵九娘怒道：「不怪你爹，怪誰？」

鐵玉蘭幽幽說道：「爹不知道你有了我……」

「哼——」鐵九娘怒笑道：「就算他不知道，他也該來看看我呀——」

鐵玉蘭嘆聲道：「娘，你們這份感情本來就不正常，他遠遠的躲開你，為的就是愛你才這樣做，他知道再回到你身邊，兩人一定都無法克制，那時，可能毀的不僅僅是娘一個……」

鐵九娘一震道：「怎麼？難道還有別人——」

鐵玉蘭道：「當然啦，還有我哥哥的娘……」

鐵九娘激動的道：「她難道會比我漂亮——」

石仁中道：「鐵前輩，美與醜的分野並不重要，主要的還是兩相恩愛，家母與家父相敬如賓……」

鐵九娘搖頭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她搖着頭，眸中裏噙着淚水，內心之痛已非言喻，她用衣袖拭了拭淚水，揮了揮手——

鐵玉蘭低聲說道：「哥哥，我娘叫你走——」

石仁中點頭道：「嗯，我立刻走…」

鐵玉蘭關懷的又道：「哥哥，你去那裏？」

石仁中吐了一口氣，道：「爹爹的仇要報，我必須追尋出兇手來……」

鐵玉蘭哀道：「爹死了……」

石仁中面色凝重的道：「啞叔告訴我，我爹娘全給人害了，黑河九傑拚了命才將我救出來，但在內心裏却始終不信爹會死去，除非我親自看見……」

鐵玉蘭道：「哥，我跟你去……」

石仁中苦笑道：「妹妹，鐵前輩需要照顧，為父母報仇雪恨是我的職責，你留在這裏，我相信鐵前輩不會再恨爹……」

鐵玉蘭點頭道：「我知道離不開娘，哥哥，你要保重……」

石仁中道：「你也保重……」

兄妹相聚時間雖極短暫，但那一份感情像已牢牢的維繫了兩個人，石仁中回頭望了東方萍一眼，道：「萍萍，你……」

東方萍躍身而起道：「仁中，我們一塊走……」

一對情人，手携手邁開步子，朝山底下行去。

× ×

杏黃旗幟在半空中飄揚，一陣陣酒香隨着風傳送開來，半里之外誰不知道「曹家老舖」大酒坊。

遠遠的天邊湧上密集的烏雲，古董仰望一下半邊天，朝着「曹家老舖」行去。

臨近，裏面傳來吵雜的猜拳聲，吆喝聲，古董一肚子喪氣低頭往裏面鑽進去揀個空座頭，招呼一聲，店小二立刻送上一斤燒刀子，一碟鹵牛肉，倒了一杯，猛地灌了進去……

他喝得有四五分醉意的時候，酒坊外已下起傾盆大雨，嘩啦嘩啦的，響個不停，酒坊熱烘烘的，猜拳聲與吆喝聲，混在一片……

惱人的天，再加上惱人的事，古董煩悶的像有一口濁氣悶在心口窩，一斤燒刀子刹時點滴不存。

他紅着眼，喃喃地道：「姓石的小子，居然逼得我無路可走……」

正在這時，陡聞酒坊外傳來一聲「讓開」。

但見一個身穿大青黃袍的黑髯老人闖了進來，拍拍身上雨點，雙目如電的瞄過每個桌頭的客人……

古董心中一顫，忖道：「東方馭龍怎會在這裏……」

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古董一眼看出是他，心底裏直冒涼氣，他急忙把頭低下，不顧招惹對方。

此刻，在西邊座頭上的一個醉薰薰一樂陶陶的漢子見進來的東方馭龍直朝坐在身邊的女人瞅望，不禁借着三分酒意壯胆，站起來指着東方馭龍破口罵道：「他媽的，你這老小子直瞅着俺的女人幹啥？」

東方馭龍彷彿沒有聽見似的，隨便找着一個座頭坐了下去，一招手道：「小二，燒刀子薰醬牛肉……」

小二連連哈腰，恭聲說道：「馬上來，馬上來——」

那漢子見東方馭龍沒吭氣，以為對方是怕定了自己，不禁更得意了，撞了撞旁邊的女人，大聲道：「看到沒有，女人，這種熊貨就是這樣，不挨罵不舒服，直罵他啦，他奶奶的又像條狗熊，裝聾作啞的聲都不吭一下……」

那女人也像是佔上自己漢子光采一般，媚眼流盼的眼角兒四瞄，推了推那個神氣的漢子，道：「是呀，我的好漢，咱快喝酒吧，雨停了……」

「嗯，」那漢子一拍桌子，道：「眞他媽的喪氣，遇上這種孽種——」

一抓酒壺仰頭喝了一大口，酒水隨着嘴四溢，連呼過癮的大口吃肉，得意的連自己姓什麼也忘了。

東方馭龍叫小二送上酒菜，一把抓住小二的手，道：「店家——」

小二連聲道：「客官，你吩咐——」

東方馭龍道：「你在這兒招呼了半天生意，我想問問你，這半天裏可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路過這裏……」

店小二直抓頭，口中結巴着道：「一個姑娘……」

古董聽得腦中意念一閃，忖道：「不會錯了，他一定是找東方萍……」

店小二的話還沒答口腔，那邊的漢子

已吼道：「怪不得這老小子直往俺女人身上瞅呢，原來他媽的在找他的小姑奶奶，呸，老小子，別他媽的痴瘋妄想了，你要找的姑娘，只怕早被壓斷了大腿……」

這話一出立刻引起座上那些醉呼呼的大老粗轟堂大笑，東方馭龍回頭一瞪那漢子，沉聲道：「尊駕出口傷人……」

那漢子站起來，道：「怎麼啦，俺還以為你是啞吧呢……」

東方馭龍淡淡地說道：「請教尊姓大名——」

那漢子霍地跳出來，抹抹嘴唇，道：「大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江湖上都叫俺井二雄……」

東方馭龍哦了一聲道：「井二雄，江湖井家莊的人……」

井二雄得意道：「看不出你這老小子也知道井家莊……」

他愈覺得不順眼，一移步，朝東方馭龍行來。

東方馭龍道：「井大爺，江湖上有句話：『得饒人處且饒人』，你得理不饒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相逼——」

井二雄嘿嘿地冷聲道：「這是給你點教訓……」

突然，酒坊外進來一個虬髯漢子，雄威軒昂的在店中一瞥，大步朝東方馭龍行來。

井二雄大聲道：「莊主，俺……」

話未說完，那虬髯漢子已朝東方馭龍雙拳一抱，恭身一禮，恭聲道：「東方老爺子，你好……」

東方馭龍恍如未見似的自顧自的飲着燒刀子。

那虬髯漢子不敢驚擾，嚴肅的靜立在那裏，動也不動。

這情景看的井二雄一楞，道：「莊主，這老小子——」

虬髯漢子瞪了他一眼，嚇得井二雄不敢再說話。

良久，東方馭龍道：「井莊主——」

虬髯漢子聞言全身一緊，低下頭道：「東方老爺子，請指教——」

東方馭龍道：「井家莊在江湖上的名頭愈來愈大，但莊上的人却愈來愈不像話了，喝了幾杯貓尿，仗着井家莊的牌子到處惹事生非——」

虬髯漢子嚇得神色一變，道：「東方老爺子，不會有這種事……」

東方馭龍道：「這位井二雄井大爺可挺神氣……」

虬髯漢子顫聲道：「東方老爺子，他惹了你……」

東方馭龍笑道：「你是井家莊的大當家，問問這酒坊的諸位鄉親好友，誰招惹誰，誰又欺負了誰……」

井二雄一見這老頭子跟井莊主搭上了線，就知道自己是在老虎頭上拍蒼蠅，惹上了行家，不過，對方也許是跟井莊主是舊識，手底下不會高到那裏去，否則，剛才自己一而再的相逼，他連吭都不敢吭一聲。

一念至此，胆氣頓壯，道：「井莊主，在下……」

虬髯漢子瞪眼道：「住嘴——」

井二雄變色道：「這……」

古董適時而起，說道：「這位大哥，脾氣是太暴了點，當着這麼多人的面，給東方老爺子一頓難聽的，不過，嘿嘿，東方老爺子，肚裏能撐船，別跟這種人一般見識……」

東方馭龍瞪了古董一眼，道：「你認識我？」

古董道：「東方老爺子名傳天下，誰人不知……」

東方馭龍一擺手道：「別恭維我，你在這個節骨眼上仗義執言，不會這麼單純的一時衝動吧，假如我料的不差，你一定有事……」

眞所謂薑是老的辣，愈老愈厲害，古董一肚子壞水，想不到對方一語道破，雖是老江湖了，面上也不禁一陣紅一陣熱，心中不覺嘀咕不已。

古董訕訕的道：「老爺子法眼，眞是明察秋毫……」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一着拍的正是癢處。

東方馭龍道：「慢點，這位井大英雄可挺不服的……」

井二雄大聲道：「我們當家的莊主在這兒，俺有天大的胆也不敢不服氣，不過這事如果大家各憑本領……」

虬髯漢子吼道：「你找死……」

古董拍拍井二雄道：「朋友，你認不認識這位老爺子……」

井二雄醉態百出道：「不認識——」

古董道：「井朋友，那我該給你們引見引見……」

井二雄嘿嘿地道：「也好。」

古董道：「這位老爺子複姓東方，名馭龍……」

此言一落，全酒坊裏的客人，頓時引起一陣鴉雀無聲，俱詫異的望着東方馭龍，希望能多看一眼這位名傳四海的武林耆老。

井二雄恍如五雷貫頂，擊得他腦中嗡嗡直響，他只覺得手脚發軟，一股股涼氣自脚後跟直涼到心口窩……

他顫聲道：「東方馭龍——」

東方馭龍微微一笑道：「不敢，小老兒正是東方馭龍……」

井二雄的女人可急了，站起身來，叫道：「死人，你還不快點滾回來，在那裏等死呀……」

井二雄想溜，可是那一雙腿不聽使，動了半天也沒移動分毫，他瞪了一雙紅絲絲的眼，酒意也醒了大半，咧着嘴，滋着牙，尷尬的站在地上。

古董道：「井朋友，這個事你有什麼打算呀——」

井二雄慘笑道：「我……」

東方馭龍揮手道：「算了，看他那樣子，就知道是塊什麼料……」

虬髯漢子沉聲道：「井二雄，你平常仗着井家莊的牌子在外面惹事生非已經不止一次了，井家莊的臉通通讓你丟光了，今天你惹着東方老爺子，他老人家雖不計較，但咱們井家莊的家法却不能饒你……」

井二雄駭聲道：「是，是。」

虬髯漢子道：「跪到門口去。」

井二雄不敢違抗，乖乖的走到酒坊門口跪了下去。（未完）

新穎奇情俠義連載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琴殘劍斷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麥亮宇單獨前往萬花香，與玉妃姑娘懇談，獲悉她原是逍遙書生上官承昌愛女，被振武門主在她身上下了毒藥，若不俯首聽命，便不予解藥，而上官承昌也被廢去功力，被作爲人質，玉妃姑娘並說出門主所以嫁禍麥亮宇的用心，麥亮宇爲拯救武林嬌花，借來振武門主給予玉妃姑娘的解藥，回到客棧，要唐天威分析毒方，另製解藥。芮詩純說出客棧中適有一輕紗幪面女人到來投宿，此人大有可疑，正談間，而幪面輕紗女人忽的到來，麥亮宇以禮相待，詢她此來目的，答稱要來找人——

****

昔爲權威主　今作待宰人

麥亮宇道：「找什麼人？」

湯夫人道：「外子。」

麥亮宇道：「尊夫他在長安城內？」

湯夫人微一搖頭道：「現在還不知道，老身來長安也只是找找看，希望能找到他。」

麥亮宇道：「夫人和尊夫分開已經很久了麼？」

湯夫人忽然幽幽地輕嘆了口氣，道：「有三十多年了。」

麥亮宇劍眉不由微皺了皺，道：「請問尊夫的大名？」

湯夫人道：「湯玉郎。」

麥亮宇道：「他是做什麼的？」

湯夫人道：「武林中人。」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尊夫和夫人間的感情不很融洽麼？」

「不。」湯夫人搖頭道：「我夫婦的感情一向很融洽。」

麥亮宇微一沉思道：「那他怎會和夫人分開這麼多年的？」

湯夫人嘆道：「因爲我和他吵了一次嘴。」

麥亮宇道：「爲何吵嘴？」

湯夫人略微遲了一下，說道：「他做了一件不該做的事情。」

麥亮宇道：「那是件怎樣的事情？」

湯夫人搖搖頭道：「事情已經過去了三十多年，老身已經不願再提說它了，請少俠原諒。」

麥亮宇星目微轉了轉，道：「這麼說夫人必是已經原諒了尊夫了。」

湯夫人點頭道：「早就原諒他了，要不這些年來，老身也就不會得一直在找他了。」

芮詩純問道：「尊夫知道夫人在找他麼？」

湯夫人微一沉思道：「可能知道，不過，他可能在盡量的躲着老身，不讓老身找着他。」

麥亮宇道：「爲什麼？」

湯夫人道：「因爲他心中有愧，怕見老身。」

「哦！」

麥亮宇口中一聲輕「哦」之後，話鋒

忽地一轉，凝目問道：「適才夫人潛踪屋外，意欲何圖？」

湯夫人語調平靜地道：「老身因見四位人品氣宇均頗不俗，想聽聽四位的談話，希望能獲知四位的師承來歷……」

麥亮宇道：「沒有別的用意？」

湯夫人搖頭道：「老身絕未說謊！」

麥亮宇道：「如今夫人知道我們的來歷了麼？」

湯夫人道：「老身剛一接近屋外，少俠就已知道了，老身根本沒聽到什麼。」

麥亮宇道：「一句也沒聽到？」

湯夫人道：「老身不願說謊，只聽到了最後的兩句。」

麥亮宇星目一眨，道：「我請問夫人的出身師門？」

湯夫人微一猶豫，道：「老身出身大漠。」

芮詩純忽然凝目問道：「夫人本名可是叫紀秀眉？」

湯夫人身軀不由微微一震，訝然道：「公子您是？……」

芮詩純又道：「如此說來，尊夫的本名不該叫湯玉郎，而是西門耀南了。」

湯夫人紀秀眉心神震駭地道：「公子是齊家的子弟？」

芮詩純搖頭道：「不是，只與齊家很有淵源而已。」

紀秀眉道：「那麼您是？……」

芮詩純道：「我義父他老人家和齊王爺是莫逆知交。」

紀秀眉道：「是夏侯老人家？」

芮詩純點頭：「不錯，正是他老人家。」

紀秀眉道：「我請問老人家康安？」

芮詩純道：「老人家安好如昔。」

語聲一頓，倏然凝目問道：「西門耀南當年和妳離開大漠以後，不久就分開了麼？」

紀秀眉道：「是的，大約半年多點兒就分開了。」

芮詩純雙眉微微一揚，道：「他眞忘恩負義，當年要不是因爲妳，我義父他老人家怎會出面替他說情，以齊王爺的性情爲人，焉有他的活命！」

語聲一落又起，說：「告訴我，他究竟做了件什麼不該做的事情，妳才和他吵嘴的？」

紀秀眉默然了片刻，吁聲輕嘆了口氣說道：「我原以爲他死裏逃生那次教訓以後，定會改過自新，重新做人，那知他竟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半年後在他功力已大部恢復之時，竟乘我出外期間，姦殺了一名婢女！」

芮詩純聽得不由雙眉高揚，目射寒煞地道：「爲此妳和他一吵嘴，他就和妳分開了？」

紀秀眉道：「起初我還當他內心羞愧，過不了多久就會回家，那知竟是……」

話鋒一頓，忽然搖了搖頭住口不言。

芮詩純心念暗轉了轉，忽又凝目說道：「他對妳如此薄情，忘恩負義，妳眞的還原諒他麼？」

紀秀眉輕聲一嘆道：「我也許不應該原諒他，但是他總是我的丈夫，俗話說得好：『浪子回頭金不換』，只要他眞能改過自新，我當然原諒他，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萬一他仍惡性不改，我會親手毀了他！」

他話音甫落，外面驀地响起一個嬌甜聲音：「師父！」

人影一閃，俏立着一個長髮披肩，渾身一片火紅的紅衣少女。

麥亮宇一見，兩道劍眉不由陡地高挑，一雙星目中射出兩股凜人心顫的殺機！

那紅衣少女一見麥亮宇，神情先是愕然一呆，旋而臉色霍然一變，驚聲道：「是你！」

麥亮宇神色冷淡地道：「不錯，是我，妳還記得我的話麼？」

紅衣少女定了定神，點頭道：「記得又怎樣？」

麥亮宇道：「妳記得就好。」

語聲一頓，目光冷厲如刀地，轉向紀秀眉寒聲問道：「妳就是『白骨谷』谷主麼？」

紀秀眉目光一接觸麥亮宇那冷厲如刀般充滿殺機的目光，心頭不禁凜然一顫！點頭道：「老身過去曾是，但那已是五個多月前的事了。」

聲調一落又起，問道：「少俠問此何事？」

麥亮宇冷冷地道：「妳要妳的徒弟告訴妳吧！」

原來紅衣少女正是那半年多前，逼殺他外公和他母親的紅裳烏篇辣手玉女。

紀秀眉立刻轉望着辣手玉女問道：「小玲，這是怎麼回事？」

辣手玉女沈玉玲顫聲說道：「師父，他就是四個多月前，曾在白骨谷內向那『玄機先生』要買無敵天下的武功，聲言要殺徒兒和您的麥亮宇。」

「哦……」

紀秀眉心神不由猛地一震！目光如電地透過蒙面薄紗，凝視着麥亮宇問道：「少俠就是那盜取少林眞經，殺害靑城、崑崙、無極三派弟子，名震武林的『寰宇三英』的老三麥亮宇？」

麥亮宇冷然一點頭道：「不錯，正是我。」

紀秀眉道：「聽說少俠是冤枉的，那盜經、殺人之事全是惡徒的陰謀冒名嫁禍，是麼？」

麥亮宇冷冷地道：「這也不錯。」

紀秀眉道：「少俠知道那陰謀的惡徒是誰麼？」

麥亮宇道：「千面客。」

紀秀眉道：「少俠知道『千面客』是誰麼？」

麥亮宇搖頭道：「不知道。」

紀秀眉未再接話，但是心念却在電閃般地飛轉。

芮詩純忽然凝目問道：「眉姑，妳知道是誰麼？」

紀秀眉微點了點頭，仍未開口接話。

芮詩純雙眉微揚地道：「妳既然知道爲何不說出來，妳怕什麼？」

紀秀眉心中突然作了個決定地說道：「他就是外子西門耀南！」

麥亮宇星目倏然一睜道：「眞的？」

紀秀眉點點頭，語音平靜地道：「少俠應該明白，他縱是天下第一大惡徒，也總是老身的丈夫。」



麥亮宇目光電射凝注地道：「那妳爲何還要告訴我？」

紀秀眉道：「因爲他既能嫁禍少俠，也就能嫁禍別人，害別人，老身不想讓他再害別人！」

麥亮宇星目異采一閃即隱，道：「如此我謝謝了。」

說着雙手抱奉一拱，聲調倏又一冷，問道：「現在妳打算怎麼說？」

紀秀眉一怔，說道：「什麼打算怎麼說？」

麥亮宇道：「妳打算如何償還我外公和我母親的血債？」

紀秀眉道：「你要報仇？」

麥亮宇道：「不錯。」

紀秀眉道：「你想怎樣報法？」

麥亮宇雙眉挑煞，目射威稜凜人地沉聲說道：「血債血還！」

紀秀眉道：「你要殺我師徒？」

麥亮宇冷聲一哼，道：「我母親和我外公他們不能白死，妳師徒必須償命！」

紀秀眉眉鋒暗暗一皺道：「沒有商量的餘地？」

「沒有。」麥亮宇神色語氣，冷凝如冰地說道：「殺人償命，這是自古迄今不變的道理，江湖、武林、國法，也都是如此！」

紀秀眉道：「你有把握能殺得了我師徒？」

麥亮宇劍眉一軒，道：「我讓妳師徒聯手，以十招爲限，只要妳師徒能支持過十招不敗，這筆血債從此一筆勾消，我再不找妳師徒報仇！」

這話，這口氣好狂，好驚人！

以律令戒殺江湖，威震當代武林的「白骨谷主」，在武林不但是個神秘人物，且是惡徒聞名色變凜心的人物，放眼當今天下武林，敢對「白骨谷主」說這等狂話之人，麥亮宇尚是第一個。

紀秀眉聽得心神不禁猛地一震！問道：「你這話算數？」

麥亮宇道：「我向來言出如山，絕沒有個不算的！」

紀秀眉心中忽然一動，道：「你已經學成無敵天下的武功了？」

麥亮宇冷冷地道：「不管是否，對付妳師徒總是綽綽有餘！」

這話，又是够狂傲的。

紀秀眉心中雖然根本不相信麥亮宇在短短的四五個月的時間中，會眞能學成一身對付她師徒綽綽有餘，高絕驚人的武學功力，但是她心裏因爲有着顧忌，實在不想和麥亮宇動手。

她心裏所顧忌的是芮詩純，因爲她把芮詩純誤當了「寰宇三英」之首，雖然她和芮詩純從未相識，但因「窮神」夏侯璞對她有恩，是以，她才對麥亮宇一忍再忍，儘量想和麥亮宇化解這段血仇！

可是，她心意雖然如此，但芮詩純坐在一邊，却默默地不發一言，對於麥亮宇要殺她師徒報仇的事情，竟是毫無顧問之意。

因此，她心裏不禁在暗想：「這怎麼辦？……」

她暗想中，麥亮宇却目射威稜說道：「妳怎麼說？妳師徒是自己了斷，還是聯手與我作十招之搏？速作選擇決定！」

紀秀眉心念電閃地飛轉了轉，目光倏然望向芮詩純問道：「少俠，您看老身應該？……」

芮詩純雙目倏然一凝，道：「妳可是要我代作選擇決定？」

紀秀眉點頭道：「老身正是此意，請少俠替老身拿個主意。」

芮詩純沉思地微微一笑，說道：「眉姑，我明白妳的心意，妳是因爲我義父他老人家的關係，所以對我有些兒顧忌，但是……」

語聲一頓，望了望臉色沉冷，威稜殺機凜人心寒的麥亮宇，搖了搖頭，說道：「這件事，我實在不便替妳拿什麼主意，不過……我可以告訴妳，『自己了斷與十招之搏』兩者，選擇後者，將是個極不智的決定！」

紀秀眉道：「這麼說，少俠的意思是要老身選擇前者？」

芮詩純道：「我只是這麼告訴妳，選擇前者或後者，問題主權都在妳自己。」

紀秀眉道：「老身請問，選擇後者，何以是極不智的決定？」

芮詩純道：「因爲妳師徒聯手，決不可能是他手下十招之敵，並且會立刻濺血喪命！」

紀秀眉心神不禁一凜！道：「選擇前者那還不是一樣？」

芮詩純搖頭道：「那不一樣。」

紀秀眉道：「怎麼不一樣？」

芮詩純說道：「在妳未作了斷之前，妳可以提出一些未了的心願，或是什麼條件……」

他話未說完，麥亮宇突然截口說道：「芮兄，你不要和她多說什麼了，還是讓她速作決定吧！」

芮詩純道：「宇弟，你可以答應給我一個面子麼？」

麥亮宇道：「可以，但是得除開替她師徒說情以外。」

芮詩純道：「宇弟，要不是爲了要替她師徒說情，此時此刻我就不會得要你答應給我面子了。」

麥亮宇倏然一搖頭道：「不行，辦不到！」

芮詩純雙眉微微一皺，道：「宇弟，你……」

麥亮宇擺手截口道：「芮兄你別多說了，任何事情都可答應你，唯獨這件事情不能！」

芮詩純道：「宇弟，你先別激動，先聽我把話說完好不好。」

麥亮宇冷聲道：「這沒有什麼好說的，殺人償命，血債血還，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芮詩純神色突然一正，說道：「宇弟，你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了，我雖說是要替她師徒說情，可並不是要你不要報仇的意思。」

麥亮宇星目一凝，問道：「那你是什麼意思？要說的是什麼情？」

芮詩純道：「我的意思只是要你在她師徒未自己了斷之前，答應她師徒提出的請求條件！」

「哦，原來是這個意思。」麥亮宇沉思地點頭道：「可以，但必須是合情合理的。」

芮詩純微微一笑，說道：「這你大可放心，她不可能提出什麼不合情理的要求的！」

語鋒一頓，雙目轉望着紀秀眉，微霎了霎，問道：「眉姑，妳有什麼條件要求麼？」

紀秀眉不呆不傻，芮詩純這種語氣，再加上霎眼的動作，她心裏還有個什麼不明白的，芮詩純在繞着圈子帮她的忙。

同時，從二人談話的口氣稱呼上，她還明白了芮詩純和麥亮宇的關係只是朋友，芮詩純並不是「寰宇三英」之首。

因此她心念電轉地默然沉思了刹那，望着麥亮宇問道：「老身可以先請問少俠一些事情麼？」

麥亮宇神情淡淡地道：「可以，妳問吧。」

紀秀眉道：「請問少俠和『血娘子』是什麼關係？」

麥亮宇道：「毫無關係。」

紀秀眉道：「既是毫無關係，那她為何那麼聽你的話，又逼着『玄機先生』成全你？」

麥亮宇道：「因為她並不是眞『血娘子』。」

紀秀眉道：「她是誰？」

麥亮宇道：「先母的義女。」

紀秀眉說道：「她是『血娘子』的傳人？」

麥亮宇點頭道：「不錯，否則她怎會以『血娘子』的身份，出現武林，向當年聯手圍攻『血娘子』的那些高手，索債報仇！」

紀秀眉道：「當年之事與老身毫無關連，她為何要找老身的麻煩，大鬧白骨谷，你知道麼？」

「不知道。」麥亮宇冷冷地道：「這問題只有問她。」

紀秀眉道：「她現在何處？」

麥亮宇說道：「江南，和本門掌令一起。」

紀秀眉道：「請問少俠師承？」

麥亮宇略一沉思，道：「我師承本不願隨便讓人知道，但對你不同，我師承『武林五先生』門下。」

紀秀眉心神倏然一震！道：「五先生尚還健在？」

麥亮宇冷冷地道：「別把話題扯得太遠，妳有什麼要求條件可以提出來了。」

紀秀眉默然想了想，說道：「老身沒有什麼條件，只有一個要求。」

麥亮宇道：「什麼要求？」

紀秀眉道：「少俠要替令堂和令外公報仇，這是為人子之道，老身願以一身承當，但求少俠放過小徒，並求少俠給予一個月的時間，屆時老身當向少俠自作了斷交待，以全少俠報仇心願！」

這時，「辣手玉女」已走進屋內站立在紀秀眉的身旁。

麥亮宇目光冷電般地一瞥「辣手玉女」沈玉玲，說道：「她是殺人的直接兇手，我已在家母和外公的墳前立過誓，必須殺她！」

紀秀眉語音平靜地說道：「她雖是直接兇手，但是主兇却是老身，少俠是個明理之人，應該明白她殺人完全是奉行老身之命，是以其罪實不在她而在老身，何況當時若不是她徇私讓令堂代替少俠一死，少俠焉能得有今日！」

這話是理，也是事實，當時若不是「辣手玉女」徇私，麥亮宇他怎有活命，又何來今日？

麥亮宇默然沉思了刹那，道：「好吧，妳既然這麼說，我可以答應饒她一條活命。」

紀秀眉連忙說道：「老身先謝謝少俠了。」

麥亮宇抬手一擺，淡淡地道：「妳不必言謝，我雖然答應饒她一條活命，但只是饒她一條活命，並非就此作罷。」

紀秀眉目光透過蒙面薄紗，凝注地問道：「少俠這話的意思是？……」

麥亮宇神色冷漠地道：「俗話說得好：死罪雖免，活罪難饒，我要廢掉她仗以行兇殺人的武功！」

「辣手玉女」沈玉玲聽得心頭不禁陡地一寒！

一個練武之人，武功一旦果眞被廢，那實在是生不如死！

因此，麥亮宇話聲一落，「辣手玉女」立即忍不住憤聲說道：「麥亮宇，你有本領儘管殺……」

她話未說完，紀秀眉驀地沉聲截口喝道：「玲兒住口，不准妳多話！」

話鋒一頓，轉望着麥亮宇說道：「少俠此舉之意可是怕她將來武功精進會找少俠報仇？」

麥亮宇搖頭道：「那倒不是。」

紀秀眉道：「既然不是，少俠又何必要廢掉她的武功？」

麥亮宇道：「這有兩點原因。」

紀秀眉道：「那兩點原因？」

麥宇亮道：「第一，她是殺害我母親和我外公的直接兇手，因此她必須受到應得的懲罰。第二，她外號『辣手玉女』，由而可見她是個心狠手辣之人，我不能讓她留着武功在江湖上逞兇殺人！」

芮詩純眨眨眼睛忽然接口說道：「宇弟，我可以說幾句話麼？」

麥亮宇點頭道：「芮兄請說。」

芮詩純道：「關於你說的兩點原因，我有點意見希望你能容納，第一點，你如果因為她是殺死伯母和外公的兇手，而一定要施予懲罰，可以使用別的方法懲罰她，大可不必要廢掉她的武功，至於第二點，我敢担保，自此以後，她決不敢再在江湖上隨便殺人，否則，你儘管追取她的性命！」

麥亮宇心念電轉地想了想，道：「好吧，芮兄既這麼說，我就依從芮兄之意便是。」

話鋒一頓又起，目視紀秀眉說道：「另外妳要求給妳一個月的時間問題，我也可以答應妳，但是妳得說明原因。」

紀秀眉道：「因為老身尚有些私事必須辦理。」

麥亮宇道：「可是找尋西門耀南的事情？」

紀秀眉道：「另外還有事情。」

麥亮宇冷聲問道：「另外還有什麼事情？」

紀秀眉默然了稍頃，說道：「老身手下原有一批青衣劍士，現在大部份失踪了，老身必須找到他們。」

麥亮宇星目一凝，道：「妳那批青衣劍士共有多少人？」

紀秀眉道：「五十六人。」

麥亮宇道：「失踪了多少人？」

紀秀眉道：「四十三人。」

麥亮宇道：「妳必須找到他們？」

紀秀眉點頭道：「是的，以他們的功力身手，劍法所學，在當今江湖上皆堪稱一流，四十三人是個十分雄厚的實力！」

麥亮宇道：「那些劍士都是妳調教訓練的？」

紀秀眉道：「老身在他們身上化了五年的心血。」

麥亮宇眨眨星目道：「妳找到他們之後，打算如何安置他們？」

紀秀眉道：「本來老身的意思想重建白骨谷，但是現在的心意已經改變了。」

麥亮宇道：「改變的心意如何？」

紀秀眉道：「我要讓他們投奔大漠齊家。」

麥亮宇道：「他們肯嗎？」

紀秀眉道：「老身和他們名雖主屬，事實上何異師徒，老身的話他們大概還不會不聽，不會不肯。」

麥亮宇沉思地點頭說道：「好吧，我答應給妳一個月的時間辦理這件事，自一個月後的今晚起，限妳七天之內前往朱仙鎭前先母和我外祖墓前自作了斷！」

紀秀眉點頭道：「謝謝少俠，老身定必準時前往！」

麥亮宇星目倏然轉望着「辣手玉女」問道：「妳叫什麼名字？」

「辣手玉女」沒有開口答話。

麥亮宇劍眉方自微微一揚，紀秀眉已接口說道：「她名叫沈玉玲。」

麥亮宇道：「那金笛金童呢？」

紀秀眉道：「楚君平。」

麥亮宇道：「妳手下五十六名青衣劍士，失踪了四十三名，還有十三名他們現在何處？」

紀秀眉道：「蘭州城外阿干鎭中。」

麥亮宇道：「由何人率領？」

紀秀眉道：「小徒楚君平。」

麥亮宇話鋒一轉，又問道：「妳到達長安多久了？」

紀秀眉道：「今天午后剛到。」

麥亮宇道：「適才沈玉玲到什麼地方去了？」

紀秀眉說道：「探查『萬花香』的情形。」

麥亮宇星目微睜地道：「妳已經知道『萬花香』和西門耀南有關？」

紀秀眉點了點頭，目光轉向「辣手玉女」沈玉玲問道：「調查的情形怎樣？」

沈玉玲答道：「毫無所得。」

紀秀眉道：「你沒有找巧娘查問他的行蹤？」

沈玉玲道：「巧娘也不知他目下的行蹤何處，不過據說這一二日內可能前來長安。」

紀秀眉道：「另外，她還說了什麼沒有？」

沈玉玲略一猶豫，說道：「另外巧娘告訴了徒兒一個驚人的消息，說王爺已經親率一妃和二公主，三少，四少，四神將，十二鐵衞離開大漠入關來了。」

「哦！」紀秀眉霍然驚聲一「哦」，問道：「巧娘有沒有說王爺親自率人入關為了何事？」

沈玉玲點點頭，目光一瞥麥亮宇說道：「據說是因為他殘殺武林各大門派弟子的消息已經傳到了大漠，所以王爺要看看他姓麥的是個怎樣三頭六臂的人物，要為當世武林除害！」

麥亮宇聽得劍眉不由微微一軒，旋即淡然一笑道：「看來我又得費一番口舌解釋了。」

沈玉玲笑了笑，接着又說道：「巧娘說王爺雖然是為了姓麥的而入關，但是她要徒兒告訴師父，請師父趕緊設法通知王爺，要王爺千萬別惹師公。」

紀秀眉道：「為什麼？憑他難道還能奈何得了王爺不成！」

沈玉玲道：「據巧娘說，他一身功力高不可測，王爺所學功力雖然高絕，稱雄關外，為大漠第一高手，但幷不一定能是他之敵，何況他練有一種無堅不摧的掌力，掌力所至，雖鋼鐵亦難擋其一擊！」

麥亮宇聽得心念不禁暗暗一動，倏然凝目問道：「她有沒有告訴你那掌力的名稱？」

沈玉玲冷冷地道：「沒有。」

她語氣雖然冷冷地極不客氣，但是麥亮宇却幷未在意，又問道：「你沒有問巧娘？」

沈玉玲道：「巧娘也不知道。」

麥亮宇劍眉微皺地默然沉思了刹那，目視紀秀眉，問道：「巧娘和你是什麼關係？」

紀秀眉道：「是老身的義妹。」

麥亮宇道：「這麼說，她是你派在『萬花香』替你探聽西門耀南的行蹤消息的了？」

紀秀眉搖頭道：「不是，是外子派人暗中用毒迫使她投入他門中的，迄今為止，外子尚還不知她是老身的義妹。」

麥亮宇點了點頭，目光忽然轉望着芮詩純問道：「芮兄，當世武林中有什麼掌力可以無堅不摧，你聽說過麼？」

芮詩純想了想，道：「聽我義父說過，當世武林中只有兩種掌力可以練到無堅不摧的地步，一是少林的『大力金剛掌』，一是長生島四大絕學之一的『劈空幻影斬』，不過前者非身懷佛門『磐若神功』，非練到十成火候不能，而後者只要練到七成火候，就能比前者十成火候尤強！」

麥亮宇沉思地說道：「照此說來，他那無堅不摧的掌力，大有可能是後者，也正是我要找的人了。」

芮詩純道：「可能是。」

語聲一頓，忽然轉向紀秀眉問道：「眉姑，你可知道他除了湯玉郎的化名以外，還有別的什麼化名沒有？」

紀秀眉略一沉思，說道：「他的化名不少，如夏西俊，東方冠傑，武昭勇，楊文華，沙振武等等，都是他曾使用過的化名。」

（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　令・圖

神眼　遊龍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岳秀橫劍守住荷軒門口，冷白逞强進攻，使出詭譎劍招，但爲岳秀一一化解，冷白在怒火高燒下，施出拚命打法，岳秀也不禁爲之激起怒火，在一陣激鬥之下，終斬斷冷白一臂，摔臥地上，這時，王爺夫人率同鐵姥、銀姥婢女娟娟、秀秀到來，王爺夫人要求面見王爺，岳秀警告她一番後放她進入荷軒，王爺夫人進到荷軒，對七王爺動之以情，更取下面具，露出艷絕面容，欲誘之以色，七王爺不爲所動，冷聲向她詢來意，王爺夫人故作欲吐還茹神態，七王爺命她有話直說——

懷柔籌妙策　强闖突重圍

朱夫人道：「我如打着七王爺夫人的身份，開一家酒館，想來，生意定然是不會錯了——」

七王爺接道：「這並不稀奇。」

朱夫人道：「如是以堂堂七王爺夫人的身份，大開方便門，雨露普施，以我這份容貌，大概會有不少人登門求教吧！」

這一下七王爺呆住了，他萬萬沒有想到，平常十分高貴的人，竟然間，說出這樣的話。

朱夫人冷冷一笑，道：「你認爲我做不出來？那就大錯特錯了。」

七王爺呆了一陣之後，突然說道：「好吧！咱們只是有夫妻之名，何況，妳根本就不是我的妻子，妳要幹什麼？隨妳去吧？」

這答覆，確也大出了朱夫人的意料之外，這一下，倒是該那位朱夫人變呆了。

岳秀心中暗暗讚道：「答的好！這丫頭大約自負美貌，準備施出狐媚手段誘惑七王爺再承認她的王妃身份，未料到這一下，弄巧成拙了。

一旦七王爺無法抗拒那美麗的誘惑，承認了她的王妃身份，那就給了岳秀很大的麻煩。

原來，岳秀一面仗劍防止娟娟，秀秀等衝過去，一面凝神靜看七王爺和朱夫人答對之言。七王爺能夠拒絕那朱夫人的媚惑，心中大感欣慰。

呆了一陣之後，朱夫人臉上泛起了怨毒之色，冷冷說道：「朱毅，你認爲他幾個人，眞的能保護衝出荷花軒麼？」

七王爺厲聲叱道：「不錯，我相信他們有這份能力，一旦小王脫困，我就調動大軍，追勦你們個寸草不留。」

朱夫人道：「朱毅，有一件事情，只怕你不知道？」

七王爺冷笑一聲道：「不論妳要用什麼惡毒手段，都別想我屈服威脅之下。」

朱夫人突然微微一笑，有如大地冰化，冷霜盡消，代之是一臉柳媚花嬌。

對這變化多端，媚態橫生的朱夫人，七王爺實也有些動心，暗中咬疼舌尖，維持了一臉嚴肅神色。

朱夫人眨動了一下大眼睛，道：「瞧不出啊！你還有這份定力。」

七王爺道：「妳還有什麼狐媚手段，盡施展出來吧！小王自信，有着足够的抗拒的定力。」

朱夫人嗯了一聲，道：「朱毅，看來，我是看錯你了。」

七王爺道：「你已鑄下大錯，後悔無及。」

朱夫人道：「雖然，我低估了你，但我一點也不後悔，因爲，我們有很多位七王爺，就算你脫困而出，別人也無法分辨出眞假。」

七王爺道：「我不信一個人能長的完全一樣，就算他們易容術十分精妙，或是戴上人皮面具，都不難揭穿。」

朱夫人道：「你錯了，他們不是藥物易容，也未戴人皮面具，而是眞眞正正，有血有肉的本來面目。」

七王爺道：「很難叫人相信。」

朱夫人道：「你養尊處優，見識的太少，一種奇妙的醫術，能改變一個人的五官位置，何況，咱們相處數年，我有足够的時間，找出和你身材相若，形貌相似的人，他們只要署加整容，就和你完全一模一樣……」

淡然笑一笑，接道：「還有些使你驚奇的事，他們不但長的和你一樣，而且，他們的聲音，舉止，經過了多年的習練，模仿，也和你一般無二，甚至你喜歡吃的菜，他們都能點的出來。」

七王爺一皺眉頭，低聲問譚雲道：「這個可能麼？」

譚雲道：「他們下了數年工夫，自然是可能了，不過，眞金不怕火，你畢竟是眞的七王爺啊！」

七王爺點點頭，高聲說道：「就算你說的很眞實吧！那也與我無傷。」

朱夫人冷笑一聲，道：「你又錯了，我們準備的很週全，你的御賜令牌和上方寶劍，都已落到了我的手中，我們隨便派出一個替身，持着眞正的令牌、寶劍，就可以調動各方人馬。」

七王爺橫了心，冷笑一聲，道：「就算妳說的都眞實，那又如何？」

朱夫人說道：「我們擺出你造反的態式，要你們兄弟相殘，徵剿大軍，分進金陵。」

這一着太厲害了，聽得七王爺呆在當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其實，又何止七王爺，就是見多識廣，閱歷手富的譚雲和江湖浪子，也都呆在當地，不知如何應付。

七王爺軟化了，輕輕呼了一口氣，道：「妳們這做法，定有原因了？」

朱夫人笑道：「自然是有。」

七王爺道：「好，妳們說出來吧，看看我能不能辦到。」

朱夫人笑道：「我的七王爺，這不是買東西，可以討價還價，我們開出什麼條件，你都得答應，不能有一點折扣。」

七王爺沉吟不語，心中却苦惱無比，他知道，朱夫人的話，令牌和上方寶劍，都已經落入了他人的手中，但憑此兩物，就可以調動江南七省的軍兵，和各省巡撫官員，違令者上方劍立刻處死，又有幾個人，眞的肯不要腦袋。

抬頭向岳秀望去，想聽聽岳秀的意見，但岳秀遠站在三四丈外，只是看着他微笑領首，神情間，頗有讚譽之意。

七王爺困擾極了，荷花軒中幾位江湖高手，竟無人能帮上忙，替他出個主意。

朱夫人笑一笑，道：「朱毅，快些決定，肯不肯答應我們的條件。」

七王爺道：「妳總得告訴我什麼條件吧？」

朱夫人道：「沒有什麼條件！我們提出什麼，你就答應什麼……」

臉色一整，冷冷接道：「你記着太陽下山之前，四匹快馬，即將傳出你的令諭，江南七省的軍馬，即將開始移動，很快的這消息就會傳到京裏……」

七王爺接道：「能不能給我一些考慮的時間。」

朱夫人道：「可以，兩個時辰之後，我再來聽你的回音。」

七王爺點點頭，道：「好吧……到時間，我會給你答覆。」

朱夫人冷冷一笑，道：「事關舉國大局，希望你七王爺多多的考慮，不要受幾個江湖人影响。」

譚雲冷笑一聲，道：「姑娘，難道不是江湖中人麼？」

朱夫人冷冷說道：「你是譚雲？」

譚雲冷聲道：「不錯，湘西譚家寨的譚二。」

朱夫人道：「就憑你們譚家寨那點藝業，難道也想在江湖上創出點名堂麼？」

譚雲道：「不論譚家寨的藝業如何，但在江湖上，還算有點名氣，你姑娘那份組合的龍鳳會，在下還是初次聽聞。」

朱夫人道：「那是你的見識太淺。」

譚雲道：「還有一個原因是，姑娘你那般人，和所作所爲，却見不得天日，所以，隱於暗中。」

朱夫人冷笑一聲，道：「譚雲，禍從口出，只憑你一句話，就爲譚家寨，帶來了無窮的後患。」

譚雲笑一笑，道：「龍鳳會有什麼手段，盡管施展，譚家寨主壇湘西，人人皆知，有什麼手段，盡管施出來。」

朱夫人道：「譚雲，你說的，你可不要後悔。」

譚雲道：「譚某人這些年，經歷的險惡很多，姑娘難道眞想把我駭住。」

朱夫人目光又凝注在七王爺的身上，接道：「事情一旦暴發出來，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大概你心中最明白，老實說，岳秀，譚雲你，這般江湖草莽，都是自負自傲，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們是山野狂夫，江湖浪子，他們只知道追逐個人的名利，不知大局爲重，該怎麼做？你自己應該拿定主意。」

七王爺輕輕咳了一聲，道：「我該稱呼妳什麼呢？」

朱夫人道：「自然是夫人！」

七王爺道：「但事實上妳不是！」

朱夫人道：「如是你覺着我不作你的夫人，還是想客氣一點，那麼就叫我二姑娘。」

七王爺點點頭，道：「不管你是幾姑娘，但我想請教一件事。」

朱夫人說道：「請說吧！小妹洗耳恭聽。」

七王爺道：「你們除了脅迫我爲你們所用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條件麼？」

朱夫人道：「你想還價？」

七王爺道：「別說的太難聽，咱們不是做生意，小王個人的生死事小，但我不願蒼生受害，何況，我一直不明白，你們的用心何在？」

朱夫人嬌媚一笑，道：「和我們合作之後，你自然會明白爲什麼，你不但得保王位，而且還可以得到我……」

七王爺道：「二姑娘，我是在談正經事！」

二姑娘道：「我是在和你說正經事，這就像一個人，他可以選擇醫病的良藥，也可以選擇有些甜味的藥，但你選擇了毒藥，那就與人無尤了。」

七王爺道：「這樣作，你們能得到什麼好處？」

二姑娘道：「好處大啦，但現在沒有法子告訴你。」

七王爺心知想從她口中套出什麼內情，大不容易，立刻一揮手，說道：「妳去吧！兩個時辰之內，我會給你個肯定的答覆。」

二姑娘道：「希望你能再快一些，拖延時間，對你們未必有利，一個時辰之後，我來聽回音。」

七王爺微一頷首，道：「好吧！就是一個時辰。」

二姑娘笑一笑，轉身而去，經過岳秀時，低聲說道：「常常有很多事，難在你意料之內，岳兄想的別太如意。」

岳秀笑一笑，道：「二姑娘，是不是覺着你已經贏定了。」

二姑娘道：「頭尾算一算，我們已經是勝算在握。」

岳秀道：「爲什麼？」

二姑娘道：「七王爺爲了顧全大局，他非答應我的條件不可！」

岳秀道：「哦。」

二姑娘道：「那時間，我又可能是這座府第中的女主人了。」

岳秀道：「怎麼樣呢？」

二姑娘嫣然一笑道：「歡迎你留在此地作客。」

岳秀道：「看看吧！眞到了那一天，在下自會攷慮。」

二姑娘道：「岳秀，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何苦非要和我們作對不可？」

岳秀道：「二姑娘錯了，是妳在逼我們動手。」

二姑娘道：「因爲你食古不化。」

岳秀道：「够了，二姑娘，七王爺還沒有回答呢。」

二姑娘冷笑一聲，道：「他非答應不可。」

大步掠過岳秀而去。

岳秀緩步行回荷花軒前，望了七王爺一眼，看他凝目沉吟，悄然站在一側，默然不語。

大約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七王爺突然抬頭四顧了一眼，道：「岳兄弟。」

岳秀淡淡一笑，道：「什麼事？」

七王爺道：「我怎麼辦？」

岳秀說道：「大哥，你沒有忖量過輕重麼？」

七王爺道：「王府中的令牌，寶劍，盡都落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可以立刻調動大軍。」

岳秀點點頭，道：「我聽到了。」

七王爺道：「那必將引起京裏的懷疑，很可能，把我當謀反處決。」

岳秀道：「大哥準備作何打算呢？」

七王爺歎道：「我方寸已亂，不知如何處置，特地向兄弟請教。」

岳秀微微一笑，說道：「官場中多猜忌，身份如大哥者，竟也有這麼多的顧慮麼？」

七王爺低聲說道：「英明如唐太宗，也有玄武門的慘變，兄弟相殘，一旦京裏覺着我有謀反的舉動，那時，我就百口難辯了。」

岳秀一直很沉靜，淡然一笑，道：「大哥，龍鳳會雖然胡作非爲，但他們不是搗亂一下就跑的鷄鳴狗盜之徒，他們似是有着很精密的計劃，和遠大的意圖，而且佈局重重，不知他們還有多少沒有用出來的手段，……」

七王爺神情很焦慮，不停長吁短歎，果然是方寸大亂的情態。

岳秀淡淡一笑，道：「大哥，不管他的花招有多少，但有一點，小弟可以肯定，那就是只要大哥保住性命，他們所有的陰謀，鬼計，全都沒有作用。」

七王爺呆了一呆，道：「兄弟，那令牌確能調動各省大軍。」

岳秀說道：「我知道，不過，他們不會眞的調動軍馬，四方平靜，他們軍馬調往何處呢？而且，小弟相信重要的公文上，還可能有一番手脚，他們未必就清楚，就算軍令森嚴，他們也必會遣人到王府請示。」

七王爺心情輕鬆不少，笑一笑，道：「兄弟，別忘了他們還有替身。」

岳秀道：「不錯，如是大哥能不死，那些替身，就不能派上用場。」

七王爺道：「這個，這個……」

岳秀接口說道：「大哥，你可是有些不信。」

七王爺道：「這中間難道還會有什麼機巧麼？」

岳秀道：「眞金不怕火，不論他們的容貌如何的像，一旦相對，只怕他立刻就要現出原形。」

七王爺道：「不錯，他們知道的，究竟太少，三五句話，就可以使他們現出原形。」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知此理，那麼二姑娘，心中更是明白，所以，他們在未取大哥性命之前，所有的替身，都無法派出用場。」

七王爺微笑道：「原本是很陰惡的形勢，經兄弟你這麼一說，似乎是疑雲盡消了。」

岳秀道：「小弟不接口，用心在要她



七王爺把玉牌賜予楊玉燕，命她憑牌調動應天府人馬到來解圍。

誤認大哥已被她嚇住。」

七王爺點點頭，道：「她一個時辰之後，就要來聽回音，到時，我又該如何答覆呢？」

岳秀道：「這就是咱們要研商的事了，此地沒有食用之物，不能固守，日落之前，非得離此不可。」

七王爺道：「兄弟，你是否已胸有成竹。」

岳秀道：「談不上已經胸有成竹，他們準備的太充分，只要他們能夠瞭解咱們的行動，都可能被他們事先防範。」

七王爺道：「此刻，咱們又應該如何呢？」

岳秀目光轉到譚雲的身上，道：「譚兄有何高見？」

譚雲說道：「默查周圍形勢，他們確然已有很充份的準備，所以，兄弟覺着，如其等他們發動，不如現在咱們就開始突圍。」

岳秀道：「在下担心的他們必然雲集有很歹毒的暗器，對付七王爺。」

譚雲沉吟了一陣，道：「說的也是，咱們不能讓七王爺太過冒險。」

岳秀道：「所以，兄弟覺着只有兩個辦法可循。」

七王爺道：「你說說看。」

岳秀正容說道：「咱們一有行動，他們必然會堅定殺害七王爺的用心，那時，所有的暗算，弩箭，定然全部集中向七王爺的身上。」

譚雲點點頭，道：「岳兄，兄弟和七王爺對換一下身份如何？」

楊玉燕突然接道：「不行，你和岳大哥，都是他們最注目的人，如是看不到你，定然會心中動疑，如是由小妹，假充七王爺，不致引起他們的疑心。」

譚雲道：「這不太好吧！咱們男子漢，只有楊姑娘一個女的，如是咱們還無法保護你的安全，那豈不是……」

楊玉燕接道：「最重要的是七王爺，小妹算得什麼？」

岳秀說道：「這是一個辦法，還有一個辦法是，咱們選兩人突圍而去，帶着七王爺的手諭，調動應天府的軍馬，趕來接應。」

譚雲道：「如是論安全，這辦法最好，只是要突破重圍，恐非易事，因爲岳兄不能離開七王爺。」

岳秀道：「我估算過了，這荷花軒在王府中偏南一些，中間只有一里左右的距離，在下可以護送他離去，然後，再殺進來。」

楊玉燕道：「大哥，那不是太冒險了麼？」

岳秀笑一笑，道：「要嘛咱們就闖不出去，能闖出去，就可以再闖進來，目下的問題是，那一個人突圍最適合。」

楊玉燕說道：「我去，就算他們在外面有了什麼安排，我爹也可以帶一部份人來。」

岳秀點點頭，道：「大哥，你決定，咱們用那個辦法。」

譚雲道：「第二個辦法最好。」

七王爺點點頭，道：「好吧！我這裏有一個玉牌，楊姑娘帶在身上，胡正光認識

這個。」

取出一面玉牌，緩緩遞了過去。

楊玉燕伸手接過，低頭看去，只見一塊羊脂的白玉上，雕着一條飛龍。

岳秀低聲說道：「玉燕，你真的要去麼？」

楊玉燕笑道：「自然是真的了，大哥不是說過麼？我們要以七王爺的安危爲念，如得大哥的護送，小妹自信可以闖的出去。」

七王爺道：「楊姑娘，這是一件大功，小王能脫此危，就以此玉相贈。」

岳秀道：「玉燕，還不快謝過王爺恩典。」

楊玉燕欠身福了一福，道：「謝過王爺。」

七王爺道：「玉燕，不用謝我了，妳可要小心一些。」

楊玉燕道：「賤妾明白……」

抬頭一顧岳秀，接道：「大哥，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走如何？」

岳秀微一點頭，說道：「好！」舉步向外行去。

譚雲低聲道：「慢着。」

楊玉燕道：「譚兄有何吩咐？」

譚雲道：「岳兄一人，太辛苦了，兄弟願助一臂之力。」

岳秀點點頭，道：「譚兄和兄弟同行，那就很容易把他們引入迷途之中，誤認咱們仍是要突圍而去。」

譚雲回顧了王召和歐陽俊一眼，道：「二兄請多多照顧七王爺。」

舉步和岳秀並肩而行。

楊玉燕錯一步，落在兩人身後。

行出荷花軒，岳秀回頭把手中的長劍交給了楊玉燕，說道：「你用劍，把刀給我。」

楊玉燕嬌聲說道：「大哥用劍，會順手一些。」

岳秀微微一笑，道：「刀劍在我手都是一樣，但妳離開了王府之後，途中說不定還可能會遇上敵人攔劫。」

楊玉燕接過寶劍，把手中雁翎刀交給了岳秀。

譚雲長長吸一口氣，道：「兄弟走前面一步開道。」

說罷，突然加快了腳步，越過了岳秀三尺。

岳秀明白他的用心，三人一綫縱行，可以減少對方亂箭的威力。

楊玉燕低聲道：「大哥，我走中間呢，還是跟在你後面。」

岳秀道：「跟在我後面最好。」

楊玉燕微微一笑，道：「大哥，等一會，我能不能施展暗器。」

岳秀心中暗暗道：「這丫頭真的變了，事事都要問我。」口中却說道：「只管施爲。」

說這兩句話的工夫，當先而行的譚雲，已然行近了茶花林。

只聽一個冷厲的聲音，由茶花林中傳了出來，道：「站住，如若再向前逼近一步，在下立刻下令放箭。」

譚雲約略估算一下茶花叢位置，相距還有丈餘，只要衝入茶花叢中，他們就無法放箭了。

（未完）

精選長篇新派俠情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復仇會主假冒孫天民，前往客棧，擬用苗疆毒蜈暗害巫九娘，適巫九娘外出，復仇會主遂在房中坐候，暗將毒蜈藏於床上被窩。黃石生與駱伯倫分別僞冒巫九娘和孫天民，直闖客棧，斥破復仇會主的僞裝，並虛言恫嚇已在酒中下毒，要迫令復仇會主洗去易容藥物，就在此際，眞的巫九娘趕回，復仇會主知機，雙掌震開窗櫺，飛身逃遁，駱伯倫情急要與拚命，但非其敵，幸黃石生打出竹管藏蜂，把復仇會主驚走，這時，巫九娘正由外面進來，身後跟着月眉姊弟和宗海東、李鐵心等——

縱虎歸山去　放龍出海還

月眉姊弟睜大了眼睛，驚詫的望着駱伯倫和黃石生，飛蛇宗海東却一臉尷尬之色，向二人攤攤手，苦笑說道：「小弟爲了勸他們慢一步，差點嘴都說破了，無奈空口無憑，他們怎麼也不肯相信……」

巫九娘微笑道：「現在老婆子總算相信了，彼此連面也沒有見過，這位朋友居然能扮得跟老婆子一模一樣！」

月眉驚喜的道：「可不是麼，如奶奶不在這兒，咱們眞會拿他當作奶奶呢。」

黃石生連忙拱手笑道：「情非得已，失敬之處，還望老人家多多包涵。」

說着，取出孫天民的親筆紙柬，交給巫九娘過目，並將相遇經過覆述了一遍。

巫九娘看罷，點頭讚道：「閣下易容之術妙絕人寰，老婆子活了這一把年紀，尚係平生第一次見識。諸位既是孫二俠的朋友，也就是老婆子的客人，別拘俗禮大夥兒進屋裏坐下再談話吧。」

黃石生忙道：「老人家請暫時別進去，容咱們先將房中搜查一下。」

巫九娘道：「搜什麼？」

黃石生道：「那復仇會主自從午後混進客棧，這半天之內，一直躲在房裏，很可能暗中弄了什麼手脚。」

巫九娘似乎有些詫異，獨眼閃了兩閃，又問道：「以你看，他能弄些什麼手脚呢？」

黃石生想了想，說道：「在下一時也說不出來，不過，據情推想，他决不會就這樣枯坐半日，或許已在房中佈置了什麼毒惡暗算。」

巫九娘冷冷一笑，道：「他若聰明，應該知道老婆子並非那麼容易中人暗算，我想他是另有目的。」

說到這裏，回頭望了月眉姊弟一眼，便住口沒有再說下去。

駱伯倫道：「無論如何，先搜查一下總比較安全。」

巫九娘却搖搖頭，道：「不必了，縱有險謀詭計，我老婆子也不怕——諸位儘可放心到房裏略坐，老婆子還有點事想跟諸位商議商議。」

駱伯倫等不便再堅持，一行人隨着巫九娘走進房裏，重新叙禮坐下。

黃石生心中疑雲未消，目光一轉，發現了復仇會主留在桌上那隻空藥罐，順手取來，反覆看了又看，無奈却看不出有何異狀，放在鼻子上嗅嗅，似乎畧帶腥羶之味，便輕輕由窗口擲了出去。

巫九娘吩咐說道：「眉丫頭，去把那夥計的穴道解開，叫他給咱們弄點酒菜送來。」

月眉去了沒多久，手裏提着一隻食盒回來說道：「酒菜倒現成，只是那夥計胆子都被嚇破了，說什麼也不敢送到後院裏來，我拿他實在沒有辦法，只好自己動手了。」

黃石生笑道：「這樣也好，雖然厤煩姑娘些，至少咱們不用担心酒菜有毒。」

衆人都笑了起來，幫忙清理桌子，擺上酒菜，圍着桌子坐下。

效先却打了個呵欠，道：「奶奶，我睏了！」

巫九娘道：「好吧，你就在奶奶床上先睡吧，呆會兒奶奶去隔壁跟眉丫頭一起睡。」

效先點點頭，連衣服也來不及脫，便抖開被褥，躺了下來。

可是，才躺了不久，却發現枕頭邊有一小節像絲線般的東西緊緊糾纏在一起。

效先撐起身子，仔細看看，竟是兩條奇小蜈蚣。

他自幼飼養各種奇蜂毒蟲，胆量一向很大，見那兩條蜈蚣形狀古怪，不類凡種，心裏大喜，忙叫道：「奶奶，奶奶，快給我一雙筷子！」

巫九娘道：「你不是要睡了嗎？現在你瞧着咱們吃喝，嘴又饞了？」

效先道：「不！我要捉住這兩條罕見的蜈蚣……」

巫九娘回頭一望，登時駭然變色，急喝道：「別動它，快些躲開！」

喝聲中，身形疾閃，電掣般掠到床前，左手猛可一拉效先，右手已飛快的向枕邊拂去。

她心急愛孫安危，却忽畧了「金頭鏈」的淫兇性，手指拂過，兩條正在交尾的毒蜈蚣被硬生生震開，雄的一條齊腰斷裂當時死去，雌的竟順勢一口，咬住了巫九娘的右手無名指。

那東西果然奇毒無比，巫九娘只覺得指尖微微一痲，整條右手從肘節以下已經僵硬如死，她情知不妙，左臂疾掄，將效先擲向身後，右肘却奮力向床沿上搗去。

「蓬」地一聲響，雌蜈蚣被搗成了兩截，但那金黃色的毒首，仍然緊叮在指尖上。

這時候，駱伯倫等人都驚跳起來，紛紛趕來幫助。

巫九娘用左手牢牢扣住自己右臂「五里」穴，臉色蒼白如紙，豆粒般的冷汗從額上滾滾直落，喘息問道：「誰身上帶着刀？」

飛蛇宗海東從鞋筒裏拔出一柄匕首，急忙遞了過去。

巫九娘却沒有伸手接取，只將右臂向上抬了抬，咬着牙說道：「來！請幫我老婆子一個忙，從關肘上方五寸的地方切下去……」

宗海東一驚，道：「這個……」怔怔握着七首，竟不知該如何是好？

巫九娘呼吸越來越重濁，催促道：「那一位手下俐落？快些動手吧，再遲，毒性過肩，老婆子就死定了。」

黃石生當機立斷，探手從宗海東掌中奪過七首，一橫心，手起刀落……

「奶奶……」

「啊……」驚呼聲中，一條右臂摔落地面，斷處一片烏黑，看不見半點血漬。

而巫九娘却如釋重負般長吁了一口氣，廢然跌坐在床沿上……

× × ×

就在復仇會主潛入慶祥客棧的同一時候，冉肖蓮蘭湯浴罷，披着一襲薄如蟬翼般的紗袍正蓮步欵欵，走進了東書房。

書房裏，錦案初拭，獸香新添，桌上擺着兩副杯筷和幾色精緻酒菜，康浩則仰面躺在一張香妃榻上，穴道尚未解開。

冉肖蓮舒皓腕，反掩了房門，娉婷行至榻前，嫣然一笑，道：「康少俠，現在該已經氣消了吧？」

康浩冷冷望了她一眼，一扭頭，閉目不睬不應。

冉肖蓮笑意更濃，又道：「瞧你這樣，倒像是我得罪了你似的，難道我替你討情，竟討錯了？」

康浩木然接道：「不錯，你們應該乾乾脆脆把我殺了。若想對我施展懷柔手段那更是大錯特錯……」

冉肖蓮含笑截口道：「好拉！好拉！千錯萬錯，都怪我這做姐姐的錯吧，咱們暫時別提這些嘔氣的事，先吃飽了再罵人，行不行？」

康浩冷然道：「謝謝，我不餓！」

冉肖蓮笑道：「好兄弟，別嘴硬了，我知道你落在姓羅的小輩手中，很受了些委屈，所以特地為你準備了幾樣酒菜，來！快起來嘗嘗看……」

康浩挺身坐起，不禁大感意外，張目道：「妳解開我穴道，不怕我逃走麼？」

冉肖蓮聳了聳香肩，道：「我相信你決不會那麼傻！」

康浩道：「怎見得？」

冉肖蓮笑道：「因為你根本就逃不出去。」

康浩哼道：「我倒不相信。」

說着，大步走到房門邊，用力一拉門柄，那房門竟紋風不動。

冉肖蓮格格嬌笑道：「老實告訴你吧，這間書房除了少數連蒼蠅也爬不出去的氣孔外，就只有那一道房門可以出入，而房門都由機關控制，你不悉機鈕開閉的方法，休想踏出書房一步。」

康浩微一皺眉，道：「房門開閉之法，妳總該知道的。」

冉肖蓮道：「那是自然了！否則，我怎麼出去？」

康浩冷笑道：「這就好辦，我只須制住了妳，何愁妳不乖乖開啓房門。」

冉肖蓮却搖搖頭，道：「除非我自己願意，你沒有辦法強迫我開門。」

康浩道：「妳以為我制不了妳？」

冉肖蓮道：「就算你拿刀架在我的頸子上，那也沒有用。」

康浩道：「莫非妳不怕死？」

冉肖蓮嫣然道：「我當然怕死，但我相信你決不敢殺我。」

康浩一怔，道：「為甚麼？」

冉肖蓮吃吃笑道：「如果你殺了我，今生今世，你就永遠別想知道復仇會主眞正是誰了。」

康浩聽了這句話，心頭暗震，雙目中不期暴射出駭詫的光芒。

冉肖蓮揚眉一笑，接着又道：「不是姐姐我誇口，這個秘密，敢說除我之外，連復仇會主中『金』、『銀』二堂堂主都不知道，你若失去這次機會，只怕要遺憾終生，懊悔莫及……」

康浩脫口道：「既然連親信屬下都不知道的秘密，妳又怎會知道？」

冉肖蓮笑道：「這就是女人和男人不同的地方了，好兄弟，你現在還年輕，自難領悟其中奧妙，將來你就相信一個女人如果想知道一個男人的秘密，那實在不算甚麼難事。」

康浩心裏半信半疑，口裏却道：「你說這些話，有什麼證據？」

冉肖蓮道：「當然有絕對可靠的證據，你想不想知道。」

康浩坦然答道：「不錯，妳有甚麼條件？」

冉肖蓮招招手，媚笑道：「條件很簡單，你先過來坐下，咱們邊吃邊談，不好麼？」

康浩遲疑了一下，舉步走了過來，冷冷道：「說吧！」

冉肖蓮親手執壺，滿滿斟了兩杯酒，含笑道：「乖弟弟，別那麼板着臉孔冷冰冰不帶笑容，來！姐姐我敬你一杯。」說完，仰面一飲而盡。

康浩却不肯喝酒，哼道：「姑娘，最好請妳多尊重些，改個稱呼。」

冉肖蓮故作詫然道：「為甚麼呢？我年紀比你大，難道不能做你的姐姐？你的意思，應該改個甚麼稱呼才恰當呀？」

康浩道：「無論改甚麼都行，反正咱們就不是姐弟……」

冉肖蓮「哦」了一聲，笑道：「我明白啦，你是嫌做弟弟吃虧？好吧！我就改個稱呼，叫你『哥哥』好不好？」

康浩雙頰頓時緋紅，冷哼了兩聲，却氣得說不出話來。

冉肖蓮湊過粉臉，顫聲低叫道：「好哥哥，你怎麼不肯喝酒？」

康浩心頭一陣狂跳，拂袖而起，沉聲道：「妳——」

誰知冉肖蓮皓腕一探，却緊緊握住了他的手，嬌喘吁吁道：「哥哥，我敬你的酒，你不喝就是不愛我……我不依……我……我一定要你喝下去才行……」一面說着，一面端起酒杯，就要强灌。

康浩大怒，叱道：「姑娘，妳再不放手，別怪我要翻臉了！」

冉肖蓮毫不在意，反而把一張吹彈得破的臉蛋，直送到康浩胸前，撒嬌作痴道：「好！你翻臉好了，你把我打死了吧……只要你不想知道那件秘密，你就動手好

了……」

康浩掌勢已起，聽了最後那句話，却再也打不下手。

冉肖蓮得寸進尺，索性把個若隱若現的嬌軀，偎進康浩懷裏，嚷道：「哥哥，你好狠心，人家都被你欺侮死了，你！你！你……」

康浩急得面紅耳赤，猛可一聲大喝，道：「放手，我喝酒就是了！」

冉肖蓮斜睨道：「當眞喝了？不要賴皮了？」

康浩只求脫身，連連點頭道：「喝！喝！喝！一定喝！」

冉肖蓮抿嘴笑道：「你先喝下去，我才放你……」

康浩把心一橫，舉起酒杯一仰而乾。酒液入喉，一股灼人熱流，迅速透達全身，他用力搖了搖頭，連忙深吸一口眞氣，護住內腑，但過了片刻，除了覺得那酒性較烈，却沒有其他異樣。

冉肖蓮鬆手問道：「怎麼樣？酒裏沒有毒藥吧？」

康浩只好點點頭。

冉肖蓮忽然收歛了笑容，坐直身子，冷冷道：「虧你還是堂堂男子漢，胆量竟跟老鼠一樣，讓你喝杯酒，就好像要了你的命似的……」

康浩苦笑道：「現在咱們總該談談正事了？」

冉肖蓮幽怨的道：「我知道你心裏鄙視我，不知拿我當作多下賤，多無恥的女人看待，若不是為了那件關係着師門的秘密，只怕連跟我說句話都好像沾辱了你的身份，既如此，我說的話你還相信嗎？」

康浩倒被她問得無言以對，吶吶半晌，才說道：「以事論事，既有交換條件，我自然信你不會騙我。」

冉肖蓮道：「假如我現在願意無條件告訴你，你也相信是眞話麼？」

康浩一楞，沉吟道：「這個——」

冉肖蓮忽然眼睛一紅，道：「我就知道你不會相信，你自以為是正人君子，在你眼中，只有姓易的丫頭才是大家閨秀，才配得上你！可是，你有沒有想想，世人誰家女孩兒天生就是賤命？人人都是父母生養，誰會心甘情願把自己清白的身子給人糟踏？女人失足，誰不是你們男人害的？難道說，一個失過足的女人，就永遠沒有資格再受別人的尊重了嗎？康少俠，你是正人君子，你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你告訴我，為甚麼？為甚麼？……」

她越說越激動，突然玉臂一揮，「嘩啦」一聲，將桌上酒菜全都掃落地上，自己却掩面悲泣起來。

康浩吃了一驚，呆呆望着那滿地殘肴碎碟，心裏也正如那些混雜的菜一般，不知是何滋味？

他萬萬想不到這番話會從冉肖蓮口中說出來，更萬萬也想不到一個烟視媚行，放蕩形骸的妖女，竟然對人生懷着如許深的忌恨——她那幽怨的傾述，激憤的叱責，悲慟的淚水，究竟是眞正發自內心呢？抑或只是有意的做作？康浩惑然莫解，怔了許久，才凝注問道：「聽妳語氣，好像曾經深受男人的欺侮，在感情上，遭遇過甚麼不如意的挫折……」

冉肖蓮仰起淚臉，大聲道：「欺侮？折挫？哼，說得好斯文，我要告訴你，你們男人都是豬！都是狗，都是無恥下流的畜牲，你們比天下最下賤的女人還要下賤一千倍，一萬倍！」

康浩苦笑道：「當然，誰也不能否認，男人中的確有些無恥敗類，但……」

冉肖蓮截口道：「甚麼『有些』？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男人，根本就沒有一個好東西。」說到這裏似乎意猶未盡，沒等康浩開口，接着又道：「天下男人只有兩種，一種是色鬼，一種是色魔。色鬼見了女人，就好像蒼蠅見了血，不惜威迫利誘，千方百計要達到淫樂洩慾的目的，這種男人窮兇極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任何喪天害理的事全幹得出來。色魔則是偷香窃玉的能手，表面看去温文爾雅，道貌岸然，其實是裝模作樣，欲擒故縱，這種男人多半自恃臉蛋漂亮，專門虛情假意，騙取女人的傾心，要女人自己心甘情願送給他玩弄。

「色鬼縱能霸佔女人的身體，却得不到女人的心，而色魔不僅玩弄女人的身體，更弄女人的眞情，甚至要那些被他玩弄的女人，對他死心塌地，情痴意迷，至死不悟。

「色鬼可恨，色魔可怕，色鬼該死，色魔更該殺……除非把天下男人斬盡殺絕，這世界休想會太平。」

康浩默默的聽着，既不插嘴，也沒有爭辯，臉上却露着一抹微笑。

冉肖蓮怒道：「你笑甚麼？敢情你以為我只是在發牢騷？說氣話？」

康浩搖頭道：「不！我相信妳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有感而發。想必是那一個薄倖男人，刺傷了妳的心……」

冉肖蓮微微一怔，忽然仰面狂笑起來，說道：「哈哈！我會為了臭男人傷心？那簡直太可笑了，男人如想從我身上獲得一分快樂，我一定要他付出千百倍的痛苦的代價，作為抵償，男人玩我的身體，我却玩男人的性命，這世上何曾有半個男人放在我眼角上？若說我是一個薄倖的女人，刺傷男人的心，只怕還有幾分可能。」

康浩目光如炬，炯炯逼視着她的眸子，直到她笑聲由高而低，最後終於完全停止，才緩緩道：「你心裏一定有很深的痛苦和委屈，由妳臉上在笑，心裏却在哭，妳越是詛咒男人，越表示妳曾經深愛過一個男人。」

冉肖蓮大聲道：「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康浩道：「妳有的，只是口裏不肯承認罷了。妳為甚麼要把它隱藏在心底，寧願折磨自己，却不肯傾吐出來呢？」

冉肖蓮臉上突然一陣抽搐，急垂螓首，須臾間，胸襟上已濕了一大片。

康浩輕輕挽起她的手腕，柔聲道：「別再悶在心裏了，說出來吧！」

冉肖蓮用力搖搖頭，哽聲道：「不，我不能說……那是世上最無恥的醜事，我恨透了那個男人，也恨透了我自己……說出來，你會更看不起我……」

康浩誠摯的道：「妳認為我是那種小人嗎？」

冉肖蓮仍然搖頭道：「求你不要逼我

，求求你！」

康浩沉吟了一下，道：「其實，妳縱然不說出來，我也能猜到那男人是誰，他就是復仇會的『銀花堂』堂主，毒手殃神游西園，對嗎？」

冉肖蓮嬌軀一震，猛然抬起頭來，驚問道：「你……你怎麼知道的？」

康浩道：「先別問我怎知道，只告訴我，是不是他？」

冉肖蓮默然良久，含淚點了點頭，道：「既然你已經知道，我也就顧不得羞恥了。不錯，就是那畜牲不如的老匹夫，他毀了我的母親，也沾污我一生清白……」

康浩問道：「他不是妳的父親嗎？」

冉肖蓮恨聲道：「不！說來他應該算我的後父。我生父姓冉，名叫冉騰，本來是『銀花堂』下一名分舵主，十九年前，奉命夜襲北京城中一家賭場……」

康浩心中一動，忙道：「且慢，妳沒有記錯？的確是十九年前？」

冉肖蓮道：「決不會錯，我的生父就是在那次夜襲之後被處死的——怎麼？有什麼不對嗎？」

康浩說道：「沒有什麼——妳說下去吧。」

冉肖蓮詫異地向他望望，然後繼續說道：「那時候，復仇會還在秘密組織時期，聲勢也遠不如現在壯大，雖然設置了『金花』，『銀花』二堂，和幾處分舵，並沒有固定的人手，會友既不知道『會主』的姓名，彼此也互不聯繫，只有在接到『復仇令』的時候，才受命會合，參加行動，為了便於識別，每次出動之前，大家就在衣襟上佩戴一朵銀花表誌，所以，那銀花對復仇會會友來說，實在非常重要，任何人失落了銀花表誌，都將受到極重的懲罰。」

說到這裏，她幽幽嘆了一口氣，凄然又道：「可是，就在那一次夜襲混戰之中，我父親却不愼將所佩銀花失落了。」

康浩訝道：「失落小小一朵銀花，竟被處死了麼？」

冉肖蓮搖頭道：「失落銀花，論罪尙不至死，但當時我父親發現銀花失去，心裏十分惶恐，便偷偷告訴了游西園，希望他能同返賭場，幫忙尋回銀花。」

康浩忽然插口問道：「游西園不就是銀花堂的堂主嗎？」

冉肖蓮道：「不！那時游西園在復仇會中名義，不過是一名堂主，論職位，尙在我父親之下，但他與我父親同為鷹爪門出身，是以情感較好，平時也有交往。」

康浩點了點頭，道：「妳說下去，以後又怎樣？」

冉肖蓮眼中閃着淚光，切齒道：「可恨游西園那匹夫，久已唾涎我母親的美色，正愁沒有機會陷害我父親，一聽這話，頓起毒惡，表面上滿口答應，折返城中替我父親尋找失落的銀花，一面却囑我父親先行離隊回家，以免被會主發現，我父親拿他當朋友，自然深信不疑，誰會知道那老匹夫却密報會主，指控我父親遺失銀花，畏罪圖逃……當天夜晚，我父親便被處死在家中後院裏。」

康浩道：「後來他又怎麼變成妳的繼父呢？」

冉肖蓮道：「我父親死後，游西園每日假仁假義安慰我的母親，家中用度，一力承當，對我更是噓寒問暖，愛護得無微不至，但他始終對我母親保持着禮數，從未流露過一絲一毫非份之念。那時，我才四五歲，母親也僅二十出頭，孤兒寡母，無依無靠，更做夢也想不到，那每天照護咱們的游叔叔，就是害死父親的仇人！」

康浩頷首道：「這也難怪，當時妳才稚齡，妳的母親也太年輕，自是難識人間險詐。」

冉肖蓮含恨道：「你聽我說下去，那匹夫陰險之處還多着哩！」

語聲一落，繼續說道：「日久天長，咱們母女被他這番虛偽的情意所惑，不知不覺已對他產生了深厚的感情，事實上，咱們已和他相依為命，難予割捨了。所以，母親跟我商議之後，便向他坦然表示願意委身下嫁——你猜那匹夫怎麼回答？」

康浩道：「他自然是喜從天降，高興都來不及了。」

冉肖蓮搖搖頭，道：「錯了！他當時義正詞嚴，一口拒絕。」

康浩一怔，道：「他怎麼說？」

冉肖蓮冷冷一哼，道：「他說：『我跟冉大哥情同手足，雖然無力挽回他的性命，但願有生之年，竭誠盡心，維護大嫂和姪女兒；對大嫂，我只有敬愛，決不敢稍涉私情，耿耿此心，可表天日，請大嫂快快打消這個念頭，安心扶養姪女兒，休教兄弟將來在九泉之下，無顏去見我那冉大哥。』……」

康浩想了想，道：「他能說出這種話，或許眞是心中有愧也不一定……」

冉肖蓮哼道：「那匹夫但能有這一分念頭，他便是『惡人中的聖人』了，可惜他純係言不由衷，欲擒故縱，他知道，越是拒絕，越能獲得女人的心，何況，當一個女人既已說出『以身相許』的話，她怎能夠再把這句話收回去呢？」

接着，語音一變，幽幽又道：「果然，咱們母女都墮進他的圈套，錯把他當作了不欺暗室的君子，母親含羞帶淚苦求他答應，甚至向他下跪，不惜以死明志，非他不嫁……最後，他才算『勉强』點了頭，却提出一個條件，不讓我改姓，以示不忘故友。從此，咱們母女二人，死心塌地的跟他厮守，一個以仇人為夫，一個認賊作父，居然快快樂樂過了十年，直到有一天……」說到這裏，忽然臉上一紅，竟住了口。

康浩詫問道：「那一天怎麼樣了？」

冉肖蓮默然半晌，一橫心，抬起臉來，說道：「索性都告訴了你吧……十年後，我已經十五歲，在一個炎熱的午後，那匹夫終於露出本來面目，趁我母親午睡未醒，用强沾污了我的清白……」

康浩失聲一哦，劍眉倏挑，忿然作色道：「好一個人面獸心東西，眞該殺！」

冉肖蓮自顧又道：「自從父親去世，我一直就視他如父，十年孺慕之情，一旦變成了醜惡恨事，當時眞令我悲不欲生，我不顧一切將經過對母親哭訴，母親也驚呆了，但是，她却噙着眼淚勸我：『孩子，妳千萬別做傻事，是娘瞎了眼睛，娘會替妳出這口氣。』

「可憐母親拭乾淚水，不動聲色，當晚，她特別準備了酒菜，邀那匹夫同飲，却在酒中暗下了毒藥。

「不，匹夫作賊情虛，已有戒心，用銀針試出酒中有毒，一怒之下，竟將整壺酒灌進我母親的喉中，然後又把我穴道點閉，剝光了衣服，當着我母親面前肆意淫辱……」

康浩聽得激憤塡膺，揮手道：「別再說了！別再說了！」

冉肖蓮大聲道：「不！讓我說下去，我要詳詳細細告訴你這些血和淚的經過，讓你知道什麼是屈辱？什麼是仇恨？你閉上眼睛想想看，在那時候咱們母女呼天不應，求地不靈，淚眼相對，氣息相聞，母親望着愛女被人姦淫，女兒望着母親趨向死亡……這是不是屈辱？算不算仇恨？」

康浩熱淚盈眶，點頭嘆道：「這眞是太可恨了，換了誰也難以忍受，唉——」他很想說幾句慰藉之言，又覺得天下安慰人的話，實在沒有一句可以慰藉她的，只好一嘆而罷。

冉肖蓮緩緩說道：「當時，我身體遭受着非人所能忍受的蹂躪，眼睜睜看見鮮血從母親的口鼻中往外流，臨死之際，母親的嘴唇對我噏動，我雖然聽不見聲音，可是我猜得到她的心意，她一定是在叮嚀我，要我忍辱偷生，要我替她報仇……所以，我把眼眶內的淚水硬嚥回肚裏，一滴也沒有讓它流出來，我咬着牙忍受，也咬着牙告訴自己，要報仇就得活下去，要活下去，就得忍人所不能忍的痛苦，受人所不能受的羞辱……」

說到這裏，她帶淚的臉上，忽然泛起一抹陰森的笑容，一揚黛眉，接道：「你以為女人都是懦弱的嗎？哈！那只是因為女人太熱情，太痴心罷了，女人一旦心死了，她會比男人更冷酷千百萬倍……就從那一天開始，我的人雖然活着，心已經早就死了，我對游西園强顏承歡，婉轉奉迎，我放蕩形骸，把自己完全改變成另外一個人，男人不是喜歡我的身體嗎？好！我就憑着我這副本錢，跟天下的男人，賭一賭……」

她畧手一掠髮角，笑聲中充滿了得意之色，眉飛色舞的繼續說道：「結果，我不僅贏了，而且贏得毫不費力，我只畧施手腕，便將游西園玩弄於股掌之上，使他對我漸漸鬆弛了戒心。

「那時我若想殺他報仇，實已容易如反掌，但是，我却不屑殺他了，我非但不殺他，更全力幫助他，我要他飛黃騰達，步步高昇，以便實行預定的復仇計劃。

「首先，我慫恿他遠赴苗疆，勾引鬼叟朱逸兩個醜女兒，讓他替復仇會建了一次大功，果然，他從苗疆回來沒有多久，便榮任了第五舵分舵主。

「接着，我又助他用『搜魂大法』造成『鬼武士』，使他進一步獲得會主的倚重，被擢拔提昇為銀花堂堂主。

「十年來他一帆風順，躍居高位，對我不僅感激零涕，簡直俯首貼耳，比一條狗還要聽話，在他心裏，不但視我為禁臠專寵，更認定我已經死心塌地要和他厮守終生了，却沒想到我只是拿他當作一具梯子而已，我若要攀上高枝，自然少不了先將梯子紮得長一些……」

康浩恍然道：「原來妳是借復仇會主的力量，替你報仇洩恨。」

冉肖蓮搖頭道：「單為報仇洩恨，十年來，我隨時都可以下手，何須借助他人之力，再說，游西園那匹夫業已死在關洛第一樓，事實上，我這血深仇已經無從報復了。」

康浩訝然道：「莫非妳還有其他目的麼？」

冉肖蓮道：「我這口氣平不下去。」

康浩道：「游西園，遭天譴，也算受到了應得的報應，妳還有什麼氣平不下去的？」

冉肖蓮眸子一連轉了幾轉，突然哽聲道：「他雖然遭了報應，可是，我一生清白，却再也尋不回來了——」

語聲微頓，復又凄然一笑，說道：「不瞞你說，這十年忍辱偷生，早在我心裏積下很深的怨毒之念，我痛恨天下男人，本來準備利用復仇會作為掩護，暗中組織一個全是女人的秘密門派，然後，趁你們男人自相殘殺兩敗俱傷的時候，突起發難，獨霸天下……」

康浩駭然一驚，道：「妳怎會生出這種可怕的念頭？」

冉肖蓮赧笑道：「怎麼不會？女人被你們男人欺侮得太慘了，你們男人有『復仇會』，女人更該有『復仇幫』，才好向天下男人『復仇』呀……」

康浩急道：「妳趕快打消這個念頭，須知那欺侮妳的只是一個游西園，妳若逞一時之快，與天下男人為仇，一旦引起無邊殺劫，罪孽就太大了。」

冉肖蓮「噗哧」一聲掩口笑了起來，道：「瞧你急得這樣，放心吧！假如我還沒有改變主意，現在就不會告訴你啦。」

康浩輕吁一口氣，笑道：「但願如此，天下男人就有福了。」

冉肖蓮含笑嗔道：「人家跟你說正經話，你却拿人家取笑！」

康浩連忙收斂了笑容，低問道：「正是，咱們談了許久，幾乎忘了大事，先前妳提到有關復仇會主的秘密，現在還肯告訴我嗎？」

冉肖蓮白了他一眼，幽幽道：「人家恨不能把心掏出來給你，可是，那也得要你肯相信。」

康浩點頭道：「我不但相信妳的話，而且對妳的遭遇深感同情。」

冉肖蓮站起身來，緩緩在室中踱了幾步，忽然駐足回顧道：「難道你不怕我是故意編造一段謊話，來欺騙你的嗎？」

康浩微笑道：「即使是謊話，我也相信妳。」

冉肖蓮挑眉道：「這麼說，你也相信我不是一個眞正的蕩女淫娃，不再鄙視我了？」

康浩道：「妳身受之慘，令人同情，因為妳心裏懷着太多的仇恨，言行難免會偏激逾于常規，但我能够瞭解妳內心的苦悶。」

冉肖蓮眼中異彩連閃，道：「你說這些，都是眞心話？」

康浩正色道：「自然是眞話。」

冉肖蓮嫣然一笑，道：「假如我想試

試你，你肯不肯？」

康浩錯愕道：「妳要試我？」

冉肖蓮點點頭，道：「不錯，我要證明一下，看你心裏是不是仍然鄙視我？是不是還把我看作蕩女淫娃？怕我沾辱了你的身份？」

說着，舉手招了招，指着那張香妃榻道：「你過來，在這兒坐下。」

康浩坦然走了過去，坐在榻上，仰面問道：「還有什麼？」

冉肖蓮說道：「現在，把你的眼睛閉上。」

康浩如言閉上眼睛，又問道：「還要怎樣……」

誰知話沒說完，一個軟綿綿的身子直偎進自己懷中，一陣幽香撲鼻，頸項也被兩條粉臂緊緊摟住。

康浩一驚，張口欲叱喝，但兩片濕潤的櫻唇，却適時堵住了他的嘴……

他想推拒，着手處是玲瓏浮凸的胴體，他想閃避，却擺脫不開那蛇一般的糾纏；他想……反正他什麼也來不及想，心裏一慌，便倒在香妃榻上。

那眞是奇妙的一刻，也是他二十年人生從來沒有嚐試過的經驗，他腦中渾渾沌沌，恍惚身在夢中，體內却血脈賁張，好像喝醉了酒，整個人，在雲霧裏浮沉，四處不着邊際……

不知過了多久，當他再從雲端回到塵世，却見冉肖蓮側身坐在榻邊，正低頭扭弄着衣角。

康浩唇邊餘香猶存，楞了片刻，才怒聲道：「妳這算什麼意思？」

冉肖蓮沒有抬頭，也沒有回答，生似並未聽見。

康浩又道：「我問妳，這……這是為什麼？」

冉肖蓮垂首如故，却幽幽道：「不為什麼，我只是希望你能像疼易湘琴那樣疼我，讓我躺在你懷裏……就像咱們上次在白馬寺前一樣……如果你生氣了，就請你打我吧……」

康浩本想發火，但聽了這番話，反而發作不出來，嘆了一口氣，說道：「妳為什麼總認為我跟她有多深的關係呢？我們不過才見了幾次面，並沒有什麼特殊關係，更從未做過這種逾禮的事。」

冉肖蓮忽然抬起頭來，凝目問道：「你們眞的只見過幾次面？眞的並沒有特殊關係？」

康浩急說道：「我若騙妳，我就不是人！」

冉肖蓮輕吁一聲，道：「這樣就好了，老實說，我正担心你對她迷戀太深，不能自拔……果眞如此，你的師仇就永遠難報……」

康浩詫道：「這跟我的師仇有什麼關連？」

冉肖蓮坐正了身子，肅然道：「因為，她的父親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

「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這句話，只聽得康浩機伶伶打個寒噤，張口瞪目，半晌沒有出聲。

這是他第二次聽到同樣的指證。但話由孟三姑和黃石生口中說出來，尚可解釋為「揣測」，如今又出自冉肖蓮口中，那就決不是單純的「揣測」之辭了。

可是，誰能相信堂堂一劍堡堡主，竟會是殺人如蔴的復仇會主呢？他們一個名重武林，無異正道領袖，一個却心懷叵測，儼然黑道翹楚，一正一邪，差之天壤，怎麼可能會是同一個人？

如果易君俠眞是復仇會主，他為什麼要假冒風鈴魔劍？

如果易君俠眞是復仇會主，他與千手猿駱伯倉何仇？

如果易君俠眞是復仇會主，他與四門五派何恨？

如果……

不！這簡直太不可思義，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冉肖蓮目光烱烱望着康浩，見他久未開口，又道：「其實也難怪你不信，若在一個月前，便是我自己也不肯相信，但現在我却發現了一件絕對可靠的證據……」

康浩張目道：「你有什麼證據？」

冉肖蓮道：「這要從洛陽血戰說起，此次復仇會在關洛一帶大肆殺戮，目的就在引誘正道武林精英聚洛陽，然後以『鬼武士』加以圍殲，銀花堂奉命潛入城中佈置，才使我有機會接近復仇會主，同時，也引起我對復仇會主身份的懷疑。

「這是二十年來第一次見到會主的眞面目，在以前，大家只知道有會主，並不知道會主是誰？九峯山事變之後，大家才知道會主就是風鈴魔劍楊君達……」

康浩突然插口道：「不！不是……」

冉肖蓮淡然一笑，道：「我知道不是。但大家都是初次跟會主見面，從容貌看，的確就是楊君達，自然誰也不會懷疑了。可是，我却發現有一點不對，因為隨侍會主左右的兩位護法，竟是一劍堡兩位武術教練——八臂天王金松，和屠龍手秦夢熊。」

康浩搖搖頭道：「這只能證明一劍堡有人投靠了復仇會，並不足以證明易君俠就是復仇會主。」

冉肖蓮道：「不錯。絕大多數的銀花堂弟子，甚至包括堂主游西園在內，都是這樣想，大家却忽畧了金松和秦夢熊全是一劍堡主易君俠的心腹，而且，就在復仇會主跟咱們晤面的第二天，金松和秦夢熊又隨侍着易君俠，出現在關洛第一樓。」

康浩默然片刻，仍舊搖頭道：「即使如此，也只能說可疑，不能作為證據。」

冉肖蓮道：「當時，我也僅是覺有些可疑而已，誰知會主却對我發生了更大的興趣，謁見之後，竟將我留了下來……」

說到這裏，臉上不期發現兩朵紅雲，偷眼瞄了瞄康浩，沒見他有何鄙薄的表示，這才繼續說道：「……那天夜晚，我便將西園逼害經過，全盤告訴了會主，求他作主。會主聽完冷笑了兩聲，對我說：『妳放心，他不會活着離開洛陽的。』

「果然，關洛第一樓一場血戰，游西園首先喪命，而且，竟是死在一劍堡主易君俠的紫電劍下……以此印證那天夜晚的話，就不只是可疑了。」

康浩畧作沉吟，問道：「那天關洛第一樓激戰之夜，復仇會總共死多少人？」

冉肖蓮道：「當場折損一共二十七名。其中除游西園之外，全部是鬼武士。」



康浩心頭一震，頷首道：「這倒眞有些奇怪了。」

冉肖蓮道：「豈止奇怪，我再給你看一樣東西。」

說着，背轉身子，低頭從胸前緊身肚兜內，取出一把鑰匙來。

那鑰匙長約三寸，鑄造十分粗糙！望而知是件複製品。

但匙柄兩側，却可以淸晰的看出有一幅寶劍圖案和一行小字。

寶劍圖案並無奇特之處，那行小字，赫然竟是「終南一劍堡內庫」七個字。

康浩大吃一驚，急急問道：「妳是從那兒得來這把鑰匙？」

冉肖蓮聳聳肩，說道：「你先別緊張，這一把不是眞的，它僅是我偷偷仿造的假貨……」

康浩道：「我知道這是假貨，但那把眞的却在什麼地方？」

冉肖蓮道：「那把眞正的鑰匙，現在還繫在復仇會主的貼身腰帶上。」

康浩失聲一哦，又道：「妳能不能設法將那把眞的弄來呢？」

冉肖蓮搖頭道：「復仇會主行事一向謹愼，警惕之心也很高，他對我雖然寵信，却從不肯留我在身邊過夜，為了偷印模型仿製這把假鑰匙，我已經冒了生命危險，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康浩將那鑰匙反覆看了又看，說道：「那麼，妳願意把這東西送給我嗎？」

冉肖蓮道：「你若瞧着喜歡，儘管拿去好了，不過，我可得提你個醒兒，如果你是想用它去一劍堡查證，務必要嚴守秘密，暗地進行，千萬別傻裏傻氣告訴易湘琴！」

冉肖蓮又道：「還有，易君俠名重武林，不是等閒人物，你縱或查出什麼，說出去也不會有人肯信，果眞撕破了臉皮，須防他衆口鑠金，反咬你一口，最好能趁他不備，搶先下手將他除去，然後再揭穿他的秘密，那就萬無一失了。」

康浩又點點頭，道：「我理會得到，到時候一定見機而行。」

接着，站起身來，抱拳一禮，說道：「關於贈鑰的盛情，這兒先謝謝了。」

冉肖蓮急忙一把拉住他的手，泫然凝注道：「不用謝我，只要你心裏記住，這世上，還有我這麼一個受盡屈辱的苦命女子……」語聲一哽，扭頭無法再說下去。

康浩也不禁鼻酸欲泣，强笑道：「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吧，應該珍惜的是將來，妳年紀還輕，來日方長……」

正說到這裏，突然一陣急促叩門聲，有人叫道：「姑娘，姑娘請開門，會主回來了。」

康浩和冉肖蓮同吃一驚，頓時都駭然變色……

冉肖蓮目光一閃，低聲道：「別怕，跟我來。」

牽着康浩直趨向左壁書櫥，蹬起足尖，將最上一列櫥中書籍接連抽出五六本，然後又由最低一列書籍內也抽取了五六本，舉掌按緊櫥門，緩緩用力推去。

書櫥發出一陣低沉的格格聲響，竟然向石壁內退去，片刻間，露出一個門戶。

康浩探頭一望，只覺一股潮霉氣味衝鼻而入，門內一片漆黑，伸手難辨五指，但很顯然的，這兒必是一條秘密出路。

冉肖蓮道：「你從這兒下去，一直向前走，可以通到一座巨大的地底古墓，然後由左第三個石門，穿過一條紛岐的甬通，就能脫身出險了，但千萬記住，無論那甬道內有多少岔路，逢單就向左轉，逢雙就向右拐，這一點，絕對不能弄錯。」

康浩點點頭，覆誦道：「第三個石門……逢單向左……逢雙向右……好！記住……」突然一楞，詫問道：「難道妳不跟我一起走？」

冉肖蓮道：「我不能走，也不想走……在你還沒有除去易君俠之前，我留在這兒，對你多少總有幫助……」

話猶未畢，門外已傳來復仇會主的喝問聲道：「肖蓮，為什麼還不開門？妳在裏面搞什麼鬼？」

康浩急道：「不行了，他對妳已經起疑，妳得跟我一起走！」

冉肖蓮催促道：「你別管我，快些走吧！」

康浩道：「不！要走咱們一起走，不走就一起留下來。」

冉肖蓮柔聲道：「不要這樣，我有我不走的道理，但現在時機急迫，沒有辦法跟你細說，聽我的話，快走吧。」

康浩搖頭道：「我不能只顧自己，妳不走，我也寧可不走。」

這時，叩門之聲更急，復仇會主遽聲喝問，顯得已有怒意。

冉肖蓮跺腳道：「眞要命……你一定要逼死我才甘心嗎？」

康浩道：「並不是我逼妳，皆因我若脫身一走，妳必然脫不了縱放的罪嫌，復仇會主決不會饒妳，那樣，豈不成了我連累妳麼……」

冉肖蓮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別說大道理了，我跟你一起走吧！」

第二個「吧」字才出口，纖掌倏伸，竟將康浩一掌推進暗門。

門內是一列既滑又陡的石級，怕不有三四十級之多，康浩踉蹌前衝，腳下一虛，沿着石級直滾了下去……

待他滾到石級盡頭，掙扎着站立起來，頂端暗門業已關閉了。

康浩怔了好一會，再摸摸懷中那把仿製的鑰匙，心裏感慨萬端，黯然長嘆一聲，只好獨自向前行去……

地道內又黑又潮濕，行走頗感困難，康浩摸索前行，直走了頓飯時間，果抵達一座石室。

他停了下來，運足目力觀察那座石室，只見那座石室竟然修綴得十分精緻，不僅佔地極廣，室中石柱上，更雕刻着蟠龍花紋，此外，尚有丹墀和屏風，儼然帝王陵寢。

四週壁上嵌珠鑲玉，彩飾金裝，環墓共有十二道門戶，門上分別鏤刻着十二生肖圖形，顯然是按着「六吉陣式」佈置而成。

正中一具石棺，却是空的，棺前有塊石碑，上刻「武王曹公義陵」六個大字。

原來竟是奸雄曹操所建疑塚之一。

相傳曹操臨終，曾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處，以免被人發掘

。其子曹丕繼位魏王，諡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其實曹操疑塚被人先後發現的，却不止七十二處，奸雄胸襟，可笑亦復可憐。

康浩感嘆了一陣，繞過空棺，跨進第三道石門。

行約十餘丈，前面突然出現三條岔路，康浩依照冉肖蓮的話，逢單左轉，毫不遲疑選擇了左手一條岔路，又行數丈，甬道越見紛岐，岔路越來越多，左轉右折，恍若蛛網一般，而且地勢忽高忽低，令人如入迷宮……

康浩牢記「左單右雙」原則，在那紛岐交錯的甬道內團團亂轉，有時分明正向前走，接連轉了幾次，竟變成回頭向後；有時明明記得這條路曾經走過，不知怎的又繞了回來……直走了將近一個時辰，仍然是在黑暗甬道中繞着圈子。

他不禁懷疑起來，心想：地底墓穴建築不易，就算範圍再大些，走了這麼久，也該通過了，莫非是我途中轉彎錯誤，迷路了不？果然如此，豈不要困在地底，活被餓死？

誰知腳下剛停，卽聽見一縷極輕微的水聲，恍惚就在頭上流過。

康浩凝神傾聽，訝詫更甚，他記得那座莊院正是面對黃河而建，難道自己竟走到河床底下來了麼？

利那間，他恍然而悟，古墓石室既是一代奸雄有意設置的疑塚，位置必定十分隱密，很可能墓穴就在河床之下，而出路則分設黃河兩岸，後來被復仇會主發現，便特地在出口處建了那座莊院，準備急危的時候，利用墓穴另一端出口作爲退路。

假如這個猜想正確的話，自己能聽到水聲，正表示甬道地勢已經昇高，換言之，也就是快要接近出口了。

康浩心裏一高興，精神頓振，剛要繼續向前走，甬道中忽然傳來人語聲，同時，遠處似有火光閃了閃……

只聽一個粗重的男子的聲音說道：「……這地方眼熟，咱們剛才分明已從這兒走過，怎麼又轉回原地來了？」

另一個女子聲音道：「不錯，剛才經過的時候，我曾經用劍刻了個記號，大哥你瞧，可不是就在這兒麼。」

那男的道：「如此看來，咱們竟是迷途了？」

女的嘆了一口氣，道：「一點也沒錯，的確是迷途了。」

男的道：「咱們再往來路走，也許還能走回去。」

女的道：「很難，咱們已經試過五次，結果，仍舊轉回原處——唉！看來這些甬道不僅複雜，其中更蘊藏着奇門變化。咱們只怕永遠也出不去了。」

男的道：「蘭妹何必灰心，至多咱們多化費些時間，將這些岔路都走遍，總能找到出路。」

女的道：「那沒有用，咱們一路走來所經岔路，不下七八處，每處又有許多岔路，假如一條條去找，决非三五個月能走遍，那時，咱們就算沒有累死，也被餓死了。」

男的又道：「那麼，咱們就坐在這裏等候，丁領班不見咱們出去，一定會帶人尋來。」

女的苦笑了一聲，道：「這更是痴人說夢，你仔細想想看，連咱們都出不去，他還能尋到這兒來麼？即使能够尋來，也不過多幾個人困在一起等死而已。」

男的默然片刻，說道：「蘭妹的意思，咱們竟是死定了？」

女的幽幽道：「我沒有說一定會死，只是說很難尋到出路……你先別着急，且讓我冷靜的想一想，好嗎？」

男的連忙答應道：「好，蘭妹請在這兒休息，待愚兄去尋找出路！」

女的接口道：「你也坐下來休息一會吧，咱們兩人必須走在一起，千萬別分開了。」

那男的沒有說話，語聲也至此沉寂，顯然兩人都已經坐了下來。

康浩聽到這裏，心頭狂跳，幾乎無法自持——從那男女二人語氣和聲音判斷，分明正是醜潘安羅凡和霍玉蘭。

他深納一口氣，按下內心的激動，緩緩移步向前走了數十丈，轉過兩處壁角，火光已清晰可見。

前面是一處岔路口，地勢亦較開闊。康浩緊貼壁角，眇目望去，但見霍玉蘭正盤膝而坐，支頤沉思，醜潘安羅凡也倚壁趺坐，手裏握着半支火炬。

閃耀的火花，照在羅凡臉上，使他那本已醜陋的臉龐，越發顯得陰沉冷漠，猙獰可怖……

康浩看得劍眉緊皺，大感爲難，因爲二人所坐的地方，正是通往出口必經之路，尤其羅凡那張醜臉，恰好面對他這一邊，別說偷越過去，身形若稍失隱蔽，也會被對方發覺。

甬道狹窄，無處廻避，而霍玉蘭對他又懷着極深恨意，如今偏偏竟在這地底甬道中相遇，的確叫他進退兩難。

康浩正尋思無計，却見霍玉蘭緩緩抬起頭來，目注羅凡問道：「羅大哥，你聽到流水的聲音了麼？」

羅凡點頭道：「聽到了。」

霍玉蘭道：「這麼說，咱們現在竟已置身黃河之下了？」

羅凡又點點頭，道：「不錯。」

霍玉蘭道：「這些複雜的甬道，修建工程一定很浩大，怎麼可能在河床之下施工呢？」

羅凡却搖了搖頭，道：「這個，愚兄就不知道了。」

霍玉蘭沉吟着道：「我在想，當年修建這些秘密甬道的時候，此地必然還不是河道，而是修建完成以後，才將河水引來的。」

羅凡點頭道：「一定是這樣的……但這跟咱們尋找出路有什麼關係呢？」

霍玉蘭道：「自然有關係。你想，當年修建甬道，引導河水，這要化費多大的金錢和人力，如果沒有特別目的，誰願意這樣做？如果不是富甲天下的人，誰又有財力這樣做？」

羅凡聽得連連頷首，臉上却滿是困惑之色。

霍玉蘭接着又道：「所以我猜這些甬道，極可能通往一處帝王陵寢或秘密寶藏，果眞如此，出口就决不止一個，而且，

那陵寢或寶藏一定還在更深的地層下，咱們走到這裏，不過才算開始而已，假如繼續再往前走，找到那陵寢或寶藏所在，也許就可以找到另一個出口了。」

羅凡苦笑道：「可是，咱們如今連方向都攪不淸，卽使想往前走，也不知道該走那一條路？」

霍玉蘭道：「分辨前後方向倒不難，咱們只要朝水聲較弱，地勢較低的地方走，那就是往前了……」

羅凡接口道：「既然如此，咱們就向前去試試！」說着，便想長身而起。

康浩吃了一驚，忙不迭提氣戒備——皆因霍玉蘭的推測十分正確，岔路口雖然有六七條通道，却只有康浩藏身的一條地勢最低，如果二人當眞按地勢而行，康浩决難廻避。

誰知霍玉蘭並未起身，反向羅凡搖了搖手，說道：「你先別忙着找路，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

羅凡問道：「蘭妹有什麼話要說？」

霍玉蘭略一凝思，道：「在咱們繼續向前走之前，有幾件事必須考慮週到：其一，甬道通往何處，只憑藉揣測，是否眞如所料，目前還無法確定，但越往前走，危險越大，這却是可以斷言的，其二，咱們身邊既無乾粮，也沒有飲水，萬一找不到另一個出口，反而越陷越深，很可能會被餓死在河床地底，其三，我發現這些甬道佈置詭譎，似乎是按照一種陣法修建的，假如這猜測不錯，那就决不能再任意亂闖，必須冷靜的審度形勢，窺査陣勢變化秘奧，然後才能採取行動。」

羅凡廢然道：「可惜愚兄資質鈍拙，對陣法一道，毫無所知——」

霍玉蘭淡淡一笑，道：「我又何嘗懂得？但咱們既然窺不透其中奧妙，寧可過份謹愼，却不可鹵莽。」

羅凡點點頭表示領會，接着嘆道：「愚兄一向自負，只道練成了絕頂劍術，便能縱橫天下，想不到那天夜晚，竟受制於小小毒蜂，現在又被區區幾條甬道所困，看來僅有精湛武功，實在不足仗恃了。」

霍玉蘭目光閃動，輕吁道：「這都是我連累了你……」

羅凡忙道：「蘭妹休要誤會，愚兄純係感慨之詞，决無抱怨的意思……」

霍玉蘭凄笑道：「我知道你不是抱怨，但爲了我的緣故，使你涉入武林恩怨是非，不僅船毀人傷，如今更陷身絕地，你縱不抱怨，我又怎能不負疚呢？」

羅凡急得醜臉扭曲，大聲道：「蘭妹，妳這樣說，便是不知我的心……」

霍玉蘭探手握住他的左腕，搖頭道：「不！正因爲我太知道你的心，所以才這樣說。咱們相處雖短，你待我的一片深情，却使我永世難忘，只因我是個女人，有些話，委實難以啓口，現在咱們困在這兒，生死同命，我也就顧不得羞恥了。羅大哥，你願意聽聽我內心的話麼？」

羅凡道：「我當然願聽，但是——」

霍玉蘭含笑截口道：「讓我先說，好不好？」

羅凡怔了怔，終於把自己要說的話硬嚥了回去。

霍玉蘭收斂了笑容，仰面幽幽道：「我的遭遇和身世，你都知道得很淸楚，自從父兄慘死之後，我矢志報仇，曾經跟隨四門五派掌門人同上九峯山，不料堂堂少林一代高僧，竟會私縱元凶，才造成太原西郊第二次血案和最近關洛一帶這種血腥後果。

「從此，我對所謂武林正義失去了信心，同時也深感自己勢孤力薄。而楊君達氣燄正盛，若欲憑藉自己的力量報仇，今生今世是毫無希望了，所以，我在亡父靈前立下誓言：倘有人能助我報得父兄血仇，是女的，我願終生爲奴婢，是男人，我願終生爲妾媵……」

這時，羅凡忽然張了張嘴，好像想說什麼，却沒有說出口來。

霍玉蘭似未察覺，仍舊繼續說道：「我不敢誇容貌，更不敢妄論武技，唯先父一生誠謹，在武林也算薄有名聲，至少，我也能勉強算得上是個『大家閨秀』了，但爲報血海深仇，我不惜任何犧牲，女孩兒家別無所恃，只有用這淸白的身子，酬那如山重恩……」

她語聲一哽，眼中淚光微閃，却凝注羅凡凄然一笑，又道：「羅大哥，我告訴你這些，既非以色相爲餌，更非自貶身份。我只是要你知道……此身已爲父兄捨，不復兼顧兒女情。倘若有一天，不得不辜負你一片深情時，還望你能曲諒微衷，勿以薄倖見責。」

羅凡激動地問道：「蘭妹，這是何苦呢？莫非妳認爲愚兄無力替妳報仇麼？」

霍玉蘭赧然一笑，道：「我以身酬恩的心願，並無親疏之分，羅大哥如能替我報得血仇，自然也不例外。」

羅凡應聲道：「我一定要替妳報仇，妳放心，只要咱們能離開這些地道，我立刻去尋那楊君達分個高下。」

霍玉蘭却搖搖頭道：「羅大哥，別怪我說句洩氣的話，這不是單憑意氣就能辦得到的……」

羅凡道：「妳是說我的劍術勝不了楊君達？」

霍玉蘭道：「那倒不是，但楊君達也是劍術名家，而且，復仇會聲勢浩大，會中高手甚多，像莫家四劍，武功已算不錯了，在復仇會却僅僅充當分堂堂主，你劍術再高，個人怎能敵得過他們許多人？」

羅凡倔強地道：「我不怕他們人多，就算爲妳而死，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霍玉蘭纖掌疾伸，掩住了他的嘴，正色道：「羅大哥，不許說這種話，你們羅家只有你一個獨子，東海威譽，武林霸業，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如果你眞想替我報仇雪恨，更不該輕言死字。」

羅凡惶然道：「可是，妳叫我該怎麼說呢？我只恨不能把心挖出來給妳看。」

霍玉蘭移身靠近一些，無限深情的注視着羅凡那張醜臉，柔聲道：「我不要你爲我而死，只要你替我報仇，但事實上以咱們兩個人的力量，是很難敵得過楊君達的，我幾經深思，覺得若要報仇，只有一個辦法……」

羅凡急問道：「什麼辦法？」

霍玉蘭幽幽道：「楊君達氣燄正盛，除非能求得令尊親來中原，報仇的希望實在太渺茫了。」

羅凡大喜道：「這個容易，咱們可以同返東海，一塊去請他老人家……」

誰知話猶未畢，手中火炬忽然閃了兩閃，隨即熄滅。

羅凡由喜而驚，失聲道：「糟了，方才只顧說話，忘了先將火炬滅掉，現在需用的時候，却已經燃盡了。」

霍玉蘭道：「不要緊，我身上還有火摺子。」

這時，火光初滅，目力尚難適應，甬道中顯得特別黑暗，正是偷越的好機會。

康浩毫不遲疑，立即閃身而出，一手扶壁，疾步奔向岔路口。

他因一直藏身在暗處，兩眼早已習於黑暗，故而尚能分辨方向，略一掃顧，見路口岔道共有七條，照冉肖蓮的叮囑，逢單左轉，便飛步逕向左手甬道奔去。

不料奔行太急，却忽略了衣袂振風聲響，當他剛到達岔路口，醜潘安羅凡已瞿然驚覺，沉聲喝道：「什麼人？」

緊接着，火光一閃，霍玉蘭也幌燃了火摺子。

康浩沒等她火光穩住，右手一揮，直向火摺子上拂去。

風過處，火摺子隨之熄滅，霍玉蘭和羅凡同吃一驚，雙雙從地上躍了起來。

羅凡低喝道：「蘭妹後退！」

兩人霍地一分，「嗆」然聲中羅凡長劍業已閃電般出鞘，向康浩立身處捲到。

康浩被劍勢所阻，迫不得已縮身急退，腳下一轉，撲向了霍玉蘭。

羅凡一劍走空，忙不迭收招護身，一面凝目搜視，一面急叫道：「蘭妹當心了，來人身手不俗，快亮火摺子！」

霍玉蘭剛應了一聲：「我……」倏覺勁風撲面，手中火摺子竟被人劈手奪去，同時右腕一麻，腕脈穴道已遭扣住。

羅凡連聲問道：「蘭妹！蘭妹！妳怎麼了？」

康浩反手點閉了霍玉蘭的啞穴，冷冷答道：「她已經落在在下手中，朋友如再動武，可得留神劍鋒劃破她的身體。」

羅凡駭然倒退了一步，喝道：「你是誰？」

康浩道：「別問我是誰，只問你願不願意她受到傷害？」

羅凡應聲道：「不！你若敢傷她一分一毫，我發誓要將你剁成肉泥，撒入海裏餵魚。」

康浩笑道：「我和你們並無仇恨，本來無意傷害於她，但若被情勢所迫，那也就顧不得許多了。」

羅凡急道：「你要怎樣才肯放她？」

康浩沉吟了一下，說道：「要我放她不難，你得答應三個條件。」

羅凡道：「什麼條件？你說吧！」

康浩道：「第一，你先向右，橫移三步。」

羅凡毫未遲疑，果然向右橫跨三步，恰好讓開了甬道出口。

康浩將霍玉蘭擋在自己前面，緩步退入甬道，然後說道：「第二，把你身上携帶的暗器取出來，拋到那邊甬道裏去。」

羅凡道：「我從不携帶暗器，你若不信，只管過來搜查。」

康浩笑笑道：「那就將兵刃拋過去也行。」

羅凡一抖手，拋了長劍，問道：「還有什麼？」

康浩道：「這最後一個條件，比較困難，你如不願答應，可以提出反對……」

羅凡接口道：「只要你能放她，任何條件我都答應。」

康浩道：「很好，你仔細聽着了——咱們之間無仇無恨，剛才我由此經過，並未碍着你們什麼，可是，你不問情由，便拔劍出手，若非我閃避得快，險些傷在你的劍下，現在我要你自斷右臂，以示謝罪，你答應不答應？」

羅凡反問道：「我若自斷右臂，怎知你是不是眞會放她呢？」

康浩道：「爲求公正，我暫時將她雙腳穴道點閉，然後咱們各離開她五步，待你斷去右臂，我掉頭就走，這辦法你看如何？」

羅凡想了想，竟然毫無爲難之色，點頭道：「好！我答應了。」

康浩冷笑道：「朋友，你可別想玩什麼花樣？須知我暗器手法極準，雖在五步之外，要取她性命並不困難！」

羅凡傲然道：「大丈夫一諾，決馬一鞭，只要你能守信不爽，別說區區右臂，便是項上人頭，我也照樣給你。」

康浩點點頭，道：「聽來倒是頗有豪氣的，既然如此，我就相信你一次吧。」

說着，拔出霍玉蘭所佩長劍，抖手向對面石壁擲去。

「錚」地一聲響，長劍沒入石壁，深達半尺，劍柄兀自顫動不已。

康浩騈指點了霍玉蘭雙腿穴道，又用一幅布巾，掩住自己臉部，然後鬆手揚聲道：「朋友看淸楚了，由對面石壁距此正好五步左右，現在咱們同時後退，待我從一數到五的時候就請拔劍履約！」

羅凡坦然道：「請計數。」

兩人各自緩步後退，康浩開始高聲計數：一、二、三、四……

數到第五，羅凡剛好退到石壁下，只見他毫不遲疑，反手從壁上拔出長劍，劍鋒一圈，便向自己右臂揮去……

詎料鋒鏑尙未及臂，突然迎面飛來一粒石子，正中他握劍的左腕，手一鬆，長劍「噹！」地一聲墮落地上，劍鋒劃過，僅僅割破衣袖，傷了一點皮肉。

羅凡一楞，揚目看時，對面已不見了康浩的人影，却聞黑暗的甬道中，傳來一聲長嘆和漸漸遠去的語聲，說道：「朋友摯情感人，在下何能忍心。臨別奉贈一語：循此甬道而行，凡遇岔路交錯處，謹記『單左雙右』四字，便可退出地穴……」

× ×

春暖，花開。

長安城南的玄都觀外，桃樹成林，每逢春季桃花盛開的時候，紅艷一片，香傳十里，附近「曲江池」更是仕女雲集，人花爭美，蔚然成風。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的詩句，是春臨曲江的最佳寫照，年年此日，繽影花香，人面桃花相映紅，不知吸引了多少儇薄少年，紈袴子弟。

如今，就在桃林深處，曲江池傍一座高叢的墳崗上，並肩坐着兩名少年。

這兩名少年決不是來尋春賞花的，因爲他們衣衫破舊，面有飢色，雖然置身鮮艷的桃花陣中，却躲躲藏藏不敢露臉，只是一味閃着四道驚悸的目光，向水畔林間偸偸張望着。

左邊一個年紀較大，身上紫衣已破爛不堪，右邊一個年齡略小，一套白色劍衣，都快變成灰黑色了。

從他們衣着神情看，幾與乞丐相似，說出來，誰也不會相信他們竟是武林中頂頂有名的「抱陽山莊」兩位少莊主。

咦！奇怪，堂堂「日月雙劍」，怎麼變成了「日月雙丐」？瞧他們，除了一身破衣，連仗以成名的寶劍也不見了？

而且，月劍應虎正用虛弱無力的聲音說道：「大哥……我……我已餓得受不了啦……」

應龍却恨聲埋怨道：「餓！餓！餓！你就只會叫，難道你餓我不餓？難道叫幾聲，就能叫出牛肉餡餅來？」

一句「牛肉餡餅」，聽得應虎連嚥了兩口饞沫，非僅不怒，反而搖頭輕嘆道：「唉！如果眞是有牛肉餡餅吃吃，死也甘心了。」

應龍回頭望了他一眼，情不自禁也嚥了一口饞水，苦笑道：「誰說不是？想當初，雞鴨魚肉吃得發膩，整天爲了換口味發脾氣罵人，如今却……嘿嘿嘿……」

乾笑幾聲，又恨恨說道：「老二，不是我又罵你，假如你不砍爹爹一劍，咱們又怎會落到這般地步！」

應虎道：「你怎能怪我一個人？動手的時候，你也有份，只不過你那一劍沒有砍中而已……」

應龍怔了怔，也嘆道：「對！事情已經做了，咱們誰也不用怨誰。其實，這件事連爹爹也有錯，誰叫他那麼一大把年紀，還跟咱們搶一個女人？」

應虎接道：「說來也眞怪，她還不是約咱們事後在這兒見面的麼？怎麼至今不見人影呢？」

應龍聳聳肩，道：「你問我，我去問誰？」

應虎把眼一瞪，又道：「可是，我說咱們再回洛陽去找她，你偏不肯，咱們身上帶的錢花光了，你又不讓我去幹一票，你究竟打的甚麼主意？」

應龍默然片刻，搖頭道：「老二，你忘了咱們是甚麼身份了？那搶劫金錢的事，豈是你我能做的……」

應虎道：「連爹爹都敢殺，還有甚麼事不能做？」

應龍仰面一笑，道：「你若一定要去做，我也不攔你。我只記得那天夜晚，冉姑娘曾經告訴我一句話：她愛的是堂堂君子，恨的是卑劣小人。假如你不願做君子，你就儘管去搶吧，反正我是寧可餓死，也不能被她輕視。」

應虎一怔，也仰面笑道：「我不過說說笑話罷了。莫非你能做『伯夷』，我就不能效法『叔齊』？咱們就等着餓死首陽山吧！」

應龍笑道：「老二，你提起『伯夷叔齊』，我倒也想起兩位古人了。」

應虎道：「那兩位古人？」

應龍道：「昔日『娥皇女英』二女同事一夫，傳爲千古佳話，咱們兄弟如同娶一妻，不讓古人專美於前，豈非也創下亘古未有之美談？」

應虎撫掌大笑道：「對！對極了，咱們不僅要效法古人，更要勝過古人！哈！哈哈……」

應龍也縱聲大笑：「哈哈哈哈……」

兩人窮開心，意興湍飛，把臂而笑，似乎忘了肚餓，也忘了置身何處。

這笑聲，却驚動附近賞花遊客，許多遊春仕女循聲望過來，只是兩個「叫化子」坐在墳頭上大笑，初則驚，繼則奇，一個個都忍俊不住，用手指點着掩口竊笑。

這些追香尋艷的儇薄少年，看見女人笑，也跟着發笑，刹時間，桃林中竟揚起一片歡笑之聲。

應虎笑着笑着，忽然瞥見一條藍色人影，正急步穿林而來，頓時一驚道：「大哥，你看那人是誰？」

應龍一看，連忙跳了起來，叫道：「快！快走！」口裏說着，一翻身，已從墳頭上滾了下去。

應虎急道：「大哥，等我一下。」也連滾帶爬落荒而逃。

兄弟倆邁着虛弱的腳步，剛奔過兩座墳頭，眼前一花，迎面一人攔住了去路，含笑拱手道：「賢昆仲請留步！」

兩人一驚却步，定神看時，兩張臉刹那都成了猪肝——敢情那人一身藍衣，竟是康浩。

應龍只好硬着頭皮，强笑抱拳道：「原來是康兄……幸會！幸會……」

康浩凝目道：「適才望見二位衣色有些像，正想趨近探問，却不料——」

應虎忙道：「咱們突然想起一件事，因此走的太急，沒有瞧見康兄，實在失禮得很。」

康浩微微頷首道：「難得巧遇，二位如能够稍留片刻，即請去那傍林中一叙如何？」

應虎連聲道：「不！不！不！咱們確實有點急事，只有負康兄盛意了。」一面向應龍施個眼色，舉步欲行。

康浩笑道：「二位如此匆忙，欲往何處？」

應虎道：「咱們進城裏去辦一件要緊事……」

康浩一哦，道：「巧得很，小弟也正想進城，咱們就此結件同行，邊走邊談可好？」

應虎急了，連連搖手道：「不！咱們並不進城，只是……咳！咳！只是……」

康浩道：「小弟反正沒有事，無論二位去那裏，小弟都可奉陪。」

應虎一呆，隨即吶吶道：「這個……這個……」

應龍輕輕扯了他一把，低聲道：「臉已經丟定了，老二，別推推拖拖了，還是去林子裏好講話。」

康浩接口道：「小弟先往林中恭候。」說完，拱了拱手，轉身走進桃林。

應家兄弟互望一眼，俱都難掩羞慚之色。應虎輕吁道：「我寧可遇見爹爹，也不願碰上他……」

應龍道：「既已碰上，也只好勉爲其難了。」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中篇連載

文·單于紅
圖·盧令

魅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皇甫霏霏往鎭上找尋暗害皇甫安的兇手，在酒樓上與三惡霸衝突，君之楓與皇甫霏霏合力把三惡霸殺死，招來六鬼神聯手向他們尋仇，君之楓雙目失明，以一敵五，綽綽有餘，但皇甫霏霏却被六鬼之一的蛇怪所豢養的大蟒蛇所咬，幸得君之楓聞聽皇甫霏霏的哀呼，立予救援，逃出重圍，至一樹林，皇甫霏霏已告昏厥，君之楓截路過的追風俠帶他往附近鎭上，覓得一中年女大夫爲皇甫霏霏診治，追風俠强求君之楓偕往雲台山和劍痴決鬥，剛抵埗，一人影自一大樹上躍下——

招招劍芒疾　泪泪血滿庭

那人一沾地，卽又一彈，滴溜溜的在空中打了一個滾，一斜身，已飄至追風俠身側，身手甚是矯健。

祗見來人身材細小，與身高碩大的追風俠殊不可相比，且其貌不揚，甚是古怪，眼小如豆，鼻塌如蒜，唯兩耳幾垂肩，身着黑色大袍，隨風飛飄，倒是有幾分仙風道骨之模。

其人似乎不悅非常，枯黑的皺臉一副怫然之色，他捋着半白而垂胸的長鬚，向追風俠發話道：「阿吉呀！你他娘的足足慢了半個時辰，害老夫呆等着喝西風。啊！我還以爲你胆小認輸不敢來了呢！」

一哼，追風俠道：「嗟，鬼才怕你呢，今天我非粉碎你做天下第一劍的迷夢不可。」

那人顯然就是與追風俠相約比劃爭奪「天下第一劍」的劍痴呂水元。他憤憤的道：「別的先別說，你不能準時來，算你輸我五招。」

一聽，氣得哇哇大叫，追風俠大聲道：「你眞不要臉，我是因爲途中遇見這位小老弟，他的朋友被毒蛇所傷，負其至鎭上找大夫，所以我才慢來，救人是義不容辭之事，怎麼可以算我輸五招？」

睜大了那雙細目，劍痴好似才發覺站在一旁的君之楓，他好奇的打量了一下君之楓，問道：「你是誰？」

君之楓畢恭畢敬的打揖到地，恭聲道：「小可胡智拜見前輩。」

捂了捂鼻子，劍痴見其戴着大斗笠，不能窺見其貌，便又問道：「你幹嘛不脫下斗笠？」

君之楓感覺他一副辣辣模樣，頗感不悅，當下嗞了一下牙道：「高興嘛。」

顯然是料不到君之楓會出此言，劍痴不禁一楞，旋怒道：「小輩爾敢放肆猖狂耶？」

淡淡笑了一下，君之楓道：「有何不敢？」

登時氣得哇哇大叫，劍痴色變道：「放肆！混賬！」

說着挽起袖子，便要揍君之楓。

追風俠連忙攔下，口中道：「喲喲，老頭子，你眞不害臊哪，長了這麼大把年

紀就要入棺材囉，還在欺負小孩子，不怕貽笑大方嗎？」

劍痴仍滿臉怒色，頗不甘休的道：「此子狂妄，目無尊長，竟敢對天下第一劍如此莽撞……」話未完，追風俠搶着道：「慢，慢，誰是天下第一劍了？」

翻了一下眼，劍痴嗤着鼻道：「當然是我劍痴呂水元，呂大俠啦。」

哇哇大叫，追風俠怒不可遏的說道：「你他媽的馬不知臉長，咱還沒分出高下咧。」

嘖了一聲，劍痴趾高氣揚的說道：「我不管，活該，誰叫你要遲到？今後我老夫就是天下第一劍，你嚴清吉是天下第二劍。」

又怒又急，追風俠道：「你眞無賴到家，我說過我是因救人才遲到，你不相信可以問問這位老弟。」

睨了君之楓一眼，劍痴哼聲道：「鬼才相信呢，天知道你們是不是串通好？」

氣怒非常，追風俠漲紅着臉道：「老頭子，你眞他媽的小心眼，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發誓，決沒有串通！」

蠻橫霸道的嗤了一聲，劍痴兩手環胸，道：「狡辯無用，反正我是當定了天下第一劍啦。」

「我堅決否認！」追風俠緊漲着臉道：「我才是天下第一劍！」

「我才是！」

「我才是呢！」

兩人一言一語，竟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兩人怒目相覷，却偏是沒動手。

一旁的君之楓幾乎要笑破肚皮，天下之廣，竟有寶至如兩人耶？竟為「自說自唱自喻」的「天下第一劍」相爭執，且又奇怪的不比劃分一高下，彷彿他們有人首肯，對方卽可成「天下第一劍」似的？

噢，竟有此荒謬之事，可笑不可笑？

實在是忍不住了，君之楓咧嘴大笑起來……

追風俠與劍痴正吵得不可開交，見君之楓縱聲大笑，齊齊一怔，劍痴怒目道：「小子，你笑什麼？」

追風俠也顯得不悅的道：「老弟，你這般笑，是何意？」

仍大笑不止，君之楓罔若無聞，笑聲如依。

怒極了，劍痴齜牙咧嘴的喝道：「渾小子，你算老幾？膽敢在天下第一劍前面如此狂聲縱笑？」

一歛笑聲，君之楓聳了聳肩，不在乎的說道：「天下第一劍？可惜啊，我是個瞎子，不能够一覩閣下之美姿，故憾極而笑也。」

眨了眨眼，劍痴道：「扯七八濫蛋，焉有憾極而笑？分明你是心存不服……」

說着哼了一聲，劍痴做態要摑君之楓，忽又停下來，道：「你，你是瞎子？」

微微一笑，君之楓點了一下頭。

哦了一聲，劍痴老臉上流露出無限同情之色，半晌，才道：「那，那我便饒過你，天下第一劍怎可與殘疾之人計較？」

追風俠見他仍口口聲聲自稱「天下第一劍」，早就漲紅了臉，祗因君之楓插了進來，所以一直沒開口，着實忍耐不住了，他扯開嗓子大喊道：「去去去！我才是天下第一劍，你老骨頭沾着那張臉皮在說話？」

怒目一瞪，劍痴正想發作，君之楓已先開口道：「兩位莫吵，兩位莫吵。」

劍痴與追風俠不期然的靜下來，皆轉首望向君之楓……

君之楓微微一咳，清了清嗓子道：「天下第一劍者，乃須得天下人稱，才能名之，你們自吹自擂，豈不老王賣瓜，自讚自誇嗎？」

怫然色變，劍痴與追風俠不想君之楓竟「煞風景」，「拆台」，雙雙怒哼一聲，便想發話，然君之楓又道：「依我看哪，你們都沒資格稱天下第一劍，够資格者，我也！」

首先忍不住，劍痴哇聲道：「哇，無名小子，你瘋了？竟敢篡我天下第一劍之名？」

追風俠更是氣憤塡膺的道：「小子，你發燒了？吃錯藥了？竟敢和我爭天下第一劍？你呀，有多的大能耐啊？」

忍住笑，君之楓道：「沒發燒，也沒吃錯藥，更沒瘋，兩位要不相信，儘管比劃，比劃。」

大怒，劍痴嗆一聲亮出長劍道：「好！這話是你說的，可別怪我手下無情。」

說着，劍梢一幌，便要遞招……

君之楓忽一伸手道：「慢！」

一楞，劍痴拂了一下長鬚，惱聲道：「小子，敢情你是後悔了？」

微微搖頭，君之楓微笑道：「一個一個太費時間了，依我看，閣下兩人一起上如何？」

肺葉差點沒氣炸，追風俠與劍痴暴跳如雷！嗆一聲，追風俠也兵器出鞘，他怒不可遏的道：「小子，讓我教訓教訓你，否則你眞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說着，一把推開劍痴道：「我來。」

「不，我來！」

反推開追風俠，劍痴氣煞的道：「我要他輸得服服貼貼，噤若寒蟬，再也不敢如此的亂叫亂吠！」

追風俠硬是不相讓的道：「老頭子，你站開一點，我讓他知道天下第一劍的厲害。」

豎眉瞪眼的哇了一聲，劍痴怒道：「你已是敗軍之將，竟也如此大言不慚！」

君之楓一聽兩人又吵起來，竊笑不已，當下趣心大溢，脚下一挑，一隻尺把長的樹枝已應聲落手，一幌，大聲道：「我就是天下第一劍！」

齊齊轉首，劍痴與追風俠顯然是忍不住了，再也顧不得爭吵，相覷一眼，便雙雙撲向君之楓！

雙肩微微一幌，君之楓已電也似的滑溜了出去，於是劍痴與追風俠着實撲了一個空。

深感驚訝，劍痴睜着眼道：「噫，盲小子竟有如此身手？不簡單哪！」

說着，語音轉為一昂，又道：「小子，你眞要自討苦吃？」

君之楓微笑着不語，輕轉着手上樹枝，一派吊兒郞當味兒。

追風俠眨了眨眼，忽兵器歸鞘，道：「我們以大欺小，以多凌少，已是佔便宜了。你既以木代劍，咱就不眞槍比劃，免

得傷了你。」

說罷，俯腰拾起了一枝枯木。

嗆一聲，劍痴也長劍回鞘，檢起了一枝樹枝，道：「可不是，更何況你兩眼瞎盲，老夫怎忍心傷你啊！」

言下之意，彷彿君之楓必敗無疑。

君之楓坦然置笑，淡然道：「兩位儘管施出全力，在下自信能擒服二位。」

「狂妄之徒，何足取材？」劍痴怒哼一聲，單足一蹬，飛身而入，口中道：「老夫便先稱量你。」

「請啦！」一抱拳，君之楓朗聲說着，身形已怒衝而起。

但祗見兩條身影在空中交錯而過，但聞喀一聲，已互攻了一招。

此招不過為「開場序」，祗是試探而已，自是稱不上凌厲。然劍痴心中，委實震訝不已，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他發覺君之楓並非他所想像的盲小子而已。

深深注視着君之楓，劍痴滿臉沉肅之色，道：「小哥，當心啦！」

微笑着，君之楓昂立不動，樹枝橫胸而握，顯然他也已凝精聚神了。

陡然大喝一聲，劍痴枯木一揚，一旋，已當頭劈向君之楓那頂大斗笠！去勢之疾，有若飛蝗，來勢之狠，有逾千鈞！

微微一凜，君之楓以退為進，樹枝挑起之際，已迅速滑退三步，劍痴那一招，連他衣角也沒沾着。

一停，君之楓微一凝氣，便想欺身，不想脚下却被一顆南瓜大的石頭絆了個正着，陡見他像是收不住的傾了前去！

棒高舉過頭，劍痴本想攻招，見君之楓一陣踉蹌，不禁握棒呆立……

然君之楓傾斜出去的身子，忽出人意抖的騰空而起，一個半弧形的拐掠，已然逼至劍痴眼前！

陡然吃驚，劍痴忙不迭大喝一聲，木棒照準君之楓頭頂砸下！

喀一聲碰響，兩棒正中對着，君之楓飄掠的身子陡又是一浮，像彈簧般的飛掠了回去。

「好身手！」一旁觀戰的追風俠不禁暗暗喝采道。

劍痴更是重新估價了君之楓，他再次相信君之楓決不是易與之輩！不是！

「吁，好險，差點又栽船啦！」

緩緩吐着氣，君之楓暗自慶幸着，他已決定改變游鬥的方式，兩眼的瞎盲，地形的不熟，對他是太不利了。他決定不輕易挪動他的一跬半步，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

劍痴本是顧憐君之楓兩眼瞎盲，但不想差點吃了虧，不禁咬了咬牙，再也不留分寸啦。祗見他張口喝了一聲，兩肩一旋，身子已如脫韁野馬的激奔前去！

「小子！去啦！」

喝聲裏，劍痴驟像千臂金剛似的，祗見棒影千幻，惑人眼神，呼聲破空，盪人耳膜！一口氣，竟然連攻了十七劍！

出招，變招，滑步，亦堪稱高手，尤其他詫異的一轉棒鋒，竟然像跳起來般的直竄向君之楓的胸膛！可是招到途中，忽又是一沉，竟又改戳向君之楓的腰間！

如此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到最後，竟然沒有一招是眞招！

這確是怪異之極，君之楓正感不解，忽聽一聲輕響，腹部已感一陣破空之氣射來！

猛是一震，君之楓想也不想，連忙運起「一柱通天地玄玄罡氣」護罩週身，同個時間裏，左手往斜一搗一探，「大辣手」已然出籠！

正好！不偏不倚的抓着了劍痴的棒頭，君之楓絲毫不停滯，右手木棒刷的一聲，已劈了出去！

「哎唷唷！小畜牲！」一聲痛叫，君之楓那一棒正好敲在劍痴的屁股上，祗見劍痴放開了木棒，兩手摸着屁股，磁牙咧嘴的跳叫着，活像屁股着了火。

一旁的追風俠像是幸災樂禍似的拍着手，且開懷大笑，他拉開喉嚨道：「好！好！老傢伙，你眞會演猴戲哪！」

又羞又怒，但又痛得開不了腔，劍痴死勁的揉擦着屁股，一直哎個不停，那副模樣看了令人發噱。

君之楓抱拳道：「小的放肆啦。」

刷一聲，追風俠躍進場中，揚聲道：「別得意，老傢伙本來便不中用，看我追風俠嚴大爺的！」

一笑，君之楓道：「敬領高招。」

「當心！」說了一聲，追風俠木棒橫橫一掃，驀然點向君之楓下盤！

漫不經意的一架，君之楓輕描淡寫的格去了追風俠的一棒。

「呵！小子！呂老頭的『劈運劍法』不够看，看看我追風大俠的『迎曦劍法』是否也不够你看？」

緩緩的說着，追風俠的四方臉上一片凝肅之色，他手上那根木棒被他怪異的握着，像是八字撇開，顯然他就要搬出他的箱底功夫了。

微笑依昔，君之楓不打話也不動，彷彿是僵了過去似的。

剎時，空氣像是停止了流動，那股子的氣氛，扣人心絃，壓人心胸！

驀然！追風俠暴喝一聲，身子如激星電石般的急射而起，騰飛之勢，有若殞石，不過剎那，已欺至君之楓眼前了，這剎那裏的當中，他手上斜垂的木棒倏然一個怪異猝旋……

迴旋的棒影彷彿仍映在空間，而那棒頭却已直點君之楓的胸臟了！

這，不能小覷，對一般人來講。

唇角的微笑很快的收凝起來，君之楓不進不退，昂然如立，木棒暴然一揚！棒勢的揚起慢於追風俠之後，可是速度却超凌在追風俠之上……

祗見，喀！一聲大響，兩棒交接，追風俠悶哼一聲，身子倏地反彈了出去，手中木棒脫飛而去！

一停脚，踉蹌了一陣子，終於叭一聲，端端穩穩的跌坐了下去。

「哎，痛煞我也！」追風俠皺眉苦臉的站了起來，兩手捧着屁股叫道。

一旁的劍痴像是樂極了，撫掌反唇譏道：「狐狸莫笑貓，你老兄也不過爾爾，哈哈！」

丟開木棒，君之楓一躍身子，落於兩人之旁，抱拳說道：「魯撞之罪，尚請恕過。」

劍痴搭着他的肩膀，豪邁的道：「小哥，老夫服你。」

揉着屁股，追風俠苦着臉道：「我也甘拜下風。胡老弟是天下第一劍，我是天下第二劍。」

劍痴聞言，氣得哇哇叫道：「去你娘的，我第二，你第三！」

見兩人又吵，君之楓眞啼笑不得，連忙道：「兩位前輩可否聽在下一言？」

兩人不約的停下爭嘴，追風俠道：「老弟，啥事？儘管說，我們洗耳恭聽。」

劍痴也含笑道：「小哥，你幫我們評理，我倆誰孰是第二？」

恭謹的打了一揖，君之楓始道：「請恕直言，依在下認爲：我，包括兩位，誰都稱不上第一，第二或是第三……」

像是反對，劍痴首先道：「難道你認爲還有人武功比我們强的？」

追風俠急急的接口道：「是誰，我不相信。」

點了一下頭，君之楓含笑道：「我想是有的，雖然我不能指出是誰，但我敢肯定的相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謂强中自有强中手，山高自有山更高，縱算我們蓋世無敵，也不能稱强，蓋武學一道絕無止境，焉知沒有武功比我們强的？兩位以爲然否？」

四隻眼傻楞楞的瞪着君之楓，追風俠和劍痴莫名其妙的沉寂了下來，像是在思悟君之楓的話……

見兩人不打話，君之楓不禁感到有點尷尬，掩飾的咳了一聲，君之楓笑道：「其實在下破壞兩位的雅興，祇因嚴大俠助在下而致誤時，援手之恩，浩雲如山，不願因在下而使兩位引起齟齬，是以在下冒昧與兩位比劃，誠是希望兩位前輩莫因虛洞之『名』，而壞了知交的友誼，並非是與兩位前輩爭强逞雄。區區心意，望兩位鑒賞。」

劍痴拂了一下長鬚，大聲道：「對，小子，你說得有理，老夫服你，服你，從心眼裏服你。」

追風俠也道：「好小子，咱便聽你的，不再爭他娘的第一劍，第二刀的啦！」

君之楓倒顯得有點不好意思訕訕道：「那值兩位前輩如此恭維？折殺在下。」

哈哈一笑，劍痴道：「喲，小子，瞧你方才那股狠勁，把咱倆打得人仰馬翻，現在却一勁子的客套起來，你是害那門子的羞哪？」

追風俠也笑聲道：「可不是，老弟啊，我說，咱們雖不過是萍水相逢，但我對你却有一見如故之感哩，非我討功勞，我幫了你一個忙，總不算是外人了吧，所以，你也別再前輩前輩的，多俚，多俗，是不？」

「對！對！」

劍痴接腔道：「別再酸，我最討厭了！你乾脆叫我呂老大，叫他馬臉長。」

哇聲大叫，追風俠氣得兩眼直翻，道：「去你娘的，你才馬不知臉長，烏龜不知殼厚呢！」

君之楓不禁爲兩人的詼諧風趣引得開懷暢笑。他對這兩位「憨寶」深深有好感，他喜歡他倆的豪邁不拘，他更爲他倆的「憨」所迷。

君之楓拂了一下袖子，正想開口，劍痴忽翻了翻眼，問道：「對了，小子，你叫胡什麼的？眞該死，我這老冬瓜太不中用了。」

說着，拍了一下腦勺，狀似好笑。

追風俠也道：「像老弟這般身手，在江湖上定衆所皆知，怎不會聽聞？倒不知老弟你的外號是什麼？」

這一提，正提中君之楓的傷心事。君之楓唇角上的微笑凝結起來，輕輕一撇，抖下了無數的傷悲和落寞，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他在竭力平下心中的激動，良久，他才緩沉的說道：「說來話長，眞是一言難盡。」

眨了眨眼皮，追風俠疑惑的道：「老弟，莫非你有困難？」

劍痴也發覓君之楓有異樣，握住了君之楓的手，誠切的道：「你有什麼不能解決的事，儘管說來，縱算上天摘桃，下地掘金，赴湯蹈火，老夫在所不辭！」

心胸陡又泛起一股波瀾，君之楓被他兩人的眞摯感動得不能自持，他緊握着劍痴枯癟的手，他從那隻手得到了一股溫暖，暖得他說不出話來……

追風俠見他啞子般的不開口，連忙把他拖到一塊大石上坐下，連聲道：「快，快說啊！有啥隱衷，我兄弟倆拍胸承辦……怎麼？難道你不相信我們？」

解下斗笠，君之楓那張寫滿了感激的臉龐便一覽無餘，他抖動了一下喉結，才緩緩的道：「兩位盛情，在下……」

說未完，劍痴像是不耐煩的打斷了他的話，急聲道：「得了，得了，別再咬文嚼字了，快說好不？你！」

本是滿腹愁腸的君之楓，被他這粗鹵裏含有太多的關切的催促，不禁轉顏換笑，微笑說道：「實不瞞兩位，在下並非胡智……」

急急的，追風俠插嘴道：「那你叫什麼！你爲什麼要騙我們？」

猛然大吼一聲，劍痴怒道：「呀呀！去你娘的扯蛋！你打那門子岔？」

嚇了一大跳，追風俠反唇道：「嘿！你凶個鳥？要吃人哪？」

一見兩「寶」又「要」起來，君之楓連忙開口勸解道：「兩位寃家，莫吵，莫吵，你們吵，叫我怎麼說？對不？」

「寃家？」噗哧一笑，追風俠笑聲道：「老弟，你說得太中肯入節了。」

劍痴也笑道：「也許是八字不合。」

君之楓也哧聲笑起來，他覺得他倆人眞有意思哪。

待兩人靜下來之後，君之楓開始講述他的遭遇，他不敢停下來，深怕兩人又吵了起來，所以一口氣的，把他如何被皇甫霏霏祖孫所救起，和皇甫安的被殺爲止，全說出來，當然，他也說出他已是忘記憶的人……

瞠然結舌，追風俠和劍痴聽完之後，深爲君之楓的遭遇所感動，兩人浩歎唏噓着，那股勁子，彷彿他們就是君之楓的千年知己。

如此一來，君之楓倒非常不好意思，他本是很感傷的，見兩人不過是泛泛之交，竟替自己悲傷如此，甚是過意不去，連忙展顏笑道：「這沒啥打緊，我深信能復

原的，兩位好意，誠不敢當。」

追風俠望着他那張皙白的臉龐，無限惋惜的道：「老弟如此年少有爲，竟遭此不幸，我實在爲老弟感到難過。」

像是有意與追風俠打擂台，劍痴瞪了他一眼道：「說這些有屁用，不幸就已經不幸了，別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

不等他說完，追風俠大怒，道：「喲喲，你這老賤骨，你又是找那門子的碴？我爲胡老弟難過，又干你他媽的屁事？」

君之楓見兩人爲自己又吵起來，不禁大窘，忙道：「兩位請息……」

聽也不聽，劍痴逕自說道：「本來就是嘛，你姓嚴的就只會馬後炮，不會單車將——直截了當，找個辦法！」

火大非常，追風俠粗着脖子道：「他娘的你行，你老和尚唸經，有口有心，你說，你有他媽的什麼鬼辦法？」

「山人自有妙計啦。」神氣的拍了一下胸脯，劍痴道：「馬臉長，難道你忘記當今誰的醫術最高明嗎？」

一楞，翻了翻眼，追風俠道：「這，這……這俺就沒得知道啦。」

君之楓一聽，心中欣喜若狂，他本就想向他倆打聽醫術高明的大夫，他正想開口，劍痴已先說話了：「所以我說，你啊，井底之蛙，就看到那麼一塊天，就憑這，你差我劍痴太遠了！」

氣癟了，追風俠吹着氣道：「好，你行，你行，你老大是出了井而即將入土的大蛤蟆，當然比我懂得多了，現在，你別在扯他娘的七八濫蛋好不？快說出是誰，好讓胡老弟去醫治啊。」

「你急啥？老夫自然會說出來啦，而且馬上帶胡老弟去。」劍痴得意洋洋的說着：「當今武林中人醫術最高的要算是『金蛾子』藍惜香那個老娘子。」

「金蛾子，藍惜香……」心中默默的把它記上，君之楓興奮不已，他歡欣的問道：「你認識她？」

「何止認識，我曾被她救過一次哩。」劍痴回憶着道：「不過那是很久的事情了，嗯……是二十年前吧，哦，不，是二十一年前……」

不耐煩的嗤了一聲，追風俠從中插嘴道：「算了，算了，別王大娘的裏脚布又臭又長的，誰聽你那個來着？管你是幾年前的事情，現在祇要你說那啥的蛾子在那裏，好讓我們的胡老弟有個盤算啊。」

瞪了他一眼，劍痴有點氣餒的說道：「以前我知道她在那裏，現在，我……我就……」

心中一跳，君之楓急着開口道：「現在還知不知道？」

搖了一下頭，劍痴低聲回道：「現在不知道。」

氣煞了，追風俠大怒，說道：「你他娘的這不是等於脫褲子放屁麼？不知道，不知道，那你說了不是等於白說？有個鳥用？」

「誰說沒用？」不甘心的皺了皺鼻子，劍痴道：「我們可以找啊！」

「找？」哼了一聲，追風俠道：「說得蠻好聽，茫茫武林，窮窮江湖，我們到那裏去找？這不是大海裏撈針，難如登天麼？」

火大非常，劍痴瞪着眼道：「難，你怕難，你就滾他媽的開，我一個人陪胡老弟走遍江湖，踏盡海角，也要找到金蛾子；常言有道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就不相信找不到，哼！」

急得滿臉通紅，追風俠道：「你這又是什麼意思？我什麼時候說我怕了？告訴你老龜頭，世上縱算沒有那啥的金蛾子銀蛾子，我一樣要幫胡老弟找到能醫治他兩眼，和恢復他從前的記憶的人，哼！你才爬他娘的開哪！」

蒼白的臉頰泛起激動和感愧的紅潮，君之楓整個平靜的心湖翻起滔天的波瀾，他無法遏住那股湃澎，他更無法把語音展平，他握住兩人的手，他用他那顆顫抖的心在說話：「兩位不要爭執了，我，我不在乎能否復原，眞的，這輩子，我這無德無能的殘疾之身，能蒙兩位的雅顧，我汗顏不及，我還有啥苛求的呢？」

追風俠和劍痴也緊緊的握住君之楓的手，他們能感覺出他的手在顫抖得很厲害，他們也說不出爲什麼，他們和君之楓不過是汪洋中的一粒小粟，偶然相逢在一處吧，這泛泛的萍水之緣，值得他們對君之楓如此的推心置腹麼？

這，如何解說呢？是追風俠和劍痴的古道熱腸嗎？是追風俠和劍痴愛惜君之楓那身武藝嗎？是的，這或許有，但遠不如一個字的解說來得更爲恰當，更入骨——緣。

是的，緣，它是看不到也摸不到，可遇而不可求的東西。它像是冥冥中主宰的使者，它能使遠在天涯海角的兩人相逢，相識，甚至不可分離，它也能使近在眼前的人老死而不相來往。你說，它奇怪麼？

三人都靜默下來了，他們都沒有開口，但他們的心在說話，那是聽不見的，那是無聲的，不是麼？無聲勝有聲，早就有人這樣說了。

他們沒有開口，他們發現，此刻說話是多麼俗不可耐的舉動呵；他們也發現，有時候不說話，比說話更能傳達自己的意思，而且，是由心靈深處的。

他們靜靜的敞開自己的心扉，敞得很開，他們讓那股友誼的幼苗，種植在自己的心版上，他們深信它會茁壯的，會的！

最後，還是追風俠先開口，他傻笑着道：「老弟，別客套，別謙虛，別把自己人當外人，無論多大困難，我，和老骨頭，一定會幫忙你重見光明，並且找回從前你所擁有的一切，你，一定要相信我們，你會的，是不？」

深深的吐納了一口氣，君之楓抿了抿微有的酸意鼻尖，他的聲音顯得有點沙啞，而且，也有些顫抖：「我會的，我爲什麼不會？我，我眞的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我想說謝，但我認爲還是把它深埋在我心底深處，這樣，我便永遠不會把它遺忘，不會。」

用力拍了一下他削瘦的肩胛，劍痴嘻笑道：「好了，空氣太悶了，悶死人啦！咱別再娘娘腔的嘔死人。」

隨聲附和，追風俠道：「對，別再提那些。老頭子，還是說說金蛾子吧，你認爲找到她，希望有多大？」

「很難說。」

沉思了一會，劍痴道：「二十一年前，她在江湖上是紅極一時的人物，她另外又有一個美號，叫『三美蛾子』——人美，武功好和醫術高超。那時候傾慕她的人是太多了，不勝枚舉……後來，後來，不知道怎麼搞的，她忽然退出江湖，隱逸起來，從此便沒聽過她的消息啦。」

頓了一下，接着道：「二十一年了，她現在該是個四旬的中年婦人吧。」

追風俠聽得很有味，他眨眼問道：「中年婦人？你的意思是說她結婚了？」

「這，恰恰相反。」搖了一下頭，劍痴道：「根據當時的傳言，她好像和叫啥的龍的傢伙有一段感情的瓜葛……？我也不懂，反正她是情場失意，決沒有結婚就是了。」

聽得津津有味，追風俠兩手托着下頷，又問道：「你說被她救過一次，當時又是怎麼一回事兒？」

眨了眨眼，劍痴正想說，忽又改口道：「你方才不是說王大娘的包脚臭布嗎？現在怎麼又問起我來啦？」

嘖了一聲，追風俠道：「此一時，彼一時，方才是方才，現在是現在嘛。」

君之楓見兩人又鬧起來，心想勸解，但一想兩人的性子就是這樣——鬥嘴不鬥心，正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哪，也就微笑着作罷。

「瘸三就是瘸三。」損了他一句，劍痴又接着道：「我不是說過以前我和『寒天霹靂手』彭鴻森對決嗎？結果他被我打到深谷裏去，而我自己也受了重傷……」

哦了一聲，追風俠插嘴道：「我還以為你是吹牛的呢。」

「去你娘的，你才吹猪哪。」瞪了他一眼，劍痴道：「我負傷之際，正好遇上了金蛾子……」

「我知道了。」追風俠又插嘴道：「於是，她便帮你治傷，救了你老頭子一命啦。」

哼了一聲，劍痴道：「才不是老頭子呢，那時我不過是四十歲而已，比起你瘸三好看得多了。」

哧了一聲，追風俠笑道：「算了吧，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副長像，鬼不被你嚇跑才怪呢。」

說着，放聲笑起來，君之楓在一旁，被他兩人詼諧的鬥嘴也引得開懷大笑。

然而劍痴却氣煞了，他吹着氣道：「我醜，你美？你他娘的猪八戒照鏡子，不知醜怪，不，猪老哥可能要比你馬臉長的強多了——你根本就不能配照鏡子！」

頓了一下，轉目凝注着君之楓，他似有所感的道：「看我們胡老弟才是頂呱呱的男人，武功不說，單就這張小白臉，嘖，真够資格打張美男子的招牌，就可惜那雙眼，它亮着該是多好，。」

追風俠接口道：「這祇是遲早的問題。胡老弟，我猜一定很多妞兒為你着迷……對了，那叫什麼『飛飛』的是否和你有一手？」

猛然想起皇甫霏霏，君之楓哦了一聲，急道：「你不說她，我差點給忘了，不知她現在怎樣？我必須馬上回去看她。」

說着，便要站起身子……

「呀呀！瞧你這股勁，活像掘寶似的。」拉着君之楓，追風俠笑道：「我們不是和那婢子說過天明回去嗎？現在四更天不到，幹嘛這麼急？區區的毒傷，想是沒啥大礙的。」

劍痴也道：「來來，坐下，別急，天一亮，咱哥們是陪你去瞧那妮子。」

君之楓想想，現在三更半夜回去叫人家的門也不好意思，也就坐了下來。

可是，甫坐下，皇甫霏霏那痛苦的叫聲，彷彿又在他耳邊縈繞，他不禁坐立不安，道：「我，我還是放心不下，她救過我，如今她受傷了，而且孤伶伶的沒有親人，我怎忍心撇下她一個人，而自己却在逍遙的高談闊論？」

見他如坐針氈，劍痴便道：「老弟說的是，受人之恩不可忘報，咱應馬上趕回去。」

追風俠道：「現在趕回去，正將近天亮，咱放慢點脚程，恰巧日上三竿，便不會驚擾人家了。」

於是，劍痴躍身至一塊岩石旁，跨上了自己的坐騎，而追風俠和君之楓像來時一樣二人一騎，朝山下馳去……

藉着月光，他們輕鬆的奔馳着。

慢下騎勢，和君之楓並行，劍痴問道：「老弟，那妮子怎會被毒蛇咬傷呢？」

哦了一聲，君之楓道：「對了，我一直沒告訴你們，是這樣子的……」

於是，君之楓一五一十的把在三水鎮裏發生的事情說出。

當劍痴一聽皇甫霏霏是被蛇怪的大蟒蛇所傷之時，驚聲道：「完了！竟是被那玩意兒所傷？小小的一個藥舖子郎中，恐是沒法治好。」

一楞，君之楓急道：「怎麼說？」

追風俠也一驚，停了下來，說道：「老骨頭，你別是危言聳聽吧？」

勒住馬韁，劍痴滿臉凝肅之色，沉聲道：「我沒打誑語，六鬼神的毒辣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尤其是蛇怪那玩意兒，更是人見人怕，毒得很，如沒他本人的解藥，或是醫術高超的大夫，恐怕……」

心中一跳，君之楓脫口道：「恐怕怎樣？」

搖了一下頭，劍痴沉聲道：「凶多吉少。」

整個人都僵住了！如晴天起了一個霹靂，君之楓當場楞住，原本就已够蒼白的臉顯得更死白，他發覺自己的一顆心彷彿是一刹那中沉到萬丈深淵裏去！……

過了好半响，他打了一個冷顫，艱辛的扯了一下喉結，顫聲道：「你，你的意思是說……沒……沒希望了？」

眨眨眼，劍痴道：「沒有啊，我什麼時候說的？」

追風俠也很急，他道：「你不是說凶多吉少嗎？」

點了一下頭，劍痴茫然的道：「有啊，我這樣說，不對了嗎？」

壓着一腔子的火氣，追風俠哼着聲，說道：「我問你凶多吉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也不懂？」劍痴嗤了一聲道：「凶多吉少就是說凶的成份多，吉的成份少，你呀，道地的一個渾包，胸無點墨，滿肚子的草包！」

沒好氣的哼了一聲，追風俠不耐的道：「我的大儒士，我請問你皇甫姑娘有沒有生命危險？」

「原來是這個，早說不就成了嗎？幹嘛拐這麼一個大彎子？」恍然大悟的哦了一聲，劍痴轉向君之楓道：「蛇怪的大蟒蛇並非一般的毒蛇可比，牠簡直是條蛇精，通常被傷的人，不出三天便要翹辮子，那條蛇刀劍不入，其之毒是可想而知的了，皇甫姑娘……」

頓了一下，劍痴吞吞吐吐的道：「除非是金蛾子，否則……很難講。」

腦中轟了一聲，君之楓微張着口，他說不出話了，他祇知道皇甫霏霏就要死了，就要死了……

追風俠也吃了一驚，他道：「喂，老頭子，你說的話到底可靠不可靠？」

劍痴點頭道：「騙你的不是人！」

艱辛的吞了一口口水，君之楓吸了一口氣，道：「這，這怎辦是好？」

互望了一眼，劍痴和追風俠沉默了下來，顯然他們也沒辦法了。

身子搖幌了一下，君之楓幾乎墜下馬來，他像是失神般喃喃的道：「怎麼辦？怎麼辦？」

追風俠沉重的低下頭，他低聲道：「老弟，我抱歉，我們沒法救她了。」

「噢，天！這！這會是眞的麼？」全身發抖着，君之楓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他急迫的呼吸着，哦，他簡直就要窒息過去了！

見他難過得這樣子，劍痴一陣不忍，他安慰的道：「老弟，別太難過，這祇是說可能，並不一定是絕對性……」話沒完，追風俠忽然抬起頭來道：「對了，我們何不馬上趕回去？如果那個大夫沒法治，我們就帶她去找金蛾子，你不是說毒發要三天嗎？我們還有兩天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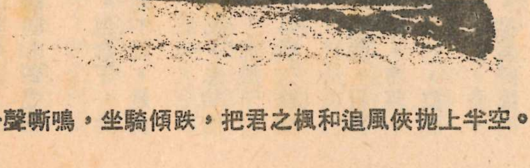
點了一下頭，劍痴道：「這不虧是一個好辦法，雖然，雖然機會是太渺小了，但有一綫希望總比沒有希望還好！老弟，我們就這樣辦，說不定是奇蹟出現，皇甫姑娘吉人天相……」

「唉呀，還嘮叨什麼的呢？走呀！」

脚跟用力踢了一下馬腹，追風俠吆喝了一聲，已如箭放去！

劍痴也忙不迭的一扯韁索，緊緊趕了上去……。





一聲嘶鳴，坐騎傾跌，把君之楓和追風俠拋上半空。

於是，兩騎有如雨點疾星，雹犨般的在蜿蜒的山道上疾奔……

一路上，大家都沉默着，他們巴不得馬上到達，他們更覺得此刻的時間再也寶貴也沒有，那不是金錢可以買的，也不是任何代價可以換取的！

所以，他們不敢稍稍停留，因為那樣便浪費了時間，而這浪費的時間極可能關係着一個人的生命！

君之楓木直直的僵坐着，他感覺不出急劇的顚簸，他聽不到獵獵的風聲，他腦中祇有純情的救命恩人。

他陷入了絕望的深淵，他痛苦，他自責，他想不到皇甫霏霏就要死去了，眞的想不到。

沒有希望了，怎會有，除非像劍痴講的「奇蹟出現」，否則短短的兩天，那三十個時辰都不到的兩天，能找到金蛾子嗎？金蛾子，茫茫武林，那裏去找？奇蹟，奇蹟，會有麼？噢，不可能有的，荆棘的前程一片坎坷，不遭到不幸便算頂好運的了，那還敢奢望奇蹟出現？

君之楓痛苦得無法言喻，他那條生命是被皇甫霏霏檢回來的，如今，自己却將眼睜睜的看她失去生命，而無法帮她挽回來，他，怎不痛苦啊！

急急的策着馬兒向前進，追風俠和劍痴幾乎使出了所有的力氣，他們不斷的以手掌用力拍着馬臀，那坐騎，已快得不能再快，牠們嘶鳴着，奔馳着，一滴一點的時間便被急劇的蹄聲敲破一樣，永遠也回不來，可是他們只好似覺得時間過得太慢了，否則怎還不到啊！

快！他們心中所願望的，腦中所想的，就祇有——快！

驀然——

一聲嘶鳴，追風俠的坐騎忽然傾跌下去，一個收束不住，追風俠和君之楓頓時被拋在半空中！

哇聲叫着，追風俠揮動着兩臂，總算勉勉强强的停落在路旁。

君之楓雖是一驚，但他馬上鎭定下來，微微一提氣，他已緩緩的降落於地。

劍痴雖及時發現不對，但坐騎的速度太快了，當他勒住馬韁之時，至少離開他們有好幾丈遠了。

他忙不迭轉過頭，遠遠的，便見追風俠那頭坐騎已四义八仰的躺在道路當中——牠咀裏吐着白沫，咕嚕嚕的呼着氣，顯然，牠是不行啦。

定了定神，追風俠跨上道路，朝君之楓問道：「老弟，你沒怎樣吧？」

笑了笑，君之楓揚聲回道：「沒什麼，你老兄呢？」

這時，劍痴已奔了回來，他見兩人端好無恙，心中一鬆，到君之楓面前，他笑聲道：「欲速則不達，現在，怎辦？」

走上前來，追風俠喘了一口氣道：「算是很不錯的了，從今早起，牠就跑了不知多少路，而且還曾載三個人，牠怎不倒呢？」

有點歉然的，君之楓道：「都是爲了我，害你損失了一頭坐騎。」

朗笑數聲，追風俠道：「呀呀，一頭畜牲你也這樣蹩三扭四的，眞是，吁，嚇了一跳倒是眞的。」

劍痴急急的道：「哎，別再扯蛋了，時間寶貴哪，現在祇剩下一匹坐騎，該怎是好？」

翻了翻眼，追風俠沉思了一下，說道：「這樣好了，不過還有十幾里路的光景，我和胡老弟坐一騎先去，你老頭子隨後跟來。」

說着，一把把他拉下馬來，一躍身，便坐上馬鞍，朝君之楓叫道：「老弟，快上來。」

君之楓楞了楞，囁聲說道：「可是，讓……」

不等說完，劍痴從旁叫道：「是啊，讓我這老骨頭跑路，怎過得去？」

「死不了的！」說了一聲，追風俠又朝君之楓叫道：「老弟，快，快啊！」

「喂！你這人講不講理？」劍痴抓住馬韁，急道：「我老頭子並非怕跑路，祗是追風俠的輕功是數一數二的，你怎的不跑路？」

火大非常，追風俠怒道：「你去，你知道在那裏嗎？」

一楞，劍痴回不上話來。「哎，小子，你楞在那裏幹嘛，快上來呀！」

追風俠一探手，抓住了他的手臂，高聲叫道。

君之楓猶疑着，道：「可是……？」

「去去去。」劍痴一把把他推上去，口中道：「別操心我，我這把骨頭還硬得很哪，十幾里路，累不死我的。」

上面拉下面推，君之楓終於上了馬，甫方坐好，追風俠大喝一聲，韁索猛是一抖，但聞希聿聿一聲，已如脫弦之箭衝出去！

劍痴也一聳雙肩，展開輕功術追上去，口中自道：「比比看，兩條腿和四隻腿那個快？」

起初，他還能跟在後頭，但過了一會便被遠遠的拋在後頭，終至看不見，最後連蹄聲也聽不見。

「他娘的！」劍痴有點懊惱，忽然他停了下來，失聲說道：「完了！那殺千刀的竟是沒把地點告訴我，這，叫我怎麼去找啊？」

想了一想，劍痴俯腰望着地面，自言道：「祇好這樣了，循着蹄跡吧，希望不要雜亂才好，他媽的，那馬臉長的，眞該殺！」

一面咒罵，劍痴吃力的，循着蹄痕奔跑……

這且不言，話說君之楓與追風俠——

在快馬加「腿」之下，總算他們見到鎭集了。

追風俠欣喜的說道：「老弟，就要到啦。」

君之楓露出一個笑容，道：「希望霏霏沒事才好。」

拐了一個彎，已隱約可見「金安藥舖」的屋子了。

追風俠更是吆喝不止，兩脚猛踢不已，不過眨眼，便達屋宇處。

可是那奔勢太快了，一時竟收不住韁，一咬牙，追風俠乾脆抱住君之楓，猛地吐氣開聲，身子驀然像箭般的激射而起！

半空中一溜眼，見門緊閉着，又吸了一口氣，追風俠的身形陡地一斜，便從院牆掠進去。

「到了，老弟。」放下君之楓，追風俠揩了一下額角的汗珠道。

君之楓心喜不已，笑着道：「嚴兄的輕功眞如追風哪，棒極了。」

「現眼了。」笑說了一聲，追風俠拉着他的手便走向屋去。

穿過了院庭，甫踏上階梯，追風俠脚下絆着了什麼東西，低頭一看，他低聲驚呼起來。「啊！有死人！」

君之楓也臉色一變，道：「我聞到了血腥味。」

祇見地下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屍首，追風俠俯身翻看了一下，沉聲道：「這是大夫的家僕，已嘶氣了。」

一轉首，他再度驚叫起來：「噢，那裏也有，十多具哪！很明顯的這裏有過一場厮殺。」

正想說話，君之楓突然吁了一聲，低聲道：「有人！」

追風俠連忙四下張望，發現柱子下有一具屍體仍在微微蠕動着，而且還輕聲的呻吟着，顯然還沒死。

連忙跑前去，追風俠抱起他一看，竟是那名叫阿丁的家僕，祇見他胸前中了一刀的樣子，血涔涔的，追風俠連忙問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吃力的睜開眼，阿丁一見是追風俠，似乎憤怒非常，怒睜着眼道：「都，都……都是你們！」

說了一句，身是一陣抽搐，阿丁哦了一聲，兩眼一翻，雙脚一蹬，已斷氣了！

「死了？」君之楓躍前來問道。

「死了。」

追風俠點了一下頭道。

接着，不解的道：「奇怪，他說『都是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君之楓也滿臉疑惑之色，忽然，他道：「對了，我們求大夫診治之時，她的語氣就隱約含有事情發生，當時我掛念着霏霏，竟沒聽出來。」

追風俠也道：「我也忘記告訴你，當大夫答應替皇甫姑娘治傷之時，她的女兒叫阿慧的，和這些家僕都曾狠狠的瞪我們呢。」

「這就奇怪了。」君之楓大惑不解的道：「難道說和我們有關係？」

「到底是誰幹的？」追風俠望了望那些血淋淋的屍首，憤聲道。

君之楓想起皇甫霏霏不知怎樣了，急聲道：「咱進去看個究竟。」

「走。」追風俠拉住他的手，沿階而上。

走沒幾步路，突然刷一聲，迎面躍下一個人來。

追風俠一看來人，竟是大夫的女兒紫衣少女，驚喜的脫口道：「原來是妳，姑娘。」

只見紫衣少女滿身沾滿了血漬，顯然她也經過了一場血戰，她單手握着尺把長而染紅了血的長劍，且姣好的臉上仍留存着一股殺氣，她一見兩人，似是感一楞，隨湧上一股煞氣，咬牙道：「是你們。」

見她怒氣洶洶，追風俠不禁一怔。

君之楓也聽出她語氣不善，但他仍欠了一下身，問道：「請問姑娘，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那股子殺氣愈來愈濃，愈來愈澀，紫衣少女寒聲道：「發生了什麼事？哼，你裝得倒變有那麼一回事。」

一頓，語音轉爲激昂：「你自個幹的好事還問人家，告訴你，你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我姑奶奶這對眼睛，我老早就知道你們是來臥底的！可眞大胆，竟還敢回來？哼，現在想回去可沒這麼容易啦！」

愈聽愈迷糊，追風俠道：「姑娘，你說什麼？我眞不懂。」

「不懂？」柳眉橫豎，杏眼圓睜，紫衣少女一轉劍鋒，一振，刷的一聲便劈向追風俠的面門，口中罵道：「無恥奸人，要裝葱裝蒜，到地下陰司裏去裝牛蛇鬼神吧！」

連忙往旁閃去，追風俠大叫道：「唉喲喲，妳這人怎麼攪的？咱沒深仇大恨，妳怎麼對我要起劍啦，是否妳也要和我爭天下第一劍？告訴妳，我不敢稱天下第一劍啦，妳別舞這玩意兒，這可是要人命的哪！」

硬是不打話，刷刷刷幾聲，紫衣少女狠狠的又向追風俠攻出了五劍。

風追俠一邊急急的後退，一邊嚷叫着道：「喂喂，別這麼狠好不？我知道妳厲害，我甘拜下風，請別再動這玩意，好不，妳差點把我的肚子開了一個洞啦！」

紫衣少女似乎有一兩手，刷刷幾劍，差點劈到追風俠，追風俠顯得有點狼狽的斜掠出去，他似乎很火了，怒叱道：「小妮子，妳這是什麼意思？妳再兇，我就比妳更兇囉！」

「今天不殺你們誓不爲人！」

一個縱身，紫衣少女逼到他眼前，劍影一帶，已凌厲的斬向他的胸臟！

「丫頭，這是妳逼我的，休怪我手下無情！」

憤憤的往旁跳開，嗆一聲，追風俠已亮出長劍，顯然他有意要動手了。

君之楓見場面不對，連忙躍向前去，叫道：「姑娘請住手。」

紫衣少女冷哼一聲，斜眼睨着君之楓道：「好個瞎子，你也會武功？哼，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瞎子，你裝得倒挺像的。」

停了一停，又道：「想你也是見不得人的東西，爲啥不脫你的斗笠，見不得人嗎？」

「臭妮子，你才不能見人！」

顯然是捺不住性子了，追風俠怒罵一聲，劍梢一挑，便要刺向紫衣少女……

君之楓心知是一場很大的誤會，急欲明瞭其中究竟，連忙道：「嚴兄，別動手，否則誤會愈來愈深了。」

意似不甘休的哼了一聲，追風俠收回招式，瞪着紫衣少女道：「哼，只是這妮子太欺人了，眞想給她一點教訓，否則她以爲咱是好吃的。」

挑了一下眉梢，紫衣少女冷笑一聲，寒聲道：「你們是不見棺材不流淚，還想裝？」

君之楓脫下斗笠，而且睜開兩眼，沉聲道：「姑娘，我是眞的瞎子，我們沒騙妳，我們根本不知道事情的本末，眞的不知道！」

凝眸望着君之楓那兩顆暗澀，空洞而茫然的眸子，紫衣少女微感訝異的道：「你眞是瞎子？」

閉下眼皮，君之楓道：「現在，是不是可以請姑娘把事情告訴我們嗎？」

眨了眨烏溜溜的眸子，紫衣少女道：「你們不是『九頭梟』派來臥底的？」

楞了一楞，追風俠不解的道：「九頭梟？我們連聽都沒聽說過。」

沉默了一會，紫衣少女冷聲道：「告訴你們也沒用，事情都已經發生了，就算你們不是九頭梟的同路人，但今夜所發生的事情都是由你們引起的，所以說你不殺伯仁，伯仁却爲你而死，我依然要找你們算賬！」話落，晃了一下劍鋒，便要欺身進擊……

「姑娘，請聽在下幾句話。」君之楓忙不迭道：「我們仍然不懂妳的意思，妳是說這場厮殺是我們所引起的？可是我們並不認識九頭梟呀？」

「多說無益！」冷冷嗤了一聲，紫衣少女不由分說單劍一揚，猝然廻旋，對準君之楓的胸前八卦便戳下！

微一偏身子，君之楓從容的閃過去，但他無意動手，口中急叫着：「姑娘請別動手！」

然而追風俠可忍不住了，怒喝一聲，身形已躍起丈把高，長劍一振，劃起漫天光幕，凌厲的罩向紫衣少女，遞招中，他怒道：「小丫頭，不給妳一點顏色瞧瞧，妳還不知道山有多高，水有多深！」

武功似乎還很不錯，紫衣少女冷嗤一聲，兩脚已如電滑退一步，同個動作裏，手中的劍已把追風俠的劍梢挑開，順着這

勢子，刷的一聲，反劈向追風俠的中盤。

一個斜掠，追風俠展開他俊帥的輕功，他不僅使紫衣少女的那一劍落空，而且還停在一個很有利的方位，覷準了角度，追風俠毫不客氣的一連急攻，頓見一片劍影夾着絲絲聲響，他已一口氣使出了九招十五式！

冰煞的俏臉微微一變，紫衣少女一咬銀牙，不退反進，在跨步的當中，手中的長劍已被她連連揮動了足有十三次以上！

於是，只見她那支作大弧度而帶有小迴形揮抖的長劍，一五一十的，一點也不含糊的拆去了追風俠堪稱詭奧淩厲的九招十五式。

登時，一連串清脆的叮叮聲響，如連珠炮的不絕於耳。

君之楓見兩人已放手幹起來，心中着實着急，他想叫追風俠停手，可是紫衣少女勢必不肯，但如不叫，那麼誤會便會愈來愈深……一時之間，他竟舉棋不定的猶疑着！

正踟躕間，屋內忽然竄出了幾條人影。「原來屋裏頭還有人。」

君之楓心中一喜，他細心聽來人的腳步聲竟有中年婦人在內，心中更是欣喜若狂。

來人果是不錯，正是那名中年婦人，和十餘名的婢女，另外還有十名左右的家丁模樣，除了中年婦人之外，個個皆手持刀劍，而且看他們樣子，也曾參予了一場廝殺。

中年婦人款步走下階梯，而這時紫衣少女和追風俠仍在酣鬥不已，中年婦人見狀似是氣憤，張口喝道：「慧兒，怎這般無禮？還不快住手？」

一窒，紫衣少女連忙停下，退在一旁，但滿臉仍是不甘休之色。

君之楓連忙抱拳說道：「對不起，在下因有事私出，未及向大夫當面稟告，實有失儀禮，尚請恕過。」

中年婦人微還了一禮，淡淡一笑，道：「倒是小女魯撞，得罪兩位，請不見笑才好。」

追風俠兵器納鞘，欠身道：「敢問大夫此裏發生了什麼事？」

淡淡的笑了笑，中年婦人道：「一場小小的斷殺吧了。」說着，轉首說道：「天已快要亮了，諒九頭梟必不會再來，你們快把屍體掩埋好。」

幾聲洪諾，十幾名的家丁便下階處理那些屍首。

中年婦人轉過頭來朝追風俠道：「兩位可以進來看看你們的朋友了，請隨老身來。」

說吧，轉身走向屋裏。

君之楓與追風俠雖滿腹疑惑，也只有跟上去。

穿過了庭院，拐過了兩個走廊，到了一個廂房。

「到了。」中年婦人轉身說道：「令友就在裏面，老身稍會便來。」說着，施了一禮，便帶着十數名的婢女離去。

君之楓此時又想起了皇甫霏霏不知怎樣，或生或死？也暫時把一大堆的疑結拋開，對追風俠道：「咱進去吧。」

追風俠推開房門，走了進去，君之楓也相隨而入。

但見房裏佈置甚是簡單，除了一個茶几之外，便只有一個床了，顯然這是大夫讓病人住的房間。

「霏霏在那裏？」君之楓心急似焚的問道。

追風俠撩眼一看，見床上睡着一個人，正是皇甫霏霏，連忙拉着君之楓跑到床邊，道：「喏，就在床上。」

君之楓的心咚咚的跳起來，口中顫聲叫道：「霏霏我來了。」

可是皇甫霏霏却沒有回應，君之楓心頭大震，倉惶的道：「怎沒回聲？」

睜眼看清楚，追風俠吁了一聲道：「別吵，她睡着了。」

「睡着了？」驚喜非常，君之楓道：「她，她，沒事啦？」

看了又看，追風俠也感奇怪的道：「好像是沒事了，她臉上雖然是蒼白了一點，但却沒有痛苦的樣子，睡得好熟哪，你沒聽到她均勻的呼吸聲嗎？」

君之楓有點不相信的道：「我是聽到了，但是，但是我不敢相信啊！」

君之楓既是激動，又是興奮，他幾乎要說不出話來了。

忽然，門呀的一聲被打了開來，中年婦人緩緩走進來。

君之楓連忙趨步上去，深深打了一揖，感激的道：「大夫盛德，在下銘心肺腑，永誌不忘。」

連忙還了一禮，中年婦人淡淡的道：「這是老身的本份，何足掛齒。」

說着轉首凝視了一下沉睡的皇甫霏霏，道：「還好及時送來，否則慢兩天的話，可能就很難說了。」

君之楓恭謹的道：「這都是大夫的醫術高超。」

謙虛的說了一聲那裏，中年婦人道：「她現在已無大礙了，明晨就會醒來，再服兩三帖藥，想必可痊癒。」

頓了一下，中年婦人見兩人都站着，連忙招呼道：「兩位請坐。」

「謝謝。」欠了欠身子，君之楓和追風俠在茶几旁的扶椅坐了下來。

中年婦人也在他倆對面的一張太師椅坐下，她凝視着君之楓，問道：「兩位是武林中人？」

「武林末學，出來見識見識吧。」君之楓謙虛的說了一句。

忽然追風俠輕輕踢了一下君之楓的腳跟，似有所示……

腦中一轉，君之楓心中猛然暗道：「唉呀！真失禮，進人堂屋，竟還戴着大斗笠，成何體統？」

君之楓一面羞慚的暗罵着，一面起身抱拳道：「對不起，因在下兩眼瞎盲，所以一直戴着大斗笠成了習慣，還請大夫不要見笑。」說着，連忙脫下斗笠。突然，中年婦人站了起來，兩眼睜得大大的，緊盯着君之楓那張皙白的面龐……

君之楓當然不能感覺，他把斗笠放在茶几上，正想說話，中年婦人滿臉驚異道：「你，你，你是誰？」（未完）

小啓：「天殺星」續稿未到，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萬分歉意。·編者·

依達新作

昨夜淚痕

依達著

環球文藝叢書

新的型式，
新的段落，
新的故事……

全書共四百三十頁
定價港幣四元八角

詩般的脫俗
詞般的清麗
歌般的淒艷

在她的眼睛裏，沒有比人生更美麗的了；
但是母親告訴她：「女兒，一個人生命，有時像在漫漫的長夜裏摸索，倒下去，要站起來，站起來了，可能你又會倒下去，要不斷向前摸，直到黎明的來臨……」
於是她向前走，在長夜裏摸索黎明……

最新長篇創作

一個平凡的少女，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遇到了一個愛人，也在偶然的機會中被發掘出她潛伏着的天賦歌喉。於是她開始陷入了愛情與事業的矛盾之中，不知道她的取捨……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全書二三九頁





文藝創作小說	依達著
愛神的背面	1.80
斷絃曲	1.80
愛情神女與哀歌	1.80
蒙妮坦日記（合訂本）全集	5.00
垂死天鵝	3.00
別哭湯美	3.00
灰色之戀	3.00
無葉玫瑰	3.00
酒與悲歌	3.00
低語	2.00
夏日之戀	3.00
夏綠蒂的憂鬱	3.00
四月，雨中	4.40
藍色酒店	3.40
吃月亮的人	3.00
斗室	2.80
第三十五個生日	2.50
楊柳樹下	4.40
紅紗女人	2.40
牆	2.40
七顆寒星（上集）	3.00
七顆寒星（中集）	3.30
七顆寒星（下集）	3.80
黑虎金娃	2.40
琴鍵右角	3.20
情人與下午	2.40
明日天涯	3.4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



都市技擊傳奇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小菁 著
閃電手畸行奇騙故事
鴛鴦艷盜
小菁 著
定價HK$2.70
最新出版
閃電手畸行奇騙
毒霧谷恩仇
小菁
橋段奇詭
情節緊湊
有蕩氣迴腸的刻劃
賺人熱淚
一個健康英俊的
青年人，身手矯捷，
不少貴婦對他傾心，
但爲甚麼他出了獄又
走回頭路呢？
毒霧谷恩仇
閃電手畸行奇騙之「鴛鴦艷
盜」自發刊以來，好評如潮。
鴛鴦艷盜的續篇「毒霧谷恩
仇」，亦可作獨立故事閱讀。
揭發新奇的騙術邪
行，鬥智鬥力，刻劃纏綿詭異的愛恨恩怨
，撼人肺腑。